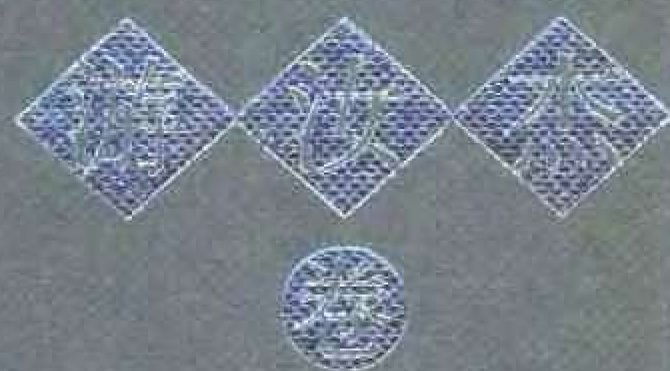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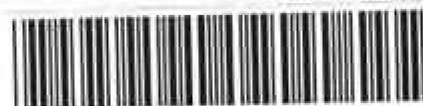


ZHUMING ZHONGNIAN YUYANXUEJIA ZIXUANJI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

游汝杰卷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游汝杰卷/游汝杰著．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4
ISBN 7-5336-2859-4

Ⅰ．著…　Ⅱ．游…　Ⅲ．①汉语—语言学—文集
②游汝杰—文集　Ⅳ．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19053号

责任编辑：万直纯　　　　装帧设计：包云鸠　马　芳
出版发行：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市跃进路1号）
网　　址：http://www.ahep.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安徽飞腾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合肥远东印刷厂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11.125
字　　数：250 000
版　　次：2003年3月第1版　　200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数：2 000
定　　价：22.00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　话：（0551）2651321　　　　邮　编：230061

缘 起

1993年，河南教育出版社在吕叔湘等先生的指导下编辑出版了《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这套丛书面世后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好评，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如今七年过去了，当年入选《自选集》的作者正逐渐步入老年，而新的一批功底扎实、卓有建树的中年语言学家又不断涌现出来。有鉴于此，安徽教育出版社征询了语言学界一些学者的意见，拟继续编辑出版《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以进一步推动我国语言学研究的发展。

这套丛书编辑工作始于1999年 是年3月，安徽教育出版社的有关编辑专程进京和中国社科院语言所相关学者商谈《自选集》的编辑体例、运作规程以及有关细节，并商定由中国社科院语言所吴福祥和安徽教育出版社万直纯、姚莉三位组成《自选集》编辑小组。为确保这套丛书的学术性和权威性，编辑组特别聘请了郭锡良等16位资深著名语言学家做这套丛书的学术指导，并通过各种渠道，广泛征求、听取了语言学界不同年龄层次的学者的建议和意见。

同年5月，编辑组在充分调查研究和反复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确定了《自选集》入选对象的条件和依据：

1. 主要从事汉语（包括汉字）研究或者与汉语相关的语言理论研究。

2. 在特定的研究领域里做出突出贡献并在语言学界具有一定影响

3. 年龄在45～60岁之间，工作单位限于中国大陆地区的高校或科研机构。

4. 适当兼顾学科、研究领域的代表性。

根据上述条件，经过反复酝酿、讨论，编辑组拟出一份仅供咨询、参考的候选名单，分别寄呈各位学术指导，请他们以在候选名单上画圈的方式推荐《自选集》的作者。

最后，根据担任本丛书学术指导的16位资深著名语言学家的推荐意见，编辑组按得票数排出了被推荐人的名次。其中前十位被推荐者是：江蓝生、马庆株、沈家煊、唐钰明、项楚、潘悟云、李家浩、游汝杰、张振兴、邵敬敏。

这套《自选集》能够顺利编辑出版，首先要感谢担任本丛书学术指导的16位资深著名语言学家。他们对本丛书编辑工作所给予的悉心指导和大力支持，体现了老一代语言学家对中年语言学家的热情扶植和对汉语语言学事业的挚爱。

我们还要特别感谢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自选集》作者之一江蓝生教授为本丛书的编辑工作所付出的劳动。江先生从选题的策划论证、编辑体例的确定直到稿件的审读都给编辑组以具体的指导和帮助。事实上，在本丛书编辑工作之初，江先生是以主编的身份参加编辑组的具体工作的，只是后来得知自己被学术指导推荐为《自选集》作者之一时，才再三要求辞去主编之职。编辑组经过认真考虑觉得应该尊重江先生的意愿。

我们也应该感谢《自选集》的诸位作者，他们愿意把自己学术成果的精华交由我们编辑出版，这是对我们的莫大信任。

我们缺少编辑这样一套丛书的经验，错误和不当之处尚请专家和读者指正。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编辑组

2001年12月

作者简介

游汝杰，温州人，1941年8月25日生。文革后首届研究生，198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汉语专业（方言学研究方向）。毕业后留校工作，今任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汉语言文字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1993年—1995年任国际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今任《国际中国语言学评论》杂志编委、中国语言学会理事、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理事。

自1988年开始，曾访问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华盛顿大学、日本京都大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香港城市大学等。1995年至1999年获日本学术振兴会和丰田基金会的资助，在欧美、日本十来个图书馆搜集和研究西洋传教士的《圣经》方言译本和其他汉语方言学著作。先后在海外学习和工作三年半。并曾多次应邀到欧美、日本、港台短期访问或参加国际会议。

曾六次获七项省市级以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其中主要有两项：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1986年；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1979—1995）二等奖。

作者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汉语方言学和文化语言学。

从研究生阶段开始实地调查记录汉语方言近百处，其中有一半地点记完整本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方言调查字表》。

在汉语方言学方面主要业绩如下：

以前的方言研究侧重语音和词汇，对方言语法的调查研究向来较为薄弱，作者在80年代初期全面调查和描写上海方言语法，

写成“上海方言语法”文稿十多万字，于1988年编入《上海市区方言志》(第七章)。收集和利用语料的方法借自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名著 *Structure of English*(C.C Fries 著)，绝大部分语料采用本城普通市民未经筹划的自然语言，用隐蔽的录音机录制。语法体系采用朱德熙《语法讲义》。所撰应为国内出版的第一部汉语方言语法。

1984年—1985年参加汉语方言分区工作，提出方言分区的一种新办法：集群分析法(analysis of clusters)。

作者擅长于汉语方言的综合研究和比较研究，致力于汉语方言学的理论建设，于1993年出版《汉语方言学导论》一书(2000年再版)，这是国内外第一本通论汉语方言学的著作。

80年代初期，开始研究汉语南方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的关系，是较早主张汉语南方方言中残留少数民族语言底层成分的学者之一。

作者在研究生阶段从事方言调查的田野工作时，发现方言与地方文化有很大的关系，遂于1985年首倡中国文化语言学，1986年综合历年研究成果，主著《方言与中国文化》，主张把方言与人文历史背景结合起来研究，认为可以从文化背景解释方言或语言演变的部分原因。其研究方向和内容与后出的“文化语言学”不同。

曾执教过下述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语音学》、《语言学与现代汉语》、《汉语方言学》、《方言调查实习》、《吴语概论》、《汉藏语系概要》、《中国文化语言学》、《专业英语阅读》等。

目　录

方言分区的多种可能性和吴语的分区问题 …… (1)
先秦、两汉和明清时代语言地理拟测 ………… (31)
略论汉语的方言岛 ……………………………… (61)
古文献所见吴语的鼻音韵尾和塞音韵尾 …… (80)
上海方言动词的语法特点 ……………………… (111)
吴语里的反复问句 ……………………………… (136)
温州方言语法纲要 ……………………………… (164)
黑龙江省的站人和站话 ………………………… (236)
宋姜白石词旁谱所见四声调形 ………………… (249)
《圣经》方言译本考述 ………………………… (265)
中国语言系属研究述评 ………………………… (295)
从语言学角度试论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和
传布 ……………………………………………… (320)

作者论著目录 …………………………………… (340)

跋 ………………………………………………… (348)

方言分区的多种可能性和吴语的分区问题

一 方言划界的可能性

除了使用地区很狭小，使用人口很少的语言之外，一般的语言都有方言的差异，这是一般人的常识。从社会心理学和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方言的存在也是不争的事实。

虽然方言的存在是无庸置疑的公认的事实，但是对能不能根据各地方言的不同特点，把方言划分为不同的区域，却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在方言学史上有的方言学家认为方言之间并没有分界线。方言在地理上是渐变的连续体，在这个连续体的中间并没有一处是截然断裂的。但是方言特点渐变的结果，使处于这个连续的链条两端的方言差别十分明显，而两端的中间是过渡地带，没有任何边界。这好像彩虹，从红色渐渐变为黄色，中间并没有分界线。法国语文学家 Gaston Paris 早在 1888 年就持这种观点，并且对此有过很生动的说明："实际上方言并不存在……语言的不同变种存在于难以观察的渐变之中。一个只会本村方言的乡下人，很容易听懂

邻村方言,如果他向同一个方向继续步行,到了另一个村子,要听懂那儿的话就要难一点了,这样越走越远,越听越难,最后他才到达一个方言很难听懂的地方"Gaston Paris 所谓"方言并不存在。"(There really are no dialects)其实是方言的分界线并不存在的意思。瑞士方言学家 Gauchat 和法国方言学家 Gauchat Tuaillon 等人也持类似的看法。

另有一种意见以为不同方言之间存在截然的界线,而方言地理学的任务是去发现这些客观存在的界线。这种想法,大约是受纯粹的自然地理学观念影响的结果,以为方言的界线和自然地理的界线一样,是截然可辨的。这两种说法都有合理的成分。

不同方言的界线问题与方言分区问题有关,方言分区与方言分类相关,而方言分类又与民系分类相关。"民系"是民族的下位概念,一个民族可以再分为若干个民系。例如客家人、闽人、粤人等是汉族的民系。民系的特点之一是独立的方言,在特殊情况下,同属一个民系的人可以使用不同的方言,而分属不同民系的人也可以共同使用某一种方言,两者的关系与民族和语言的关系一样,即两者并不一定完全重合。

如果两个相邻的民系,方言并没有混化,那么这两种不同方言的界线是截然可辨的。在这种情况下界线两边的居民,对"方言"种类的自我意识是很明确的,即很明白本民系使用的方言和相邻民系所用方言完全不同,两者的分界线甚至不需要语言学家的调查研究,本地居民都可以分辨得一清二楚,而且答案是惟一的。例如浙江西北部的吴语和官话的边界;苏北靖江县境内哪些村说苏北官话,哪些村说吴语都是明白无误的。狭义的方言岛与包围它的方言的界线也是非常明确的,方言岛的外缘往往是没有争议的。在上述情况下,方言在地理上并不是渐变的,而是突变的,所以划定这样的方言的边界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

在下述两种情况下，方言在地理上则是渐变的，方言的划界或分区问题才显得非常复杂。本文要讨论的方言分区问题也主要是针对这两种情况而言的。一是两个民系的边界地区的方言已经混化，例如闽语和客家话在闽西地区已经混化，浙南苍南县内的蛮话是闽语和吴语混化的产物；二是在同一个民系内部使用的方言在地理上往往是渐变的连续体，内部下位方言的划界显得十分困难，并且往往有争议，例如官话内部次方言的划分问题。

二　方言分区的多种可能性

方言分区跟方言划界不甚相同。方言划界是划定两种地理上相邻的方言的分界线；方言分区是试图把方言在地理上的分布划分成不同的区域。方言分区是以方言划界为基础的。

方言地理是一种人文现象，而不是自然地理现象。方言区划并不像地貌区划那样是有地物标志作为依据的，只要我们去发现就是了。给一种语言分成几个方言，各方言的区域如何划定，都是人为的。

赵元任曾指出归纳音位的方法有多种可能性。音位归纳的多能性原则也可以挪用到方言分区方法上。这就是说方言分区的标准和方法跟音位归纳法一样也有非惟一性，即可以用不同的标准和方法对方言进行分区。假定所依据的原始语料是完全相同的，由于采用的标准和方法不同，所得结果也可能有所不同。

例如《中国语言地图集》（中澳合作，朗文，1988 年）将汉语方言分为十大区：官话、晋语、徽语、吴语、闽语、粤语、客话、湘语、赣语、平话。丁邦新《评中国语言地图集》（见《国际中国语言学评论》第一期，1996 年）主张晋语不独立，属官话，而平话独立理由不足。在官话内部楚语不应归江淮官话，东北官话不应独立。但是

罗杰瑞《汉语概说》(Jerry Norman, Chinese, Cambridge University, 1988.)却将汉语方言分为三大区：a. 北部方言(官话) b. 中部方言(吴语、湘语、赣语) c. 南部方言(闽语、粤语、客话)。不提晋语、徽语和平话。罗杰瑞用十条标准，包括语音和词汇项目，划分方言，见表1(＋表示有此项，－表示无此项，下同。其中有5项指"只有平声分阴阳"。)

表1　罗杰瑞方言分区特征表

	1 他	2 的	3 不	4 母鸡	5 平分阴阳	6 见母颚化	7 站	8 走	9 儿尾	10 房子
官话	＋	＋	＋	＋	＋	＋	＋	＋	＋	＋
湘语	＋	－	＋	－	－	＋	＋	＋	－	＋
赣语	－	－	＋	－	－	＋	＋	＋	－	－
吴语	－	－	＋	＋	－	＋	－	＋	＋	＋
客家	－	－	－	－	－	－	－	－	－	－
粤语	－	－	－	－	－	－	－	－	－	－
闽语	－	－	－	－	－	－	－	－	－	－

我们如果将这十个项目略作调整，结果就会大不一样，即汉语方言分为两大区：北方话(官湘语、赣语、北部吴语)和南方话(闽语、粤语、客话、南部吴语)。见表2。

表 2　笔者方言分区特征表之一

	1 他	2 的	3 不	4 母鸡	5 平分阴阳	6 见母颚化	7 站	8 走	9 儿尾	10 房子
官话	+	+	+	+	+	+	+	+	+	+
湘语	+	~	+	~	~	+	+	+	~	+
赣语	~	~	+	~	~	+	+	+	~	~
北吴	~	~	+	+	~	+	~	+	+	+
南吴	~	~	~	~	~	~	~	~	~	~
客家	~	~	~	~	~	~	~	~	~	~
粤语	~	~	~	~	~	~	~	~	~	~
闽语	~	~	~	~	~	~	~	~	~	~

如果将这十个项目另行设计，结果汉语方言虽然也可以分为两大区，但是北方话只包括官话。见表 3。

表 3　笔者方言分区特征表之二

	1 找	2 的	3 稻子	4 米汤	5 说	6 阴阳平	7 竖	8 这	9 圳	10 孩子
官话	+	+	+	+	+	+	+	+	-	+
湘语	~	~	~	~	~	~	~	~	+	~
赣语	~	~	~	~	~	~	~	~	+	~
吴语	~	~	~	~	~	~	~	~	+	~
客家	~	~	~	~	~	~	~	~	+	~
粤语	~	~	~	~	~	~	~	~	+	~
闽语	~	~	~	~	~	~	~	~	+	~

方言分区虽然允许采用不同的标准和方法，但是在某一个地区采用什么样的标准和方法却有优劣之辨。方言分区跟方言分类不同，它只是研究方言在地理分布上的区划。一般人都可以感觉到方言在地域上是有差异的，任何本地人不必经过调查研究也都可以就本地方言跟四邻方言的亲疏关系发表见解。换言之，一般人（包括语言学工作者）在未经研究之前，对本地区的方言分区就有模糊印象的，我们把这种印象称作“本地人的语感”。方法的优劣就是要看所得结果是否大致符合本地人的语感，即是否符合方言的地理差异的基本事实。不能想象一个好的方法会把本地人认为通话毫无困难的甲乙两地划分为两个区，而把通话困难很大的乙丙两地划归同一个区。例如不能想像把南京话和无锡话划归同一方言区，而同时把无锡话和苏州话划归两个不同的方言区；或者把泉州话和潮汕话归并在同一区内，而与厦门话分属两个区

现在讨论几种现行的和笔者所提议的方言分区方法。

1. 特征判断法

特征判断法或可称为“同言线法”。方言地图上的同言线（isogloss，又译为“等语线”）的两边，方言特征不同，也可以用同言线在方言地图上圈定一个地域，圈内的方言特征相同，例如方言岛上的方言。好几条同言线密集或重合在一起就成为“同言线束”（bundle of isoglosses）。传统上即以同言线或同言线束作为划分方言的界线。其实“同言线”或“同言线束”所反映的只是方言的一个或若干个特征，而不是方言特征的总和，所以我们把这种方法称作“特征判断法”。它类似于动物学上用有没有脊椎这个特征来判别是否脊椎动物。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简便，在重要同言线单一化或同言线束密集的地区行之有效，例如可以根据“塞音有三级分法”这一条同言

线把吴语和邻接的其他方言区划分开来。问题是有些地区的同言线十分离散,不仅不能密集成束,而且相距很远,主次又难以决定。这时候如果主观地选择其中一条同言线作为分区的界线,就难免失之偏颇。例如在吴语区内部,如果以"沙"字韵母(麻韵开口二等)读 a 这条同言线为准,那么杭州和金华同属一个次方言区;如果以"看"字韵母(寒韵开口一等)读 ɛ 这一条同言线为准,那么两地又要分属两区。"特征判断法"可行性差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

"同言线"(isogloss)是仿照"等温线"(isotherm)制定的。表示两地气温的不同只可能用温度这一个指标;造成两地方言不同的因素却要复杂得多了。所以借用"等温线"这样的自然地理概念来研究方言分区问题本来就不很合适。

况且实际上方言地图上的语言事实往往表明,同言线两边的方言特征并不总是泾渭分明的。同言线两边的方言特征的相互关系大致有下述四种情况。兹以傅国通等《浙江吴语分区》(浙江省语言学会,1985 年)中的三十幅方言地图所提供的材料为例,加以分析、说明。

第一,两边方言特征截然不同,井水不犯河水。假定这一边的特征是 A,另一边则一律是 B,此种情形极为少见,三十幅图仅见一例,即"生豆腐"这个词语,浙北叫"生豆腐",浙南叫"豆腐生"。

第二,假定同言线一边的方言特征为 A,同言线另一边的方言特征为 A,或 A 和 B 两可。例如"月"(山摄合口三等月韵疑母)浙西北读零声母,如湖州音:ɦiɔʔ8,其余地区读鼻音声母或零声母和鼻音声母两可。如云和音: ȵyəʔ8;新昌音:ɦyəʔ8/yəʔ8。

第三,假定同言线一边的方言特征为 B,另一边则是 B、C、D 等。例如"房子"钱塘江以北,除三四个县外均称为房子,在其他地区则称为屋、房屋、处、屋宕等。

第四,同言线某一边的特征也散落在另一边,假定这一边的主

要特征是 A,另一边的主要特征是 B。这一边的若干地方也出现 B,或反之。例如"周"(流摄开口三等尤韵章母)声母浙南读 tɕ。浙北大致是读 ts。但是浙南读 tɕ 的特点也散落在浙北的湖州、德清、昌化、肖山。

同言线两边的方言特征的互相关系,可以用图一来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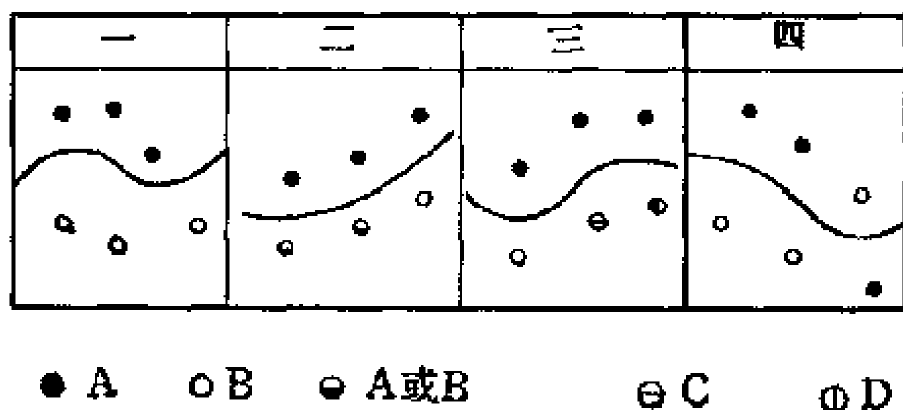


图 1

图中的一个方框代表某一个地区,中间的曲线都是同言线,可见即使只选用单一的同言线(而不是同言线束)作为方言之间的绝对分界线,也不容易。

在使用特征判断法时也可以用"特例字"作为判断的标准。特例字又称为"特字",是指不符合历史音变的字。例如铅字(山摄合口三等平声仙韵以母)读音在粤、湘、闽、客等方言中符合音变规律,在吴语中不合规律。

广州	长沙	福州	厦门	梅县	苏州	温州
ynl	yẽl	yɔŋl	iɛnl	ianl	khɛl	khal

2. 古今比较判断法

这个方法是试图从方言历史来源的角度来区分方言。我国至今还没有编制过大型的汉语方言地图集，目前将汉语大致分为七大方言区，实际上用的就是这个方法。判断的程序大致是：首先假定《切韵》是汉语方言的总源头，然后将各地的方音系统跟《切韵》比较，看保留了什么，失去了什么，再将特点相同的地点归并成同一个大方言区。所谓汉语各大方言的特点即是跟《切韵》比较所得的结果。例如广东话保留了切韵音系的-m、-n、-ŋ 和-p、-t、-k 韵尾，吴语保留了浊塞音和浊塞擦音；北方话失去了入声（大多数地点）等等。在同一个大方言区内部划分次方言区，也可以参用这个方法。例如吴语区内的温州次方言区，中古真韵读 aŋ，元音低化；豪韵和肴韵今音不同韵等，都是别的次方言区所没有的。

丁邦新《汉语方言区分的条件》（载《清华学报》新十四卷一、二期合刊，出版于 1982 年）提出的方言分区的原则实际上是把此法贯彻最彻底的实践。

他认为"以汉语语音史为根据，用早期历史性的条件区别大方言；用晚期历史性的条件区别次方言；用现在平面性的条件区别小方言。早期、晚期是相对的名词，不一定确指其时间。条件之轻重以相对之先后为序，最早期的条件最重要，最晚期的条件也就是平面性的语音差异了。"

丁邦新用六个早期历史性条件把汉语方言分为七类：官话、吴语、湘语、赣语、客话、闽语、粤语。六个条件是：①古今浊声母 b、d、g 的演变；②古塞音韵尾-p、-t、-k 的演变（以上普遍条件）；③古知彻澄母字读 t；④古次浊上声"马、买、理、领、晚"等字读阴平（以上独特条件）；⑤古舌根音声母 k、kh、x 在前高元音前的演变；⑥古调类平上去入的演变（以上补充条件）。

用第一个条件还有官话和粤语;赣语和客话分不开,加第②条可把七个方言分得很清楚。全浊声母在闽语和湘语里有类似演变,加第③个条件,分出闽语。又由于赣语和客话不易区别,加上第④条分出客话。第⑤条把全国方言分成两大类,官话、吴语、湘语、赣语变 tɕ、tɕh、ɕ;客话、闽语、粤语读 k、kh、x。第③条有关声调,前五条有关声母和韵母。

丁邦新用晚期历史性条件分次方言。以官话为例,五个次方言是:北方、晋、下江、西南、楚,用四个条件划分:①古入声演变;②古泥来母的分混(以上普遍条件);③鼻音韵尾弱化消失;④古鱼虞韵知章见系字韵母读 ɥ。①分出五个次方言,再用②分出晋语和下江官话,再用③、④分出晋语(鼻尾消失或弱化)和楚语(有 ɥ 韵)。

由于方言是不断发展的,方言间又是互相影响的,所以根据语音结构中的有限项目跟切韵比较的结果,来划定方言区,往往跟方言分区的事实不能密合。例如,如果仅根据浊塞音这一条标准,湘西北花垣、吉首、保靖、永顺、古丈、泸溪、辰溪、沅陵等县方言应划归老湘语,但是在其他方面,这些地方的方言跟西南官话接近得多。这个办法在处理边界方言的归属和方言内部的再分区时,往往遇到较大的困难。

这个方法所依据的原理实质上是跟特征判断法一样的,只不过没有画精确的同言线罢了。

3. 综合判断法

这个方法放弃以同言线作为方言分区的基础,它设想首先列出成系统的语音、语法、词汇等方面的项目,然后就这些项目比较各点间的异同,再根据异同项目的多寡及其出现频率的高下,来划分方言区。

这个方法的优点是:能够反映方言特征的总和,缺点是计算过程太繁复。例如为了比较韵母的异同,先得列出《广韵》的206韵(暂不计声、等和出现频率),再就这些韵比较各地方言的异同,计算互相的接近率。设某地区参加比较的点有一百个,每点与其余点都比较一次,则一共要进行 $C_{100}^{2}\times 206=1017000$(次)比较。这种比较因为计算过程太繁复,必须借助计算语言学的方法,才能实施。

我们曾以广州话、上海话和普通话为例,提出方言间词汇接近率综合比较的新方法。(详见游汝杰、杨蓓《上海话、广州话、普通话接近率的计量研究》,刊《汉语计量和计算研究》邹嘉彦等编,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1998年。)

这个新方法有两个特点:

第一,用加权(weight)法统计不同方言词汇的异同,以词频作为权数。

第二,以中心语素为基准比较词汇的异同,分级加权统计。

参加比较的词汇,包括少数词组,共1230条,取自北大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编《汉语方言词汇》(第二版,语文出版社,1995年)。词频数据取自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编《现代汉语词频词典》(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年)。

我们采用下述两种权数。

(1) 词频权数

在一种方言里,有的词汇常用,有的不常用,使用频率不同的词汇对于方言之间的词汇接近率的重要性是不同的。换句话说,词频对词汇接近率的计量统计应该是很重要的参数。所以我们将以词频为基础的词汇组组频率作为权数。我们把一种方言里的所有词汇及其频率看做是一个系统,而不是单个不同的词的简单相加。在我们的词汇表中,列在表上的每一组的词汇都是经过挑选

的，它们是这一组所有词汇（包括未列在表上的）的代表。词汇组的组频率即是以这些词汇为基础计算出来的。所以将词汇组的组频率作为权数更能体现词汇的系统性。

（2）语素重要性权数

单音节词中的语素负载这个词的全部语义和信息，语素重要性自然最大，权数也自然最大。双音节词除了联绵词以外，是由两个语素（morpheme）组成的。前后两个语素，就所提供的信息而言，有的相等，即同义复词，如"休息"；有的重要性不相等，例如"老虎"的全部语义信息在后一语素，前一语素"老"只有语法意义，而不含"老虎"的词汇意义。"逃跑"的信息重心则在前一语素，后一语素"跑"只含有附加的语义。所以我们以语素为加权的基本单位，又从语义、信息的角度出发判定语素的重要性。

在不同方言双音节词汇比较中，很多情况是两者可能只有一个语素是相同的，而另一个语素所提供的信息量不同。接近率的高低即由后一语素决定。例如"老虎"和"虎"的接近率比"逃跑"和"逃"的接近率高。因为"老"没有语义价值，而"跑"带有附加的语义。这就是说，双音节词内部的不同语素对词汇接近率的重要性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对双音节词内部重要性不同的语素，给予不同的权数。

我们根据上述原则给这一千多个词汇分类并按权数大小的顺序排列如下，每类各举两个例子：

a 单音节词：头、嘴

由一个语素组成一个词，这个语素负载这个词的全部词义和信息。权数应最大。

b 双音节单纯词：垃圾、蝙蝠

此类是双音节单语素的联绵词，一般不会分割使用。权数大小应跟单音节词相同。

c 双音节叠音词：星星、常常

由前后两个相同的语素合成，各负载这个词的一半词义和信息。在方言里往往不用叠音。权数应比 a、b 类小。

d 词根(root)+词缀(fix)：

前加：老虎、老鼠

词义和信息的中心在后一语素。

后加：绳子、枣儿

词义和信息的中心在前一语素。

此类词在有的方言里不加词缀。权数应比 c 类小。

e 中心语素(head)+附注语素(modifier)：

后注：月亮、露水、雷公

词义和信息的中心在前一语素。非中心语素的重要性比 d 类大。

前注：颜色、风景、女婿

词义和信息的中心在后一语素。非中心语素的重要性比 d 类大。

此类词中的中心语素在词义上是自足的，在古汉语或现代某些方言里常单用中心语素。权数应比 d 类小。

f 人称代词+们：我们、他们

词义和信息的中心在前一语素。非中心语素的重要性比 e 类大。

方言之间的差别主要是表示复数的后一语素。此类权数应比 e 类小。

g 物主代词+的：我的、你的

词义和信息的中心在前一语素。非中心语素的重要性比 e 类大。

方言之间的差别主要是表示领属的后一语素。此类权数应比

c类小。

h一般复合词：上午、扁担

词义和信息由前后两个语素共同负载。缺一不可。

权数应比b类小。

i动宾式短语：点灯、种地

词义和信息由前后两个语素共同负载。缺一不可。

权数应跟h类相同。

以上各类应加权数大小依次为：a=b>c>d>e>f=g>h=i，即：

a：0.9 =b：0.9 >c：0.8 >d：0.7 >e：0.6 >f：0.5 =g：0.5 >h：0.4 =i：0.4

将三地1230多条词汇加上权数，让计算机一一比较，计算的结果见表4：

表4　北京话、广州话、上海话之间书面语素接近率一览表

	北京	广州	上海
北京	1	0.4824	0.6488
广州	0.4824	1	0.41296
上海	0.6488	0.41926	1

4.集群分析法

这个方法最早是笔者在1984年讨论吴语分区时提出的。（参见拙著《苏南和上海吴语的内部差异》，载《方言》季刊1984年1期。）

首先，根据对某一地区方言大致分成若干类的模糊印象，决定该地区方言最终要分成若干群。然后在每一个群中选择一个标准

点，再选择较多但是仍然是有限的项目，将任意一点拿来跟各标准点比较，最后根据每一个点与标准点的接近率来判断该点应归属哪一个群。

这个方法的主要困难是，一个区域内究竟分成几个群合适；如何选择各群的标准点。在这两个问题相对比较容易解决的地区，集群分析法是可行的。这样的地区大致有两大类。

一类是方言差异跟旧时代的行政区划"府"或"州"关系密切的地区，如苏南、浙江，可以以府治或州治的今地方言作为标准点进行比较。笔者在给上海和苏南方言分区时就是拿四个旧府或州的治所，即松江（府）、苏州（府）、太仓（州）、常州（府）作为标准点，将其他各点的方言拿来跟这四个标准点作比较，看看它们各自比较接近哪一个标准点。比较的方法是：先取一个标准点，再拿其余所有二十三个地点，用三十条语音特征跟标准点逐一比较，算出各点跟标准点相同的百分比。各点跟其他三个标准点的比较也如此进行。比较结果所得各点跟标准点的接近程度的百分比见表 4。表左端松江、苏州、太仓、常州是四个标准点，表上端是上海、苏南的二十四个参加比较的地点，表中的数字表示百分比，如上海和松江的会合点是 70，即表示在三十条语音特征中，两者相同的百分比是 70%。从表 4 可以看出，无锡更接近苏州（67%），宜兴、江阴和沙洲更接近常州（分别为 60%、60%、53%）。根据这一集群分析的结果，我们把上海和苏南地区方言的东西两大区的分界线定在常州、江阴、沙洲——无锡、常熟之间，即以图 1 上的第四条同言线"慌"为分界线。

表 5　上海和苏南各地与标准点接近率比较表

地名	上海	松江	莘庄	川沙	南汇	奉贤	金山	青浦	太仓	宝山	嘉定	常熟	苏州	昆山	吴江	无锡	常州	江阴	沙洲	宜兴	丹阳	金坛	溧阳	高淳
松江	70	100	83	77	90	77	73	67	40	47	47	37	33	47	30	30	20	27	33	20	13	13	13	20
太仓	60	40	30	30	27	20	27	33	100	87	83	50	53	63	57	33	30	40	53	40	37	27	23	33
苏州	47	33	40	30	23	13	23	30	53	50	47	43	100	67	67	67	30	30	33	37	23	17	30	27
常州	20	20	23	20	17	17	20	30	30	23	23	30	30	37	37	37	100	60	53	60	47	53	57	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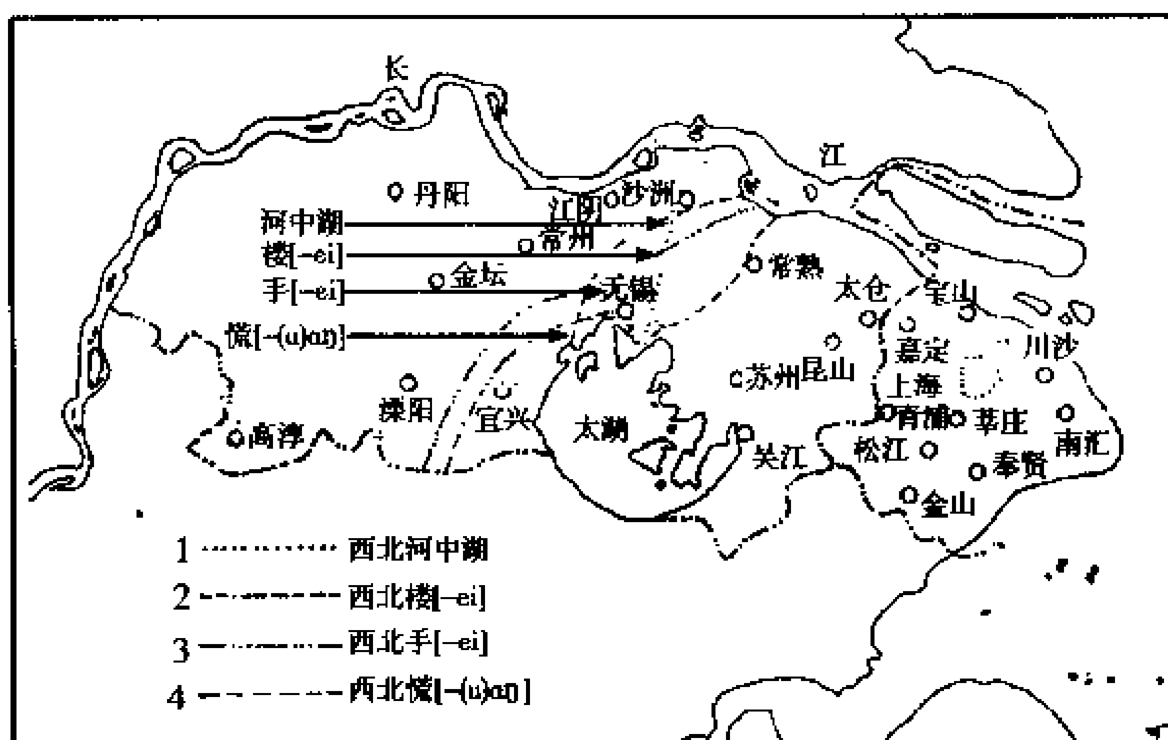


图 1　上海、苏南吴语四种语音特征同言线

另一类是一个地区使用几种不同方言，各种方言的核心地带(focal area)明确，但是过渡地区(transitional area)归属难定。可以以中心城市作为标准点。如湖南全省使用新湘语、老湘语、官话和赣语(瓦话暂且勿论)四种方言，可以选定四个中心城市：长沙、城步、常德、平江作为标准点进行比较。(见拙著《湖南省方言的区划及其历史背景》，载《方言》1985 年 4 期。)

5. **可懂度(Intelligibility)测定法**

这个方法放弃从语言结构本身出发给方言分区,而试图从信息论的角度出发给方言分区。这个方法的优点是:只要设计得好,最能反映本地人的语感,本地人的语感实际上是来自对可懂度的模糊印象的。

在汉语各方言区,影响可懂度的主要因素是词汇,而不是语音或语法。譬如阳平、上声和去声的调值,四川话跟北京话大相径庭,但是只要词汇相同,尽管调型不同,相互间还是听得懂的。又如圆形中凹的铁制炊事用具,北方话叫"锅",吴语叫"镬",闽语叫"鼎"。就这个词说来,这三种方言间的可懂度就等于零。由于词汇必须借助语音得以表现,所以词汇的可懂度,实际上已经包含了语音可懂度的因素。可以选择一两千个基本词汇,按词义分成类别,由操甲种方言的人按类别读给乙种方言的人听,看他能听懂其中多少词汇,然后计算可懂度的百分比。计算词汇的可懂度在理论上应考虑每一个词在自然语言中出现的频率,不过实际上统计方言词汇的出现频率目前做不到,所以只能暂不考虑这个因素。

笔者曾设计一种测验可懂度的方法。先选取一两千个基本词汇,按意义分成若干类别。然后由以甲种方言为母语的发音人分类读给使用乙种方言的人听。读每类词汇前,应由测试者说明同类词汇的内容,如"天气"类、"服饰"类等。因为语言在实际使用时总是有一个语言环境,听话人也会有预设,所以预先告诉听话人每类词汇的内容或范围,更接近语言实际使用时的情景。不过应注意不能给听话人更多的别的暗示,例如按顺序排列数词或人称代词。根据听话人能听懂其中多少词汇,再加以词频和语素重要性分级加权统计,即可得出可懂度的百分比。

我们曾用上述方法测验广州话对上海人的可懂度。实践结果

证明这个方法是可行的。(详见游汝杰、杨蓓《上海话、广州话、普通话接近率的计量研究》,刊《汉语计量和计算研究》(邹嘉彦等编,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1998年。)

词汇材料采用《上海话音档》(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年)所录常用词汇,共182个。这些词汇共分十七组,前十六组按语义分,第十七组是高频词,即频率在0.5以上的词。因为每组词汇数很少,如果某组高频词略多,组频率就会增大过多,所以把高频词集中起来另列一类。

被调查人是以上海话为母语,并且会说普通话的大学一年级学生,共四十人。

先请一位以广州话为母语的发音人黄新宁将182个词分类各读三遍,同时用录音机记录。然后播放录音带,请被调查人用汉字记录听懂的词。词汇是分类播放的,每播放一类前都说明此类词的内容,例如"房舍"、"植物"等。播放录音及记录的时间共45分钟。

计算结果,粤语词汇与普通话和上海话的接近率,按口语可懂度统计为67.21%。

上述方法虽然已经考虑到听话人的预设因素,但是毕竟没有实际的语言环境,又有同音词问题。为了克服这个缺点,可以设计一套类似"托福"(TOEFL)中的"听力综合测验"(Listening Comprehension)那样的测验题。

方言间口语可懂度测试的受试人在理论上应该只会说母语,没有任何别的方言、标准语或书面语知识,但是事实上很难找到理想的受试人。其结果是可懂度测试往往不能逆转,例如广东话对上海人的可懂度如果是40%,那么上海话对广州人的可懂度有可能达到60%,因为广州人多少有些普通话或书面语知识,而上海话比较接近普通话或书面语。

方言分区和音位归纳一样都只能是共时的，而不是历时的。但是大家在讨论汉语方言分区时都不可避免地跟切韵牵扯起来（本文也不能幸免），这是因为汉语方言调查历来都是以切韵音系作为出发点的。因此在选择比较两地异同的项目时，大家都习惯于考虑它们在中古的音韵地位。好在供比较的项目本身都还是共时的。这六种方法中只有最后一种是完全不顾历史来源的。

方言分区虽然是共时的工作，但是如果分区所得的结果能够符合历时的情况，那当然是最好不过了。目前对汉语方言第一层次的区域划分，是跟历史来源相符合的。但是从可懂度的角度来看，其中一个最不合理的地方就是把新老湘语归并在同一个方言区内。新湘语跟老湘语通话很困难，而跟西南官话通话较容易。

不管采用什么方法，方言分区工作都有必要参考本地人对当地方言分类的意见，任何本地的成年人对于本地方言与四邻方言的差异往往都很敏感，他们常常向方言调查者指出邻近地区别种方言某些字音、词汇和句式的特点，并且意见相当一致。他们对于当地方言分类的见解往往与语言学调查结果一致。例如赣南客话区居民和赣语区居民自己说的是什么话，别人说的是什么话，他们的见解和方言学调查的实际结果完全一致。在设计方言分区调查项目的时候很有必要参考他们的意见。

方言分区工作的结果要求在方言区划地图上表现出来。方言区划图上允许存在两种较为特殊的区划，一是方言过渡区，二是语言飞地。

两种或多种方言区的交界地带的方言兼有两种或多种方言的特征，这样的地区可以划为这两种或多种方言的过渡区。例如江苏的丹阳县县城是江淮官话和吴语的过渡区。在丹阳话里古浊声母文读音，平声读送气清音，仄声读不送气清音，类似江淮官话；白读音不论平仄都读较弱的不送气浊声母。如“糖”文读为[th-]，白

读为[d-];"荡"文读为[th-],白读为[d-]。这个过渡区面积很小,这种面积不大的过渡地带在方言边界两侧很常见,在大比例尺的地图上往往略去不计。也有面积颇大的过渡区,例如,福建西北部的邵武、光泽、泰宁、建宁、将乐、顺昌等八县市,南与客家话区接壤,东与闽语区接壤。这一地区的方言既有客家话的一些特点,又有一些与闽语相同的特点。可以把这个地区划为闽语和客家话的过渡区。介于官话和吴语之间的徽语区也有过渡性方言的性质,其声调分而声母没有浊塞音,又近官话。方言过渡区是方言在地理上的渐变性和不同方言相互接触和交融造成的。

方言飞地,是指离开本方言区大本营,而被别种方言区分隔的方言片或方言点。方言飞地又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被两种以上别的方言所包围的飞地,例如闽语的大本营在福建和广东的潮汕,闽语有一块飞地在广东省的沿海,它被粤语和客家话所包围,雷州半岛的闽语飞地也为这两种方言所包围。在广西的闽语呈散点分布状,常被多种方言分割包围。另一类是只被一种方言所包围的,即形成方言孤岛。如官话在福州南平的飞地"土军话"方言飞地大多是迁离大本营的移民造成的,如闽语在海南岛的飞地,是闽东一带闽人大约在明代渡海入岛后形成的,至今飞地上的方言还与闽东一带的闽语较接近。也有少数飞地是大本营的边缘地带被别的方言侵蚀后,残留下来的,例如浙南蒲门的温州话。

三　吴语的两分法和六分法

对吴语区内部的下位再分区有两种不同的分法:两分法和多分法。

第一,两分法:

两分法最初是在1982年"第一次吴语研究学术会议"(上海,

复旦大学)上提出来讨论的。与会者一致认为吴语区内部可以分为两大片,问题是界线划在哪里?颜逸明和傅国通认为吴语内部可以以钱塘江为界分为南北两片,他们提出的两条标准,一是“张”字声母(阳韵知母:肠、丈、着等)北片读舌尖塞擦音 ts-,南片读舌面塞擦音 tɕ-;二是“筷子”北片说“筷子”,南片说“箸”。实际上所用的方法是单一特征判断法。

笔者用综合特征判断法,排比了几十个词汇和二十来条语法现象,认为宁绍地区也属北片,南片只包括台州、金华、丽水、温州四地区。北片内部可以分为两小片,宁绍地区为一小片,杭州、嘉兴、湖州三地区和苏南为另一小片。鉴于宁绍地区兼有南北两片的某些特点,也可以独立自成一片,即吴语可以分成三大片。不过,如果从语音特点来看,台州地区可属北片,如灰、阳、唐、真、文、庚等韵,台州话的读音都是近上海话而跟温州话差别较大。例如:

	罪	张	帮	新	问	梗
临海	ze	tɕiaŋ	pɔ̃ŋ	ɕiŋ	məŋ	kuaŋ
宁波	dzɐi	tɕia	pɔ̃	ɕiŋ	vʌŋ	kuæ̃
温州	zai	tɕi	puɔ	saŋ	maŋ	kiɛ

用上述两种不同的方法分区,其结果是南北两片的界线不同。

笔者用于南北两片综合判断的项目分为词汇和语法两大类。

词汇部分包括二百个常用词,取自傅国通、方松熹等《浙江方言词》(浙江省语言学会,1992年)。利用《浙江方言词》提供的材料,选择其中200个词,比较各片异同,结果见表6。

表6上端列出七个地点方言,其中绍兴、金华、丽水、临海和温州分别依次代表吴语的太湖片、婺州片、丽衢片、台州片和瓯江片;

苍南在浙南,属闽语,淳安在浙西,属徽语,皆与吴语区比邻,录此以资比较。

表 6　吴语各片二百词接近率比较表

	绍兴	金华	丽水	临海	温州	苍南	淳安
绍兴	200						
金华	85	200					
丽水	68	83	200				
临海	64	74	67	200			
温州	59	66	90	72	200		
苍南	47	50	54	42	63	200	
淳安	73	84	71	68	60	48	200

说明:

(1)温州跟丽水接近率最高,为45%。

(2)温州跟绍兴接近率最低,为29.5%。

(3)绍兴跟金华、丽水、临海和温州四地的平均接近率为34.5%。

(4)温州、金华、丽水和临海四地相互间的平均接近率为38%.

(5)温州跟苍南的接近率高达31.5%,超过跟绍兴的接近率。

(6)金华跟淳安的接近率高达42%,超过跟吴语内部各片的接近率。相邻方言片的接近率较高。词汇向邻近地区的扩散较容易。

(7)吴语各片跟苍南闽语的平均接近率为25%。

(8)吴语各片跟淳安徽语的平均接近率为35.6%。就整体而言,吴语跟徽语较接近。

北片吴语和南片吴语在语法上的差异就更明显了。

如果从语法现象在地理分布上的异同来考察，吴语区可以分为南北两大片。北片大致相当于太湖片，南片大致相当于台州片、婺州片、丽衢片、瓯江片。宣州片有些特点与南片相似。南片和北片的主要差异如下：

(1) 南片有儿尾词。

儿尾的语音形式主要是鼻音或元音鼻化。例如：

	刀儿	袋儿	桃儿	枣儿
温州	təŋ	deŋ	dəŋ	tsəŋ
义乌	to:n	de:n	do:n	tso:n
汤溪	tɔ̃	de	dɔ̃	tsẽ

上表中温州的儿尾词带 ŋ 尾；义乌的儿尾除带 n 尾外，元音还要变长音；汤溪的儿尾词是将元音鼻化。丽水地区儿尾的语音形式是带 ni 尾。

北片没有大批的儿尾词，只有儿尾词的残迹保留在个别词汇中，例如囡儿、筷儿。“麻将”是“麻雀儿”音变的结果，也有儿尾词的残迹。北片吴语在历史上是应该有儿尾词的，明末的《山歌》中有许多儿尾词，如“姐儿、梳儿”等。

在北片杭州是惟一的例外。杭州话有大量儿尾词，其数量是在两千个以上。例如：篮儿、瓶儿、袜儿。“儿”的读音是 1213。从读音来看，杭州的“儿尾”不属吴语系统，应该来源于北方话。

北片子尾和头尾发达，儿尾不发达。南北相反。

北片头尾可分两类。

1) 构词成分，所构成的词可以例举：钉头、篮头、竹头。

2) 构形成分，所构成的词不可以例举：瓶头装、盒头装、原

瓶头、三等头、十块头。

(2)南片的名词可用变调或变音的手段表示小称。例如：

温州话的儿尾词如果要变为小称，就将原读阳平的儿尾 ŋ31，变读阳入 212。例如：刀儿 tə44ŋ31 刀儿 tə44ŋ 212。

台州片用变音的手段构成小称。例如温岭话有两个变音：升变音是 15，降变音是 51。本音为平声，变音为升变音；本音为仄声，变音为降变音；本音如果是入声，韵母也同时变化。例如：

本音是平声：摊　thE33thE15　摊儿

本音是仄声(除入声外)：鸟 tiɔ 42　tiɔ 51 鸟儿

本音是入声：桔 kyʔ 5kyn51 桔儿

龙游、武义、永康等地方言也用变音的手段构成小称，例如永康话：马 mua13　小马 mua24　凳 niŋ52　小凳 niŋ 33。

北片吴语名词普遍不用变调或变音的手段构成小称。奉化方言称小动物或小植物时，往往以“细”字后置，似乎也是小称，但所用是词汇手段。例如：小猪细、小牛细、小猫细、松树细、冬瓜细、番茄细。

(3)南片有较多的修饰性语素后置的偏正式复合词。例如温州话：菜咸(咸菜)|鱼咸(咸鱼)|鞋拖(拖鞋)|墙围(围墙)|人客(客人)|豆腐生(生豆腐)|菜头生(腌制后供食用的萝卜)|江蟹生(加佐料生食的梭子蟹)

(4)南片可以用添、凑、先、起等后置于动词。例如温州话：

饭吃碗添(饭再吃一碗)。

买本凑(再买一本凑数)。

你走去先(你先去)。

你写起，我接落写，再匄渠写。(从你开始写，我接着写，再让他写。)

北片除宁绍一带可以用“添、凑”后置于动词外，没有这一类用

法：

(5)北片有一个常用的副词后缀"叫"。"叫"往往后置于叠音的形容词,例如：

好好叫走|静静叫听|慢慢叫吃|轻轻叫拍

南片不用这个副词后缀,相当于这个副词后缀的是 ni(衢州)、ŋ(温州、台州等)、li(松阳、龙泉等)。

(6)南片的个体量词可以直接后置于形容词"大、小"。例如：

温州：大个厘个苹果买三斤(大一点的苹果买三斤)。

温州：小粒个钮珠买十粒(小一点的钮扣买十颗)。

武义：豆腐干切得忒大块(豆腐干切得太大)。

丽水：光连纸比白报纸细张老(光连纸比白报纸小些)。

衢州：渠专门挑大个葛桃儿吃(他专门挑大的桃子吃)。

(7)北片有一种是非问句是由发问词"阿"前置于动词构成的。例如苏州话(例句取自《九尾龟》)：

1)倪阿有好福气？43 回

2)大少爷问俚阿又有啥逃走的凭据？63 回

3)俚哚笃阿是一道来格？9 回

4)耐今朝阿是啥实梗动气，阿是吃仔酒哉？175 回

5)耐笃总是实梗瞎三话四，阿要无淘成？1 回

6)勿得知耐阿放心？77 回

7)耐阿认得俚格？35 回

8)耐看看俚阿中意嘎？42 回

9)耐今朝阿要请客嘎？5 回

南片没有这一类是非问句。

(8) 南片可以用"有"直接前置于动词,表示确定,例如温州话：

1)我昨夜黄昏有喝茶(我昨天晚上是喝过茶的)。

2)轮船有在搭开(轮船在开)。

3)你有走去也冇走去(你有没有去)?

4)我昨夜有在渠拉嬉(我昨天是在他家玩儿)。

5)渠有着雨衣,冇戴帽(他雨衣是穿的,帽子没戴)。

第二,多分法:

关于吴语分区问题曾开过三次讨论会,三次会议笔者都有幸忝在末座。第一次是1982年由复旦大学吴语研究室主办的"第一次吴语研究学术会议",已上述;另两次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主办的吴语分区工作专题讨论会,即1983年的杭州会议和1984年的无锡会议

吴语内部的多分法是笔者在无锡会议上首次提出来的。提议多分法的主要理由是:汉语方言第一层次分区即是多分的,北方为官话,南方分为吴语、闽语、粤语、客话、赣语、湘语等。多分的主要理由是南方几种方言差别较大,相互不能通话。吴语区内部的差异及分区的情势与汉语方言第一层次分区别无二致。为了与汉语方言第一层次分区在逻辑上取得一致,吴语的第一层次分区也应该是多分的。两分或多分只是对方言分区层次的不同处理方法,并不影响我们对吴语内部差异的认识和研究。如果汉语方言分区第一层次分为南北两大区,那么吴语内部分区第一层次最好也是两分的。如果不考虑别的因素,光就吴语区而言,两分和多分都是允许的,并没有正误之辨。多分法在无锡会议上为大家所接受,讨论的结果将吴语区分为五片:太湖片、台州片、温州片、婺州片、丽衢片,见《吴语的边界和分区》(载《方言》1994年4期)。后出的《中国语言地图集》也采用多分法,将吴语区分为六片,增加一个宣州片。但这决不是说两分法是错误的。

如按六分法吴语内部各片的音韵特征或对应,可以用表7来说明。表7上端列出六个地点方言,绍兴、金华、丽水、临海、温州

和高淳分别依次代表吴语的太湖片、婺州片、丽衢片、台州片、瓯江片和宣州片

表 7　吴语内部各片的音韵对应

	绍兴	金华	丽水	临海	温州	高淳
1 交	k-/tɕ-	k-/tɕ	k	k-	k-	k-
2 猪	tsɿ	tɕy	ti	tsʂ	tsei	tsy
3 张	tsaŋ	tɕiaŋ	tɕia	tɕiaŋ	tɕi	tsaŋ
4 帮	poŋ	maŋ	poŋ	poŋ	pu	paŋ
5 担	tæn	na	ta	tE	ta	tie
6 举	tɕy	tɕy	tsʯ	ky	tɕy	tɕy
7 甜	dien	diɐ	diE	diE	di	di
8 书	ɕy	ɕy	sʯ	ɕy	sɿ	sy
9 真	tsəŋ	tɕiŋ	tsəŋ	tɕiŋ	tsaŋ	tsəŋ
10 胸	ɕyoŋ	ɕyoŋ	ɕioŋ	hyoŋ	ɕy	ɕy ŋ
11 宝饱	pɔ	pao	pʌ	pɔ	pə≠puɔ	pɔ
12 仙先	ɕiEn	sie≠siɐ	ɕiE	ɕiE	ɕi	ɕi
13 天	41	33	24	433	33	55
14 竹	ʔ	ʔ/0	ʔ	ʔ	0	ʔ
		文/白				

对表 7 各项内容的含义说明：

(1)见系开口二等文白读

(2)古知组字今音

(3)阳韵知母今音声母舌位、韵母洪细

(4)古鼻韵尾帮母字今声母

(5)古鼻韵尾端母字今声母

(6)鱼虞祭齐支脂微仙元先文阳东钟十四韵合口三等字今声母和韵母

(7)咸摄和山摄今韵母

(8)鱼虞韵知组、章组和日母字今韵母

(9)真韵开口三等知系(知组、庄组、章组和日母)字今韵母

(10)钟韵(除非组和日母外)韵尾

(11)效摄一二等今韵母异同

(12)山摄三四等今韵母异同

(13)阴平调值

(14)入声韵尾

四 制约方言区划的非语言因素

语言现象本身在地理分布上的异同,是方言区划的根本依据。造成汉语方言地理分布格局的原因,除了语言因素本身(方言内部演变、方言借用、方言交融)之外,还有下述三种主要的非语言因素:人口迁徙、行政区划、交通往来。

人口迁徙是造成方言地理格局变化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这是显而易见的。汉语方言地理格局在历代的几次重大变化都是因人口迁徙直接造成的,例如江苏的宁镇地区本来属于吴语区,晋永嘉丧乱后,因北方移民大量迁居这一地区,遂沦为北方话区。

行政区划和方言区划决不是一码事,但是历史上长期稳定的行政区划,特别是中国历史上的二级行政区划——府或州对方言区划的形成往往起到显著的作用。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府(州)是一郡县的有机组合体,府治不但是一府的政治中心,而且一

般也是该府的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古代交通不发达，一般人又有视离井背乡为畏途，除非有天灾人祸，离开本府的机会很少，社会活动大致多在本府范围内进行。所以一府之内的方言自然形成一种向府治方言靠拢的凝聚力。另一方面许多府的属县往往是由本府中一二个最古老的母县析置的，由老县分出新县。新县往往是由老县的居民移居开发的，例如浙江温州府六县析自东汉永宁县，台州府六县除宁海外皆析自西汉回浦县。在这种情况下，同府属县方言相接近是很自然的。

在历史上二级行政区长期稳定的地区，现代方言的区划事实上与旧府的辖境关系甚为密切。最典型的例子是：浙江吴语各小片和明清十一府辖境可以十分完整地相对应，即太湖片——嘉兴府、湖州府、杭州府、绍兴府、宁波府；婺州片——金华府；丽衢片——处州府；瓯江片——温州府；台州片——台州府。福建的方言区划，与北宋政区也大致对应。如闽语的闽北片，包括建瓯、建阳、崇安、松溪、政和和浦城，相当于旧建宁府辖境。这一地区东吴时是建安郡，唐代是建州，南宋以后是建宁府，长期同属一个二级政区。交通往来是造成不同地点方言相互接近的重要条件。交通方便的地方，人们往来也方便，方言自然接近，例如广东境内京广铁路沿线居民点方言越来越接近广州话，韶关市区已通行广州话。又如吴语太湖片包括今苏南、上海和浙北，是平原水网地带，自古交通往来方便，所以方言大面积一致。不像交通阻隔严重的浙南，方言复杂难通。如果不加深究，往往误以为山川形势会影响方言区划。其实山川形势的作用是以交通往来为前提的。有舟楫之利的河流并不会造成方言的阻隔，例如福建的几个方言片几乎各自都相当于一条河流的流域，如闽中片相当于沙溪流域。大运河也决不是方言的分界线。河流只有在不利航行时，有可能成为方言的分界线，例如云南的澜沧江多急流险滩，所以江西的云县话与江

东的景东话和巍山话分属两个土话系统(见徐承俊《云南云话调查报告提纲》,载《方言与普通话集刊》第三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高大的山脉常常阻绝交通,所以常常成为方言分界线,如浙江临安县西北部的天目山是长江水系和钱塘江水系的分水岭,山岭多在海拔千米以上,阻挡南北、东西居民的交往,也是吴语太湖片和宣州片及徽语、官话的分界线。又如福建多独流入海的河流,往往一二条河流的流域自成一方言片,各流域之间皆有高大的分水岭分隔,不便人们往来。如双溪和松溪以石峰山为分水岭。双溪流域方言属闽东片,松溪流域属莆仙片,又如福鼎、连城、尤溪、清流等县地处山区,周围五十里以内常有数种不能通话的方言。

附记:此文原题《汉语方言分区的多种可能性》,载上海《现代语言学》(油印本,1984),又载《语文论集(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8年2月)。后经增补用作研究生课程《吴语概论》讲稿。

先秦、两汉和明清时代语言地理拟测

对于古代中国的语言或方言的区划，没有历史文献可供直接参考。前人也很少讨论和研究这个问题。实际上，除了林语堂曾利用扬雄《方言》的间接材料画过《前汉方言区域图》以外，还未见有古代方言区划图发表。

在历史文献中虽然找不到有关方言区划的直接记载，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依据下述几方面的材料，从现代方言区划出发粗略地拟测出不同历史时期的语言或方言的区划。第一，各类文献如史籍、字书、韵书、经籍注疏、笔记杂谈当中有关方言分类的零星材料；第二，历代方言学专著，如扬雄《方言》、郭璞《方言注》等；第三，历代移民材料；第四，地方志中的方言材料；第五，历代行政区划；第六，历史地名。本文利用上述材料拟测《诗经》时代、两汉时代和明清时代的方言区划。

一　汉语的形成及其与邻近语言的关系

中国文明的历史，如果从古代文献的记载来考察，可以上溯到距今约五千年的炎黄时代，然而炎黄时代的百姓并不使用一种统一的语言，那时候汉语还远远没有形成。现存最古老的汉语文献是距今三千多年的殷墟甲骨文，它们所记录的应该是商民族的语言。

那么，商民族语言与在商代之前建立夏朝的夏民族语言有没有相承关系呢？我们还没有可靠的证据可以断定。有人认为新石器时代遗址的陶器上有些符号可能是最早的汉字，这些遗址从甘肃到台湾都有所发掘，距今六七千年。如果这些符号是文字的话，那么它们所代表的有可能是夏民族的语言。不过不能认为这些符号是真正的文字，因为它们的种类太少，而分布的地域又过于辽阔。

商代甲骨文和后出的金文中的语音成分倒是有相承关系，从这个事实出发，可以认为从商代到周代的过渡，在语言上并没有发生剧烈的变换。说得确切一点，应该是商代和周代的官方语言或书面语言都是最原始的汉语（或称为"华夏语"）之一种。然而我们仍然不能简单地认为周民族所使用的口头语言也是汉语，其实他们出身于戎族生活的地域，也许只有占人口少数的贵族才懂汉语。

戎人的文化类型属游牧文化，跟华夏人的农耕文化不同，《礼记·王制》载："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戎人跟华夏人不仅习俗和物质文化不同，而且语言也不同。据《左传襄公十四年》载，一位戎人首领驹支说："我诸戎饮食服饰与华不同，贽礼不通，言语不达。"又据《史记》载，有一个从秦国逃到戎族所居地的难民由余，后来能操戎、华两种语言，戎人曾用他出使晋国。

驹支所说的"诸戎"至少包括"氐和羌"。据《说文解字》载，羌属于西戎。"羌"作为一个民族的名称早就见于甲骨文，也见于后出的《诗经》和《尚书》。在《诗经》和《荀子》里，氐和羌总是连用。戎人主要分布在黄河上游流域，地当今山西、陕西北部和甘肃。"羌"字《说文解字》收在"羊"部："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看来羌人也是游牧型民族。

一般认为戎人是现代使用藏缅语的民族的祖先。在汉代后期有些藏缅民族居住在今四川省的西部边境地区。《后汉书》将其归

类于羌的支派。这些族群中有一种是白狼人,《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有一首用白狼语唱的歌,即《白狼王歌》。这首歌用汉字记音,并且用汉语释义,例如第一句的汉字译音是,"提官槐构,魏冒逾糟";汉文释义是"大汉是治,与天意合"。语言学家通过与其他藏缅语的比较,一致认为以《白狼王歌》为代表的白狼语是属于藏缅语族的一种语言。

古代羌族的一支唐古特人(Tangut,即党项羌族)在唐代复出,他们在10世纪至13世纪在甘肃以及蒙古和陕西与之邻近的地区建立西夏国,并且创制西夏文。对西夏文的成功解读和考证表明,西夏文所记录的是党项羌族的语言。这种已消亡的西夏语与现代四川羌族语言相近,都是属于藏缅语族的语言。

在汉藏语系内部,在语言系属上与汉语最接近的语言是藏缅语。这种亲属关系的主要证据是两者有共同的基本词汇和语音对应规律。汉语、藏语和缅语的同源词,包括数词、身体各部分的名称、普通的动物名称或表示最基本的观念的词:日、母、夜、年、死、杀、松、苦、我、你等,这样的同源词至少有一百个以上。下面是龚煌诚归纳的上古汉语、古藏语和古缅语的两条语音对应规律。带星号的语音形式是构拟的形式。

1	OC	* a	:	WT	* a	:	WB	* a
	* mrag			rmang			mrang	马
	* ngran			ngang			ngan	雁
2	OC	* i	:	WT	* i	:	WB	* i
	* sjid			chi< * syi			se< * syi	死
	* tjik			geig< * gtyig			tac< * tik	只

尽管汉藏语系比较研究已有近两百年的历史,近年来又有了长足的进展,已经找出了一批同源词,并建立了若干语音对应规律,但是想借助历史语言学的方法,像印欧语系那样,深入准确地

拟测原始汉藏人的家园、文化特征和移民运动，还要走很长的路。从考古发掘的事实来看，距今约六千年的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有可能是原始汉藏人的家园。不过这个假说尚缺少语言学和其他方面的证据。

汉语和藏缅语互相接近固然是出于发生学上的亲属关系，但是也不能排斥两者早期的互相影响。族外婚至少从周代开始便是婚姻制度的一个显著特征。周王室和戎人就有通婚关系。周的两个最显要的姓氏是姬和姜，戎人也有这两个姓，《春秋》和《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记述僖公联晋伐秦，其中提到姜戎。戎人也有姬姓，晋献王的妻室姓姜，她们是从戎人的两个不同族群娶过来的。《左传》庄公二十八年称重耳的母亲为“大戎狐姬”。重耳后来成为晋文王，并且称霸各封建王国。

《诗·大雅·生民》载“厥初生民，时维姜原”。这是有关周民族始祖的最早记载。“姜”、“羌”古为一字。周民族原来是生活在渭水上游漆水和沮水之间的戎族之一种，所以《孟子·离娄下》指周文王为西夷：“文王生于歧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周民族自公刘以后渐渐东迁，并从游牧民转变为农耕民。《史记·周本纪》载：“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财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民族在东迁、克商、入主中原的过程中，与商民族等融合，而汇入华夏民族的大流中。其原有的戎语也自然融入中原的华夏语中。

南方诸民族泛称“蛮”。《礼记·王制》载：“南方曰蛮。”《大戴礼记·千乘》也载：“南辟之民曰蛮。”上古时代诸“蛮”之中最为显要的是“苗”蛮，所以典籍中常有“苗、三苗、有苗”等族称。南蛮盛行“盘古开天”之说，与华夏尊黄帝为人文之祖不同。南蛮的语言与华夏语也大不相同，据《后汉书·南蛮传》载：“衣裳斑斓，言语侏离。好入山壑，不乐平旷。帝顺其意，赐以名山广泽。其后滋蔓，号曰蛮

夷。"

南蛮是现代苗瑶人的族源,其最确凿的证据之一是两者都崇拜盘瓠犬祖宗。《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晋干宝《搜神记》和唐樊绰《蛮书》都载有盘瓠犬神话。《后汉书》在述及长沙蛮和武陵蛮时也提到这个神话。南蛮侏离的语言后世就发展为苗瑶语。

上古时代苗瑶人居住地的确切境界线是很难确定的,只是对它的东境可以作些推测。有一条重要的线索是:现代畲族在古代是说瑶语的,而且也崇拜犬。换句话说,他们原来应该是苗瑶人之一种。畲字也读作 yu,意思是"刀耕火种"。可能就是因为这种农耕方式的关系,他们被称为畲民或畲蛮。现代畲族较集中的居住地是浙南和闽东,江西、粤东和皖南只有少量分布。粤东博罗的一千多畲民至今仍使用类似瑶语的语言,其他地方的畲民则早已改用类似客家话的汉语方言。粤东应是畲族的原始家园。粤东的畲民后来有一部分北上进入福建,学习当地的客家方言,最终实现了语言转型。因此上古时代苗瑶人居住地的东界有可能是粤东。另有一种猜测认为东界在江淮之间。理由是这样的:畲字的古音与"舒"字很接近,"舒"是一个族称,《左传》多次提到它,称其为"群舒"或"众舒",说它住在楚和徐之间。据杜预的注解,他们的住地与安徽的庐江邻接,即在楚和吴之间。今天庐江的邻县仍称"舒城"。他们很可能是现代畲族的先民。此据蒲立本说。

苗语和瑶语是同出蛮语的不同支派。只是现代苗语的韵母系统大为简化,但保留复杂的声母系统,而瑶语则简化了声母,保留较多的韵母。对苗瑶语的语言亲属关系,语言学界还是有争论的。本文暂时将其归于汉藏语系,不过与汉藏语的关系是非常疏远的。要确定苗瑶语的系属问题,还要做很多研究工作,不仅只是分辨汉语借词的层次,并且还要研究南方方言中的苗瑶语底层问题。

用汉字记录的古苗瑶语材料罕见,有一个例子是"賨"。宋代

朱辅《溪蛮丛笑》说山瑶居"打寮" 这里的"寮"是"小屋"义。"房子"今瑶语勉话称为 pjau3,湘西苗语称为 plu3。

秦汉以前,长江以南还是古越族所居地。《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曰:"自交阯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粤"和"越"作为民族名在典籍中相通,异字同指,《史记》即写作"越"。

据多种史籍记载,百越人民断发文身、崇拜龙鸟、善于用舟、巢居干栏、种植水稻、饭稻羹鱼、制作几何印纹陶,百越的这些文化特征显然跟华夏大不相同。这些文化特征大多也见于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河姆渡应是百越人的原始家园。

越语跟华夏语也是大相径庭的。今江浙一带的越人在春秋时代分属吴和越两个国家。当时中原的华夏人称他们的语言为"夷言",以别于华夏语。"夷言"有两大特点。

第一,人名和地名带有词头。例如"句吴、於越、无余"这三个地名中的第一个字"句、於、无"在古越语中是所谓"发语声",即词头。《左传·宣公八年》疏:"於者,夷言发声也。"《汉书·货殖传》注:"於,发语声也,戎蛮之语则然,於越犹言句吴耳。"《汉书·地理志》载:"太伯初奔荆蛮,惊蛮归之,号曰句吴"。颜师古注:"句音钩,夷俗语之发声也,亦犹越为於越也。"《汉书·货殖传》孟康注"无,发声助也。""句"和"无"这两个词头也常用于吴越人名,见于《左传》、《史记》和《吴越春秋》的有句践、句无、句檀、无疆、无余、无怿、无任。吴王"夫差"的"夫"字也是同类此头。

第二,词汇在语音结构上的特点是多音节,与华夏语词汇的单音节特点不同。《世本·居篇》注:"吴蛮夷,言多发声,数语共成一言"。汉扬雄《方言》所记录的伍越语词汇有的是双音节的,例如卷七:伶职(爱)、煦暇(热);卷十:短綼(短);卷二:荆扬之间称"广大"为"恒慨",东瓯之间称"广大"为"蔘绥"或"羞绎、纷毋"。

越语不仅有别于华夏语,而且跟齐语也不能通话。据《吕氏春

秋·知化篇》载，吴王夫差就北征齐国事，征求伍子胥的意见，伍子胥说："夫齐之与吴也，习俗不同，言语不通，我得其地不能处，得其民不得使。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言语通，我得其地能处之，得其民能使之。越之于我亦然。"伍子胥是从军事情报的角度提出意见，言之凿凿。

汉代刘向《说苑·善说篇》载有一首《越人拥楫歌》，其歌词原是越语，用汉字注音如下："滥兮抃草滥予昌枑泽予昌州……"读之不知所云。幸好附有意译如下："今夕何夕兮，搴州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据今人的考证，这首越歌的语言是原始壮侗语。这样看来今壮侗语是从古越语演变而来的，古越人是今使用壮侗语言的民族的族源。

古越语跟今壮侗语的继承关系还可以在古文献中找到一些零星的确凿的证据。例如《越绝书·卷八》载："朱余者，越盐官也。越人谓盐曰余。""朱余"是古越语，词义是"盐官"，其中"朱"是"盐"的意思，那么"朱"必定是"官"的意思。壮侗语的词序特点是修饰语素后置于中心语素。所以"朱余"直译是"官盐"，意译是"盐官"。"朱"字古音属侯部照母，可以跟壮侗语"主人"一词的语音相类比。例如属壮侗语族的傣语称"管理市场官"为"tsau3(主)kat9(街)"。

古越语在后世主要向三个不同的方向发展。

一是演变为台语(Tai Languages)。台语在国内相当于壮侗语族。台语在国外是泰国和老挝的国语，还包括缅甸的掸语和阿萨姆掸族统治者曾使用的今已消亡的 Ahom 语，以及东南亚一些少数民族语言。

二是上古时代一部分百越人可能南迁越海到达太平洋的一些岛屿，定居下来以后，与大陆的越人渐渐疏远，其语言演变为南岛语。南岛语系是一个地理分布非常辽阔的语系，从夏威夷一直延伸到马达加斯加，多种多样的台湾土著语言也属此语系。但不见

于当代中国大陆。关于台湾土著是否大陆百越人的后裔这个问题，并没有唐宋以前的文献可考，但是从考古学的证据来看，上古时代的台湾在文化上与大陆关系密切。台湾北部太平坑的绳纹陶文化，距今五千五百年左右，这种文化与大陆福建和江西的新石器文化有关，这两地的文化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七千年。台湾西南部的凤鼻头文化，年代在公元前一千年至两千年之间，与大陆沿海古文化也很接近。关于部分百越南迁南洋的历史以及和南岛语跟古越语的关系还须要进一步论证。

二是随着部分越人与汉人相融合，他们的语言也与当地汉语相融合。例如，据《史记·东越列传》载，西汉时东瓯（越之一种，地当今浙南）不敌闽越的攻击，向汉王朝求助，“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此书《集解》又载：“东瓯王广武侯悉其众四万人来降，家庐江郡。”他们的语言后世也融入当地汉语。还有些越人不曾长途迁徙，留居江南，在大批汉人到来之后，他们的语言渐渐融入当地汉语方言，只是在这些汉语南方方言里残留一些底层语言成分。

楚文化是公元前一千年里在长江中游流域的江汉流域蛮人部落中崛起的。在先秦时代，楚是一个自我民族意识非常强烈的民族。据《史记·楚世家》载：周夷王时，楚王熊渠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楚文化也具有明显的特征，这些特征包括饭稻羹鱼、火耕水溽、信鬼盛巫、崇拜龙凤、好食水产异兽、广用竹编制品，他们自编史书（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自铸货币。灿烂的楚文明和强大的楚国在长江以南彪炳了近千年。楚文化对于秦汉时代具综合性质的中国文明自有独特的贡献。

楚民族的语言本来不同于华夏语。楚的前身是南蛮之一种的荆蛮，其语言属南蛮鴃舌之一种。《左传·宣公四年》所载两个用汉字转写的词汇可以肯定来源于早期楚语：“楚人谓乳彀，谓虎於

菟。"《后汉书》也引用同样的词汇，不过"老虎"却是写作于䖘。这个楚语词一直到晋代仍见于江南山民的口语。汉代扬雄《方言》录有这个词，晋代郭璞的注说："於音乌，今江南山夷呼虎为䖘，音狗窦。"

到了战国时代楚文化渐渐与中原的华夏文化相融合，楚语也因长期跟华夏语交融，渐渐实现语言类型的转化，演变为汉语的一种方言。《楚辞》的韵部跟《诗经》基本一样，即使如此，当时的楚方言仍然保留原有的显著特色。《孟子·滕文公上》有一段话说，要使齐人学会楚方言，非置身当地人不可。屈原所作《楚辞》，其语言显然已经实现类型转变，但是仍跟当时中原的古汉语明显不同。例如《楚辞》多用双音节词，如"犹豫、陆离、零落、耿介、荣华"等；多用双音节叠音词，如"翼翼、浪浪、菲菲、冉冉、杳杳"等；有的虚词用法不见于《诗经》，例如《招魂》中的"些"字用于句尾，表语气："增冰峨峨，飞雪千里些。"后世的湘语应该是陆续南下的北方话与楚语交融的产物，不过发展到现代，我们已很难再找到古楚语的成分了。

在先秦时代，齐语作为一种独立的语言是很引人注意的。《孟子·万章上》载："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齐东野人"即"莱夷"，是东夷之一种，地处今山东东北部，当时还被视为野蛮人。其突出的风俗是"人殉"、"人牺"和"亚形祭祀"。山东大汶口新石器时代遗址可能是他们的原始家园。他们的语言一直到汉初还是自成系统，不与邻近语言相混淆，所以《史记·齐悼惠王世家》说："高祖六年立肥为齐王，食七十城，诸民能齐言者皆与齐王。"能说齐语的人都成为齐王的百姓。这七十城地当今山东巨野以东至即墨一带。汉代以后东夷和齐语都不知所终，应该是渐渐融合进汉族和汉语。现代的胶东半岛方言较为特殊，但决非古齐语遗存。

上古时代的南方除了有上述各民族及语言外，还有獠、俚、濮、

闽、巴、蜀等民族或部族，他们的语言应该分别与汉藏语系、南岛语系和南亚语系有亲属关系，这里就略而不论了。

上古时代的北方诸民族所使用的语言，在亲属关系上与阿尔泰语系有关的主要有：原始蒙古部族东胡人的语言；原始突厥部落丁灵、坚昆人的语言；原始通古斯部族挹娄人的语言；与 Palaeo-Siberian 语有关的有匈奴语，这个语系现存的惟一语言是西伯利亚的 Kettish 语。有的古代北方阿尔泰语言后世为汉语所同化，其中较重要的有鲜卑语和契丹语，还有近代的满语。

古代北方的阿尔泰语民族曾先后入主中原，建立北朝、金、元、清，时间长达八百年。阿尔泰语对汉语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在汉语里有些阿尔泰语来源的词汇：哥哥、(车)站、蒙古包、萨其马(一种食品)等。在语法方面也可能有些影响。不过对这种影响还缺少全面深入的研究。

古代北方民族所使用的语言与印欧语有关的是吐火罗语，公元前 2 世纪新疆北部和东部的绿洲上的城市国家使用这种语言。游牧部族月氏和乌苏也使用类似的语言。他们移居西域的时代还不能确定。他们是上古时代西方文化和中国文明互相影响的中间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周人本来是戎族之一支，本族语应是原始藏缅语。入主中原以后改用商民族的华夏语。

第二，最原始的汉语(或称为“华夏语”)可以以商代和周代的官方语言或书面语言为代表。

第三，华夏民族是在各民族的大融合中发育成长起来的，原始汉语也经历了与邻近民族语言大交融的过程。华夏民族的融合、文化的融合和语言的融合是相辅相成的。华夏民族、华夏文化和华夏语言(原始汉语)都带有综合性质。

第四，因为上古时代的汉语是中原地区较发达的文化的载体，所以周边语言与汉语频繁接触的结果，都是周边语言发生质变，最后融入汉语，例如楚语、齐语、部分越语和部分戎人的语言都是如此。所以，上古汉语实际上就包含了原始藏缅语和壮侗语的成分。这种综合性质的语言，显然是不很适合用“历史比较法”来研究的。

第五，汉语跟阿尔泰语、Palaeo-Siberian语和印欧语在上古时代已有所接触，但是这些北方语言并不像楚语和齐语那样被汉语所同化。自古以来汉语在地理上的发展大势是向南方扩散。

二 《诗经》时代诸夏语言区域的拟测

古代文献对先秦时代方言的地理差异有一些零星的简略记载，但是很难据以划定当时的语言或方言区域。如《礼记·王制》说：“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这“五方”的确切地域，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说当时肯定存在互相不能通话的不同语言或方言。《礼记》中的这一段话是我国古代文献中对语言地理差异的最早记载。

正因为有方言存在，所以当时流行类似于清代官话那样的“雅言”。《论语·述而》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雅”字借为“夏”。“夏”是西周王畿一带的古名。所以当时的“官话”即是王畿一带的方言，也即是周室所用的语言。士大夫所作的诗和外交场合上所用的语言都是“雅言”。当时的外交场合常常有赋诗言志的事，所以各国的士大夫不仅都会做诗，而且大家在诗中所用的语言必须相同才能相互“言志”。在朝、聘、今、盟等场合也必须有一种统一的语言。“雅言”对于周天子与各国的联系和各国间的交流是必不可少的。

流传至今的"雅言"的代表作品是《诗经》和《易传》、《论语》等其他先秦文献。雅言的确立对于汉语的最终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先秦时代虽然只有"雅言",而没有"汉语"这个名称,但是现代语言学家通常把见于先秦文献的语言称为上古汉语(archaic Chinese 或 old Chinese)。"雅言"是以周代的主体民族周民族的语言为基础的,它的形成的文化背景是当时国内语言或方言分歧异出,妨碍交际,不利全国统一。

《诗经》是构拟上古汉语语音的最重要的材料,也是拟测先秦时代方言地理的最重要的材料。《诗经》的时代前后拉得很长,大约从西周初年一直到春秋中叶,共有五个多世纪。诗三百篇只有少数作品可以考见创作年代,其中最早的作品可以算是《豳风·破斧》。诗中说到的"周公东征"是公元前 1114 年的事。最晚的作品也许是《陈风·株林》,这首诗说到陈灵公和夏姬的暧昧关系,此事在《左传》宣公九年和十年有记载,发生在公元前 600 年或公元前 599 年。

《诗经·国风》是按产生的地域分篇的,包括以下十八个地域:周南,召南、邶、鄘、卫、王(东周)、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雅(即"夏",西周)、鲁、宋。

二雅,《小雅》和《大雅》都是西周王畿的诗。西周王畿在今陕西中部。三颂中《周颂》是西周王朝的作品,当产于王畿;《鲁颂》是今山东鲁国的作品;《商颂》是周代宋国的作品,地当今河南东部及江苏西北部。

二雅和三颂都产生于上述创作国风的十八个地域之内。《国风》诸篇中的《王风》、《周南》和《召南》不是国名。《王风》是东周境内的作品,地当今河南中北部。《周南》是周公统治下的南方地区,大约北至汝水,南至今长江北岸的汉水和长江交汇处。因为《周南·汝坟》说:"遵彼汝坟"("坟"是"堤"的意思) 又,《周南·汉广》说: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召南》是召公统治下的南方地区，大致南至武汉以上的长江北岸。因为《召南·江有汜》说："江有汜"、"江有渚"、"江有沱"。此外的十五国风均出于各诸侯国；所以《诗经》的采集地域是可以大致推定的。

《诗》三百篇虽然是各地民间的诗歌，最初当然是用各地方言传唱的，但是后来编集时却是经过士大夫整理加工的，所用的语言是统一的雅言。正因为《诗经》的语言内部有同质性，所以今天我们研究《诗经》的语音系统，仍然发现三百篇的韵部系统是一致的。汉语上古音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主要的材料是《诗经》和谐声字。对上古音的系统虽然至今还没有一致公认的结论，但是各家对上古韵母系统的构拟已经趋向一致。《诗经》语言内部的同质性是没有疑问的。所以我们在《诗》三百篇内部并不能考见当时的方言歧异情形。

在先秦文献中对语言歧异有明确记载的地域是：楚、齐东、南蛮、戎。可见当时这些地方语言的歧异最引人注目。下述几条材料可以说明这些地方的人跟中原一带是不能通话的。

《左传·襄公十四年》，戎子驹支说："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同，言语不达。""诸戎"大约在今山西、陕西北部和甘肃地区。

《孟子·滕文公上》："今也南蛮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之师而学之，亦异于曾子矣。""鴃"是伯劳鸟。这是说南蛮人说话像鸟鸣，当然是不知所云了。春秋时吴人获卫侯，卫侯归，效"夷言"。这夷言就是吴语，大约也属于鴃舌之语

《孟子·万章上》："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齐东地当今山东半岛东部，是莱夷所居地（至今胶东方言仍较特殊）。又，《颜氏家训·音辞篇》："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已来，固常然矣。"自《春秋》标齐言之传，《离骚》目楚词之经，其较之初也。可见

当时齐言的差异是很引人注目的

《史记·齐悼惠王世家》载："齐悼惠王刘肥者，高祖长庶男也。其母外妇也，曰曹氏。高祖六年，立肥为齐王，食六十城，诸民能齐言者皆与齐王。"《索隐》："谓其语音及名物异于楚魏。"

《孟子·滕文公上》："孟子谓戴不胜曰：'子欲子之王之善与？我明告子。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曰：'使齐人傅之。'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这说明当时齐、楚语差别很大，非置身当地人之中不能学会。

《左传》也注意到楚语的差异。《宣公四年》说："楚人谓乳穀，谓虎於菟。"这两个词都是基本词汇。据考证"於菟"是古代藏缅语言的汉字记音①。古代巴蜀多楚人，与荆楚关系特别密切。秦灭巴蜀以后，蜀人始通中原地区，言语颇与华同②。

西汉刘向所著的《说苑·善说》记载了一首春秋时代榜枻越人所唱的歌，这首歌当时曾用汉字记音，并且用汉文作了翻译。可见当时的越语不经翻译不得相通。据考证这首歌所使用的语言跟壮语关系密切③。可见当时的越语并不是诸夏语言的一种方言，而很可能是壮侗语族的母语。《吕氏春秋·直谏》载：吴越两国"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古代的吴越是异国而同族，两国的语言应该是相通的，都是古越语。这一点从先秦两汉的历史地

---

① 见张永言《语源札记》，载《民族语文》1983年6期。

② 见童恩正《古代的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

③ 见韦庆稳《越人歌与壮语的关系试探》，《民族语文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名也可以考见④。

总之,戎、吴越、南蛮、齐东、楚这些地方的语言是诸夏以外的民族语言,燕、狄、巴、蜀、淮夷等地的语言也很可能是非夏族语言。我们拿这些边远地域和十五国风采集范围相互考证,拟测了一张《诗经》时代诸夏语言区域图。

图 1　诗经时代诸夏语言区域图

当时"楚"的地域应该是汉水和长江中游地区,其中长江以北地区跟《周南》所涉及的地域有重合之处,这一带很可能有民族和语言的混合。稍晚些时候屈原所作的《楚辞》所使用的就很可能是当时当地混化了的语言。从整体上看,《楚辞》的语言显然不是一

④　见周振鹤、游汝杰《古越语地名初探》,《复旦学报》1980年4期。

种异族语言，但是《楚辞》中的不少成分也明显地跟同时代的古汉语不同。譬如《楚辞》中常用的虚字“兮”，用法就很特别。《诗经》也用“兮”字，但是用得较少，并且用法跟《楚辞》不同。

《诗经》中的“兮”是叹词，在句中表示感叹的语气。例如《伐檀》：“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译成现代汉语是：“坎坎地砍那檀树呀，把它放在河边哪，河水清清泛微波哪。”“兮”字相当于“呀”、“哪”

《楚辞》中的“兮”字用法跟《诗经》截然不同，大多不用作叹词。如《离骚》开头的几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又如《九歌·国殇》：“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其中的“兮”字都不可作叹词解。

《招魂》中还有一个“些”字，用于句尾，可能是表语气的，不见于《诗经》。如“得人肉以祀，以其骨为醢些”、“增冰峨峨，飞雪千里些”。

楚辞中的一些特殊成分说明它的语言底子可能跟《诗经》有所不同。沈括《梦溪笔谈》说：“今夔峡湖湘南北江僚人，凡禁咒句尾，皆称‘些’，乃楚人旧俗。”现代彝族巫师的咒词和彝民的歌词每两句后都有“啊—梭—只”三个垫衬的音节。其中的“啊”和“梭”有可能跟楚辞中的“兮”和“些”是同源的。“兮”的古音据孔广森《诗声类·阴声附》的考证也是“啊”。⑤ 下面是两段彝巫咒词和彝民歌词：⑥

> 咒词：人畜清吉求葫芦（即求祖灵葫芦默佑），五谷丰收
> 祈土主（土主指南诏王细奴逻）。啊一梭一只！

⑤ 郭在贻先生见告。

⑥ 见刘尧汉《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文集》，第226—227页，民族出版社，1980年。

歌词：两个斑鸠诉苦情，
满肚苦水吐不清。
啊—梭—只！

在我们所拟测的诸夏语言区域中应该是有方言差异的，不过很难在文献上找到直接的记录。《左传·文公十三年》中有一条材料可以证明当时秦、魏的方言难于相通。《左传》该处先述六卿谋划于诸浮，使魏寿余伪以魏叛者诱士会还晋，而后说："秦伯师于河西，魏人在东，寿余曰，请东人之能与夫二三有司言者，吾与之先　使士会　"士会是东人，能说东边魏地的话。所以秦人不得不派他去。这一段话说明当时秦、魏之间的方言差异还很大，通话不便，所以魏人才有可能借要通话诱使"士会还晋"。

三　两汉时代方言区划的拟测

我们在上节中已提到在《诗经》时代周朝是以王畿的方言为雅言。"雅言"大致相当于现代所谓"民族共同语"。当时各国都以雅言作为标准语，所以方言的向心力增强了。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存在一种标准的共同语，那么方言差异比没有标准语要少一些，这是一般的通例。但是到了战国时代周王朝已经衰微，周室也已失去了共主的地位，以周室的方言作为标准音的雅言就自然取消了。所以《说文解字序》说："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各国都以本国首都的方言作为标准音。所以战国时代的方言比春秋时代更加趋于歧异。也就是说方言的离心力增强了。在《诗经》时代各国方言本来就是有差异的，《说文序》强调战国以后"言语异声"，当指两方面的情形，一是战国以后雅言不复存在，所以各国异声；二是本来

就有的方言因雅言不复存在而愈演愈烈。

秦始皇兼并六国,实施"书同文"的政策。文字虽然统一了,但是由于方块汉字并不是拼音的,所以文字的统一并不能促使语言的统一,反而使方言的分歧产生惰性,因为使用不同方言的人们可以借助相同的文字表达和交流思想,朝廷对地方的政令,地方对朝廷的报告及各地间的重要交流都可以借助统一的文字进行。汉代的经师们只是热衷于解释先秦的经典,亦即周朝的雅言,并没有编辑韵书之类提供标准音的书。政府的语言政策可以说是任其自然,士大夫沿用先秦典籍的语言写作,而各地方的人仍使用各地的方言。

这种情况一直到魏晋南北朝才有所改变。《颜氏家训·音辞篇》说:"自兹厥后,音韵蜂出,各有土风,递相非笑,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中。"出版了一些韵书。不过韵书的编者都是以所在国的首都方言为标准音,并不是制定通行南北的标准雅言。如晋吕静的《韵集》、南齐周颙的《四声切韵》等。可惜这些地方韵书都失传了。

关于汉代方言地理分布并没有直接的文献记载,只能根据扬雄的方言,还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的方言材料作些推测。

《方言》的体例涉及方言地理者有以下三种:一是指明某词是通语、凡语、凡通语、通名、四方之通语,二是指明某词是某地语、某地某地之间语,三是指明某词是某地某地之间通语。

《方言》在许多地方提到"凡语、通语、凡通语、通名、四方之通语",这些概念只是指不受方言区域限制的词汇。我们并不能据以断定当时已经产生一种语音、词汇、语法同质的汉民族共同语。可以肯定的只是当时的各方言间存在许多共同的词汇。至于某地某地之间的通语,是指通行范围较广的词语。

《方言》所引的地域名称有战国名、如韩、魏;有民族地区名,如

朝鲜、东瓯；有州名，如幽、冀；有郡名，如代、汝南，有县名：如曲阜、巨野；还有以山水为标志的地名，如淮汝之间、海岱之间。它所提供给我们的是不同地理层次上的方言材料，并且各地的材料也远不是整齐的。从现代方言地理学的眼光来看，这些材料很不理想。所以我们不能仅仅根据这些材料来确定方言的亲疏，从而据以划分汉代的方言区划。林语堂曾根据《方言》所引地名的分合推测汉代方言可分为十二个区域，即秦晋、郑韩周、梁西楚、齐鲁、赵魏之西北、魏卫宋、陈郑之东郊、楚之中部、东齐与徐、吴扬越、楚（荆楚）、南楚、西秦、燕代。

值得注意的是《方言》提供的材料以秦晋为最多，在语义的解释上也最细。这说明作者对以西汉首都长安为中心的秦晋方言比较熟悉，也说明秦晋方言在全国占最重要的地位。还有，《方言》是将秦晋视为同一个区域，但是在春秋战国时代，这两地的方言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见第一节所引《左传》有关秦魏方言材料）。可见到了两汉之交，由于秦人的东进，秦晋的方言已经糅合为一了。春秋之前诸夏语言的中心地区是成周（今河南洛阳）一带，那时候秦国的语言还偏在西方，在诸夏语言区域中并无重要的地位，到了两汉之交秦晋的方言一跃而占显要地位。在秦汉之后汉语的最终形成和后来的发展中，秦语起了关键的作用。后世的北方汉语就是以当时的秦晋和洛阳一带方言为基础逐渐定型的。

《说文解字》指出使用地点的方言词共有一百九十一条，每条的解说体例和《方言》相仿。这些条目中与《方言》重出的六十多条，不过互有详略，并不尽相同。这些条目所提到的方言区域或地点共六十八个，列举如下（括号中的数字表示被提到的次数）：楚（23）、秦（19）、齐（16）、关西、河内、北方（各6）、关东、汝南、南楚、秦晋、周（各5）、益州、蜀、朝鲜（各4）、江淮之间、东方（各3）、梁益、陈留、东楚、陈楚、吴、齐鲁、宋魏、沛国、东齐、江南、南阳、南方、

西方、吴楚、海岱之间(各2)、凉州、伊雒而南、江淮而南、晋、青齐兖冀、南昌、宋齐、淮南、北道、弘农、宋卫、上谷、南越、陇西、韩郑、楚颖之间、青徐、河朔、吴楚之外、匈奴、宋楚、颍川、三辅、宋、陈宋、巴蜀、洛阳、岁貉、汝颍之间、九江、淮阳、东、夷、宋鲁、晋赵、燕代、兖州、齐楚(各1),另有"方语"、"俗语"、"通语"各一条。

《说文》所提供的方言材料远比《方言》少,提到次数最多的区域是"楚",共二十三处,这说明当时楚方言的差异可能是最明显的;其次是"秦",十九次(不包括秦晋并提的五次),这说明在许慎的年代秦晋方言也是很重要的;再次是"齐",十六次,也是很突出的。

《方言》和《说文》中的有些材料可能不是汉语的方言。而是当时少数民族的语言,如《方言》中提到的东齐青徐之夷、羌狄、瓯、东胡;《说文》中提到的朝鲜、南越、匈奴。

扬雄生活在两汉之际,许慎是东汉人。从两书都以秦晋为重点来看,两人生活年代可能相距不远。许慎的生卒年月虽然无考,但是不大可能是东汉后半期人,因为东汉的首都是在雒阳,而《说文》引雒阳一带方言的条目很少。

根据《方言》和《说文》的有关材料,汉代的方言区域不妨认为如图2所示。图中的朝鲜、北狄、西戎、越、东齐、淮夷是少数民族语言区域。

四　地方志所见上海地区明清时代的方言地理

在我国数千种地方志中有相当一部分载有各地的方言材料。这些材料或独立自成《方言志》,或附在《风俗志》、《地理志》等后面,虽然其中大部分只是记录一些方言词语,但是也有一部分是记载当地方言的内部差异的。根据这部分材料可以构拟较小范围之内的方言的区划。试以明清时代上海地区的方言区划说明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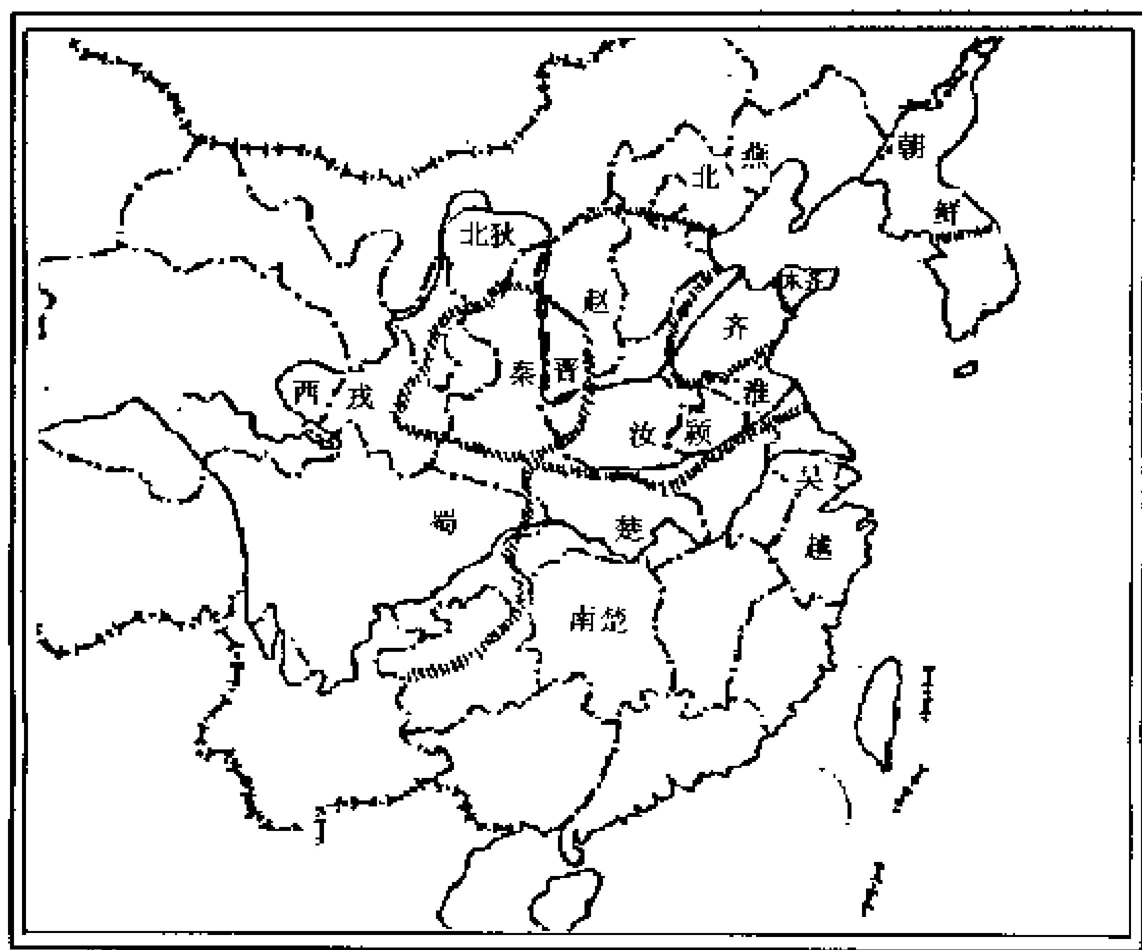


图2　汉代方言区划拟测图

笔者曾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在上海各大图书馆搜集、目验今上海地区旧时的府志、市志、州志、厅志、镇志、乡志119种，包括手稿本、传抄本、木刻本、缩微胶卷、影印本、石印本和铅印本。年代最早的是淳熙四年(1193)修纂的《云间记》(华亭当时称为云间)。最晚近的是1947年出版的《金山县鉴》第三期。其中辟有专门篇幅介绍方言或记录方言词汇的有53种，不包括有方言词汇散见各卷(特别是《风俗》和《物产》)的地方志。这53种中有明志17种、清志36种(乾隆以前15种，嘉庆以后21种)。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所编《中国方志所录方言汇编》(共9册，横滨大学纪要，1963—1972)仅载上海地区方志18种，且未收明志。

今据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的汇编的材料，统计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四省各历史时期包含方言材料的方志数量，见表1。这个汇编还是很不完全的，如广东部分未收温仲和《嘉应州志·方言案语》，但由此表已可见一斑，即可知各时代各省含方言材料的地方志的数量。

表1 各时代各省含方言材料地方志数量比较

	明	清乾隆前	清嘉庆后	民国	分省统计
江苏	3	11	23	18	55
浙江	—	2	13	11	26
广东	—	1	12	9	22
福建	—	1	7	4	12
总计	3	15	55	42	115

由表大致可知此类地方志以清嘉庆之后至清末出版的为最多，其次是民国出版的，明代出版的甚少，且内容亦简。就分省言，以江苏最多，浙江其次，再次为广东，福建最少。其他省份的地方志未列入此表。

最早记载上海方言材料的方志是明正德七年(1512)刊行的《松江府志》。该志卷四"风俗"含有方言材料几百字，抄录如下。括号中的文字在原文中是用小号字体刊刻的夹注。"方言语音皆与苏嘉同，间亦小异。如谓人曰渠，自称曰侬，何如曰宁馨(宁音如囊，馨声如沆)。谓虹曰鲎。言罢必缀以休字。及事际、受记、薄相之类，并见于苏志(薄音如勃)。又如谓此曰个里(个音格)。谓甚曰忒煞(煞去声)。谓羞愧曰恶模样(模音如没)，谓丑恶曰泼赖(泼音派)。问多少曰几许(音如夥)。至于音之讹，则有以二字为一字(如世母为婶，舅母为妗，什么为些之类)；以上声为去声，去声为上

声(呼想如相,呼相如想之类)。韵之讹则以支入鱼(龟如居,为音如俞之类),以灰入麻,以泰入个,(槐音如华,大音如惰之类),如此者不一。细分之,则境内亦自不然。枫泾以南类平湖,泖湖以西类吴江,吴淞以北类嘉定,赵屯以西类昆山,府城视上海为轻,视嘉兴为重,大率皆吴音也。金山俗参方,非南非北,盖自设卫后始然。”

就笔者所知,这是记录上海地区方言的最早材料。距今已有四百七十年,比保存苏州方言的《山歌》更早一百多年,其价值自不待言,其中所载录的词汇和语言现象大多沿用于现代方言。

年代稍晚些的有:正德《华亭县志》(1521 年)、嘉靖《上海县志》(1524 年)、万历新修《崇明县志》(1604 年)、万历《嘉定县志》(1605 年)、崇祯《外冈志》(1631)年。

本文所据上述五十三种方言的目录、修纂或刊行年代、版本及其中方言材料出处,详见本文附录。各志按所记地点在现代所属市县分派。这个目录包括上海市区及九县的方志,没有南汇县的材料,笔者所见南汇县的方志共有五种,可惜都不含方言材料。

一般说来,方言在方志中只占次要的地位,一半以上的方志并不直接述及方言。述及方言的方志详略不同,略的多,详的少。最简略的只是提及一两句,一笔带过。如嘉庆《淞南志》:“纪王地界松属之上、青,土音多近青浦,视它处较劲。”最详细的要算民国《嘉定县续志》,卷五有《方言》一节,长达 62 页。

详略的原因多跟各志的编辑宗旨是密切相关的。有的修纂者认为载录方言有利于当政者观风问俗、听辞折狱,所以不仅载录,而且求详细。如民国《太仓州志》:夫声音之道与政通,虽鄙俚之语,而人情之真伪,事物之繁赜,胥于是乎,在官斯土者。苟言语之不通,何以听辞而折狱哉。有的修纂者恰恰相反。认为载录方言对为政者观风问俗并无补益,所以就干脆不录或略而录之了。如光绪《重修奉贤志》:“志家每撮举方言名称,且杂引古书以疏释其

义,复多不钿,此类既不能悉数。实无补于观风问俗,今不复及。"

载录较简的原因还有两个:一是认为方言多俚俗不典之语,本字无从考证,载录之有伤大雅。如民国《青浦县志》:"若乃词之鄙俚无所本者,仍从襄例,不录。"二是避免跟《通俗编》等方言专著的内容重复。如嘉庆《松江府志》:"今就其所本者并记之,至《通俗编》所载与他郡相同者,概未及云。"

就编辑体例而言,方言材料在方志中的地位并不是划一的。在五十三种方志中,"方言"都没有单独自成一卷的。独立标目,自成一节(或一课)的,共三十四种。这三十四种中有二十四种,有的"方言"和"风俗"等并列合成一卷,有的列在"风俗志"之下,标作"方言",有的附在"风俗志"之后,标作"附方言",有的自成一课;有九种在"地理志"或《疆域志》之下,自成一节;有的列在《占验志》之下,自成一节。并不独立标目,只是在"风俗志"后边附带记些方言材料的有十七种。附在"俗蠹"后的有两种。一般说来,孤立标目的材料较多,不孤立标目的材料较少。

方志所录方言材料往往是十分芜杂的,并不全都可信可用。其原因大致有三:一是修纂者不一定精于语言学;二是为当时的语言学水平所限;三是后志往往因袭前志,以讹承讹,所以我们在利用这些材料的时候必须小心谨慎、去芜存精,考正订讹。兹举例说明之。

可信可用的材料。譬如乾隆、光绪《奉贤县志》都说奉贤土语分东西两半,经过跟现代方言调查结果的比较,这是完全可信的。再如"庚从阳"这一音韵特点,各志所举的例字很丰富。光绪《罗店镇志》载:"争,呼如侧羊反,叶阳韵。烹,呼如普羊反,叶阳韵。羹,俗呼如古凉反,叶阳韵。更,俗呼如公良反,叶阳韵。坑,呼如苦央反。"再拿现代上海市区话来比较,庚韵和阳韵都读鼻化的 ã。所以"庚从阳"是可信的。

有些材料是伪讹而不可信的。如大多数方志都提到"泰入箇"

这一特点。其实这是以讹承讹。所谓"泰入箇"的例子，各志都只是提出"大读惰"。"大"在切韵音系本来就有箇韵和泰韵两读。这里的"大"是箇韵的"大"，"大读如惰"是文白异读的问题。现代各地吴语普遍如此。又，现代上海话泰韵字，如兑、最、会、外、绘等都不读个韵的 u，所以尽管很多方志都载录"泰入箇"，这还是不可信的。

有些材料修纂者认为是讹误的，实际上其中却有规律可循。如嘉庆《上海县志》："鬼如举，归如居，跪如巨，纬如喻，亏如去平声，逵如衢，椅读于据切，小儿毁牙之毁如许，声相近而讹也。"其实这并不是声相近而误，而是有规律的历史音变。在切韵音系，鬼、归、纬都属微类，跪、毁、亏、逵都属支类，举、巨、居、许、椅都属虞类。从这些例字中可以归纳出"支微入鱼"这一条规律，只是"椅"本来就属支类，不在此规律之内。又，在现代上海话中，鬼、归(白读)、龟、跪、贵等都读 y，鱼韵的喉牙音也读 y。所以，"支微入鱼"是可靠的。

有些材料需要加以修正。如"灰入麻"是很多南区的方志都提到的。从这些方志所举的惟一例字"槐音如华"来看，应归纳为"佳入麻"。"槐"在切韵音系有皆韵和灰韵两读，从现代上海话来看，灰韵喉音读 ue，如汇、灰、回、煨，却没有读 a 的，佳韵读 a，如怀、稚、歪，麻韵有读 a 的，如耶、爷、蛙、鸦，却没有读 ue 的。

根据这些材料，可以知道上海地区在明清时代方言内部并不一致，而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如《紫堤村小志》(康熙十六年)曰："三邑连壤，土风合一，而语音自有微分，属嘉、属上、属青，总不相混。"可见当时的嘉定、上海、青浦三地土语有明显的差别，并不相混。利用方志材料可以确定各种土语的分布地区，各大土语区的语音特点。

许多方志直接记述土语和土语之间的异同。记述的方法大致有两种：一是指出某地类某地、某地近某地或某地与某地无异；二是用轻、直、劲、急、迟、简、烦等词来对比两地的语音差异。分析这

两种材料可以获知明代的松江;清代的青浦县、金山县、奉贤县和嘉定县方言内部的地理分布。

明正德年间松江府(大致相当于现代除崇明、宝山、嘉定以外的整个上海地区)方言分两个大区,即华亭县(大致相当于现代的松江县、奉贤县、金山县及青浦县的一部分)和上海县(相当于现在的上海市、上海县、南汇县、青浦县的一部分和川沙县)。正德《松江府志》和正德《华亭县志》在论及方言时均载:"府城视上海为轻,视嘉兴为重。"可见当时的上海县方言已经形成不同于邻县方言的特点,因为它是新产生的,所以为府城的居民所轻视。在西部和南部的边缘地带有几块小地方的土语跟邻县更为接近,即"风泾以南类平湖、泖河以西类吴江,吴淞以北类嘉定,赵村以北类昆山。"(见正德《松江府志》、《华亭县志》。)

今青浦县在明清时代的方言北部一致性较大,在南部,"唐行(今青浦县城)以南与华亭相似"(见嘉靖《上海县志》、同治《上海县志》),"泗泾以南类华、娄"(见光绪《青浦县志》)。处于边缘地带的几块小地方的土语则跟邻县接近。光绪《青浦县志》载:"七宝以东类上海,泗泾以南类华、娄,双塔以西类元和,泖湖以西类吴江,小蒸西南类嘉善。赵屯西北类昆山,吴淞以北类嘉定。"康熙《松江府志》的记载大致相同。

清代金山县的方言,东部跟奉贤县的西部一致,西部则"风泾以南类嘉善,朱泾以南类平湖"(见康熙、嘉庆《松江府志》、乾隆《金山县志》)。

清代奉贤县的方言内部明显地分成东西两区。东区以县城奉城为中心,西区当以重镇南桥(民国后县治移此)为中心。东区近上海县方言,西区近华亭县方言,见乾隆《奉贤县志》:"其语言东西互异。东半邑与上海南汇相似,西半邑与华亭、娄县相似。"光绪《奉贤县志》也有同样记载,据近年的实地调查,目前奉贤县的方言

仍然分东西两大区，东西的差异至少已历两百多年仍未见融合。

对于明清时代嘉定县方言内部的地域差异。我们没有直接的材料可以引证，不过，考虑到方言地理分布演变的缓慢性，民国《嘉定县志》的有关材料可以参考："东南与西北清浊迥殊，陈店、江桥类上海，纪王、诸翟视上海为轻，视青浦为重，黄渡、西胜塘与青浦相似，安亭类昆山而略重，陆渡桥似太仓，而罕用鼻音，南翔较各乡为特殊，一字之音有时舌尖和唇齿有并用者，如呼吃为缺之类。"

清代川沙厅和南汇县的方言跟上海县类似，"上、南"常常并提。而川沙"与上南无异"（见光绪《川沙厅志》）。宝山县的方言是跟嘉定县一致的。宝山县在吴淞江以北，很多方志都提到"吴淞以北类嘉定"（正德《松江府志》、嘉庆《松江府志》等）。崇明本是沙洲，唐代万岁通天年间才初辟为田、民皆淮浙来附者"（见正德《崇明县志》），所以"发音洪亮近江北"而"语言同江南者什九"（见民国《崇明县志》）。可以推定它的方言是近隔江相望的嘉定和宝山的。

综上所述，可以考定：

上海地区在16世纪至19世纪内部分为南北大区，南、北大致以吴淞江为界。吴淞江北岸黄渡江桥一线的狭长地带属南区，黄浦江下游东岸高桥一带属南区。

北区内部又分四个小区，即N1区、N2区、N3区、N4区。N1区最大，包括现代崇明县宝山县全境、嘉定县的大部分地区、川沙县的高桥地区和上海市区的北部，称为嘉定土语区。N2区在嘉定县西北角，即陆渡桥以西，称为类太仓土语区。N3区在嘉定县西南角，即安亭以西，和青浦县的西北角，即赵屯以西，称为类昆山土语区。N4区在今青浦县双塔（亦称商榻）和西岑以西，称为类吴江土语区。

南区内部又分五个小区，即S1区、S2区、S3区、S4区、S5区。S1区包括上海市区的南部、上海县大部地区、奉贤县东部、川沙县和南汇县全境，称为上海土语区。S2区包括青浦县北部、上海县西北部和松

江县极北部(泾泗以北),称为青浦土语区。S3 区包括松江县大部地区、青浦县南部、金山县东部和奉贤县西部,称为松江土语区。S4 区包括青浦县极南部和金山县极西部,称为类嘉善土语区。S5 区在全山县中部,东以张堰为界(参考民国《张堰志》:“张堰东接华壤,西界平邑,方言土俗或似郡或似浙”),称为类平湖土语区。

上述九个土语区的地理分布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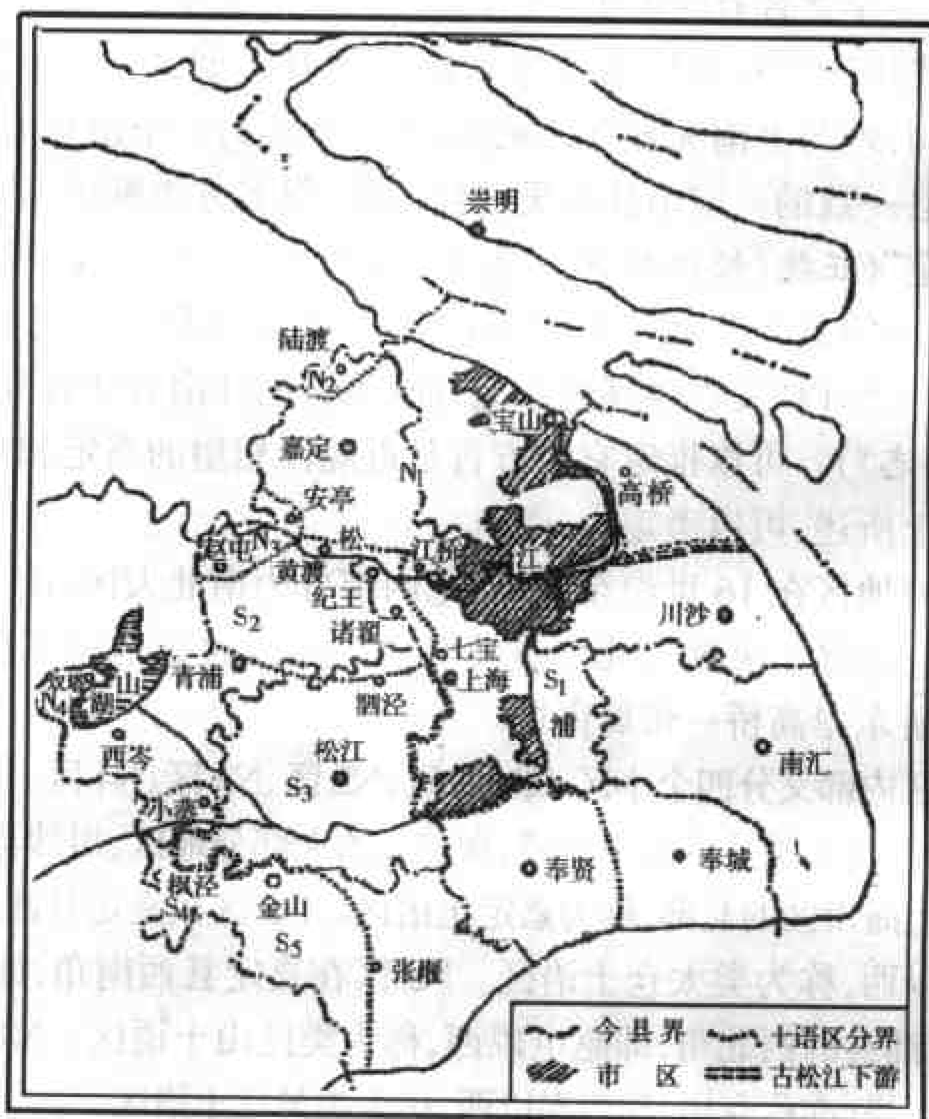


图 3　明清时代上海地区方言区划拟测图

附录:本文所据地方志简目(各志按所记地点在现代所属市县分派。)

上海市区:嘉庆《法华镇志》、嘉庆《法华乡志》。

上海县:嘉庆《上海县志》、康熙《紫隄村志》、康熙《上海县志》、乾隆《上海县志》(1750)、乾隆《上海县志》(1784)、嘉庆《上海县志》、同治《上海县志》、同治《上海县志札记》、光绪《上海县志》、民国《上海县续志》、民国《上海乡土地理志》。

嘉定县:万历《嘉定县志》、崇祯民国《外冈志》、康熙《嘉定县志》、乾隆《续外冈志》、咸丰《黄渡镇志》、光绪《嘉定县志》、民国《太仓州志》、民国《嘉定县续志》、民国《真如志》稿本。

宝山县:乾隆《宝山县志》(1746)、乾隆《宝山县志》(1750)、嘉庆《月浦志》、嘉庆《淞南志》、光绪《罗店志》、光绪《宝山县志》、民国《宝山县再续志》。

川沙县:道光《川沙抚民厅志》、光绪《川沙厅志》、民国《川沙厅志》。

奉贤县:乾隆《奉贤县志》、光绪《重修奉贤县志》。

松江县:正德《松江府志》、正德《华亭县志》、康熙《松江府志》、乾隆《娄县志》、嘉庆《松江府志》、光绪《娄县志》。

金山县:乾隆《金山县志》、民国《金山县志》。

青浦县:光绪《青浦县志》、光绪《章练小志》、宣统《蒸里志略》、民国《青浦县续志》。

崇明县:万历《新修崇明县志》、康熙《重修崇明县志》、雍正《崇明县志》、乾隆《崇明县志》、光绪《崇明县志》、民国《崇明县志》稿本(1924)、民国《崇明县志》(1929)。

以上共计53种。

参考文献

(已随文注出者不列)

E. Pulleyblank, *The Chinese and its neighbors in pre-history and early history times*, *pp*411 - 466 of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ed. by N. Keight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中译本《上古时代的华夏人和邻族》. 刊《扬州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 第一辑.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年. 343 -

376页.游汝杰译
徐杰舜.汉民族发展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
韦庆稳.越人歌和壮语的关系试探.民族语文论集.中国社会科学院.1981
季羡林.吐火罗语的发现与考释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语言研究,1956(1)
游汝杰.中国语言系属问题研究述评.云梦学刊,1996(3)

附注:此文第一部分原载《汉语的文化透视》(沈阳出版社,1997年)。第二、三部分《诗经时代诸夏语言区划的拟测》和《两汉时代汉语方言区划的拟测》最早曾在上海《现代语言学》(油印本)1985年第8期和第9期连载。有关今上海地区在明清时代的方言区划的文稿,笔者最早曾于1982年在"吴语研究学术会议"上作为会议论文《方志所见上海方言初探》(油印本)的一节发表。以上三部分以及有关西晋和南宋时代方言区划的文稿都曾编入《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初版,1997年再版)。

略论汉语的方言岛

一 方言岛的涵义

中外语言学著作常常述及各种方言岛，但是对方言岛的涵义往往语焉未详。本文是在下述意义上使用“方言岛”(speech island)这个术语的。

在方言地理学上，被另一种方言或语言包围的方言称为方言岛。关于方言岛的涵义有以下几点需要说明。

1. 介于两种或两种以上方言之间的方言不算方言岛。例如湖南省境内湘语和官话之间的乡话。也就是说，包围方言岛的方言必须是单一的，例如，福建南平官话方言岛的四围是单一的闽语。有一种特殊的情况是方言岛的部分边界与国界重合，界外说的是外国话，这样的方言岛可以作为准方言岛来研究。例如黑龙江的虎林方言岛，部分边界与中苏边界重合，国境以外说俄语。

2. 海岛上的方言不算方言岛。例如北部湾的涠洲岛是说闽语的，但是隔海相望的北海市说粤语；广西钦州沿海一带使用粤语，但是龙门岛说官话；江苏省长江上的扬中县使用江淮官话；浙江沿海若干海岛使用闽语，最北的一个是舟山的花鸟山。这些海岛上的方言不算方言岛。

3. 狭义的方言岛，岛上的方言与包围它的方言必须是分属系

属不同的两大方言，如闽语包围中的官话；吴语包围中的闽语等。换句话说，岛内外的方言必须差别较大。广义的方言岛，岛内外的方言，在方言系属上同属一大类，但是分属两小类，例如四川西昌的河南话方言岛，岛内的河南话和岛外的四川话均属官话方言，但是下位分类不同，河南话属中原官话，四川话属西南官话。或者岛上的方言带有不同于岛外方言的明显而重要的特征，如大多数城市方言岛，城里人和乡下人的方言明显不同。

4. 方言岛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岛的外缘明确，同时岛内居民所使用的方言有单一性。例如吴语区的杭州半官话方言岛的地域只限于城区，城内外方言迥异。方言岛的边界很容易确定。但是一般的方言边界往往难以划定，语言学家常常有不同的意见，例如湘语和赣语的分界。

5. 狭义的方言岛，作为一种语言飞地，岛内方言保持本土方言的显著特点。如果方言岛形成的时间较长，则岛内方言还会受到岛外方言的影响，吸收岛外方言的因素。例如吴语区的杭州半官话方言岛形成于宋室南迁时。今天的岛内方言词汇，例如人称代词，还是官话系统的，但是语音却是道地吴语系统的，例如，塞音和塞擦音声母分成浊音、送气清音和不送气清音三类，字音没有文白读的区别，只有一个例外，即“晚米”的“晚”字读 mɛ53。这是白读音，文读音是 uɛ53。这个白读音显然是从种植稻米的乡下人那儿学来的。又如闽语区的南平“土官话”方言岛，是明代从北方南下的军旅长期留驻造成的。今天岛内方言的词汇系统显然接近北方话，而与邻接的建瓯话大异其趣。兹举例如下：

南平话	房子	锅	筷子	腿	眼泪	茶叶
建瓯话	厝	鼎	箸	骹腿	目泽	茶箬

但是南平话也显然从包围它的闽语吸收了一些词汇和某些造词法。试举例如下：

官话	面粉	面条	河边	土	母狗	吃早饭
南平话	面灰	面	溪边	泥	狗母	吃早起
建瓯话	面灰	面	溪边	泥	狗嫲	馌早

最后两例关系到构词法。闽语"狗嫲"类词的造词规则将表示雌雄的词素前置,在南平话里此类词还有牛公、牛母、鸭雄、鸭母、猪男、猪婆、鸡男、鸡婆等。又,建瓯话的"馌早"类词是将"饭"字省略,即早饭→馌早。南平话此类词还有"吃扫午",相当于建瓯话的"馌昼",即"吃中饭"的意思。但是吃晚饭在南平话里仍然是官话的说法,即"吃晚饭",在建瓯话则是"馌暝"。

根据本文对方言岛的涵义的理解,方言学著作上有许多所谓"方言岛",并非真正的方言岛。例如海南岛三亚市(原崖县)的军话,被认为是官话系统的方言岛。但是实际上当地军话和迈话(非闽语方言)及闽语比邻,东邻城东乡和南邻水南乡都说迈话,西邻临高乡则说闽语、琼崖话。它显然并非为单一的方言所包围。不过这一类似是而非的"方言岛"与本书所谓方言岛(非移民造成的方言岛除外)有一个共同点,即在地理上都是离开本岛的游离在外的方言点或方言片。笔者建议用方言"飞地"(outlier)这个名称来总括这两类方言点或方言片。

方言飞地是指离开本方言区大本营,而被别种方言区分隔的方言片或方言点。方言飞地又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被两种以上别的方言所包围的飞地,例如闽语的大本营在福建和广东的潮汕,闽语有一块飞地在广东省的沿海,它被粤语和客家话所包围,雷州半岛的闽语飞地也为这两种方言所包围。在广西的闽语呈散点分布状,常被多种方言分割包围。另一类是只被一种方言所包围的,即形成方言孤岛。如官话在福州南平的飞地"土军话"方言飞地大多是迁离大本营的移民造成的,如闽语在海南岛的飞地是闽东一带闽人大约在明代渡海入岛后形成的,至今飞地上的方言

还与闽东一带的闽语较接近。也有少数飞地是大本营的边缘地带被别的方言侵蚀后，残留下来的，例如浙南蒲门的温州话。

二 方言岛的地理形状和类型

方言岛因历史成因和移民背景不同，地理形状和类型也不同。参看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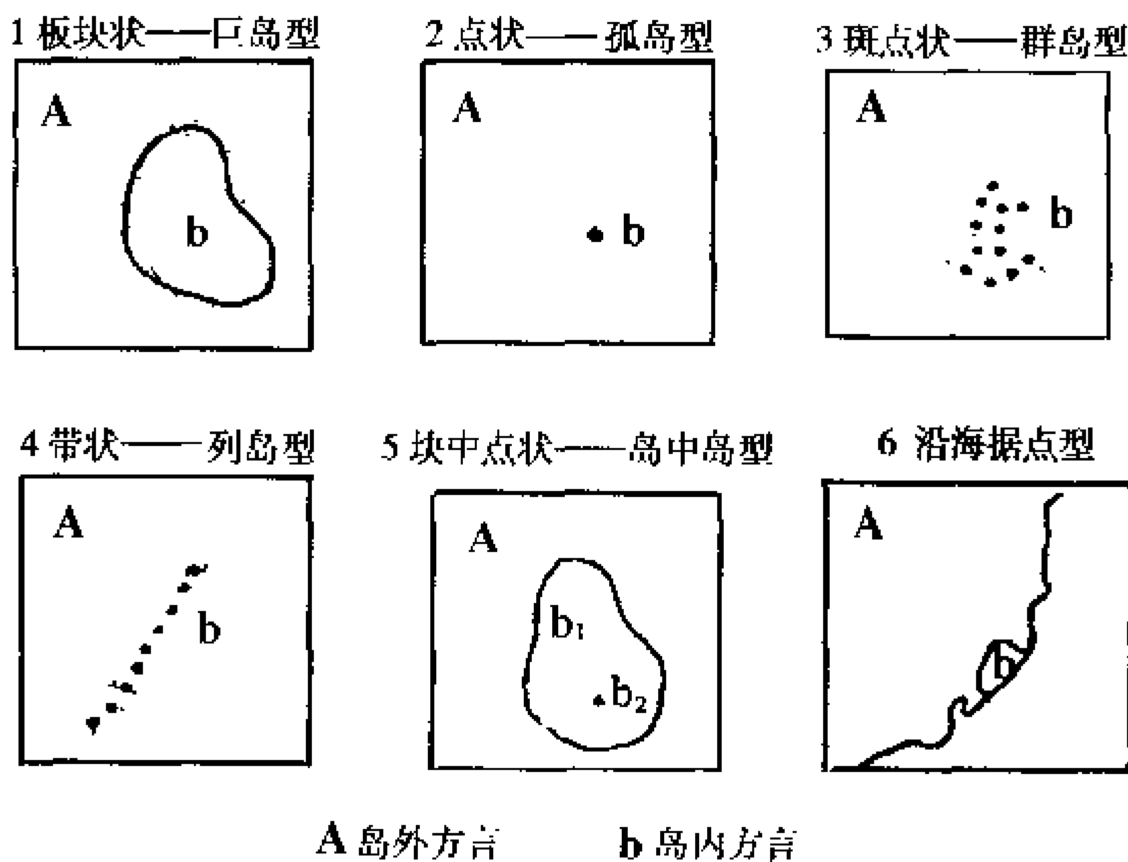


图1 汉语方言岛的地理形状和类型示意图

1. 板块状——巨岛型

这一类方言岛的面积较大，连成一大块，在地图上看是板块状的。例如皖南青阳、南陵的江淮官话方言岛，岛外是吴语；江西铜鼓一带的客家话，岛外是赣语。这一类方言岛是历史上大规模的移民造成的。

2. 点状——孤岛型

此类方言岛面积较小，在语言分布地图上成点状，好像大海中的孤岛，大多是某一种地点方言。例如福建长乐洋屿的官话方言岛，岛外是闽语；江苏的靖江吴语方言岛，岛外是江淮官话，四川的会东县大桥区江西街乡的赣语方言岛，处于四川官话的包围中。城市方言岛也都是点状——孤岛型的。西南地区的城市方言岛是最典型的。贵州的许多县城城内说西南官话，城外说少数民族语言，广西的一些县城城内说西南官话或粤语，城外说平话或壮语。其人文历史背景是：明清时代移居西南地区的汉族普遍聚居城镇。新来移民在地理分布上的特点，在明代《徐霞客游记》里有所反映。例如作者记及云南罗平城时说："州城砖砌颇整，州治在东门内，俱民，惟东门外颇成阛阓。"所谓"俱民"是"都是汉族人民"的意思"民"是与"夷"(少数民族)对称的。

3. 斑点状——群岛型

此类方言岛面积很小，在语言分布图上成斑点状，好像大海中的群岛。群岛上的方言系属相同，它们散落在相对集中的地区，例如赣东北的闽语方言群岛，散落在吴语或赣语地区；四川的客话或湘语方言群岛；广西的闽语方言群岛。最典型的是浙江的畲话方言群岛。畲话是浙闽地区畲族的语言，其特征类似于汉语客家方言。浙江的畲族人口约十五万，散居在浙江中部和南部的二十几个县、市，大多住在山区。畲族人口最多的景宁自治县，不超过全县人口10%。他们的自然村星散在汉族村落中，每村大多只有几户至几十户畲民，最少的只有二三户。畲族最集中的地点是景宁县的外舍乡，共有1192人，占全乡人口总数的31.7%。海南岛黎语包围中的闽语方言岛也是斑点状的。

4 带状——列岛型

此类方言岛分布在古代交通要道两侧，成带状，好像大海中的

列岛。例如广西的平话分布在古官道(今铁路线)两侧,其主轴线是从灵川向南到南宁;黑龙江的站话曾经是带状方言岛,分布于从肇庆到漠河的古驿道两侧。今天的站话只有一些残余的特点。

5 块中点状——岛中岛型

此类方言岛分布在板块状方言岛的某个或某些地点,面积很小,人口很少。例如海南岛三亚市藤桥和林旺两区有黎语包围中的闽语方言岛,岛内的渔业村又是说疍家话(一种粤语)的。福建的沙埕话是一个闽南方言岛,它被周围的闽东话所包围。在这个方言岛上又有一个闽语莆田方言岛,即澳腰话,使用于澳腰村和后港村,人口只有两千多。澳腰人和后港人都是三四代以前相继从莆田县的涵江镇一带迁来的。江苏的靖江县今在长江北岸,靖江的吴语区是一个被江淮官话包围的方言岛。这个岛上又有一个小区域是说江淮官话的。

6 沿海据点型

从海上来的移民登陆后建立据点,形成此类方言岛。一般面积不大,人口较少。例如浙江温岭、瑞安、玉环沿海吴语包围中的闽语方言岛,海南岛三亚市沿海的几个疍家话方言岛,岛外是闽语。

与沿海据点型方言岛类似的有沿江或沿边方言岛。前者如长江南岸江苏境内的沙洲市中心河以东、沙槽河以北说江淮官话,与之邻接的江南地区是说吴语的。后者如黑龙江省的二屯话方言岛,位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国境内为东北官话所包围,国境外说俄语。黑龙江以东原为华人所居地,1900 年以后为帝俄强占,今汉语已荡然无存,二里屯话带胶辽官话特点。

7 流动状——浮岛型

流动型方言岛主要是指水上居民的方言。这些水上居民住在船上,沿江河或沿海流动生活,而其方言自有特点。最著名的水上居民的方言是疍家话和船话。船话分布在粤北武江、浈江、北江及

沿岸各地，它被客家话所包围，其方言特点与疍家话相近，内部又分为上河船话和下河船话两种。疍家话属粤话，是珠江三角洲、西江等地水上居民的方言，在广西北海市附近的海岛及沿海一带也有分布。广东沿海的疍民近代以来不少人到外国商船上当佣工或搬运工，常与外国人接触，方言受外语影响较多，如称“坐”为“识当”(sit down)。

三　方言岛的成因

方言岛的形成出于下述两大原因：某一种方言自身的变化；人口的变迁。

一般城市的方言都跟四围的乡下方言有些不同，许多城市方言实际上是广义的方言岛。城市方言往往比乡下方言发展得快些，因此造成城乡方言的差异。这好像城市的风尚更爱赶时髦，因而造成城市和农村风尚的差别。例如上海和北京这两个城市方言与四围的乡下方言有所不同。北京话在古清音入声字的分派上与乡下不同；上海市区话声调调类只有五个，比乡下少。这类大城市的移民背景比较复杂，也许不能作为因方言发展快而形成方言岛的佳例。一般的中小城市人口比较稳定，方言也是与乡下有明显差别的。例如浙江的温州市，城里的居民长期以来相对稳定，而方言发展比乡下快，如模韵合口一等帮、端、泥、精组字(布、肚、卢、租等)城里话已变成读[øy]韵，乡下仍读[y]韵。仅仅因方言发展快慢不同而造成方言岛，除了上述城市方言岛这一类外，还没有发现别的实例。一般的所谓方言岛都是因移民关系而形成的。

因人口变迁而造成方言岛又可分成下述两种情况。

1 土著方言被移民方言包围而成为方言岛

土著方言的地盘因外来移民的移殖逐渐萎缩，最后只能坚守

一小块地方,四周被移民方言所包围,而成为方言岛。例如浙南的飞云江以南本来全是吴语温州话的地盘,但是从明末开始,渐被闽语移民占住,到现代只能坚守住蒲门镇这个方言岛。今岛民操双言(diglossia):吴语温州话和闽南话。再如皖南的郎溪县本来说吴语,太平天国战争后渐被官话所替换,今天只有一些面积很小的吴语方言群岛残留在山沟里。类似的情况还有安徽芜湖的四山吴语方言岛,四周被江淮官话所包围,而与吴语宣州片本体脱离。因上述原因造成的方言岛并不多见,大量方言岛是移民直接造成的。

2 **移民及其方言直接造成方言岛**

与方言岛成因有直接关系的移民运动,其历史背景是十分复杂的,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军队驻防

出于各种军事目的,历代常派遣官兵驻守边地重镇或军事要塞。如果这些官兵在当地长期留守,并且繁衍后代,那么就有可能造成方言岛。浙江苍南的金乡方言岛即是典型的因军队驻防造成的方言岛。在明代东南沿海深受倭寇侵扰之苦,明政府在浙江设置十多个军卫以抗倭,其中之一即是金乡卫。派驻金乡卫的官兵带来北方话,到了五百年之后的今天,金乡话中还有不少北方话的特点,例如麻韵开口二等"马、茶"等字读 a 韵;见母二等"加、价"等字读 tɕ 声母,没有白读音。今天的金乡方言岛是处于闽语的包围中,但是金乡方言在五百年前形成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处于吴语的包围之中,苍南县的闽语大约是明末清初才从福建侵入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今天的金乡话也带有吴语的特征,即古全浊声母今读浊音,鼻韵尾只有一个 ŋ 等。浙北慈溪县观城镇部分人使用的"卫里话",被四周的吴语所包围。"卫里话"是一种闽语观城原名观海卫,是沿海抗倭的军卫之一。当年戚继光抗倭时驻守在该卫的官兵皆闽人。其后代至今仍用闽语作为内部交际的语言。

(2)军屯

中国的屯垦从汉文帝至清代两千多年,历久不衰。屯垦最初是指军队在屯营的地方垦种农田,后来也指国家按编制组织人力垦殖国有土地或无主荒地。历代的屯垦有军屯、民屯、商屯、犯屯(遣送犯人到边地垦种)四种,前两种极有可能造成方言岛,其中又以军屯最为显要。贵州黎平话是因军屯造成方言岛的佳例。现代的黔东南是属于西南官话区的,但是其中的黎平县的城关镇、德凤区、中潮区和孟彦区的一部分,还有锦屏县的敦寨区,所使用的方言却带有赣语的遗迹,即有一些赣语词汇,形成一个方言岛。这些赣语词汇有:给[pa31]、痛[thən24]、女儿[nio24]、尿[sei33]、什么[sən53 tsɿ31]、搞[u31]、和[nia33]、表姐[piao31 ta53]等等。这个方言岛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初的军屯。乾隆《开泰县志》载:“前五开卫系五溪上洞之一,自有明征其地屯守之。”明初曾在黔东南侗族地区设置五开卫和铜鼓卫,屯军多系江西籍汉人,屯守军民最多时达三万三千多人。今天的黎平方言岛范围与明初五开卫、铜鼓卫管辖的范围基本相同。

(3)战乱

战乱避难是历史上的移民运动的主要动力之一,但是在历史文献上,可以找到明确证据的因战乱造成的方言岛并不多见。在吴语区,杭州方言的半官话性质显得非常突出。它的语法结构属道地的吴语系统,但是词汇系统却是官话性质的,如人称代词用“我、你、他”;结构助词用“的”;字音没有白读,只有文读一类。杭州话的半官话性质显然渊源于北宋末年的宋室南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窃见临安府(即北宋时杭州)自累经兵火之后,户口所存,裁十二、三。而西北人以驻跸之地,辐辏骈集,数倍土著。”大量的北方移民带来的北方话与当地吴语交融,造成半官话这种混合型方言。由于北来的移民是皇族、贵族、富商及其仆从等,其政治

和经济地位较高，他们只是住在城里，所以杭州方言岛的范围只限于城区。天津市旧城区一带方言也跟四周方言不同，而成为一个方言岛。据口碑、家谱及墓志材料，天津人的祖宗是明代初年燕王朱棣扫北时随军的官兵。如属实，今天的天津话应渊源于皖东、苏北一带的明代方言。

(4)逃荒

因逃荒造成居民迁徙和方言岛是很普遍的现象，例如四川中江、金堂、简阳和乐至四个县交界地区的老湖广话方言岛的居民的祖先，是明代因逃荒从湖南南部移居四川的。中江积金乡《李氏宗谱·叙》说："明朝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至四十一年(1613年)湖广南北屡被水荒，民多流离，兼之边境骚然，征役不息，所在居民散处他处……明季离乱，最为痛切。"

(5)垦荒

"逃荒"是就人口迁徙的原因而言的，"垦荒"是就人口迁徙的目的而言的，不过移居他乡垦荒的原因并不一定是为了"逃荒"。皖南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战祸频仍，战后又流行瘟疫，人口凋零，清政府遂鼓励外地人民移居垦殖，当地县志多有记载，如《广德县志稿》(1948年铅印本)说："州民被咸同兵燹后，土著不及十分之一，招客民开垦入籍，湖北人居其四，河南人居其三……"又，《宁国县志》(1936年续修)载："同治元年乱定，五月宁国瘟疫流行全境，死尸枕藉，无人掩埋。"在现代皖东南有许多江淮官话(安庆话、湖北话)、吴语、闽语、赣语、客话和湘语的小规模斑点状方言岛。例如芜湖一带吴语宣州片包围中的湖北话方言群岛。

东北的几个沿边方言岛也都是因移民垦荒而造成。二里屯方言岛的移民来自山东安丘、掖县和黄县；虎林方言岛的移民大多来自辽宁的丹东，太平屯方言岛的移民大都从河北的东光和山东的曹县、泰安迁人。

(6)流放

上文曾述及东北的站话方言岛。说站话的人被称为站人，站人历史上服役于驿站，他们的眷属也居住在驿站附近。他们的祖先因清初吴三桂事件，即所谓"三藩之乱"，被流放到东北服役，至今已有三百年历史。清政府规定站人不得与非站人婚配，并且画地为牢，规定不得离开所属驿站百里之内，所以形成列岛型方言岛。据当地的谱帘(记在布帘子上的家谱)和口头传说，他们多是云南人，至今还有与云南人相似的风俗残留，如室内尚白。民国以后，由于驿站的废弃，站人早已改行，他们的社团也多已离散。目前站人聚居的社团已很少，如肇源县茂兴乡赵家窝棚、泰来县大兴镇时雨村等。站人方言的特点已变得非常淡薄，只有一些较特殊的词汇还残留在口语里。如哈什屋(仓房)、毛子嗑(葵花子)、葛挠(垃圾)、勺楞(办事粗心)、莫不开(不好意思)等。中青年的方言可以说已经没有站话的特点。站话只能说是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方言岛，今天已几近消亡。

(7)侨居

侨居海外的华侨带去家乡的汉语方言，自成方言岛。因侨居造成的方言岛，在世界各大洲都有。例如在东南亚，泰国有潮州话，菲律宾有闽南话，印尼的爪哇有闽语，加里曼丹有客话，柬埔寨和南越有粤语方言岛等。邹嘉彦曾著文列举海外使用汉语的地点，共一百六十多个。这里举苏联的东干语方言岛为例，略为详说。一百多年前甘肃和陕西两省回民，因起义失败，逃亡至当时的俄国。他们自称"中原人"，说"中原话"，但是苏联和日本等国的学者称他们为"东干人"，他们的语言被称为"东干语"，在语言系属上，东干语应该是汉语方言之一种。它的主要特点有二，一是吸收许多俄语来源的外来词，特别是政治和农业词汇，二是专用量词弱化，而以"个"来替代，如"一本书"说成"一个书"，"个"的使用范围

扩大。不过称说原来从中国带来的那些东西，仍然用专用量词，如“一杆秤”、“一颗药”、“一本可兰经”。东干族聚居在苏联吉尔吉斯(Kirghiz SSR)和哈萨克共和国(Kazakh SSR)，有一小部分聚居在乌兹别克共和国(Uzbek SSR)。人口共有五万一千(1979年统计)。许多老农老妇只会说东干语，但一般人至少会说三种话：东干语、俄语和当地民族的语言。至于文字，他们已经完全放弃方块汉字，改用斯拉夫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

四　方言岛的演变

方言岛的演变有四个方向：岛民使用双言，方言岛消失，方言岛稳定发展，岛内方言与岛外方言融合。

1 岛民使用双言

岛民使用双言指岛民能使用岛内和岛外两种方言，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方言。例如据董同龢40年代在华阳凉水井的调查，成都附近的客家方言岛上的岛民对外普遍用普通的四川话(西南官话)，教书和读书也用四川话；在客家人内部则使用“土广东话”(客家话)。在海外的汉语方言岛，双言现象则更常见，即既使用某一种汉语方言，也使用一两种当地常用的语言。

2 方言岛的消失

方言岛上的移民社团如果瓦解了，方言岛本身当然就不复存在，这是不言而喻的。例如清代的杭州，满人聚居在旗下今湖滨一带，四周用围墙与汉人居住区分隔，自成一个满语方言岛。辛亥革命后，围墙拆除，满人四散移居，满语方言岛自然不复存在。下面要讨论的是移民社团并没有离散，但是方言岛却趋向消亡。趋向消亡的方言岛在消亡之前，一般要经过双言阶段。岛民兼用岛内外方言。经过这个阶段以后，岛内原有方言再向高年龄层次退缩，

渐至湮灭,岛民们完全转而使用单一的岛外方言。例如四川乐至靖州腔方言岛就是一个正在经历消亡过程的方言岛。这个岛上的居民的祖先,是三百年前从湖南的靖州会同县和永川零陵县迁移而来的,他们的方言本是一种湘语,当地人称为"靖州腔"。岛外的四川官话被称为"贵州腔"。目前能说"靖州腔"的大多是中年以上的居民,他们跟青少年或外地人谈话都用流利的"贵州腔"。

这一类经双言阶段以后逐渐消亡的方言岛大都是狭义的方言,即岛内外的方言分属两种大方言,互相间的差别较大。如果方言差别较小,则难以导致双言现象。方言岛趋向消亡的原因大致是:这类方言岛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在当地并不占优势地位,人口少(如上述靖州腔方言岛只有一千多人口,岛民没有强烈的"语言忠诚"的态度,即保存方言的意识十分淡薄。

3 方言岛稳定发展

方言岛稳定发展指岛民始终使用单纯的岛内方言。即没有产生岛内外方言兼用现象。此类方言岛又可分为三种类型:政治、经济、文化地位较高的方言岛;"语言忠诚"特别强烈的方言岛;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封闭型方言岛。下面分别举例说明。杭州方言岛是宋室南迁的12世纪形成的,至今已有八百多年历史,它历久不衰,其原因就是杭州在全国(南宋时)和全省(南宋之后)占至高无上的地位。上文曾述及的方言岛皆属此类。

中国的客家人民系意识特别强烈。他们对客家的文化和方言特别忠诚。他们的一条祖训是:"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一个客家孩子在家如果不说祖传的客家话,就会受到大人训斥,在旧时代尤其如此。客家方言的地理分布相当分散,在两广、江西、福建、四川、甚至浙江、安徽散布着许多小型的客家方言岛。它们千百年来历久不衰的主要原因即是"语言忠诚"(language loyalty)。海外的许多粤、客、闽方言岛也属于这一类型。

在南方有许多小型的方言岛散落在山沟里。这些方言岛本身往往自成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团，跟外界交往很少。所以人口虽然不多，少至几十户，甚至几户，方言岛却长存不变。例如苏南宜兴山区的一个闽语方言岛，浙南斑点状的畲话方言岛；皖南山区的吴语方言岛。

4 方言岛的消融

方言岛的消融是指岛内方言融合在岛外方言中。这一类方言岛往往是广义的方言岛，即岛内外方言系属相同，差别也只是在语音结构上或字音上有些微的差别或岛内的方言只是有些特殊的词语而已。例如黑龙江的站话和东北官话同属官话系统，本来差别不大，通话毫无困难。站话在不知不觉中消融于当地东北官话中。这种方言岛的消亡并不经过双言阶段。有一种特殊的情况是海外汉语方言岛的消融，例如菲律宾的闽南华侨，大部分已放弃闽南方言，改用他加禄语。此类方言岛岛内外使用的是不同的语言。据邹嘉彦的调查研究，海外汉语方言被同化要经过五个阶段，即语言移借、语言替代、语讯交替、双重语言、残余干扰。

五 汉语方言岛概览

本节将笔者所知已经明确的方言岛列成一览表，以便观览、查阅和补充。内容包括使用地点、岛内外方言系属、方言岛成因和备注。备注一栏列出岛内方言的现成名称（用引号表示）、类型、人数、使用的详细地点等。因各岛的情况和资料不一，所以备注一栏的内容项目也不能统一。下列几种方言岛未列入表内。

第一，斑点状方言岛。例如散布在四川乡间的客家话和湘语方言岛（包括华阳凉水井和成都近郊的客家话方言岛）、两广和海南的客家方言岛等。

第三,一般的城市方言岛,如上海、温州等。

第三,少数民族聚居区,如西藏、新疆、内蒙古等地的汉语方言岛。

第四,流动型方言岛,如疍家话、船话。

第五,本世纪50年代以后形成的方言岛。例如上海支边青年两万多人及其子女,在新疆大多集中在阿克苏、巴楚、石河子等地的兵团或农场,形成上海方言岛。上海话在四川和贵州也有分布。

表1　官语区方言岛一览表

地点	岛内方言	岛外方言	成因	备注
四川西昌	客家话	官话	未详	
四川会东	赣语	西南官话	驻防	
安徽芜湖四山	吴语	江淮官话	萎缩	
贵州黎平	赣语	西南官话	军屯	保留赣语词汇
贵州晴隆	湘语	西南官话	未详	"喇叭话"约八万人
贵州东南部	湘语	西南官话	未详	酸汤苗四、五万人
山东郯城	中原官话	北方官话	未详	
四川广元	江淮官话	西南官话	未详	安徽移民话
天津旧城区	江淮官话	北方官话	战乱	明代皖东、苏北移民方言
黑龙江抚远	胶辽官话	东北官话	垦荒	二、三屯
黑龙江虎林	胶辽官话	东北官话	垦荒	
黑龙江嘉荫	北方官话	东北官话	垦荒	太平屯
黑龙江古驿站	站话	东北官话	流放	几近消亡
江苏靖江	吴语	江淮官话	萎缩	

表2　吴语区方言岛一览表

地点	岛内方言	岛外方言	成因	备注
江苏金坛	江淮官话	吴语太湖片	未详	
江苏吴江	江淮官话	吴语太湖话	未详	
江苏宜兴	闽话	吴语太湖片	未详	山区
江苏沙洲	江淮官话	吴语太湖片	垦荒	西北部
浙江长兴	中原官话	吴语太湖片	垦荒	河南移民方言
浙江潜阳	闽语	吴语太湖片	垦荒	
浙江杭州	半官话	吴语太湖片	战乱	限于城区
浙江慈溪	闽语	吴语太湖片	驻防	观城"卫里话"
浙江象山	官话	吴语太湖片	未详	爵溪镇
江苏吴江	江淮官话	吴语太湖片	未详	
福建浦城	客方言	吴语处衢片	未详	
安徽青阳、南陵	江淮官话	吴语宣州片	未详	

表3　闽语区方言岛一览表

地点	岛内方言	岛外方言	成因	备注
浙江苍南金乡	半官话	闽语闽东片	驻防	兼有吴语特征
福建南平[①]	官话	闽语闽北片	驻防	"土官话"
福建长乐洋屿	官话	闽语闽东片	驻防	"京都话"
海南三亚市	粤语晋家话	闽语琼文片	水上居民登陆	岛中岛
浙江苍南蒲门	吴语温州话	闽语闽南片	萎缩	限于蒲门镇内
闽北沿海	闽南话	闽语闽东片	未详	沿海据点
闽北沙埕湾	闽语莆仙话	闽语闽南片	未详	岛中岛

表 4　徽、赣、粤客方言区方言岛一览表

地点	岛内方言	岛外方言	成因	备注
江西景德镇	赣语	徽语	未详	
江西铜鼓	客家话	赣语	未详	
皖大官湖长江间	江淮官话	赣语	垦荒?	
广东中山	闽语	粤语	未详	"隆都话、南朗话"
广西钦州	客家话	粤语	未详	张黄、大旗一带
江西赣州	西南官话	客家话	未详	①
江西信丰	西南官话	客家话	未详	②

①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列为非纯客住县。

②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列为纯客住县。

参考文献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编制中国语言地图集.香港朗文出版公司.1988

2　崔荣昌.四川省西南官话以外的汉语.方言,1986(3)

3　崔荣昌.四川乐至县"靖州腔"音系.方言,1988(1)

4　石林.黎平的"北京话".南开大学学报,1984(2)

5　李行健、刘思训.天津方言词汇.方言,1986(1)

6　陈刚.古清入声字在北京话里的演变情况.中国语言学报.商务印书馆,1988(3)

7　郭正彦.黑龙江方言分区略说.方言,1986(3)

8　颜逸明.长江下游沿岸吴语和江淮官话的分界.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3(6)

9 董同龢.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九本.1984.又,科学出版社,1956
10 鲍士杰.杭州方言与北方话.吴语论丛.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
11 颜逸明.平阳县和泰顺县的方言情况.方言,1981(1)
12 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讨论稿,铅印本),1961
13 詹伯慧.海南岛军话语音概述.语言学论丛.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3)
14 李如龙.澳腰莆田方言岛纪略.福建师大学报,1985(2)
15 黄家教.粤方言地区中的一个闽方言岛——中山隆都话.中国语文,1985(6)
16 梁猷刚.广东省北部汉语方言的分布.方言,1985(2)
17 包拟古(N.C.Badman).中山县的一个闽东方言:南朗话—兼论闽语对其音韵和词汇的影响(英文).清华学报,新十四卷一、二期合刊,1982
18 葛维达.苏联东干民族语言.王力先生纪念论文集,中文分册.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19 邹嘉彦.双重语言与文化同化.抖擞,1976(13)
20 颜逸明.苏南(宜兴)闽语.语文现代化,1987(2)
21 黄谷甘.海南省三亚市的语言分布.汉语方言学会第五届学术讨论会论文,1989
22 黄谷甘、李如龙.海南岛的迈话——一种混合型方言.中国语文,1987(4)
23 李如龙、陈章太.宁德碗窑闽语方言岛二百年间的变化.中国语文,1982(5)
24 游汝杰、徐波.浙江慈溪的一个闽语方言岛——燕话.语言研究,1998(2)(总第35期).

25 游汝杰.黑龙江省的站人和站话述略.方言,1993(2)

附记:本文原刊《中国文化》第2期,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6月版.

古文献所见吴语的鼻音韵尾和塞音韵尾

在切韵音系里鼻音韵尾有-m-n-ŋ 三个;塞音韵尾有-p-t-k 三个。在现代吴语里鼻音韵尾一般只有-n 或-ŋ 一个;塞音韵尾一般只有-ʔ 一个。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是吴语里的-m 韵尾是在什么时代并入-n 或-ŋ 韵尾的? -p -t -k 韵尾是在什么时代最终合并为 ʔ 的? 由于笔者所知的古吴语文献材料是很不充分的,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是很粗浅的。

讨论这个问题必须参考年代明确的有关吴语的历史文献。笔者所见此类文献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二是王应电《同文备考·声韵会通》;三是成化本南戏《白兔记》;四是《南词叙录》等南曲曲韵;五是明清地方志所录吴语材料;六是冯梦龙所辑《山歌》;七是李汝珍《李氏音鉴》;八是西洋传教士的方言学著作。

壹

元明之际的学者陶宗仪所撰《南村辍耕录》是一部笔记杂谈类著作,共三十卷,其中卷十九有一条载录射字法。作者陶宗仪是浙江黄岩人,1351 年红巾军起义后"避兵"居于松江。据鲁国尧先生研究,《南村辍耕录》的成书年代不晚于 1366 年,其中射字法一条反映当时松江方言语音。

"射字法"条全文不到五百字，其中涉及语音的主要是十二句七字诗，前四句括定字母，后八句括定叶韵，诗曰：

轻兵平明逢兴征，轻迎俜停应成声，
清澄星晴丁縈盈，能称非精零汀橙。

东蒙钟江支兹为，微鱼胡模齐乖佳，
灰胲真谆臻匡亏，元魂痕寒欢关山，
先森萧宵爻豪歌，戈麻阳唐耕斜荣，
青蒸登尤侯车侵，潭谈盐添横光凡。

此条文末又载："但字母不离二十八字，而叶韵莫逃五十六字，此为至要。"鲁国尧先生将"括定叶韵"的五十六字作如下排列：

麻车斜　歌戈　模胡鱼　齐兹支微为亏　胲灰佳乖
豪爻宵萧　侯尤　潭谈盐添凡　寒欢山关元先
森侵　痕魂　真谆臻　登蒸　青荣耕横　江　唐光阳匡
　蒙东钟

以上"潭"字一组和"森"字一组中古收-m 尾；"寒"字一组和"痕"字一组中古收-n 尾；"青"字以下各组中古皆收-ŋ 尾。据此，他认为在当时的松江音里-m、-n、-ŋ 三个阳声韵仍成鼎足之势。

敝见以为"括定叶韵"的五十六字不一定反映当时松江音有此五十六韵。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射字法的分韵原则可能受广韵一系韵书的影响，并不严格反映当时松江音的分韵实际。如射字法与广韵一样将效摄分为一二三四四等。在现代吴语方言或其他方言里，效摄最多只分成三类，即一二等不同韵，三四等同韵，如广州话、温州话。吴语太湖片（包括松江话）效摄一律只分两类，或一二等同韵，三四等同韵；或一二三等同韵，四等不同韵，例见表一。"毛"为一等；"猫"为二等；"照"和"娇"为三等；"条"为四等。

表一

	毛	猫	照	娇	条
广州	mou2	mau1	tʃiu5	kiu1	thiu2
温州	mə2	muɔ1	tɕiɛ5	tɕiɛ1	diɛ2
苏州	mæ2	mæ1	tsæ5	tɕiæ1	diæ2
上海	mɔ2	mɔ1	tsɔ5	tɕiɔ1	diɔ6
松江	mɔ2	mɔ1	tsɔ5	tɕiɔ1	diɔ2
昆山	mɔ2	mɔ1	tsɔ5	tɕiɔ1	diɔ2

第二，十二句七字诗是押韵的，前四句的韵脚是“征、声、橙”，皆收-ŋ尾；后八句的韵脚是“山、凡”，韵尾也应相同。“山”属山摄，中古音收-n尾，今松江话韵尾失落，读 sɛ1；“凡”属咸摄，中古音收-m尾，今松江话韵尾失落，读 vɛ2。当时这两字的韵尾已合而为一，或都已失落才能相押。

第三，第五句中的东蒙两字皆属东韵合口一等，在方言中未见有两读的，此书却分而立之。这正说明作者为了凑成每句七字，共八句五十六字的歌诀，有可能增添同韵的字，以满足字数的要求。

第四，射字法本文并未指出这五十六字即是当时松江话的韵目，而只是说“叶韵莫逃五十六字”。这话可理解为松江话的韵母不会超出五十六个，但可以少于五十六个。如此理解，则“东蒙”并列、“豪爻宵萧”四分、“山摄和咸摄”分列，都是不足为奇的。

贰

《白兔记》是明末清初“荆、刘、拜、杀”四大传奇之一。元代南戏《白兔记》未见有元代刻本。现存《白兔记》的版本有三种，一是

明末汲古阁刊刻的毛晋编的《六十种曲》本；二是富春堂刊刻的本子；第三种是1967年在上海市嘉定县一个明代墓葬中出土的，书名《新编刘知远还乡白兔记》，由北京永顺堂刊刻。1973年上海市博物馆影印再版，书名《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十六种附白兔记传奇一种》。它是现存最早的传奇刻本，其刊印时代是明代成化年间（1465—1487），成书年代应更早一些。与其他版本相比较，成化本不讲究辞藻，方言成分不少，章法未经梳理，错别字很多，刊刻也颇粗疏，只是当时的民间艺人演唱的底本。作者显然只是粗通文墨而已。

成化本《白兔记》的原创者是"永嘉书会才人"，其中有许多吴语成分，特别是北部吴语成分，它们是研究明代前期吴语的重要材料。

成化本《白兔记》有许多别字，它们的正字大都是常用字，例如将"家常淡饭"误写作"家长淡饭"；将"言语又波俏"误写作"言语又不悄"等等。这说明写别字者是文化程度不甚高的"书会才人"。写别字的客观原因自然是别字跟正字的读音相同或相近。因此，比较别字和正字的音韵地位，可以间接推断定写别字者的方言语音系统的某些特点。全书的别字共有近四十个，其中与本题有关的别字如下：

正	误
田鸡	甜鸡
干草	敢草
敢教你前程显耤	管教你前程显藉

从这些别字反映出来的当时吴语的语音特点中有两点是与本题有关的，即：

第一，先韵和添韵（开口四等）音同或音近，所以"田"字误为"甜"字。在当代的苏州话和温州话里，这两个韵韵尾都已失落，读

音相同。苏州音:田 die2 — 甜;温州音:田 di2 — 甜。

第二,谈韵、寒韵和桓韵(见系)音同或音近,所以“干”字误为“敢”字、“敢”字又误为“管”字。这三个韵在当代的苏州话和温州话里,韵尾都已失落。在温州话里声韵完全相同,都读 y 韵;在苏州话里主元音相同,都是 ø,桓韵多一介音 u。

吴语的这两个特点在明代前期应该已经形成。添韵和谈韵属咸摄,中古收 m 尾;先韵、寒韵和桓韵属山摄,中古收 n 尾。可见至迟在明成化年间,吴语里的-m 韵尾和-n 韵尾已合并或韵尾已失落。

明汲古阁《六十种曲·白兔记》(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 年,第 58 页)载:“把身上衣服展干了罢。”其中“展”是“拭、抹”的意思,本字当作“帴”。《集韵》線韵子了切:“帴,拭也。”“展”是别字,其音韵地位是山摄开口一等狝韵知母,中古收-n 尾。用“展”代“帴”,说明当时“展”的韵尾已失落。

叁

明王应电撰《同文备考》八卷,附《声韵会通》、《韵会粗释》二卷。此书卷末题曰:“嘉靖庚子(1540 年)春三月朔吴人王应电述”《明史·儒林传》云:“王应电,字昭明,昆山人。”《同文备考》一书笔者未见,下述引文转引自赵荫棠《等韵源流》。

《声韵会通》“论韵”载:“一声统摄四十五韵,如用月字声,则有‘刑恒茔横容红寅痕云魂言玄寒桓闲还淫O盐含咸O阳降杭黄分OO于河湖邪O牙遐华谐孩怀回尤侯爻豪’凡四十韵,‘簪谈资之靴’于月声不可通,则空其目。”所谓“月字声”包括匣母和喻母。可以跟月字声相配的韵母共有四十个,其余五个跟月字声不相配。《声韵会通》只列韵目,未举例字。不过它所提供的信息远比《南村

辍耕录》的八句七字诗歌决要确切得多。鲁国尧先生据此认为-m、-n、-ŋ三个阳声韵系列在明代昆山方言中“仍成鼎立之势”。

敝见以为《声韵会通》的四十五韵并不一定反映当时昆山话韵母分类的实际情况。作者并没有指出此书所论为昆山音，相反地紧接上述引文之后，他说：“前人不于一声中别韵，随土音相符，易至于伪。故或多或少，各不相同。”他批评前人随土音分韵，自己别韵当然不会根据昆山土韵。

更重要的是，对照今昆山话（据笔者1984年实地调查记录），这四十五韵不仅仅是不能相谐，而且是相当混乱。表二列出《声韵会通》的四十五个韵目、今昆山话韵母读音以及与之对应的切韵韵目。

表二

声韵会通	刑	恒	茕	横	容	红	寅	痕	云	魂
今昆山音	iŋ	ŋ	ioŋ	ua	ioŋ	oŋ	iŋ	əŋ	yŋ	uŋ
广韵	庚	登	青	唐	锺	东	真	痕	文	魂
声韵会通	言	玄	寒	桓	闲	还	淫	盐	含	咸
今昆山音	iI	yø	ø	uø	iI	uɛ	iŋ	iI	ø	ɛ
广韵	元	先	寒	桓	山	删	侵	盐	覃	咸
声韵会通	阳	降	杭	黄	兮	于	河	湖	耶	牙
今昆山音	iã	ã	ã	uã	i	y	əu	əu	ia	a
广韵	阳	江	唐	唐	齐	虞	歌	模	麻	麻
声韵会通	遐	华	谐	孩	怀	回	尤	侯	交	豪
今昆山音	io	o	iI	ɛ	ua	ue	iɣ	e	iɔ	ɔ
广韵	麻	麻	皆	咍	皆	灰	尤	侯	肴	豪

声韵会通	簪	谈	资	之	靴
今昆山音	ø	ɛ	ɿ	ɿ	yɔ
广韵	覃	谈	脂	之	戈

《声韵会通》的所谓四十五韵在今昆山话里有下列几组韵实际上是同韵的：刑＝寅＝淫；恒＝痕；言＝闲＝盐＝谐＝尤；含＝簪；咸＝该＝谈；降＝杭；河＝湖；资＝之。这四十五个字在今昆山话里只能代表三十二个韵母。虽然时有古今，语音是会演变的，但也不至乖互如此。明末《山歌》所见苏州音就与今苏州音相差不远。

肆

明末徐渭《南词叙录》(1599)载："凡唱最忌乡音。吴人不辨清、亲、侵三韵；松江支、朱、知；金陵街、该；生、僧；扬州百、卜；常州卓、作；中、宗皆先正而后唱可也。"作者是浙江绍兴人。这一条记载非常明确地显示这三个阳声韵的韵尾在明末吴语里已经混化不过作者未举例字，也未论及山摄和咸摄的读音。

明清时代有不少研究南曲(主要是昆曲)的著作或为南曲创作写的韵书，如王骥德《曲律》、李渔《笠翁词韵》、毛先舒《南曲正韵》等。或以为此类作品能够有系统地反映当时吴语的实际语音，其实不然。当时南曲一般不用方音，方言(主要是苏州话)只是用于净丑(花面)念白、打诨。徐渭、王骥德、李渔等戏曲家甚至主张净丑也应用"官音"。如李渔《闲情偶记·词曲部下·宾白第四·少用方言》载："近代填词家见花面登场，悉作姑苏口吻，遂以此为成律，每作净丑之白，即用方言，不知此等声音止能通于吴越，出境言之，人多不解。过此以往，则听者茫然。传奇，天下之书，岂仅为吴越而设？"因此此类作品除上述《南词叙录》之外，本文存而不论。至于

当时有没有一种只见于南曲的共同语音？这是一个有必要另行深究的重要问题。

伍

明末苏州文人冯梦龙（1574～1646）所辑《山歌》是一部民歌总集，共十卷，前九卷几乎全用苏州方言写成；也即所录民歌应该能够反映明代苏州一带方言口语的面貌。第十卷是用兰青官话写成的。前九卷共237首，其韵脚涉及鼻音韵尾合并的有七十七首。兹转录如下，在韵脚后面用括号注出所属广韵韵目（举平声以赅上去），并用系联法分析鼻音韵尾合并的情况。限于篇幅，以下仅全文转录并分析见于卷一的八首。

卷一　学样

对门隔壁个姐儿侪来搭结私情（清）

弄得教奴弗动心（侵）

四面桃花我看子多少个样，

那教我靛池豁浴一身清（清）。

案：清（*-ŋ）/侵（*-m）合用

卷一　热

二十姐儿困弗着在踏床上登（登），

一身白肉冷如冰（蒸）。

便是牢里个罪人也只是个样苦，

生炭上熏金熬坏子银（真）。

案：登蒸（*-ŋ）/真（*-n）合用

卷一　引

郎见子姐儿再来搭引了引（真），

好像饲勺无柄热难盛（清）。

姐道我郎呀，磨子无心空自转，
弗如做子灯煤头落水测声能（登）。
案：清登（*-ŋ）/真（*-n）合用

卷一 引 又
爹娘教我乘凉坐子――黄昏（魂），
只见情郎哥走来面前引一引（真）。
姐儿慌忙假充萤火虫说道："爷来里，爷来里。"
噢怕情哥郎去子喝道："风婆婆且在草里登（登）。"
案：登（*-ŋ）/真魂（*-n）合用

卷一 看星 又
小阿奴奴推窗只做看个天上星（青），
阿娘就说道约私情（清）
便是肚里个蛔虫也无介知得快，
想阿娘也是过来人（真）。
案：清青（*-ŋ）/真（*-n）合用

卷一 捉奸 一云
眉来眼去未着身（真），
外头噢要捉奸情（清）。
典当里无钱罗弗说我搭你有，
月亮里提灯空挂明（庚）。
案：清庚（*-ŋ）/真（*-n）合用

卷一 捉奸 一云
姐儿有子私情忒忒能（登），
无茶有水奉乡邻（真）。
巡盐个衙门单怕得渠管盐事，
授记个梅香赔小心（侵）。
案：登（*-ŋ）/真（*-n）/侵（-*m）合用

卷一　捉奸　又

古人说话弗中听(青),

那了一个娇娘只许嫁一个人(真)

若得武则天娘娘改得大明律,

世间罗敢虫奸情(清)。

案:清青(*-ŋ)/真(*-n)合用

本文附录摘录卷二至卷九的有关民歌的韵脚,并按 *-ŋ / *-n/-*m 三个韵尾相互合用的不同情况归类

由上述材料可知,《山歌》(第一卷至第九卷)*-ŋ / *-n/ *-m 三个韵尾合用的不合情况分三类,第一类: *-ŋ 和 *-n 合用,共四十二首;第二类: *-ŋ 和 *-m 韵尾合用,共十四首;第三类: *-n 和 *-m 韵尾合用,共五首;第四类: *-ŋ / *-n/ *-m 三个韵尾合用,共十六首。此外,山摄独用的有十六首。咸摄则没有独用的,只与山摄合用。中古带鼻韵尾的各摄在《山歌》中互相通押的情况见表三。"合"表示有合用的例,"独"表示有独用的例。

表三

摄	咸	深	山	臻	曾	梗	江	宕	通
咸			合						
深				合	合	合			
摄	咸	深	山	臻	曾	梗	江	宕	通
山	合		独						
臻		合			合	合			
曾		合							
梗		合							
江							合		
宕						合			
通								独	

通过系联法对上述各摄通押情况进行分析，可知中古几个带鼻尾的韵摄在《山歌》中可分为四个韵部，即：咸山；深臻曾梗；江宕；通。

由于深摄中古收 m 尾，臻摄收 n 尾，曾摄和梗摄收 ŋ 尾，而这四摄在《山歌》中同用，这说明 * -ŋ、* -n、* -m 三个韵尾在苏州话里至迟在明末已经合而为一。

咸山两摄在《山歌》里可以通押。对于通押的原因，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这两摄与今苏州话一样，韵尾都已失落，而元音相同或

相近。这种解释的困难之处是：从今苏州话来看，山摄的主元音有E和ø两大类，这两类的读音相差很远，而其中只有E类与咸摄的主元音相同或相近。但是这两类字在《山歌》里通押高达二十六次。例如卷八《老鼠》（节录，斜线前是广韵韵目，斜线后是今苏州音）：

阿娘道：老老呀，没介啥个报应，
明朝早些起来求介一条灵签（盐/tshiI1）。
我里臭贼听得子一发胆大，
连忙对子我被里一钻（桓/tsø1），
就搭小阿奴奴不三不四，不四不三（谈/sɛ1）。
一张嘴好似石块，
一双脚好似冰团（桓 dø2）。

用今苏州音来念这几个字并不押韵。对山咸通押的另一个更可能的解释是：山咸两摄在明末的苏州话里鼻韵尾并未失落，不过山摄的-n尾和咸摄的-ŋ已经合而为一。其情况与金尼阁在《西儒耳目资》所描写的17世纪初叶的北方话一样，即这两摄字当时带一个相同的鼻韵尾，-m尾并于-n尾。

入声字在《山歌》里不入韵，所以难以直接了解塞音韵尾的分合情况。不过因为三个塞音韵尾-p、-t、-k本来是与三个鼻音韵尾-m、-n、-ŋ相配的，既然鼻音韵尾已经混而为一，那么似乎可以间接推断三个塞音韵尾的界限也相应泯灭。

陆

有多种清代吴语区地方志提到“真侵同吻”、“真庚同吻”这两个有关韵尾的语音特点，不过并没有举例加以说明。例如嘉庆《上海县志》（1814年）载：“东冬罔辨，江阳不分，真侵同吻，亦不独我

邑然矣。"嘉庆《松江府志》(1817 年)载:"东冬罔辨,江阳不分,真庚同吻,亦不独我郡然矣。"从上述记载来看,这两个语音特点并不限于一地,应该是北部吴语的普遍现象。真韵中古收-t 尾;侵韵中古收-m 尾;庚韵中古收-ŋ 尾。

康熙《嘉定县志》(1671 年)载:"尺赤拆呼为察音。""尺"和"赤"属昔韵,"拆"属陌韵,中古皆收-k 尾;"察"属黠韵,中古收-t 尾。

从清代的地方志来看,当时北部吴语里的三个阳声韵尾已经合流;三个阳声韵尾也已经合流。

柒

清代学者李汝珍所撰等韵学著作《李氏音鉴》刊于嘉庆十年(1805 年)。作者在"凡例"中指出:"以韵而论,北于陈程,银盈,勤檠,神绳,林灵,贫平,金京,民鸣,亲青,宾兵,奔崩,根庚,真蒸,新星之类,分之甚细,南或合而为一。盖北以真文元侵四韵音近,以庚青蒸三韵音近,二者迥乎不侔;而南以七韵音皆相类。"李汝珍的这些例字说明三个中古的阳声韵尾在一般南音里已经混同。这些例字在切韵音系所属的韵类如下:

中古收 * -n 尾:

字	陈	银	勤	神	贫	民	亲	宾	奔	根	真	新
韵	真	真	殷	真	真	真	真	真	魂	痕	真	真

中古收 * -m 尾:

字	林	金
韵	侵	侵

中古收 * - ŋ 尾:

字	程	盈	檠	绳	灵	平	京	鸣	青	兵	崩	庚	蒸	星

韵　　清清庚蒸青庚庚庚青庚登庚蒸青

在19世纪初年的北方话里，-m尾已并入-n尾，所以李汝珍说："北以真文元侵四韵相近"。不过这些例字中没有元韵字。元韵字在今吴语里韵尾脱落或读鼻化元音，与其他六韵的今音并不相类。所以"南以七类音皆相类"，在当时的吴语里还是可疑的。换言之，只是"真文侵庚青蒸"六韵相类是可信的。中古音"真文"韵收-n尾，"侵"韵收-m尾，"庚青蒸"收-ŋ尾，所以在19世纪初年的江南音里，三个阳声韵尾应已合流。

因为此书列韵目是举平声以赅上去，所以与上述六类阳声韵相配的入声韵，其韵尾也应该是相类的，即与阳声韵韵尾一样，合而为一。

捌

西洋传教士艾约瑟著作所见证据。

西洋传教士艾约瑟 Joseph Edkins (1823 — 1905) 所著 *A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Exhibited in the Shanghai Dialect*(《上海话口语语法》，Presbyterian Misson Press，1853年初版，1868年第2版，共225页)是第一部汉语方言语法学著作。此书第一章第四节末尾论及当时上海话的塞音韵尾，此段文字不长，但对吴语塞音韵尾的历史研究很重要。先译述如下：

从韵母表中看到的一个最奇妙的事实，即是带k(在阳调的字前变为g)韵尾的促声韵，它们的元音相类似。这个特点在上海西南方向稍远一点地方就消失了，在宁波话里也没有人提到过。

兹将官话里的促声字(元音)的主要形式，按几种通用的正字法列表如下：

Morrison 和 Medhurst	ŏ	ē	eē	eih ih	uĕ	iu	ŭh	ŏ
Premare	ă	e	ié	ĭ	ue	ē	uh	ŏ
williams	óh	eh	ieh	ih	ueh	eh	uh	óh
本书	ah	eh	ieh	ih	iöh	uh	ŭh	oh

大多数以 k 收尾的促声字的元音是表中最后三个元音:u ú ó。别的促声字,例如包含 ih 的字,如果以 k 收尾,常常插入一个短的 u。例如"力"字听起来是 lik 或 liuk。情况相同的是:包含 uh 或 oh 的字,如果不以 k 收尾,那么 úh 或 óh 就变为 eh。所以"末"móh 就变为 meh。许多符合这一规律的字,韵尾皆如此变化,当避开 k 的时候就用 ah 和 e 配置;如果恢复以 k 结尾韵母则相应地变为 u ú ó。然而应该看到官话的 a 在促声调里变为 a,长的 a 只用作 u 的白读形式。例如"百",白读为 pak;文读为 puk。因此在上海话里在促声调中 a u ó o 配 k 尾,a e ö 不配辅音韵尾,i 则是普通的(即可配可不配——译注)。

相对于福建话和南方其他方言而言,这条规律还是比较简单的。在那些方言里,据韵书记载,有 p t k 三个韵尾,也能找出它们跟元音的关系。在福建话里三个韵尾除了都可以跟 a 相配外,各自只能跟某些元音相配。

促声调里的 k t p 跟(阳声调的)韵尾 ng n m 相配,这一条南方方言原有的规则不适用于上海以北的方言。就韵尾系统而言,确实有这种限制,但是也不是很严格的。有些以 t 收尾的字既列在以 ng 结尾的字之后,又列在以 n 结尾的字之后。另有些以 k 收尾的字列在以元音收尾的字之后。不过符合的字比例外字要多得多,所以这条规则还是不容置疑的。既然在上海话里只有韵尾 k 仍在使用,那么这条见于韵书的古老的语音规则在现代使用的中心地带一定是更远的南方。实际上使用范围包括从上海到广州的

沿海省份以及江西和湖南。

兹从韵类的角度来分析见于该书的k尾和h尾字。从上述译文中可以看出：第一，艾约瑟对切韵音系的韵尾系统及其与当时方言的关系有相当的了解。第二，当时的上海话里仍有k韵尾。作者对它的描写和分析是十分仔细的。作者记录的入声字从韵尾来看分为两类，一类是以h收尾的，如"法"fah "瞎"hah "月"nioh "热"nyih；另一类则是以k收尾的。k韵尾的存在应该是可信的。第三，当时上海话的k韵尾与元音的关系密切，它只跟某些元音相配。

艾约瑟未将它跟韵类的关系作分析。

见于此书韵母表及其他部分以k收尾的字及读音和所属韵摄见表一：

表一

字	若	略	郭	削	乐	作	霍	脚	虐	格
音	zak	liak	kwok	siak	lok	tsok	hok	kiak	ngok	kak
韵	药	药	铎	药	铎	铎	铎	铎	药	陌
摄	宕	宕	宕	宕	宕	宕	宕	宕	宕	梗
字	逆	百	划	射	额	革	毒	筑	熟	狱
音	niuk	pak	vuak	zok	ngak	kak	dok	tsok	zok	niok
韵	陌	陌	麦	昔	陌	麦	沃	屋	屋	烛
摄	梗	梗	梗	梗	梗	梗	通	通	通	通
字	屋	直	刻							
音	ok	dzuk	kuk							
韵	屋	职	德							
摄	通	曾	曾							

“木”字在韵母表里有两读：mok 和 moh；“石”字在韵母表里记为 zak，但是在第 20 页“宝石”一词中记为 zah。此类韵尾有 k 和 h 两读的字及其读音和所属韵摄见表二。

表二

字	角	落	国	目	木	吃	读	薄	各	脚
音	kok	lok	kok	mok	mok	k'iuk	dok	bok	kok	kiak
	koh	loh	koh/kwoh	moh	moh	k'iuh	doh	boh	koh	kiah
韵	觉	铎	德	屋	屋	锡	屋	铎	铎	铎
摄	江	宕	曾	通	通	梗	通	宕	宕	宕
字	缩	约	独	学	石					
音	sok	yak	dok	hok	zak					
	soh	yah	dok	hoh	zah					
韵	铎	约	屋	觉	昔					
摄	宕	宕	通	江	梗					

从表一和表二来看，此书的 k 尾韵有七个：ak，ok，uk，iuk，iak，iok，uak。见于全书的以 k 收尾的入声字一共有三十八个，包括十五个收 k 和收 h 两可的入声字。其中“射”是个例外字，“射”字在《广韵》里属假摄祃韵，在今吴语里也有入声一读。其余三十六个字在切韵音系里分别属江摄、宕摄、曾摄、通摄、梗摄。属这几个摄的入声字在中古汉语里都是收 k 尾的。艾约瑟所记的韵尾 h 的实际音值应该就是喉塞音 ʔ，也即今吴语入声韵尾的读音。从“词汇扩散理论”来考察，这十五个韵尾两可的字，可以认为是正处于变化之中的字，而另十六个字则是已经完成变化的字，收 h 尾的字则是未变化的字。收 h 尾的字元音是 i、ɨ、ɪ、ə、e、ø、æ；收 k 尾的元音是 ɔ 和 ɑ。ɔ 和 ɑ 是后低元音。后低元音发音时口腔和喉部展开较大，发音结束后接上一个舌根塞音较方便。从音理上来看，艾约

瑟的记录是可信的。

差不多同时英国传教士艾约瑟出版了《上海方言词汇》(J. Edkins, *A Vocabulary of the Shanghai Dialect*,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51p. ,1869),这是最早的上海方言词典。作者为配合所著《上海口语语法》而撰此词典. 此书塞音韵尾也分为-h 和-k 两套。-h 前的元音短,如-ih 必-k 前元音长,如 ok 屋。

见于此书以 k 收尾的字(共九个)及读音和所属韵摄见表三:

表三

字	托	虐	若	宅	陌	学	录	熟	肉
音	thok	ngok	zak	dzak	mak	ok	lok	zok	niok
韵	铎	药	药	陌	陌	觉	烛	屋	屋
摄	宕	宕	宕	梗	梗	江	通	通	通

此书中韵尾有 k 和 h 两读的字(共十二个)及其读音和所属韵摄见表四。

表四

字	恶	着	格	革	陌	隔	百	剥	读	独	毒	龌
音	ok	dzak	kak	kak	mok	kak	pak	pok	dok	dok	dok	ok
	oh	dzah	kah	kah	moh	kah	pah	poh	doh	doh	doh	oh
韵	铎	药	麦	陌	陌	陌	陌	觉	屋	屋	沃	烛
摄	宕	宕	梗	梗	梗	梗	梗	江	通	通	通	通

从艾约瑟的记录来看在当时的上海话里塞音韵尾 k 和 ? 并存。在现代的某些汉语方言里也可以发现这两个塞音韵尾并存的现象。例如现代海南文昌方言有四种塞音韵尾:"纳、力、六、腊"分别收-p/-t/-k/-?;现代的福州话塞音韵尾大多数人只有一种-?,但是也有一部分老年人和中年人是-? 和-k 并存的,大致是 e 、æ 和 ɔ

韵读-ʔ尾，其他韵母读-k 尾。不过-k 尾韵正在逐渐减少。所以从方言比较的角度来看，艾约瑟的记录也是可信的。

再看其他著作所见证据，同时代的其他传教士有关上海话的著作也分塞音韵尾为-k 和-h 两类，就我所见，还有以下数种。

第一种

J. MacGowan, A Collection of Phrases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3p, 1862.

作者中文名为麦考文。此书是为初学者所写的上海话课本。也是最早的用西文写的上海话课本。全书按话题分为二十九课，如家务、数目、商业等。课文前有罗马字母标音说明，如 h 前的 a 很像 mat 中的 a，主要说明元音，对辅音只是简略交待很像英语，除 j 像法语外。每课先出中文，后出罗马字。不标声调。入声韵尾分为-h 和-k 两套

见于此书的以 k 收尾的字(共三十四个)及读音和所属韵摄见表五：

表五

字	搁	落	恶	烙	络	作	霍	索	各	凿	酌
音	kok	zak	ok	lok	lok	tsok	hok	sok	kok	zok	tsak
韵	铎	铎	铎	铎	铎	铎	铎	铎	铎	铎	铎
摄	宕	宕	宕	宕	宕	宕	宕	宕	宕	宕	宕
字	略	着	约	觉	乐	戳	浊	角	龌	学	捉
音	leak	tsak	yak	kok	ngok	tsok	dzok	kok	ok	ok	tsok
韵	药	药	药	觉	觉	觉	觉	觉	觉	觉	觉
摄	宕	宕	宕	江	江	江	江	江	江	江	江
字	逆	射	石	麦	划	速	麓	读	屋	祝	烛
音	niuk	sok	sak	mak	vak	sok	lok	tok	wuk	tsok	tsok
韵	陌	昔	昔	麦	麦	屋	屋	屋	屋	屋	烛
摄	梗	梗	梗	梗	梗	通	通	通	通	通	通

韵尾有-k 和-h 两读的字(共九个)及其读音和所属韵摄见表六。

表六

字	药	筑	剥	闹	直	测	木	六	福	督	玉
音	yak	tsok	pok	kok	tsuk	t'sak	mok	lok	fok	tok	niok
	yah	tsoh	poh	koh	tsuh	t'sah	moh	loh	foh	toh	nioh
韵	药	屋	觉	德	职	职	屋	屋	屋	沃	烛
摄	宕	通	江	曾	曾	曾	通	通	通	通	通

从表五和表六可知,此书的 k 尾韵有六个:ok,ak,uk,iuk,eak,iok。从韵类来看,麦考文的 k 尾韵比艾约瑟少了一个 uak,而且在字音分布上也有所不同,例如“学、各”两字,麦考文只收-k 尾,艾约瑟则是 k 尾和 h 尾两可。

第二种

上海上白《马太福音》(罗马字本),1895 年

此书收-k 尾入声字共六十一个,在各摄的分布如下:

宕摄十五字:约着博药若脚却摸弱雀缚薄膊削酌

梗摄十五字:伯百石麦役白拍掰吓客隔拆只责赤

通摄二十五字:督牧束秃独伏服福狱役蓄木屋读族卜哭嘱祝渎六覆复仆录

江摄一字:剥

曾摄二字:国或惑

臻摄一字:实

山摄一字:活

其余入声字一律收-h 尾。同一个入声字只用一种韵尾,没有有时收-k 尾,有时收-h 尾的两可现象。

第三种

Gilbert McIntosh, *Useful phrases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with index, vocabulary and other helps,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09p, 1906. 2nd ed. 113p, 19cm. 1908. 5th ed. 121p, 1922. 7th ed. 1927.

全书分二十二课,每课有若干英、中、罗马字对照的句子。书前有罗马字拼音说明。书末有英文和罗马字对照的词汇索引。从第四版(作者序于1921年)开始增加一课《新词语》(有轨电车和无轨电车)。增加的一课是R. P. Montgomery所写。不标声调。据二版(1908年)序言,罗马字系统是参用J. A. Silsby创制的系统。此系统最初用于上海市政委员会出版的警察守则,于1899年为沪语社(the Shanghai Vernacular Society)所采用。初版时所写的罗马字拼音系统说明将入声分为-h和-k两套。-k尾韵有三个:ak ok iak,比艾约瑟的记录少了两个,即uak和uok。用例如下:邮政局Yeu-tsung-jok(p43);英国Iung-kok(p5);著之(外罩衣裳)tsak-ts(p51);脚kyak(p28);iak韵未见用例。同一个入声字只用一种韵尾,没有有时收-k尾,有时收-h尾的两可现象。

第四种

Hawks Pott, D. D., *Lessons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pp99, 1907; 151p, rev. ed., 1913; 174p, rev. ed., Mei Hua Press, Shanghai, 1939. (French Translation, Imprimerie de la Misson Catholique, Shanghai, 1922; 1939).

此书入声韵分为收-k和收-h两套,即ah, eh, ih, auh, oeh, uh和ak, ok, iak。同一个入声字只用一种韵尾,没有有时收-k尾,有时收-h尾的两可现象。从1907年序刊的《前言》可知,此书拼写法采用上海传教士所用的罗马字系统(the Shanghai System of

Romanization)。这个系统最初可能是J.A.Silsby牧师制定的。他曾于1897年出版上海话音节表，即J. A. Silsby, Shanghai Syllabary, Arranged in phonetic order, 42p,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Press, 1897.

第五种

D.H. Davis, D.D., Shanghai Dialect Exercises, in romanized and character, with key to pronunciation and English index, 278p., 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印书馆1910年印。共278页。

此书将入声韵分为收k和收-h两套，即ah,eh,ih,auh,oeh,uh和ak,ok,iak。与上述pott课本一样。同一个入声字只用一种韵尾，没有有时收-k尾，有时收-h尾的两可现象。此书《前言》指出："应该出现韵尾k的地方有时却用h。"

第六种

R. A. Parker, Lessons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Shanghai: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Kwang Hsueh Publishing House(广学书局)1923。

书前《标音说明》将入声韵分为收-k和收-h两套，即ah, eh, ih, auh, oeh, uh和ak, ok, iak。与上述Pott课本一样。同一个入声字只用一种韵尾，没有有时收-k尾，有时收-h尾的两可现象。作者并指出h也用于指示它前面的元音。ah的发音好像英语at中的a; ak发音好像英语what中的a。

结论

从以上八种文献，可以发现下述基本事实：

第一，西洋传教士的著作将上海话的入声韵分为收-k尾和收-h尾两套。

第二，收-k尾的入声韵属宕摄、江摄、通摄、梗摄、曾摄。属这几个摄的入声字在中古汉语里都是收 * -k尾的。

第三，宕摄、江摄、通摄、梗摄、曾摄字的韵尾分为三类，第一类只收-k 尾；第二类只收-h 尾；第三类收-k 尾或收-h 尾两可。

第四，将上海话的入声韵分为收-k 尾和收-h 尾两套，最初见于艾约瑟的著作，也见于差不多同时代的麦考文的著作，但两者在韵类和字音分布上不甚相同。入声韵分为收-k 尾和收-h 尾两套的这一标音原则为后出的英美传教士所采用，并曾于 1899 年为沪语社所公认

通过对上述八种文献的分析，可以得出几点结论。

第一，19 世纪上海话的塞音韵尾分为收-k 尾和收-h 尾两套。前者相当于今粤语的-k 韵尾，后者相当今吴语的喉塞音韵尾-ʔ。

第二，带-k 尾的入声韵主元音大多是低元音 a 或后元音 o。

第三，-k 尾正处于演变为-ʔ 尾的过程中。

第四，艾约瑟和麦考文的记录比较可靠，20 世纪初年的文献可能是因袭 J. A. Silsby 牧师制定拼音系统。艾约瑟和麦考文著作中收-k 尾的全部入声字及其读音见本文附录。

第五，上海话的塞音韵尾-k 并入喉塞音韵尾-ʔ 的年代下限是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

结 语

吴语的鼻音韵尾和塞音韵尾的分合情况在上述七种文献中的反映见表七。表中文献是以年代先后排列的。

表七

古文献	辍耕录	白兔记	声韵会通	山歌	清志	李氏音鉴	传教士
年代	1366	1465—1487	1540	1600	1671	1810	1853
鼻音韵尾	分？	合	分？	合	合	合	合
塞音韵尾	分？	未见	分？	合	合	合	分

《南村辍耕录》“射字法”一条的括定叶韵五十六字并不能准确反映元末松江话的韵尾系统；从《白兔记》的别字可以间接获知至迟在明成化年间吴语阳声韵的三个韵尾已经合流。不过《白兔记》里可用的材料还是零星的，不充足的；《声韵会通》的四十五韵并不能反映明嘉庆年间昆山话或一般北部吴语的韵母系统；《山歌》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成系统的材料，说明至迟在明末吴语阳声韵的三个韵尾已经合流；据清代的地方志和《李氏音鉴》的材料，在清代的吴语里阳声韵的三个韵尾已经合流，促声韵的三个韵尾也已经合流，这是非常明确的；艾约瑟在《上海口语语法》一书提到-k 韵尾仍见于当时的上海话，-k 韵尾仍残留在 19 世纪的上海话，这是可信的。

参考文献

胡明扬．三百五十年前苏州一带吴语一斑——山歌和挂枝儿所见的吴语．语文研究，1981(2)

鲁国尧．《南村辍耕录》与元代吴语．鲁国尧自选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

周同春．19 世纪的上海语音．吴语论丛．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

游汝杰．明成化本南戏《白兔记》里的吴语成分．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8(3)

游汝杰．西洋传教士方言学著作所见上海话的塞音韵尾．中国语文，1998(2)

许宝华、游汝杰．方志所见上海方言初探．吴语论丛．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

引用文献

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十六种附白兔记传奇一种.上海博物馆影印,1973
冯梦龙.山歌.中华书局,1962
石汝杰、陈榴竞.山歌索引.日本好文出版,1988
Joseph Edkins, A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Exhibited in Shanghai Dialect,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2nd Edition,1868
赵荫棠.等韵源流.商务印书馆,1957
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汉语方音字汇.文字改革出版社,1989

附录

第一类:*-ng(梗摄、曾摄)和*-n(臻摄)合用

卷二　穿青

　　青(青)　青(青)　浑(魂)

卷二　搬青

　　门(魂)　听(青)　青(青)

卷二　诉

　　情(清)　情(清)　银(真)

卷三　拆账

　　门(魂)　经(青)

卷三　旧人　又

　　听(青)　人(真)　睛(清)

卷四　比

　　青(青)　明(庚)　亲(真)

卷四　会

针　人(真)　青(青)

卷四　会　云

青(青)　银(真)　精(清)

卷四　多

人(真)　人(真)　丁(青)

卷五　宅童

亲(真)　纾(青)

卷五　八十婆婆

人(真)　邻(真)　精(清)

卷五　私情报

门(魂)　情(清)　心(侵)

卷五　唱山歌

铃(青)　层(登)　人(真)

卷六　砚

人(真)　身(真)　停(青)

卷六　笔

能(登)　情(清)　紧(真)　身(真)

卷六　双陆

能(登)　奔(魂)　赢(清)　身(真)

卷六　骰子

能(登)　轻(清)　人(真)

卷六　骰子

能(登)　轻(清)　贫(真)

卷六　毽踢

能(登)　情(清)　身(真)

卷六　鹞子

能(登)　情(清)　身(真)

卷六　海青

青(青)　身(真)　村(魂)

卷六　厘等

能(登) 屏(青) 紧(真) 门(魂)
卷六 消息子
能(登) 轻(清) 人(真)
卷六 茶汁
能(登) 人(真) 浑(魂)
卷六 酒铺
能(登) 青(青) 斟(侵)
卷六 攒盒
能(登) 身(真) 停(青)
卷六 爆仗
能(登) 名(清) 邻(真)
卷六 茶
能(登) 成(清) 新(真)
卷六 梅子
能(登) 肯(青) 仁(真)
卷六 面筋
筋(殷) 蒸(蒸) 成(清)
卷七 绰板
能(登) 身(真) 听(青) 清(清)
卷七 锯子
能(登) 勤(殷) 绳(蒸) 程(清)
卷八 木梳
能(登) 情(清) 尘(针) 筋(殷) 唇(谆) 勤(殷)
身(真)
卷七 钉鬼门
曾(登) 听(青) 伦(谆) 信(真) 门(魂) 人(真)
卷七 老阿姐
人(真) 人(真) 身(真) 明(庚)
卷九 门神
神(真) 情(清) 经(青) 神(真) 庭(青) 门(魂)

声(清)　影(庚)　承(蒸)　尽(真)　尘(真)　景(庚)
人(真)　人(真)　心(真)　声(清)　真(真)　情(清)
情(清)　听(青)　听(青)　忍(真)　人(真)　新(真)
人(真)　新(真)

第二类：* -ng 和 * -m 韵尾(深摄)合用

卷二　专心
针(侵)　情(清)　心(侵)

卷四　多
明(庚)　清(清)　心(侵)

卷六　帐
能(登)　心(侵)　声(清)

卷六　睡鞋
能(登)　心(侵)　明(庚)

卷六　蜡烛
能(登)　心(侵)　明(庚)

卷六　流星
星(青)　轻(清)　寻(侵)

卷六　伞
能(登)　晴(清)　淋(侵)

卷六　葵花
能(登)　诚(清)　心(侵)

卷六　蟋蟀
睛(清)　青(青)　心(侵)

卷八　拔弗倒
能(登)　星(青)　挣(耕)　淋(侵)

卷七　斗鸡
声(清)　明(清)　声(清)　淋(侵)

卷七　后庭心
伶(青)　心(侵)　名(清)　能(登)

卷七　操琴

绫(蒸) 琴(侵) 听(青) 情(清) 声(清)

第三类：*-n 韵尾(山摄)和 *-m 韵尾(咸摄)合用

卷二 姐儿生得 又

鲜(仙) 钳(盐) 绵(仙)

卷九 丑妇

天(先) 前(先) 盐(盐)

卷六 风

前(先) 嫌(添) 缠(仙)

卷八 老鼠

般(桓) 看(翰) 钻(桓) 便(线) 观(桓) 团(桓)
关(删) 盘(桓) 前(先) 谈(谈) 钱(仙) 签(盐)
三(谈) 按(寒) 欢(桓) 短(寒) 肝(寒) 栏(寒)
惯(谏)

卷九 陈妈妈

缘(仙) 年(先) 仙(仙) 边(仙) 衫(衔) 绵(仙)
班(删) 乾(寒) 膻(仙) 淹(盐) 牵(先) 千(先)
旋(仙) 闲(山) 眠(先) 宣(仙) 羡(线) 眠(先)
担(阚) 兰(寒) 边(先) 团(桓)

第四类：*-ng(梗摄、曾摄)/*-n(臻摄)/*-m(深摄)三个韵尾合用

卷七 后庭心 又

伶(青) 心(侵) 声(清) 银(真)

卷二 有心

心(侵) 身(真) 盛(清) 深(侵) 门(魂)

卷三 冷

珍(真) 冰(蒸) 金(侵) 珍(真) 冰(蒸) 人(真)

卷三 一云

心(侵) 浑(魂) 晴(清)

卷六 吊桶

能(登) 寻(侵) 身(真)

卷六 吊桶 一云

能(登) 寻(侵) 身(真)

卷六 粽子

能(登) 心(侵) 人(真)

卷六 馒头 又

能(登) 心(侵) 真(真)

卷六 茄子

能(登) 裙(文) 寻(侵)

卷八 竹夫人

人(真) 心(侵) 身(真) 宾(真) 亲(真) 清(清)
音(侵) 林(侵) 诚(清) 门(魂) 成(清) 棍(魂)
勤(殷) 兴(蒸) 睛(清) 尘(真)

卷八 灯笼

灯(登) 名(清) 君(文) 身(真) 仃(青) 奔(魂)
阴(侵) 门(魂) 兵(庚) 心(侵) 新(真) 精(清)
声(清) 净(清) 尘(真) 绳(蒸) 经(青) 听(青)
定(青) 信(真) 跟(痕) 影(庚) 情(清) 明(庚)
星(青)

卷九 鞋子

能(登) 精(清) 情(清) 引(真) 门(魂) 音(侵)
新(真) 豚(魂) 称(蒸) 奔(魂) 平(庚) 魂(魂)
睛(清) 声(清) 身(真) 承(蒸) 春(淳) 景(庚)
跟(痕) 成(清) 云(文) 衬(魂) 整(耕) 诚(清)
正(清) 净(清) 人(真) 经(青) 形(青) 听(青)
纯(淳) 心(侵) 存(魂) 紧(真) 绳(蒸) 命(庚)
魂(魂)

卷九 镜子

能(登) 心(侵) 人(真) 昏(魂) 身(真) 清(清)
星(青) 听(青) 魂(魂) 声(清) 淋(侵) 精(清)
升(蒸) 唇(淳) 存(魂) 宁(青) 盆(魂) 饼(清)
分(文) 门(魂) 行(庚) 近(殷) 村(魂) 名(清)

甚(侵)　伦(谆)　生(庚)

卷九　破棕帽歌

听(青)　明(庚)　青(青)　巾(真)　身(真)　墩(魂)
棱(蒸)　婷(青)　精(清)　人(真)　明(庚)　尊(魂)
筋(殷)　声(清)　村(魂)　莺(耕)　惊(庚)　淋(侵)
新(真)　宾(真)　经(青)　情(清)　心(侵)　门(魂)
等(登)　寻(侵)　成(清)　奔(魂)　真(真)　承(蒸)
跟(痕)　文(文)　肯(登)　亲(真)　静(青)　神(真)
沉(侵)　饨(魂)　姓(清)　邻(真)　狲(魂)　本(魂)
金(侵)　庭(青)　正(清)　清(清)　锭(青)　进(真)
灵(青)　星(青)

卷九　鱼船妇骂打生人

人(真)　淫(侵)　赢(清)　邻(真)　混(魂)　斤(殷)
平(庚)　精(清)　睛(清)　星(青)　成(清)　豚(魂)
能(登)　筋(殷)　鹰(蒸)　零(青)　能(登)　形(青)
奔(魂)　村(魂)　成(清)　真(真)　情(清)　青(青)
听(青)　经(青)　春(谆)

附记：此文原刊余蔼芹、远藤光晓编《桥本万太郎纪念中国语学论集》，日本东京内山书店，1997年版。

上海方言动词的语法特点

本文描写上海方言动词的语法特点。

本文语料采用本地普通市民未经筹划的自然语言，不采用事先经过筹划广播语言、演说语言、课堂语言或舞台语言。

笔者收集自然口语的方法有两种：一是随听随记，二是用录音机录制。绝大部分材料是第二种方式取得的。录音是在说话人没有意识到被录音的情况下进行的，共录制约36万个音节。本文的引例取自这些口语材料，只是在材料不敷用的时候才自拟少数用例。

自然口语用例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内部差异，一般都如实记录，不强求一律。只是连读变调调值统一用新派的一套标记。有些语法现象新派和老派有明显差异的酌加说明。旧时曾使用现在已不用或少用的也作交待。语法现象在不同年龄层次上的异同比语音现象似更复杂。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本文采用下列术语表示不同的年龄层次：旧时(指1949年以前)、老派(指老年)、新派(包括中青年)、中老年、中青年、青少年。本章的目的在于如实地描写上海口语动词的语法特点，语法术语尽可能采用已经流行的界说，只在取舍之间略有斟酌而已。在现成的术语不敷用时，才自拟极个别术语。本文着重讨论跟普通话不同之处，相同之处不讨论或略为涉及。

引例一般只用汉字记录，有必要时用国际音标标音：方言词汇

尽可能用方言本字记录。例句用半圈内的数码字统一编号，如1)、2)、3)。必要时用括号释义或扼要说明所引例句的言语环境。词、词组或较短的句子被引作用例时不再编号，只用短竖杠分隔：木头|石头|竹头。斜杠表示“或者”的意思。例子前头加 * 号，表示实际上没有这种说法。在上海话、普通话的对比举例时，上海用例前头注明(沪)；普通话前头注(普)。对引例的内容，除非必要，一般不再用普通话作解释，其中较难的方言词汇的含义先在此略为注释(以出现先后为序)。

汏：洗|登登份量：掂量|溯：啜|敨：展开|打烊：商店结束一天营业|伐：吗|迭：这|浪向：上头|搿：这|晏歇：待一会儿|物事：东西|囥：藏、放|侬：你|伊：他、她|钿：钱|骱：关节|困：睡|忒：太|推扳：差劲|家生：家具|小囡：小孩|交关：十分、很|晏些：待会儿。

(一) 造词法

1. 重叠

(1)AA 式。AA 式的句法功能是带宾语(b、d)或带补语(c、e)，单独出现时往往在句末。

(a)AA 式不带宾语时往往在句末：

1) 到比较闹猛个地方兜兜。

2)啥物事啊？拿出来拨我看看。

(b)“AA + 名”。其中的动词是及物的，后头的名词是宾语。“AA + 名”是动宾结构：

扫扫地|排排队|写写字|种种田|开开心|解解厌气|吃吃香烟|估估价钱|汏汏面孔|登登份量

“帮帮忙、救救急”中的“忙、急”已经名词化。“忙”：忙事；“急”：急事。

(c)“AA+伊”：

搿眼青菜汏汏伊|两只枕头拍拍伊|台子揩揩伊|搿只台灯用用伊|瓜子炒炒伊|衣裳晒晒伊|泐泐伊(桔子水)|吃吃伊(老酒)|摇摇伊(药水)

从结构上分析，“AA+伊”是动宾词组，不过其中“伊”的第三人称单数的本义已经虚化。它在句中永远处于连读变调组的末字位置，音强有所减弱。这种格式表示祈使或缓和的命令语气。

在句子中间两个动词连续出现，并不一定都是动词的重叠形式：

3)“长病呒孝子”，病一生生得长勒，呒没孝子。

4)本地闲话脱浦东闲话差差勿多。

例3)中两个“生”之间，例4)中两个“差”之间都略有停顿。动词的重叠形式之间没有这种停顿。

(d)“AA+形”：

缚缚紧|压压扁|煨煨热|烧烧烂|讲讲好|笃笃齐|扎扎牢|敲敲碎|吹吹干

摆摆平|做做好|着着好|揩揩干净|我想得侬讲讲清爽|我想拿一只灯吊吊好

其中形容词所表示的意义，往往是动词所表示的动作的结果。

“AA+形”是动补结构。其中的补语是结果补语。

“AA+脱”是动补词组。“脱”是表示结果的。这种格式可以表示祈使语气或缓和的命令语气。

(2)ABB式。能造成这种重叠式的动词不多：

笑嘻嘻|笑眯眯|气鼓鼓|哭滴滴

“BB”带有后缀性质，使前头的动词更生动，这种格式普通话也有。另有一种特殊的ABB式，是普通话所没有的：

孛相相|瞎讲讲|乱吃吃|粗算算|毛估估

"孛相"是一个词,较特殊。后四例中前头两项是词组。"AB"原是动词或动词性词组。

(3)ABB式。又分两小类。

(a)B项是单音动词,用AA修饰动作的方式:

团团坐|团团转|头头转|排排坐(儿童语言):排排坐,吃果果|背背驼(儿歌):背背驼,卖猪猡

(b)B项是单音动词,AA是重叠的象声词或衍音。AA有使后边的动词形象化的作用:

达达滚|刮刮抖|孛孛跳|涾涾渧

(4)ABAB式:

大家一道攀谈攀谈|礼拜天辣自家屋里收作收作|让伊晓得晓得

其中AB是双音节动词。这种重叠式普通话也有。

(5)ABAC式。A是单音节动词,B和C是反义词(第一组例)或近义词(第二组例):

第一组:作天作地|作死作活|兜来兜去|爬死爬活|掰手掰脚|碍手碍脚|谢天谢地

第二组:有心有想|作精作怪|有凭有据|尽心尽力|既边既岸|有规有矩|做官做府

"活脱活像"中的"脱"是虚词。这种格式普通话也有,但用例似乎少一些。

(6) AABB式。A和B是近义或反义动词:

兜兜蟠蟠|讲讲笑笑|规规矩矩|啼啼哭哭|输输赢赢

2. 嵌音

(1)"动+个+动"。单音动词叠用,中间嵌入虚词"个",表示动量的稍许或时量的暂短:

坐个坐|冷个冷|掏个掏|扇个扇|等个等|辩个辩|摇个摇|

捏个捏|争个争

5）依辣此地坐个坐，我去喊伊来。

6）要让我去争个争看。

7）先要汰个汰，再晒晒伊。

普通话没有这种格式。"动＋一＋动"也可以表示动量小、时间短，这跟普通话一样：

看一看|坐一坐|让我量一量料作长短。

(2)"动＋咾＋动"。单音动词叠用，中间嵌入"咾"[lɔ23]，表示动作反复发生：

动咾动|翻咾翻|讲咾讲|翘咾翘|坐咾坐|笑咾笑|碰咾碰|敲咾敲

8）我今朝兜咾兜，兜到城隍庙……

9）伊翻咾翻，翻出一本老皇历。

(3)"动＋勒＋动"。单音动词叠用，中间嵌入"勒"，表示动量稍许或时间暂短：

10）我撞勒撞侬就掼下来勒？（骑车纠纷）

11）我不过瞄勒瞄，哪能看得清爽？

3. **后缀**

(1)勒[ləʔ]

青少年读作[lɐʔ]，还有些在口语中出现的弱化形式：[lɛ23][lɛ0][lɔ0]等。新派多用。

"勒"可以分成"勒1"和"勒2"两个。"勒1"相当于普通话动词后缀"了"，"勒2"相当于普通话语气词"了"。

"勒"用在动词后，表示动作的完成：

12）吃勒姆妈做格点心再跑。

13）我末，是登记脱勒部脚踏车票子。

14）一个出佬赔勒五块洋钿。（偷鱼罚款）

"勒1"相当于老派的"仔"[tsɿ34/zɿ34]。

"勒2"用在句末,主要肯定事态出现了变化或即将发生变化。如果动词后头有宾语或补语,"勒2"用在宾语或补语后头(例18)19)):

15)老早大华店面里个塌鼻头,现在勿看见勒。

16)A:伊拉几点钟打烊?

B:已经打烊勒。

17)我是老花眼睛看勿清爽,两个小姑娘看过勒,对伐!

18)伊已经讲勒两趟勒。

19)徐家汇到快勒。

旧时的"哉"(常读作[zɛ23]或[tsɛʔ12])相当于"勒2"。句末的"哉"中青年已不用,老派也罕用。以下是旧时用例:

20)风停仔末,就要落雨哉。

21)勿多几时沈先生上当哉。

例15)至19)中的"勒"按旧时的表达法都可以换用"哉"。"哉"是句末的语气词,不可用于句中:

吃饭哉|两本书借来哉|*吃哉饭再去!|*借哉两本书

(2)仔[tsɿ34]

"仔"单读的另一个语音形式是[zɿ23]。[tsɿ34]或[zɿ23]在语流中往往作为连调字组的末字,音强有所减弱。后缀"仔"中老年常用,青少年用得较少。

"仔"在动词或形容词后头有四种语法功能。

"仔1"表示动作的完成,相当于"勒1"。

22)看仔彩色再看黑白是既没劲勒。

23)后首来吃仔迭行饭么,脑子一日到夜动辣迭个浪向。

24)细软个物事自家带仔走。

25)老二已经讨仔娘子,养仔孙子,交关做人家。(讲故事)

26)赅仔铜钿呢，晓啥好处

27)伊拉爷死仔十年勒。

以上用例中的"仔1"都是紧跟在动词之后的。"仔1"还可以后置于动词词组(例28)29))、动趋词组(例30)31))或用于句末(例32)33))：

28)就是要吃饭末，也要等饭烧熟仔，才好拿饭碗盛仔吃。

29)电灯铜钿呢，逼牢仔也要得我讲。

30)大家只好赤仔脚，撩起仔裤脚管，走。

31)讲起仔搿只收录机，阿拉交关对勿起小王。

32)勿要乱动，晏歇弄坏脱仔！

33)等我闲话讲好仔，侬再讲，好伐！

"仔1"跟普通话中表示动作完成的后缀"了"相对应，不跟表示事态出现或变化的语气词"了"相对应：

(普)你把它扔了！(沪)＊侬拿伊掼仔！

(普)我已经写了回信了。(沪)＊我已经写仔回信仔。

(普)他已经到了北京了。(沪)＊伊已经到仔北京仔。

(普)这道题我会做了。(沪)＊搿门题目我会做仔。

(普)人老了，身体差了。(沪)＊人老仔，身体推扳仔。

"仔2"表示状态的持续：

34)独家头对仔镜子笑。

35)上身着仔一件滑雪衫。

36)窗关仔，门开仔，屋里向呒没人。

37)背仔比拎仔适意。

"仔3"表示状态的存在：

38)边头浪摆仔交关尼龙袜。

39)门口头围仔一帮小青年。

40)车子里向坐仔两个外国人。

41）手浪捏仔粢饭团，走进科学会堂。

“仔4”用在两个动词的中间构成“动1＋仔＋动2”的连动式。两个动词的意义关系往往是：“动1”表示“动2”的方式（例42）43））、“动2”表示“动1”的目的（例44）至46））：

42）踏仔车子寻车子

43）坐仔讲｜立仔吃｜困仔想

44）低仔头看书｜戴仔眼镜看电影

45）园好仔勿肯拿出来看。

46）迭眼物事留仔拨小囡吃。

上海话的“仔”跟普通话的“着”[tsə0]不完全对应。“着”可以表示动作正在进行，“仔”没有这种作用：

（普）大家跳着、唱着。（沪）＊大家跳仔、唱仔。

（普）雨在下着呢 （沪）＊雨正辣辣落仔。

“着”可以用在“动1＋着＋动1＋着”的格式里。上海话惯常不用“动1＋仔＋动1＋仔”这种格式。“说着说着时间就到了。”这个普通话句子用上海话表达通常有两种方式，后一种是老派用的：

47）讲讲，讲讲，辰光就到勒。

48）讲咾讲，讲咾讲，辰光就到勒。

普通话“动/形＋着＋点儿”这个格式用于表达提醒、命令等语气。上海话没有与之相应的“动/形＋仔＋眼/点”这样的格式：

（普）你记着点儿/（沪）＊侬记仔眼。

（普）快着点儿。（沪）＊快仔点。

这两个句子在上海话中通常的表达法是：侬记记牢｜快一点/眼。

普通话有“动＋着＋玩儿”这样的格式，表示前后两个动作同时进行。上海话没有与之相应的格式。与之相应的是“动＋孛相”。

(普)吃着玩儿|唱着玩儿|闹着玩儿

(沪)*吃仔孛相|*唱仔孛相|吵仔孛相

(沪)吃孛相|唱孛相|吵孛相|听孛相|画孛相|讲孛相|打孛相

"动+孛相"中的动词一般是单音节的。这个动词所表示的动作和"孛相"是同时进行的。这种格式中的动词不带任何后缀。"吃仔/勒孛相"是"先吃后孛相",意思跟"吃孛相"两样。其中的动词及"孛相"的"相"可以同时重叠:吃吃孛相相|唱唱孛相相。

普通话"怎么、这么、那么"后头可以带"着",上海话"哪能、掰能、伊能"等后边不能带"仔"。普通话句子:"怎么着都行。""怎么着?我就是不同意嘛。"用上海话表达通常是:

49)随便哪能侪好个。

50)哪能?我就是勿同意!

"仔"还可以后置于用作介词或连词的"得、照"等。例如:

51)A:掰条裤子做得蛮好个嘛!

B:照仔一本裁剪书做个

52)我、伊得仔伊拉阿哥三家头一道去个。

普通话"了、着"不能后置于连词或介词。

在形容词比较句中"仔"还可以后置于介词"比":我比仔侬是大推班勒。

(3)辣[lʌʔ]

"辣"又读作[lɛ23](老派)、[lɐʔ12](青少年),有时弱化成[ləʔ12][lɛ23]或[ləʔ12],在记录和分析的时候容易跟"勒"相混。其实"辣"和"勒"是两个不同的语素。辣,有动词、动词后缀和介词三种用法。"辣"的介词用法,如:我儿子辣美国读书。

"辣"作为动词,相当于普通话动词"在":

53)李先生辣辣哦?伊辣隔壁头。

54)掰只钢琴还辣辣勿辣辣?辣辣!辣辣!

55)伊勿辣辣，伊辣门口头孛相。

56)阿拉姆妈辣辣海个辰光……

57)问题就辣辣迭个地方。

例56)第一个"辣"是动词，后头的"辣海"是后缀。

普通话"在"的动词、副词、介词三种用法都可以用"辣"对应：

(普)他在家。(沪)伊辣屋里。

(普)他在看报。(沪)伊辣辣看报。

(普)妈妈在家里做饭。(沪)姆妈辣辣屋里烧饭。

"辣"作为后缀，老派一般都是单用的，常常读作舒声"拉"。青少年都增音作"辣海"或"辣辣"。中年则是"辣、辣辣、辣海"三者并用。"辣辣"合用时可变读作[lɛʔ12－11lʌʔ12－4][lɛ23－laʔ12－4][liIʔ12－11lɐʔ12－4]，但不读作[lA23－11]。

后缀"辣"可以分析为五个。

"辣1"表示动作延续，用于"动/形＋辣1"，普通话"着"也有这种用法：

58)门开辣。

59)身浪着辣一件呢大衣。

60)炉子里向个火还旺辣海。

61)鹞子断线还断辣海。

62)灯勿是关辣辣？

"辣2"表示状态的存在，普通话"着"也有这种用法。

63)写字台上摆辣一本《民主与法制》。

64)桥头浪立辣一个交通警。

65)池子里向养辣交关金鱼。

66)贴对过坐辣一个大块头。

"辣3"用于"动1＋辣3＋动2"中，处于两个动词之间。两个动词的意义关系往往是："动"表示"动2"的方式(例67)68))：

67)困辣看书|立辣卖票|雅躲辣海看|跪辣海哭|坐辣海吃

68)泡仔一杯茶,坐辣辣吃茶等。

"辣 3"的用法跟普通话"着"不完全对应。"着"可以表示动作正在进行,"辣"没有这种功能:

(普)外头下着大雪。(沪)* 外头落辣大雪。

(普)大家唱着歌,跳着舞,很高兴。(沪)* 大家唱辣歌,跳辣舞,交关高兴。

"辣 4"用于"动/形 + 辣 4"或"动 + 补 + 辣 4"中,表示动作后果的延续:

69)我想摆辣辣,好字相。

70)讲好辣个,歇两日再碰头

71)囥好辣,下趟再用。

72)侬做人蛮开心辣海。

73)英文学辣辣总归有用个。

"辣 4"和"辣 1"的主要区别是:"辣 4"与前头的动词之间可有补语隔开,"辣 1"不可以;"辣 1"可与普通话"着"相对应,"辣 4"不可以:

(沪)门开辣。(普)门开着。

(沪)肉先切辣海,下半日再烧。(普)肉先切着,下午再烧。

"辣 5"用于"动 + 辣 5"中,表示过去发生的动作或过去已经存在的状态,我们称为"已然态",有点类似于英语现在完成时的用法。普通话中没有与之相应的形式。

74)人还呒没来辣海。

75)迭座房子是伊拉爷买辣个。

76)伊拉娘是几时死辣海个?

77)上头拿红纸头剪辣个喜字贴辣浪。

78)伊去辣伐?呒没去啊?(隔壁间话)

例78)"侬去辣伐?"是"你去过(那儿)了吗?"的意思。

"辣5"有时并不紧接在动词后边,动词和"辣5"之间有别的成分隔开:

79)辣上海出版个报纸有解放报、文汇报咾啥好几种辣。

80)阿拉店里买进交关毛涤辣海。

81)女排比赛紧张得勿得了辣海。

"辣"在上述五种用法中都隐含着"在这儿"或"在那儿"的意思。下列句子中的"辣"更明显地包含"这儿"或"那儿"的意思:

82)我吃准迭条街还辣辣。我肯定这条街还在那儿。

83)衬衫、裤子辣辣咪!(衬衫裤子在这儿啰!)

84)一盒一盒木佬佬辣海。(一盒一盒很多,在那儿。)

"木佬佬"是程度副词"很"的意思,从杭州话借入。

例84)并掉了一个"辣",如果不并,应该是"一盒一盒木佬佬辣辣海。"第一个"辣"是动词,相当于"在",第二个"辣"是"辣1"并隐含"这儿"的意思。

"辣6"用于句末,带命令语气,可以看做语气助词:

跟辣辣!|听好辣!|看辣海!|坐辣海,勿要动!|困辣海!(命人躺下)

在老派的这一类用例中句尾的"辣"往往读作舒声[la23],在记录上海话的早期著作中,这个音节写作"拉",可见促声化是后来的发展。

例85)、86)见于J. Edkins的著作"*A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1868),例87)、88)、89)见于A. Bourgeois的著作"*Grammaire du Dialecte de shanghai*"(1941):

85)魂灵勿拉身上。

86)买拉米就拍来拨拉穷人。

87)侬阿奶是几时死拉个?

88)一只风琴坏脱拉哉,勿好用拉。

89)料作完全要照工程师定当拉个。

除了“辣2”以外,“辣”跟“辣辣”或“辣海”用法相同。不过“辣”在老派中用得较多。在不同的年龄层次中总的发展趋势是:辣→辣辣→辣海。在部分青少年中新近流行用“辣减”来替换“辣”。

上海话动词后缀“仔、勒、辣”跟普通话“着、了”的用法大致相同,见下表。表中✓表示有这种用法,空白表示没有这种用法。

	上海话			普通话		
后缀	勒	仔	辣	哉	着	了
完成	✓	✓				✓
持续		✓	✓		✓	
存在		✓	✓		✓	
进行					✓	
变化	✓			✓		✓
已然			✓			
延续			✓			

现在,上海话中“仔”有被“勒”或“辣”兼并的趋势。新派常用“勒”替换“仔1”,用“辣“(不包括“辣辣、辣海、辣减”)代替“仔2、仔3和仔4”。

上海话表示动作正在进行状态不用加缀法,而是用副词修饰法,即在动词后头加副词“辣”(或“辣辣”)。“辣”的前头还可以再加上副词“正”。“辣”单用时读[lAʔ12]人,叠用时读[lAʔ12 -

11lAʔ12－4]或变读作[ləʔ12－11lAʔ12－4][lɛ12－11lAʔ12－4]等：

90)物事辣辣来。

91)伊拉辣辣分奖金。

92)汗辣辣滞下来，哪能拿拉练拉起来勒？

93)伊正辣预备结婚。

94)迭桩事体正辣辣调查当中。

95)侬到现在还辣辣拨伊当好人。

(4)脱[thəʔ5]

动词后缀"脱"是从动词"脱"(老派音[thœʔ5]，青少年音)虚化而来的。动词"脱"含有去除(A组例)；脱离、离开(B组例)等义：

A组：脱鞋子|脱帽子|袜子脱下来

B组：飞脱|跳脱|放脱|落脱|失脱|脱脱

A组中的"脱"是及物动词，后带宾语，相当于普通话的"脱"，新派读[thəʔ5]或[thɐʔ5]，老派读[thœʔ5]。B组中的"脱"是不及物动词作补语，相当于普通话的"掉"，青少年读[thɐʔ5]，中年和老年读[thəʔ5]。B组前的单音动词可以叠用：还是卖卖脱合算|还是死死脱算数。在"动＋脱"中，"脱"是结果补语，动词和"脱"中间可以插入"得、勿"表示可能与否：

逃得脱|逃勿脱|走得脱|走勿脱|落得脱|落勿脱|脱得脱|脱勿脱

"脱"在普通话中可用作动结式词组的第二个成分，但是使用范围很有限，只限于"逃脱"、"摆脱"等少数几个词，并且前后两个成分之间不能插入"得、不"：＊摆得脱|摆不脱。

后缀"脱"又分两种。

"脱1"用于动词或动补词组后头，表示动作或状态的完成：

96)我漏脱一眼。

97)吃脱三分洋钿淡浆,就此少脱四分洋钿电车铜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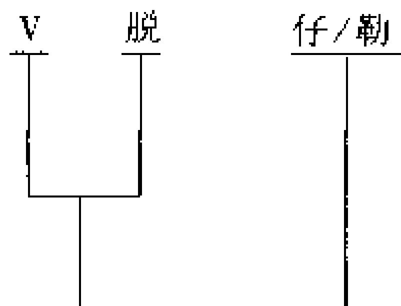
98)等小囡养脱仔,我就要得迭个人分开。

99)两部汽车轧杀脱一个人。

100)侬勿要打断脱我好伐?(讲话)

101)烧坏脱一锅饭。

"脱1"是由动词"脱"演变而来,仍保留有用作结果补语的动词的痕迹,所以它的后头可以再接表示完成的纯粹后缀"仔"或"勒"。"V脱仔/勒"的结构层次是这样的:



102)等小囡养脱仔|吃脱仔淡浆|轧扁脱仔一部脚踏车

103)卖脱仔旧家生,再买新沙发。

104)迭桩事体弄僵脱勒。

105)我背脊浪痒煞脱勒。

"脱1"后头也可以再接表示情况发生变化的"勒"或旧时用的"哉":

106)我大骱断脱勒。

107)醉脱哉|卖脱哉|皮带绷断脱哉

由于"脱"是表示结果的后缀,所以下列一类表示新情况开始出现的动宾词组不可后接"脱1",而只能接"勒"或旧时用的"哉":

*放假脱|放假勒/哉

*落雨脱|落雨勒/哉

*吃饭脱|吃饭勒/哉

"脱2"用在动词的后头,后接数量补语,即"V+脱2+数量补

语”,其中的量词可以是时间量词、动量词或其他量词。“脱 2”多用于表示将要经历某一动作或状态:

108)坐脱一歇!坐脱一歇!

109)隔脱三日天再到此地块来。

110)大家走脱一段,再趁电车。

111)先看脱一歇电视再做别个事体。

112)吃脱一个号头药再看看哪能。

113)索介我自家跑脱一趟,省得罗苏。

这类用例中的“脱 2”不用,句子也通:坐一歇|隔脱三日天|跑一趟。用上“脱”是强调将要经历。“脱 2”不能用普通话的“了、掉”或上海话的“勒、仔”替换。“脱 2”是“脱 1”的进一步虚化,是纯粹的后缀,它的后头不能再接“勒”。

(5)看[khø34]

“看”用在动词(一般是单音节的)之后,使动作带有尝试的意味。用于下述三类格式:

A 类:“动 1 + 动 1 + 看”,即动词重叠后加“看”:

用用看|听听看|打打看|吃吃看|着着看|讲讲看|写写看|汏汏看|碰碰看|看看看

B 类:“动 1 + 动 1 + 宾 + 看”,即动宾词组后加“看”,其中的动词是重叠的:

问问伊看|做做生意看|吃吃素菜看|看看中医看|种种菊花看|写写隶书看|我去望望伊看

C 类:“动 + 趋动 + 看”,即趋动词组后加“看”:

读起来看|听起来看|吃落去看|倒进去看|挖出来看|走下去看|敲开来看|先做起来看

后缀“看”是从动词“看”演变而来的,但它距离“看”的本义已相当远。如“读起来看”实际上是“试着读起来听”的意思。在口语

中后缀“看”的音强减弱，动词“看”的音强不减弱。所以两者即使用在同形结构中也不会产生歧义：

敨开来看[thɤ34－33 kɛ53－55 lɛ23 33 khø34－21]

敨开来看[thɤ34－33 kɛ53－55 lɛ23－33 khø34]或[thɤ34－33 kɛ53－55 lɛ23－21 khø34]

前一例中的“看”是后缀，后一例中的“看”是动词。

(6)得[təʔ5]

晓得|乐得|会得|有得|使得

“晓得、乐得”中的“晓”或“乐”都不能单用。“晓得”的词义相当于普通话的“知道”。“乐得”是“因为恰合心意，所以可以顺其自然”的意思：

114)有得吃，乐得吃；有得用，乐得用。

115)我勿想去轧闹猛，乐得自家适意点。

“会得”是能愿动词，后接动词，表示动作可能发生，相当于普通话的“会”：

116)伊迭个雪茄烟摆辣里向，会得喷出烟来。(魔术)

117)侬蛮会得搅[gɔ23]辣海！

118)侬作兴会得看勿起我。

119)估计搿两天会得有信，会得有信来。

“有得”有三种不同用法：

第一，用于“有得1＋重叠的单音动词”：

120)迭桩事体详细讲，是有得讲讲咪。

121)买仔三条肥皂，有得用用咪。

第二，用于“有得2＋非重叠动词”。其中“有得2”含有“有可能、得以”的意思：

122)八珍糕有得买伐？

123)伊辣哀面有得孛相，葛佬勿肯转来。

124)今朝夜里有得戏看伐?

125)明朝端午节有得吃粽子哦?

例124)125)中的动词是带宾语的,这类句式中的宾语可以提到"有得"之前:

126)今朝夜里戏有得看伐?

127)明朝端午节粽子有得吃伐?

比较普通话:有戏看吗? 有粽子吃吗?"有"用在名词前,跟上海话"有得"用在动词前不同。

第三,用于"有得3+名词(或有数量词修饰的名词性词组)":

128)大音乐家中国有得聂耳、冼星海。

129)陌生头里有得惊天动地个响声。

130)有得十个人食物中毒,迭个当中有得六个人住进医院。

第一种和第二种用法的"有得"中的"得"不可省。第三种用法的"有得"中的"得"可有可无。

"有"可以单用。单用的"有"只相当于第三种用法的"有得",即只能后接名词,不可后接动词。从能否后接动词来看,第一种和第二种用法的"有得"有助动词性质。

动词后的"得"跟普通话一样也可以引出补语:写得蛮好。

(7)发[fAʔ5]

用于"动1+发+动1+发"这种格式里,其中的"动1"是单音节的。这种格式表示动作轻微地反复、时量短暂地延续,常有"悠哉悠哉、慢条斯理"的意味:

荡发荡发|摇发摇发|动发动发|涂发涂发|擦发擦发|啜发啜发|跳发跳发

131)嘴巴动发动发是想吃茶勒。

132)兜发兜发兜到啥地方去勒?

133)侬轧发轧发做啥? 勿要轧吗,侬!

134)伊辣袋袋里摸发摸发，到末脚拨伊摸出来勒。

这种格式不能带宾语，一般用作谓语(例131) 132))或用来表示后头动词的方式(例133) 134))。

(8)记[tɕi34]

这个后缀可能是从动量词“记”虚化而来的。多用在“动1+记+动1+记”的格式里，表示动作短暂地反复：

摇记摇记|动记动记|敲记敲记|凿记凿记|推记推记

青少年有把“记”单用于动词之后的倾向：

拨我看记|拨我用记

(9)乎[ɦu23/hu53]

这个后缀带文言色彩，中年以下已基本不用：

近乎|近近乎|几几乎|类类乎|约约乎

135)近乎迭个地方有一爿烟纸店。

136)类类乎掰能样子一票货色，啥人要啊?

(10)过[ku34]、过歇[ku34-33 ɕiɪʔ5-4]

表示曾经有过某种经历：

137)我掰只表直到现在还呒没出过大毛病。

138)掰桩事体末，我听人家话过歇。

139)太极拳我学过歇辣个。

140)今年有过歇几场大雪。

老派还用“歇”或“歇哉”表示动作已经完成：

去歇两趟|看歇戏哉|钟敲歇辣哉|脱伊话过歇辣哉

(11)牢[lɔ23]

“牢”是动结式动词的第二个成分。普通话有一个常见的动结式动词的第二个成分“住”。上海话的“牢”和普通话的“住”相对应：

(普)锁住|捆住|咬住|捏住|捉住|拿住

(沪)锁牢|缚牢|咬牢|捏牢|捉牢|拿牢

动结式中的"牢"含有"停止、牢固、稳固"的意思,作为动词的后附成分,词汇意义较实,还不是真正的后缀。

(12)煞[sʌʔ5]

"煞"的词源是"杀",本义是失去生命,作为动结式动词的第二个成分,它的本义用例如下(本义用法的"煞"我们写作"杀"):

打杀|吊杀|触杀(触电而死)|掼杀|闷杀|药杀|饿杀|轧杀|冻杀|烧杀|炸杀

它有两个引申义,一是"固定,死板,不活动,不能通过";二是表示动作的结果达到极点。

第一个引申义的用例如下:

摆煞辣海|勿话煞(不说定)|勿要盖煞|定煞个|勿要遮煞|勿要包煞,要露出一眼

第二个引申义的用例如下:

骂煞|抄煞|做煞|跑煞|掼煞|想煞|瞌晓煞|吵煞|开心煞|打煞|饿煞|冷煞|痛煞

"煞"的本义和引申义语音形式相同,因此单说"饿sʌʔ5"有歧义,可以指"饿死了人",可以指"饿得很"。但是从句法功能看,用作引申义的"煞"后头可以带"快",而用作本义"煞"(写作"杀")不可以。"杀"可以后接"快"的用例很少,因为它的前接动词所指明的动作必须有终止生命的可能性。如冻杀快(快冻死了)|*抄杀快(快抄死了)。"杀"还不可以用在心理动词和形容词后:*想杀快(想得快要死去了)|*重杀快(重得快要死去了),而用作第二个引申义的"煞"后接"快"是无条件的。

普通话的"煞"不用作动结式动词的第二个成分。

(13)着

上海话的"着"并没有像普通话那样虚化为表示动作进行状态

的后缀。上海话的“着”用作动词时有两个语音形成式:[zʌʔ12]是“点燃”的意思;[tsʌʔ5]是“穿衣,下棋”的意思:

油阿是着起来勒?|着围棋|着旗袍

“着”[zʌʔ12]还用作动结式动词的第二个成分,含“达到某种目的,进入某种状态”的意思:

碰着|撞着|看着|想着|摸着|寻着|接着|买勿着|困勿着|收勿着|打勿着|轧着一个朋友|毛病过着辣海

普通话中的“着”[tʂɑu35]也可以用作动结式动词的第二个成分:猜着|点着。但使用范围远没有上海话广。

“脱、牢、煞、着”都是动结式动词的第二个成分。还有些动结式动词的第二个成分是跟普通话一样的:见、到、过、住、倒、碎、伤、坏、好、完等。上海话中的“好”使用范围比普通话广,可以兼括普通话的“了”和“完”:

(普)吃了饭再去。(沪)吃好饭再去。

(普)这本书看完没有?(沪)搿本书看好吼没?

4.类前缀“相”

“相”用在动词前头,表示动作在两者之间的交互:

相打|相骂|相帮|相好|相缠(少用)|相吵

它的使用范围大致只限于上述几个动词。其中“相打”和“相骂”常扩展成“打相打”、“吵相骂”。

(二)判断词

最常用的判断词是“是”,这跟普通话一样。还有一个判断词是“叫”,可以用于肯定或否定格式:

141)搿种家生叫好家生。

142)A:侬讲个搿句闲话叫啥?叫啥工夫啥?

B：功夫值铜钿。

143)侬迭个勿叫毛病，自家会得好个。

144)搿本物事勿好叫书，只好叫小册子。

常用的问句“迭个叫啥?”有时候并不是“这东西叫什么名称”的意思，而只是问“这个是什么?”这时候其中的“叫”也是判断词。

(三)趋向动词

有三个趋向动词普通话基本不用或少用，略述如下。

1. **落**[lɔʔ12]

“落”单用常见于“动＋得＋落”和“动＋勿＋落”这两种格式：

摆得落/摆勿落|囥得落/囥勿落|吃得落/吃勿落|住得落/住勿落|日脚过得落/日脚过勿落|刮得落/刮勿落

少数老派还有用“落来、落去”的。“落来、落去”相当于普通话的“下来、下去”，一般人以用“下来、下去”为常。

2. **转**[tsø34]

常与“来”或“去”结合起来使用：

别转头一看|别转屁股就跑|缩转去|头别转去|盖头盖转去|兜转来兜转去|等船开转来就跑

在不跟“来、去”结合时，后头还可以带“仔”：

别转仔头朝哀面看|别转仔屁股就跑

“转”作为趋向动词是“回”的意思。动结式中的“转”仍然是“转动、转折”的意思：旋转|弯转。

3. **拢**[loŋ23]

“拢”表示动作趋向中心的方向，常与“来”结合起来使用：

并拢|收拢|碰拢来|加拢来|聚拢来|收拢来|合拢来|合勿拢|拉拢来|拉得拢|拉勿拢

在"动＋勿＋趋向动词"的格式中，在第一个动词后可以插入"大"[dA23]来修饰"动趋词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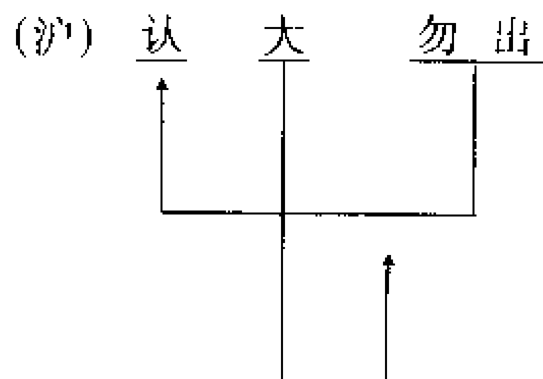
认大勿出|话大勿来|看大勿出|吃大勿落|听大勿出|分大勿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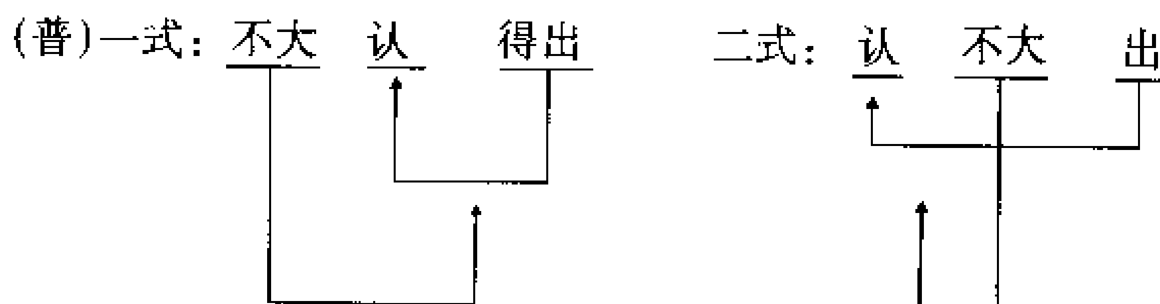
这类用例，如果用普通话表达，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大"前加"不"，动词后加"得"，并且词序跟上海话不一样；二是在趋向动词中间插进"不大"：

一式：不大认得出|不大看得出|不大吃得下

二式：认不大出|看不大出|吃不大下

这些上海话和普通话用例内部结构不同：





上海话中"认勿大出"和"认大勿出"两种格式并存。前者跟普通话的二式一致。普通话的一式上海话也用。

(四)能愿动词

与普通话大致相同,不同的有:

1. 肯[khən34]

普通话的“肯”只表示有生命体的主观愿望。在上海话中“肯”的词义有所引申,也用于无生命的物体。

145)搿月天日日落雪,一直勿肯晴。

146)塑料鞋子是勿肯收潮气个。

2. 会[ɦuε23]

“会”后头可以带“得”,也可以不带。普通话“会”后头不可以带“得”,文已述及,再举带“得”两例:

147)侬可以吃勒饭去,保侬勿会得晏个。

148)侬看伊会得来伐?会得来个,会得来个。

3. 好[hɔ34]

借用形容词“好”作能愿动词,相当于普通话的“可以”:

149)风忒大,勿好开船。

150)迭个人勿好搭(交往)个。

151)阿拉是尽义务,侬阿好帮我忙?

152)落辣辣地浪个物事勿好吃,阿囡噢,好伐?(告诫幼童)

153)别个事体呒啥好做。

154)A:好走勒伐?

B:好走勒,好走勒。

这些用例中的“好”可以用“可以”替换。在下面这一类用例中,“好”虽然也用在动词前头,但是不是助动词,而是副词性质的,不能用“可以”替换,否则语义要改变。

155)别个小菜呒啥好吃(美味)。

156)路辣辣修，所以一眼勿好走(难走)。

157)搿部电影哪能？蛮好看个(有趣，有意思)。

用作能愿动词的"好"和副词性的"好"写下来是同形的，但是在口语中因为连调形式不同不会有歧义。能愿动词"好"和后接的动词连用时一般是单读，副词性的"好"则要和后接的动词连读：

好吃[hɔ34 tɕiɪʔ5](可以吃。词组。)

好吃[hɔ34 - 33 tɕiɪʔ5 - 4](味道好。词。)

好看[hɔ34 khø34](可以看。词组。)

好看[hɔ34 - 33 khø34 - 44](悦目。词。)

4.[要+勿][viɔ23]

"要"的否定形式是"勿要"[vəʔ12 - 11 iɔ34 - 13]，"勿要"在语流中快读时合成"覅"[viɔ23]。老派更常用：

158)覅吵咪！覅吵咪！

159)电视呒啥覅看，呒啥好看。

160)叫侬覅去，侬为啥要去？

161)覅搅七廿三，搅勿灵清个搅。

"勿会"快读时变成[vɛ23]：

162)天覅好咪！

163)我会唱戏伊覅[vɛ23]。

附记：本文原系许宝华、汤珍珠主编《上海市区方言志》第七章第六节，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年。此文草稿曾承钱乃荣和石汝杰学兄提出宝贵修改意见。

吴语里的反复问句

本文分六部分:1)关于反复问句的定义;2)未然体反复问句;3)已然体反复问句;4)反复问句的地理分布和历史层次;5)吴语和闽语反复问句的比较;6)结语。文末附有三张表格:未然体反复问句一览表、已然体反复问句一览表、混合型反复问句一览表;两幅地图:未然体反复问句句型地理分布图、已然体反复问句句型地理分布图。

本文所用反复问句的材料来源如下:

1.实地调查材料:上海的市区和崇明;江苏的海门;浙江的宁波、临海、天台、东阳、青田、乐清、平阳、温州、杭州;安徽的铜陵和泾县;江西的玉山。以上方言除上海、杭州和温州三种系由本人调查外,其余皆由陈忠敏协助调查。

2.方言文献材料主要有:《圣经》的苏州土白译本和上海土白译本;《海上花列传》和《九尾龟》(部分对话用苏州话)。

3.早期南戏作品《张协状元》(有若干温州方言成分)。

自从朱德熙先生发表《汉语里的两种反复问句》一文(朱1985)以来,已有若干篇研究方言里的反复问句的论文发表,其中以张敏的博士论文《汉语方言反复问句的类型学研究》内容最为详赡、研究最为深入。对张文已经述及而笔者没有异议的内容,本文略而不论或略为述之,对张文没有述及或笔者另有异议的部分则从详。

本文所用的符号如下:V=动词 VP=动词短语 N=名词 O=宾语 F=发问词 ART=语气词 conj.=连词 neg.=否定词 *=实际上不使用的形式或构拟的形式。

本文对所引方言例句，凡与普通话差别较大的，即用普通话译注，外加括号。类似的例句上文已作译注的，下文不烦再译。

一 关于反复问句的定义

汉语里的疑问句通常分为三类，即是非问句、特指问句、选择问句。所谓反复问句是选择问句的特殊形式。在一个反复问句里，动词谓语的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叠用，作为供选择的项目。例如:你去不去? \ 今天开会不开? \ 报纸来了没有?（朱 1982）此类问句的谓语可以用“V－neg.－V”来表示。这是从语法形式出发给反复问句下的定义。

根据上述定义，下列两类问句不是反复问句。

1)“F－V”。例如苏州话:阿要吃点物事?

2)“V－neg.”。例如温州话:你走也否?

在“F－V”中只有动词的肯定形式;“V－neg.”中的动词否定形式不完全，虽然有否定词，但是动词不重叠。

有的语法学家主张，可以从回答的方式来区别一般疑问句和选择疑问句。一般疑问句可以用点头或摇头来回答，而选择疑问句不可以。对选择问句的回答只能是选择问句中出现的某一个事项。例如不能用点头或摇头来回答“你喝酒还是喝茶?”而只能选择“喝酒”或“喝茶”来回答。然而反复问句作为选择问句的特殊形式，是可以用点头或摇头来回答的。例如对“你去不去?”这个问题，可以用点头表示“去”，用摇头表示“不去”。所以反复问句兼有一般疑问句和选择疑问句的性质。

如果从语法形式来判断，方言中的“F－V”和“V－neg.”这两类句子不是反复问句；如果从回答的方式来判断，这两类句子都有一般疑问句的性质。以下两例取自《海上花列传》：

张大少阿有相好嘎？小村微笑摇头。杨家母道：“张大少无拨相好末，也攀一个？”（一回）

小村问秀宝：“庄大少爷阿来里？”秀宝点点头。扑斋听说便过去打招呼，小村连连喊住。（二回）

赵元任将吴语中的“F－V”和“V－neg.”这两类问句归入“是非问句”。

总之“F－V”和“V－neg.”不是反复问句，而是是非问句，反复问句是在普通话语法研究中提出的术语和概念，它不能概括方言里“F－V”和“V－neg.”这两类问句。不过可以把它们当作反复问句的对应形式来研究。为了讨论的方便，本文所谓反复问句也包括这些对应形式。

二　未然体反复问句

吴语里的未然体反复问句可以分为三类：“F－V”、“V－neg.V”和“V－neg.”。

第一类：F－V

“F－V”中的“F”是发问词，其读音可以分为零声母和舌根塞音声母两组，在各地的不同读音如下：

金坛	丹阳	张家港	玉山	铜陵
khəʔ	khəʔ	kəʔ/əʔ	kəʔ	khəʔ
武进	江阴	常熟	无锡	苏州
əʔ/həʔ	Iʔ	aʔ	aʔ	aʔ

下文用“可”代表舌根塞音声母开头的发问词，“阿”代表零声母开

头的发问词。可以用"可"或"阿"前置于动词，构成问句。句中的动词可以是"有"、"是"或任何别的动词。下面这些例子取自《九尾龟》。

1)倪阿有好福气？　43 回

2)大少爷问俚阿又有啥逃走的凭据？　63 回

3)俚唔笃阿是一道来格？　9 回

4)耐今朝阿是啥实梗动气，阿是吃仔酒哉？　175 回

5)耐笃总是实梗瞎三话四，阿要无淘成？　1 回

6)勿得知耐阿放心？　77 回

7)耐阿认得俚格？　35 回

8)耐看看俚阿中意嘎？　42 回

9)耐今朝阿要请客嘎？　5 回

例 8 和例 9 中的"嘎"应该读作 tɕiaʔ，但是今新派读作不带喉塞尾的 tɕia。赵元任将这个词记作"脚"(赵 1926)和"家"。这个语气词不仅可以用于选择问句或以发问词开头的问句，而且也可以用于特殊疑问句。下面的例子取自《九尾龟》：

耐倒有功夫到倪搭来坐坐，啥勿到花云香搭去嘎？　1 回

阿要热昏，啥人来理耐嘎？　3 回

啥格要紧嘎？倪还要坐歇去勒。　5 回

所以疑问语气词"嘎"在苏州方言里不能用作疑问句分类的标准。(刘 1991)

从语音的角度来看，"F－V"可以分为两小类，即"可－V"和"阿－V"。"阿"用作发问词，最早见于明末冯梦龙所辑苏州方言民歌集《山歌》。而在冯梦龙所辑的短篇小说集《警世通言》里，发问词只用"可"，不用"阿"。在明代"可－V"用于官话或书面语；而"阿－V"见于苏州方言口语。

至于"可"和"阿"的关系，张敏认为"阿"来源于"可"，"可"的

声母脱落，变成“阿”(张敏 1990)。他试图通过内部拟测法来证明两者的关系。笔者对此有下述几点异议。

第一，“内部拟测法”和“空格填充法”是历史语言学的概念，用于构拟同一个音系里的音位，而文白异读是方言之间互相借用的结果，所以不能“拟测”文读音或白读音。一般说来方言中的白读音是原有的，文读音是从标准音借入的。哪些字有文白异读现象，会因方言不同而有所不同。例如见母开口二等字在吴语区北部有文白异读，在吴语区南部则只有白读。在同一种方言里，音韵地位相同的字，文白读现象也不是一律的。例如“家、加”都是麻韵开口二等字，但是在吴语区北部只有“家”字有文白异读。一个音系内部在结构上有对称性，文白异读则没有这种对称性，因此不能用空格填充法来推测出一个文读音或白读音。

第二，如果“F－V”是从官话借入的，那么应该同时借入“可”的文读音，而不可能借入白读音。事实上苏州方言口语不用“可”字，这个字不可能有白读形式。

第三，“可”字的音韵地位是“歌韵溪母开口一等”。歌韵的中古音拟作 * a，今吴语有些歌韵字仍读 a 韵，如“番茄”的“茄”ga；“阿哥”的“阿”aʔ；“何”(什么)ga。所以“可”字的中古音可以拟为 * kha。假定在古吴语里这个字曾读作 * khaʔ，后来因为声母脱落，变为 aʔ。这个假设在语音上似乎可以讲得通，问题是孤证难立。在吴语区声母脱落现象只见于南部，而“阿－V”却只见于北部。

所以，“可”和“阿”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F－V”在吴语区只见于除旧松江府外的苏南地区、皖南旧宣州府的铜陵和泾县、江西的玉山，而不见于浙江(参见附表 1、附图 1)。“F－V”中的“阿”在苏南吴语里一律读作零声母；在其他地方读作舌根塞音声母。从读音上看，宣州吴语的反复问句在类

型学上与江淮官话同类。至于玉山吴语的反复问句为什么在类型学上与江淮官话相同，这在方言地理学上颇难解释，在与之相邻的赣方言和浙西吴语里，并没有“F－V”型的反复问句。也许要从移民史实中去寻找原因。

第二类：V－neg.－V

此类反复问句的基本形式是用一个否定词插入重叠的动词之间，又分三小类：

“V－O－neg.－V”，第一个动词和否定词之间没有别的成分；“V－PRT.－neg.－V”，在第一个动词和否定词之间有一个语气助词；“V－V”，重叠的动词中间没有任何别的成分，这一形式是“V－O－neg.－V”中的否定词省略的结果。以下逐类详论。

1.V－O－neg.－V

此类中的动词不包括“有”。其中的否定词可以是“不、勿、否”（见附表）。例如杭州方言否定词用“不”：

下半天去不去耍子儿？

你明朝来不来？

他们是不是学生子？

临海方言否定词用“勿”：

个人你认得勿认得（这个人你认识不认识）？

晏介划水去勿去（下午游泳去不去）？

你雨衣着勿着？

乐清方言否定词用“否”：

你个西瓜甜否甜（你的西瓜甜不甜）？

渠用功否用功？

“勿”的声母读 v 或 ʋ，“否”的声母读 f。

“V－O－neg.－V”的地理分布很广阔，在整个吴语区只是不见于常州、无锡、苏州和宣州。在这几个地方的方言里，“V－O－

neg. – V"只用于陈述句，例如见于《九尾龟》的两个句子：

耐做仔倪翠凤倒也不在乎吃酒不吃酒。　7 回

来勿来随耐个便。　24 回

"V – O　neg. – V"中的 V 也可以是形容词，如青田方言用例：

你个西瓜熟否熟？

屋底架热否热(屋里热不热)？

这种格式中的动词如果带宾语，宾语前置或后置两可，不过以前置为常见。虽然动宾词组也可以叠用，但是在口语中较少见。另一种可能的形式是省略前一个动宾词组中的宾语，省略后一个动宾词组中的宾语的格式则是不合格的。如温州方言用例：

你饭吃否吃？ \ 茶喝否喝？ \ 雨衣着否着？(宾语前置例)

你吃否吃饭？ \ 喝否喝茶？ \ 着否着雨衣？(宾语后置例)

你吃饭否吃饭？ \ 喝茶否喝茶？ \ 着雨衣否着雨衣？(动宾词组重叠例)

你写否写字眼？ \ 读否读书？(前一动宾词组中的宾语省略例)

* 你写字眼否写？ \ * 读书否读？(后一动宾词组中的宾语不可省略例)

苏州话中有一种混合的格式，即"阿 – V – neg. – V"这是由"F – V"和"V – neg. – V"混合而成的。例如《九尾龟》用例：

勿得知耐倪少阿肯赏光勿肯赏光？　97 回

耐自家想想看，阿该应勿该应？　187 回

陶大人……，勿得知耐阿肯答应勿肯答应？　96 回

2. V – V

这种格式中的动词重叠，否定词省略，例如绍兴话用例：

诺要要去(你要不要去)？

伊肯肯话(他肯不肯说)?

这种格式只见于旧绍兴府的绍兴、诸暨和嵊县;旧金华府的金华和武义。在这些方言中"V-O-neg.-V"并用并存。"V-V"应该是"V-O-neg.-V"中的否定词省略的结果。赵元任所记绍兴方言有这两种格式,但是诸暨话只有"V-O-neg.-V"这一种格式。(赵 1928)"V-V"型显然是后起的。

如果"V-V"中的动词带宾语,宾语一般只用在第二个动词后边;如果动词是双音节的,只是重叠第一个音节,例如绍兴话用例:

诺吃吃饭(你吃饭不吃饭)?

伊愿愿意来(他愿意不愿意来)?

3. V-PRT-neg.-V

语气词插在动词的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之间。这种格式见于苏州(刘 1991)、海门、湖州、温州、乐清。语气词分别用"勒、呢、也",例如海门话用"勒":

你去勒勿去(你去不去)?

个块牛肉你吃勒勿吃(那块牛肉你吃不吃)?

广州的荔枝甜勒勿甜(广州的荔枝甜不甜)?

苏州话用"呢"(例见《圣经》苏州土白译本,1923 年):

完税拨该撒应该呢勿应该?(马太福音)

伲完税拨该撒应该呢勿应该?(路加福音)

温州话用"也":

你走也否走(你去不去)?

你着也否着(你穿不穿)?

苏州话中有一种混合的格式,即"F-V-PRT-neg.-V",这是由"F-V"和"V-PRT-neg.-V"混合而成的。(刘 1991)例如:

奈到底阿去勒勿去(你到底去不去)?

完税拨该撒阿应该呢勿应该(向该撒缴税应该不应该)?

后一例见于《圣经》的苏州土白译本。

第三类:V－neg.

否定词后置于动词。又分两小类,即“V－O－neg.”,动词和否定词之间没有别的成分;“V－PRT－neg.”动词和否定词之间插入语气词“勒”或“也”。

这种格式中的否定词可以分为三类:P声母否定词,即“不”;F声母否定词,即“否”;V声母否定词,即“勿”。“勿”和句尾语气词“啊”常常读成合音vaʔ,在例句中写作“伐”。在有的方言里“勿”字清化,并与句尾语气词“啊”读成合音“法”。这个语气词在不同的方言里读音如下:

fu:温州、平阳、青田、乐清。

faʔ:常州、金坛、溧阳

vaʔ:上海、崇明、天台、黄岩、宁波、余姚、嘉兴

vəʔ:海门

现在分类讨论。

1 V－O－neg.

天台话:个件事干你答应勿? \ 你讲个是北京话勿?

上海话:侬今朝夜里去? \ 侬羊肉要吃?

平阳话:渠应承做否喔? \ 你茶叶卵吃否喔?

常州话:你吃酒法? \ 他聪明法?

2 V－PRT－neg.

中间的语气词是“也”或“勒”。“V－也－neg.”见于浙南吴语(参看附表)。温州方言用例:

你后半日走去泅河儿也否(你下午去不去游泳)?

西餐你爱吃也否?

乐清方言用例：

你能界走去读书也否(你现在去不去读书)？

渠个说话你相信也否(他的话你相信不相信)？

“也”是语气词，读音与副词“也”一样，即[a]。“也”用于动词和否定词之间，表示选择语气。此种用法常见于明清小说。例如：

柴大官人在庄上也不?《水浒传》 22 回

独坐无寐，我往视新妇来也未？ 《聊斋志异·菱角》

除了“V－也－neg.”外，“V－neg.－V”和“V－也－neg.－V”也见于温州和乐清方言。最后一种格式是由前两种格式混合而成的，应是后起的。例如乐清方言用例：

个本书用着也用否着(这本书有没有用)？

你倈识也否识(你们认识不认识)？

“V－勒－neg.”只见于宜兴方言，例如：

我勿晓则他有佬勿(我不知道他有没有)？

他走快佬勿(他走得快不快)？

P 声母否定词很明显是“不”。赵元任将 faʔ 写成“法”，vaʔ 写成“否”(赵 1928)。早期的上海方言文献，如 J. Edkins,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exhibited in the Shanghai dialect*(1853)和《方言备终录》(1903)，都将 va 写作“否”。下述用例取自《圣经》的上海方言土白译本。

侬勿回头否？ 《马太福音》

侬勿顾否？ 《马可福音》

难道伊要自家寻死否？ 《约翰福音》

温州、乐清、平阳、青田的 f 声母否定词，其本字应该是“否”。“否”在《广韵》音系的音韵地位是：流开三上有非，有韵方久切。《说文》：“否，不也，又房彼切。”音义皆与今方言密合。

这三地方言“V－neg.”问句中的“否”是六朝之前古汉语“V－

neg."问句中称代性"否"的直接继承。在早期南戏作品《张协状元》和元本《琵琶记》里，"否"字仍用作称代式，如：大婆来否？\浑身燥痒否？"否"在古汉语中不用作单纯的否定(pure negation)，但是在今方言中也可以用作单纯的否定，如：我否走。\你走否走？方言和古汉语里的"否"用法不一致，从方言历史语法学的角度来看是不难理解的。

反复问句在这些方言中最初应该是"V－否"型的(详下)，其中的"否"最初也是称代式的。这些方言里纯粹的否定词本来是自成音节的 m̩ 或 n̩，今仍有遗留，例如温州话：n 胚(不成样子)\n̩ 胆(没胆量)\n̩起讲(很难说、无从说起)\m ə (不好、坏)。mə 是 m̩ 和"好"的合音，即 m̩＋ hə ＝ mə。后来从别的方言借入"V－neg.－V"型反复问句，其中的"neg."就用本来只用于句尾的称代式的"否"来填充。因此"否"字才兼有表示纯粹否定的用法。但是当其中的动词是"有"时，"neg."仍用自成音节的鼻音，例如"有没有？"乐清话是"有 mau"；平阳话是"有 nau"；温州话是"有 nau"；临海话是"有 m̩ 有"。乐清的 mau 是 m̩ 和 jau(有)的合音；温州和平阳的 nau 是 n 和 jau(有)的合音。比较客家话：m̩＋ xie ＝ mie(不是)；m̩＋oi＝ moi(不要)。所以这些方言中的"否"用于纯粹否定是后起的。

嘉兴、宁波等地吴语的否定词读 fəʔ(见附表)，一般写作"勿"。"勿"在广韵音系的音韵地位是"臻合三入物微"《广韵》："勿，无也，莫也。"文弗切。与今音韵合声不合。如果将 f əʔ 的本字与"否"联系，则声合韵不合。但是这些方言"V－neg."中的否定词都是读 V 声母的，与"勿"字相合。这样看来较合理的解释是"V－neg.－V"中的 f əʔ 和"V－neg."中的 v əʔ 应该都是"勿"，不过"V－neg.－V"中的"勿"声母清化了。

三 已然体反复问句

吴语中的已然体反复问句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用发问词构成;另一类用否定词构成。

1.用发问词构成的反复问句

此类反复问句又可以分成两个类型:即"F曾V"型和"FV了\呒"型。

(1)"F曾V"型

此型将"阿曾"前置于动词。"阿曾"常常读作合音,如苏州音:aŋ44。

此型的地理分布与未然体的"F-V"型一致,只见于旧苏州府全境,旧常州府和今上海部分地点,请参看附表和附图。例如:

身浪阿曾碰痛? 《九尾龟》 72回

俚笃阿曾开错?《九尾龟》 74回

李大人阿曾困醒?《九尾龟》 130回

高升阿曾来?《海上花列传》 8回

阿曾碰着歇小村?《海上花列传》 13回

回答如果是肯定的,就直接用问句中的动词作答,如果是否定的,一般是在动词前加"勿曾",例如:

朴斋便问:"台面阿曾散?"相帮道:"散仔歇哉。"

《海上花列传》31回

老娘姨迎着问道:"阿个阿曾来?"堂倌道:"勿曾来。"

《海上花列传》15回

此型的一个变式是"阿曾来勿曾来?"但不常用,例如苏州话:俚阿曾来勿曾来?

(2)"FV了\呒"型

此型只见于铜陵、泾县和玉山。前两地用"FV了"型，例如

伊可来了？来了。\没来。

天可黑了？天黑了。\还没黑。

玉山用"可V"型。动词后的"m̩"是个表示完成体的助词，相当于"了"，有时单用，音m31，有时与语气词"啊"结合，读合音maʔ55，例如：

渠昨mo13各来m31？来m̩31。\没来。

你各讲m31？讲m̩31。\没讲。

渠来maʔ55？来maʔ55？没来。

你各食maʔ55？食maʔ55。\还没食。

2.用否定词构成的反复问句

此类反复问句根据所用否定词的不同，又可以分成若干小类型。

(1)"V勿曾型"

此型用"勿曾"后置于动词，"勿曾"常读成合音形式：fəŋ或vəŋ。回答如果是肯定的，就直接用问句中的动词；如果是否定的，则用"勿曾"前置于动词。此型见于丹阳、常州、宜兴和衢州。如衢州话用例：

渠来勿曾葛？渠勿曾来。

(2)"V勒勿\伐"型

此型是用完成体助词"勒"后置于动词，再接否定词"勿"。在完整的问句末尾往往带有语气词"啊"，"勿"和"啊"常读成合音形式"伐"[vaʔ]。答句如果是否定的，就用否定词前置于动词。其中的否定词在各地的语音形式不同：m̩ɦməʔ(上海)、m̩pəʔ(嘉兴)、

miʔ(宁波)、m̩(黄岩、天台)、m(ɲiŋ)。例如崇明用例：

牛肉你吃勒勿？呒银吃。

你去勒勿？呒银去。

(3)“V 勒呒没”型

此型是用完成体助词“勒”后置于动词，再接否定词。如果回答是否定的，就用与问句中相同的否定词前置于动词。此型与“V 勒勿\伐”的回答形式是一样的。此型见于上海、松江、南汇、崇明、溧阳、余姚、天台。例如上海话用例：

伊来勒伐？(还)呒没来。

侬电话打好勒伐？(还)呒没好。

此型有一个变式，即“V 勒呒没 V”，例如天台话用例：

伊来勒呒没来？呒来。

你去勒呒去？呒去。

(4)“有 neg. 有 V”型

此型是“有”和“有”的否定形式叠用，再后加动词。其中的否定词各地读音不同：vəʔ(绍兴)、fəʔ(诸暨)、m̩(临海)。如果回答是否定的，就用“neg. 有”前置于动词。例如临海话用例：

渠来呒有来？有来。

大有呒有暗？还呒有暗。

此型的一个变式是“V 勒 neg. 有”，见于临海，用得较少，例如：

你有去勒呒有？呒有去。

你有讲勒呒有？呒有讲。

(5)“有 V(也) 有”型

此型是用“有”前置于动词，再后接“有”的否定形式，有的方言在两者中间插入副词“也”、“也”的读音是 a7，“有”的否定形式

是“n 有”，常读成合音 nau，写作“冇”。此型见于乐清、温州、平阳、青田。在这些方言中前置于动词的“有”是表示动词的完成体的。例如平阳话用例：

渠昨天有走来冇啊？有走来。

你昨夜黄昏有吃点心冇？有吃。

温州话用例：

你旧年有读英文也冇？有读。

渠有抗你讲说话也冇（他有没有跟你说话）？有讲。

此型的一个变式是“有 V（也）否”。例如上述四个例句中的“冇”都可以用“否”替换。这个变式应该是“有 V（也）呒有”和未然体反复问句“V－neg.”型的混合。例如温州话用例：你有讲也否？\渠有写也否？

（6）“V－PRT（也）未”型

此型的基本结构是用否定词“未”后置于动词，动词则带完成体后缀“罢”，再后接语气助词“也”（平阳、青田、金华、永康不用“也”）。否定回答的形式是“未＋V”。例如乐清话用例：

渠走来罢也未？未走来。

你走去罢也未？未走去。

平阳话用例：

天暗罢未喔？还未暗。

你讲罢未喔？还未讲。

（7）“V 未勿”型。

此型中的“V 未”是动词的否定形式。末尾的“勿”虽然是否定词，但是兼有疑问语气的作用。否定回答是“呒 pɛ35＋V”。此型只见于东阳。

渠来未勿？呒 pɛ 来。

牛肉你食未勿？呒 pɛ 食。

"V－PRT(也)未"型和"V 未勿"型的共同特点是都使用否定词"未"。

四　反复问句的地理分布和历史层次

吴语区的反复问句在地理分布上有四个特点。

1. 未然体反复问句的两大类型"V－neg."和"V－neg.－V"几乎分布于吴语区全境，只有下列例外："V　neg."不见于旧宣州府、苏州府和绍兴府；"V－neg.－V"不见于旧苏州府和宣州府。在各种反复问句中这两种格式在地理上的分布是最广阔的。

2. 除了上述两种句型外，其他句型在地理上的分布都局限于某一狭小的范围。例如"F－V"只见于旧常州府和苏州府，上海的"F－V"是后起的；"有 neg. 有"只见于旧绍兴府、等等。

3. 各类反复问句的地理分布境界线事实上与明清时代府、州边界线重合或部分重合。例如"V－PRT－neg."只见于旧温州府。参见附表及附图。

4. 在同一个地点方言里，同时使用二、三种不同的未然体反复问句，这是很普遍的现象。其中又以"V－neg.－V"和" V－neg."的并存现象更为常见，例如这两种句型并存于嘉兴方言。参看附表和附图。

5. 各种句型在地理分布上具有区域特征，即某一种句型只分布于某一个地区。例如"F－V"和"F 曾 V"大致只见于旧常州府和苏州府；"V－V"和"有 neg. 有 V"只见于绍兴府；"V－Aux－neg."和"有 V(也) "只见于旧温州府。

上文述及在现代吴语里未然体反复问句可以分为三大类，即"F－V"、"V－neg.－V"和"V－neg"；已然体反复问句可以分为两大类，即用发问词构成的句型"F－V"和用否定词构成的句型"V

－neg.”各类又可分若干小类。现在讨论各种类型产生时代的先后。

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途径，来判断方言中共存的语法形式的时代层次。

(1)有没有共同语的文献资料可以用于断代？

(2)有没有方言文献资料可以用于断代？

(3)从方言类型地理学的角度来看，哪些形式见于方言演变较慢的地区？

(4)对于同一个地点方言中的并存形式，则要看哪些形式用于老派，哪些形式用于新派？哪些形式较常用？哪些形式较少用？

在未然体的三种类型中，应以“V－neg.”为最古层，“V－neg.－V”为中间层，“F－V”为最新层。

在古代汉语文献中最早出现的反复问句即是“V－neg.”，从先秦到南北朝，除了秦墓竹简较为特殊外，“V－neg.”是惟一的反复问句形式(张 1990)。

能够反映某些温州方言语法特征的最古老的文献是宋代南戏作品《张协状元》，其中“V－neg.”型反复问句有六例，而“V－neg.－V”型反复问句却只有一例。在元本《琵琶记》(作者是温州人)里，“V－neg.”型有十三例，“V－neg.－V”型却只有三例(张 1990)。《全唐诗》吴语区作者的作品只用“V－neg.”型，不用“V－neg.－V”型。这说明在当时的温州话里“V－neg.－V”还是新兴句型。在古汉语中“V－neg.－V”型的形成和发展是在唐宋时期(张 1990)。历史上北方移民进入今吴语区有三次大浪潮，先后发生在两晋之交、三国东吴和两宋之交。在第三次移民浪潮中，温州人口大增，南戏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在温州形成的。“V－neg.－V”很可能于此时进入南部吴语。但是“V－neg.－V”在吴语中盛行应在明代之后，《二

拍》中的反复问句仅用“V－neg.”型，至今在有的地点方言里“V－neg.”型仍用得极少，如天台、崇明、玉山。

从方言类型地理学的角度来看，吴语在历史上不断受到北方官话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从北到南逐渐减弱的，也就是说官话对北部吴语影响深，对南部吴语影响浅。所以较古老的吴语特征在南部保留比较多，例如儿尾词在今南部吴语普遍使用，在明末辑录的《山歌》里也屡见不鲜，但是在今太湖片吴语里只能找到残迹而已。

“可－V”型不见于南部吴语，只见于苏南吴语。在书面文献中“阿－V”型大量出现是在明末的白话小说《警世通言》里，在吴语文献中最早则见于明末的《山歌》。北部吴语中的“阿－V”型可能是晚至明代才出现的。在“阿－V”者前应该是用“V－neg.”型的。至今苏南的有些地点，如常州，仍然是“V－neg.”和“阿－V”并用。

上海话的“阿－V”型是晚近从苏州话借入的。上海旧属松江府，上海话的底子是松江话，旧松江府所辖地区除上海市区外今方言皆不用“可－V”型。

已然体反复问句中用否定词“未”后置于动词的句型，只见于浙南的旧金华府、温州府和处州府的青田县。这种句型屡见于宋代的话本小说。这种句型应该是由两宋之交的官话区移民输入吴语区的，至今仍用于浙南吴语，在苏南和浙北虽然已不再用此类问句，但是在一般的陈述句里，仍残留“未”(意谓“未到一定时间，早着呢”)这个词。如上海话：“三点钟看电影，直直未来。”

五　吴语与闽语反复问句的比较

闽语区的移民历史对于比较和理解吴语和闽语的异同是很重

要的。自西汉末在今福州置总冶县以后，闽地始有北方汉人移居。大规模的汉人移居入闽是在汉末三国晋初的百年之间。这些移民的原居地是江南、浙北，大致相当于三国东吴的会稽郡。他们带到闽地的是当时的吴语，而不是中原汉语。由于吴语区自北而南自东晋之后所受官话影响日深，所以最古老的吴语特征可能较多地保留在今闽语中。

闽语反复问句的固有句型是“V－neg.”。句型“V－neg.－V”是受北方话影响产生的非固有句型(余霭芹 1989)，在今闽语区它的构成和使用还是受到严格的限制(张 1990)。在今吴语中虽然“V－neg.”和“V－neg.－V”并存并用，但是正如上文所述，“V－neg.”是吴语的固有形式或较古形式，“V－neg.－V”是两宋之交官话区移民输入的。当三国东吴时代吴语区居民大规模入闽的时候，在他们的方言里，反复问句是“V－neg.”型的。所以今闽语反复问句的基本句型是“V－neg.”，这是不难理解的。

在吴语区内部“V－neg.”可以分为若干小类，其中有一类是“V－PRT－neg.”，其中的语气词是“也”[a]。这一类只见于浙南的瓯江片，在其他的吴语里，动词和否定词之间是不能插入语气词的。这种句型也见于闽语，并且其中的语气词“也”的读音也是[a](张 1990)。例如文昌话用例：

汝有三角钱也无？

伊想去美国也无？

“V－PRT－neg.”中的“也”，闽语与吴语瓯江片相同，也可以插在一般选择问句的两项之间，例如：

温州话：你吃酒也喝茶？ \ 你走去也渠走去？

厦门话：汝食酒抑是食茶？ \ 你去也是伊去？

吴语已然体分为两大类，其中用否定词后置的一类又分为两小类，即“V－PRT－(也)未”和“有 V(也)(有)”。这两小类在吴

语中只见于瓯江片，在各地闽语中则是普遍使用的。例如：

温州话：你有走上海也？

东山岛话：汝有去上海也无？

温州话：你写好罢阿未？

海丰话：你写好了未？

在吴语瓯江片和处州片里，动词为“有”的反复问句，最常见的句型是“有 N 有”，如“还有药吗？”这个问句在各地的说法：

青田话：还有药 m 噢？

温州话：还有药也 nau？

乐清话：还有药也 mau？

平阳话：还有药 nau？

这个句型也是大多数地点的闽语常用的。例如：

莆田话：厝里有人无？

台湾闽语：你有纸票也是无？

在闽语里句尾的“无”，今音读[b]声母，本是明母。在吴语里句尾的否定词，青田读 m，乐清读 mau，温州和平阳都读 nau，mau 是 m + jau(有)的合音，nau 是 n(<m) + jau(有)的合音。青田的“有 N ”应该是较古的形式，温州等地的“有 N 有”是模仿后起的“V - neg. - V”型，进行类比创新的结果。所以从较古的形式来看，浙南吴语和闽语的这一类反复问句，是同源的，或者说它们的底层形式是相同的。

此外，浙江的旧金华府也有“V - PRT(也)未”型，旧绍兴府则有“有 neg. 有 V”型，这两个句型也是跟闽语相同或相似的。

浙南吴语和闽语的反复问句在类型上的相似，显然不是互相借用的结果。吴语瓯江片与闽语区相邻接，闽语在历史上形成以后有不断向外扩张的倾向，不过在明清时代对吴语区瓯江片的扩张在边界地区仅止于平阳。平阳蛮话是吴语和闽语的混合方言。

闽语区的居民及其方言并没有深入到瓯江片的腹地，浙南的权威方言是温州话。因为商业地理的关系，温州话往南可以通行到闽北的福鼎。所以浙南的反复问句在类型上显然不是从闽语借入的，两者的相似应该是同源关系，是对古吴语的反复问句的继承。其中的"V－PRT(也)未"则可能是两宋之交由北方的移民同时输入吴语区和闽语区的。

如果以反复问句的类型为标准来划分方言区，那么浙江的旧温州府、处州府、金华府、绍兴府应该与今闽语划归同一区。

六 结语

吴语的反复问句，未然体可分为"F－V"、"V－neg.－V"和"V－neg."三大类。已然体可以分为用发问词构成的和用否定词构成的两大类。如果用未然体的框架，已然体中的"F－V了"和"阿曾V"可以归入"F－V"型；"V勒\伐"、"V勒呒没"、"V未勿"、"V－PRT(也)未"可以归入"V－neg."型；"有neg.有V"和"有(也)有"则各自另成一类。"V－neg."型的产生时代可以追溯到先秦汉语，"V－neg.－V"形成于两宋之交，"F－V"应是晚至明代才形成的，"有V(也)呒(有)"则应产生于东晋之前的古吴语。

吴语的反复问句有以下几个重要的特点：

第一，不同的类型在同一个地点共存，这是很普遍的现象。例如"V－neg."型和"V－neg.－V"型共存于宁波方言。

第二，有一些混合型结构，即由两种不同的类型混合生成的新的类型。这种不同时代产生的语法结构的层次积压现象，需要深入的调查和比较才能发现。已经发现的五种混合型结构及其原型、使用地点和例句，详见附表3。

第三，浙南吴语的反复问句在类型上与闽语相同，宣州片则

与江淮官话相同。

附表Ⅰ 吴语未然体反复问句句型一览表

片	地点 \ 句型	F－V	V－neg－V	V－Aux－neg－V	V－conj－neg－V	V－V	V－neg	V－Aux－neg	V－conj
	常州	✓					✓		
	靖江	✓							
	丹阳	✓	✓				✓		
	金坛	✓	✓						
	溧阳						✓		
太	宜兴								✓
	江阴	✓							
	张家港	✓					✓		
	苏州	✓			✓		✓		
	上海	✓	✓						
	无锡	✓							
	常熟	✓							
	昆山	✓							
	吴江	✓							
湖	海门				✓		✓		
	启东	✓							
	崇明		✓				✓		
	宝山	✓					✓		
	松江		✓						
	南汇		✓				✓		
	嘉兴		✓				✓		
	海盐		✓				✓		
	湖州				✓		✓		
	绍兴		✓			✓			
	诸暨		✓			✓			
片	嵊县		✓			✓			
	宁波		✓				✓		
	余姚		✓				✓		
	奉化		✓				✓		
	杭州		✓						

续上表

片	地点 \ 句型	F V	V neg V	V-Aux neg V	V conj neg V	V V	V neg	V Aux neg	V conj
婺州片	金华		✓			✓	✓		
	东阳		✓				✓		
	永康		✓				✓		
丽衢片	衢州		✓				✓		
	龙游		✓				✓		
	江山	✓	✓						
	丽水		✓				✓		
	青田		✓				✓		
台州片	临海		✓				✓		
	天台		✓				✓		
	黄岩		✓				✓		
	温岭		✓				✓		
瓯江片	温州		✓	✓				✓	
	乐清		✓					✓	
	平阳		✓	✓			✓		
宣州片	铜陵	✓							
	泾县	✓							

附表Ⅱ　吴语已然体反复问句句型一览表

句型 / 地点	FV 了/吗	阿曾 V	V 勿曾	V 勒勿/哦	V 勒吠/没(V)	有 neg./有 V	V 未勿	V－PRT(也)未	有 V(也)/並有
常州			✓						
武进		✓							
靖江		✓							
丹阳			✓						
金坛		✓							
溧阳					✓				
宜兴			✓						
张家港		✓							
苏州		✓							
上海				✓	✓				
无锡		✓							
常熟		✓							
昆山		✓							
吴江		✓							
海门			✓						
崇明				✓	✓				
宝山		✓							
松江					✓				
南汇					✓				
嘉兴				✓					
湖州				✓					
绍兴						✓			
诸暨						✓			
嵊县						✓			
宁波				✓					
余姚					✓				
金华								✓	
东阳								✓	
永康								✓	

续上表

句型 / 地点	FV了/吗	阿曾V	V勿曾	V勒勿/哦	V勒既没(V)	有neg有V	V未勿	V-PRT(也)未	有V(也)既有
衢州			✓						
青田								✓	✓
玉山									
临海						✓			
天台				✓	✓				
黄岩				✓					
温州								✓	✓
乐清								✓	✓
平阳								✓	✓
铜陵	✓								
泾县	✓								

注：杭州是"V了没有"型，未列入表内。

附表Ⅲ　吴语未然体反复问句句型一览表

原型	混合型	例	方言地点
A 阿 V B V-neg. V	阿 V-neg.-V	侬阿去勿去?	苏州、上海
A 阿-V B V-conj.-neg	阿-V-conj. neg.-V	山东地方阿冷勒勿冷?	苏州
A V-neg. V B V-Aux-neg	V-Aux neg V	你走也否走?	温州、平阳
A 有V(也)既(有) B V(也)neg.	有V(也)否	你有书也否?	温州、平阳、乐清、青田
A 阿-V B V neg.	阿V-neg.	侬阿要吃哦?	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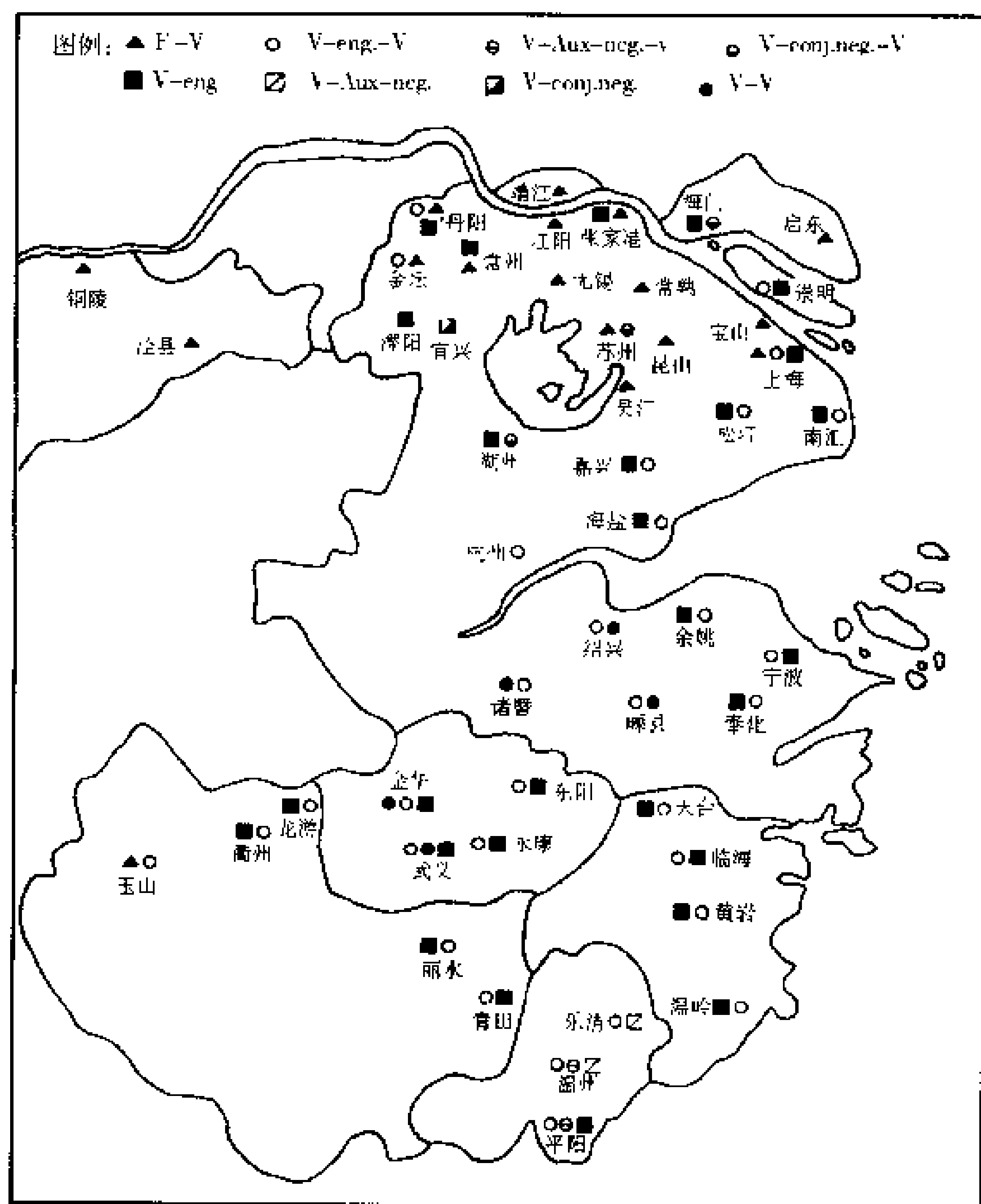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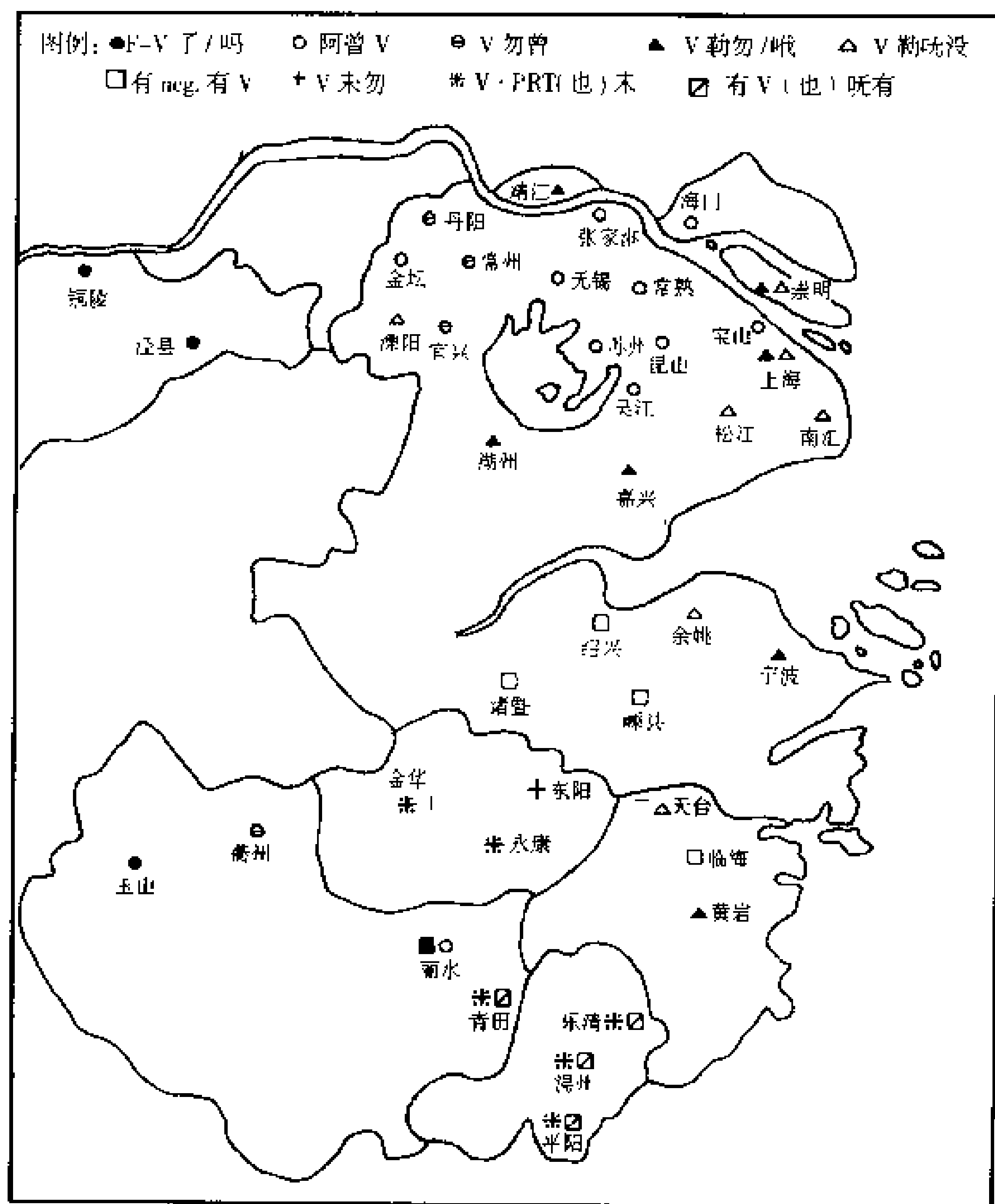


图 1 吴语未然体反复问句句型地理分布图



图Ⅱ　吴语已然体反复问句句型地理分布图

参考文献

赵元任.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的研究.清华学报,1926第3卷第2期.865－917页

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清华大学出版,1928

刘丹青.苏州方言的发问词和"可VP"句式.中国语文,1991,(1).27页－33页

余霭芹.*Problems of stratification in comparative dialectal grammar－A case in southern Mi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Hawaii,1989

张　敏.*A typological study of yes-no questions in Chinese Dialects: in diachronic perspective*,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0

朱德熙.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1982

朱德熙.汉语里的两种反复问句.中国语文,1985(1),10页－20页

附记:本文1991年10月写于美国西雅图,为华盛顿大学亚洲语言和文学系的"汉语方言比较语法"研究项目(Project of Comparative Chinese Grammar)而作。文末原附有三张表格:未然体反复问句一览表、已然体反复问句一览表、混合型反复问句一览表;两幅地图:未然体反复问句句型地理分布图、已然体反复问句句型地理分布图。初稿用中文和英文写,后经删节载《中国语文》,1993(2),93－102页,附表和附图发表时因限于篇幅删去了,今补上。

温州方言语法纲要

本文简略描写温州方言不同于普通话的语法特点，相同之处略去不论或略为涉及。本文以提供语言事实为主，此外，只是对语法现象略加分类而已。不追溯历史来源，也不作不同方言的横向比较。本文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温州方言语法的素材，也可以用作方言比较研究的材料。

本文所谓"温州方言"是指"狭义的温州话"，即浙江省温州市市区居民日常使用的方言，使用人口约六十万。温州方言属吴语瓯江片。温州方言在瓯江片是优势方言，可以通行无阻。"广义的温州话"相当于瓯江片吴语。瓯江片在浙江省东南部，包括温州市市区，瑞安市和永嘉县的全境，乐清市清江以南，平阳县、文成县和洞头县的大部分地方，苍南县、泰顺县和玉环县的小部分地方，以及青田县的温溪等地。使用人门约六百万。笔者的母语是温州市区话。本文的发音合作人即是笔者本人。例句尽可能避免生僻的汉字或方言字，以便阅读。有些方言字电脑字库里没有，用同音字代替。如无同音词可写，就直接用国际音标标写。本文对方言本字不作考证，写法请参阅游汝杰、杨乾明《温州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普通话译文用括号括出。必要时用宽式国际音标标音，外加方括号。为了打印的方便起见，调值用数字表示。轻声用0表示。短横后是变调值。实际上不合格的例句前加*号。两个以上简短的例子用短竖杠分隔。

温州话声韵调

一　声母(29)

p 布本北	ph 普拼匹	b 比瓶别	m 眯面密	f 飞付福	v 湖文服	
t 刀东答	th 剃通踢	d 地洞读	n 奶农捺			l 溜拢绿
ts 子棕汁	tsh 雌猜尺	dz 池呈直		s 四送式	z 事晴席	
tɕ 张中接	tɕh 伞冲切	dʑ 丈虫杰	ȵ 粘女玉	ɕ 香兄雪	j 移顺术	
k 街公角	kh 开孔客	g 掼厚轧	ŋ 熬瓦岳	h 好烘黑	ɦ 鞋红盒	
0 鸭衣乌碗						

二　韵母(35)

ɿ 书鸡吹旗	i 衣移烟歇	u 火布裤谷	y 女贵干月
a 爸拿他阿	ia 晓鸟脚约	ua 弯挽绾	
ɛ 亨桁鹦杏	iɛ 表打叫耕	uiɛ 𡚸	
ə 戴菜开贼			
ɛ 报刀早告			
ø 半短算盒			
o 马沙家落	yo 捉束玉局		
		uɔ 忙汤炒光	yɔ 钟双床勇
ai 杯对脆国	iai 吉吸及益	uai 畏煨瘪颓	
ei 比低写石			
au 透走狗瓯	iau 久球游幼		
ɤu 多做头六	iɤu 酒手肉熟		
aŋ 门凳进棍	iaŋ 斤近忍印	uaŋ 温揾	
eŋ 饼亭井绳			
oŋ 捧洞送风	yoŋ 中春雄永		
m̩ 姆	n 唔	ŋ 儿吴我二	

三　声调(8)

单字调共有八个，平上去入四声各分阴阳，阴调类高，阳调类低：

调类	调号	调值	例字
阴平	1	33	高天三飞
阳平	2	31	平神人云
阴上	3	35	走岸好粉
阳上	4	24	老近淡厚
阴去	5	42	对怕送放
阳去	6	11	大树帽用
阴入	7	313	急黑桌铁
阳入	8	212	麦杂白俗

阴上的实际调值是45；阳上的实际调值是34，为醒目起见分别标作35和24。上声带有紧喉成分，我们略去不标。下文出现的音节一般标调号，必要时标调值。

两字组变调调型共有13种。各种两字组的连读变调调型见表1。此表的左边是前字的8个调类，上端是后字的8个调类，调类下面注出单字调的调值。表心是前后字连读时的变调调值。

表1　温州话两字组变调调形表

<table>
<tr><td>后
前</td><td>阴平
3</td><td>阳平
31</td><td>阴上
35</td><td>阳上
24</td><td>阴去
42</td><td>阳去
11</td><td>阴入
313</td><td>阳入
212</td></tr>
<tr><td>阴平</td><td rowspan="2">11—33</td><td rowspan="2">22—21</td><td colspan="2" rowspan="6">53—35</td><td colspan="2" rowspan="2">13—53</td><td colspan="2" rowspan="6">53—13</td></tr>
<tr><td>阳平</td></tr>
<tr><td>阴上</td><td rowspan="4">42—33</td><td rowspan="2">42—21</td><td rowspan="4">42—21</td><td rowspan="4">42—11</td></tr>
<tr><td>阳上</td></tr>
<tr><td>阴去</td><td>22—21</td></tr>
<tr><td>阳去</td><td>42—21</td></tr>
<tr><td>阴入</td><td rowspan="2">1　33</td><td rowspan="2">22—21</td><td colspan="2" rowspan="2">1—35</td><td rowspan="2">1—42</td><td rowspan="2">1—11</td><td colspan="2" rowspan="2">1—13</td></tr>
<tr><td>阳入</td></tr>
</table>

温州话声韵调系统特点：

1. 古全浊声母今读浊音浊流，不像太湖流域的吴语读清音浊流。

2. 次浊声母在阴调类中带喉塞 ʔ-，在阳调类中带浊流 ɦ-。

3. 声母 j 在撮口韵前圆唇化，实际音值为 ɥ。

4. 零声母字音节开头带有轻微的紧喉成分。

5. 音位 a 用作单韵母或后接韵尾-u 时为 A，后接韵尾-i 和-ŋ 时舌位偏高，近乎 ɐ。

6. 元音 e 的舌位偏低。

7. 元音 ɛ 的舌位偏高。

8. u、ua、uiɛ 三韵中的 u 一般都唇齿化，也可以记作 ʋ。

9. iai iau iɤu iaŋ 四韵中的介音 i 和 yɔ 、yoŋ 二韵中的介音 y 很短促，不明显。

10. ə 韵的实际读音舌位偏低，严式标音可作 ɜ。

11. ei、ɤu 和 øy 为后响复合元音。

12. 阴上调和阳上调都是短而急的升调，带有轻微的紧喉作用。

13. 阴入和阳入单字调不带喉塞尾，读长调，但自成调类，不与舒声调相混。

14. 与单字调比较，连读变调的特点是前字多变化，后字较稳定。阴平字作为后字仍保持单字调的调值 33；上声字作为后字调值是 35，调型与单字调相同；入声字作为后字调型也与单字调相近，即失去略降的调头。

15. 古效摄一二等今音不同韵，例如：宝 pə35|饱 puɔ35。

16. 古东锺两韵今音有别，例如：众 tɕyoŋ42|种 tɕyɔ42。

17. 古山咸宕江四摄舒声字今音鼻韵尾脱落，读口音。例如：山 sa33| 三 sa33| 糖 duɔ31|讲 kuɔ35。

18. 古深摄和臻摄(开口)今音读 aŋ 或 iaŋ,例如:心 saŋ33|阴 iaŋ55|真 tsaŋ33。

19. 古流摄侯韵(端系、见系)、尤韵(庄组、见系)读 au;幽韵(见系)读 iau。例如:偷 thau33|狗 kau35|愁 zau31|牛|ŋau31|幼 iau33

20. 古遇摄、蟹摄、止摄(合口三等)的喻母字今声母读 v,韵母读 u。例如:雨 vu24 卫 vu11 围 vu31。

温州市区方言与郊区方言的主要差别有以下两项。

市区没有舌尖元音 ɥ,东郊有这个元音;东郊没有 ɤu 韵,市区的 ɤu 韵东郊读 u 韵或 eu 韵;梗摄二等市区读 iɛ,东郊读 ɛ;宵韵和萧韵市区读 iɛ,东郊读 yə;戈、鱼、虞、模韵市区读 øy 韵,东郊读 u 韵;市区的声母 dʑ ȵ j 不与韵母 eŋ 相拼,东郊的声母 dz z 不与韵母 eŋ 相拼。例字如下,东郊的语音以永强(又名永嘉场)土话为代表。

	书	拖	头	生	条	布	郑
市区	sɿ33	tɤu33	dɤu31	siɛ33	diɛ31	pøy42	dzeŋ11
永强	sɥ33	tu33	deu31	sɛ33	dyə31	pu42	dʑeŋ11

端透定三母市区及东郊读舌尖音 t th d;西郊和南郊的部分地区及与市区隔江相望的瓯江北岸读舌面音 tɕ tɕh dʑ。以下例字以江北土话为代表。

	雕	店	天	跳	调	电	豆
市区	tiɛ33	ti42	thi33	thiɛ42	diɛ22	di22	dɤu22
江北	tɕyə33	tiɛ42	tɕhie33	tɕhie42	dʑyə22	dʑie22	dʑiu22

温州市区话的语音因年龄层次不同,有老派和新派的差异。只有七八十岁以上的部分老年人才带有老派的口音,六十岁以下的居民皆属新派。老派和新派在语音上的主要差别有以下五项。

非组声母拼 o、oŋ、uɔ 三个韵母时，老年人读 f、v，中青年读 h、ɦ。例字如下：

	法	缚	风	缝	方	房
老派	fo313	vo212	foŋ33	voŋ22	fuɔ33	vuɔ31
新派	ho313	ɦo212	hoŋ33	ɦoŋ22	huɔ33	ɦuɔ31

老派有韵母 ɥ 和声母 tʃ、tʃh、ʤ、ʃ、ʒ，韵母 ɥ 只跟声母 tʃ、tʃh、ʤ、ʃ、ʒ 相拼，用于遇摄和止摄的部分字。新派没有上述韵母和声母。例字如下：

	朱	处	柱	水	瑞	垂
老派	tʃɥ33	tʃhɥ42	ʤɥ24	ʃɥ35	ʒɥ22	ʤɥ22
新派	tsɥ 33	tshɥ42	dzɥ24	sɥ35	zɥ22	dzɥ22

古遇摄、蟹摄、止摄(合口三等)的喻母字老派今声母读 j，韵母读 y；新派今声母读 v，韵母读 u；摄影母字的声母新老派都读零声母，韵母老派读 y，新派读 u 例字如下：

	雨	卫	围	威
老派	jy24	jy22	jy31	jy33
新派	vu24	vu22	vu31	u33

部分流摄一等和三等字老派读 iu 韵，新派读 ɤu 韵。例字如下：

	头	豆	流	柳	酒
老派	diu31	diu22	liu31	liu24	tɕiu35
新派	dɤu31	dɤu22	lɤu31	lɤu24	tɕiɤu35

"宫弓躬"三字老年人和中年人读 tɕyoŋ33，又读 koŋ33，青年人只 koŋ33 一读。

本文所见方言词先在此简要注释：

事干——事情|物事——东西|配—— 佐饭小菜|大懵——动

作迟钝的胖子|树毛山——松树山|娒娒——小孩|新孺人——新娘|大家人——大家|个起事干——这件事|个人——这个人|一色——一样|否——不|渠——他|囥——放、藏|困——睡|匄[ha42]——给、让|妆——搞|徛——站|眙——看|搗破—打破|着——必须要、一定要|接落——接下去|了滞——干净|眯甜——甜甜的|圆卵卵——圆圆的|灵灵清清——清清楚楚|满淋淋——满满的|逮——把|险——很|伉——跟、同|爻——了

二 数词

(一)“二”和“两”

“2”有[ŋ̍11]和[liɛ24]两种读法。在下述情况下这两种读法两可。

1. 数数时多用[ŋ̍11],少用[liɛ24]:一、二[ŋ̍11/liɛ24]三、四……

2. “礼拜二”或“星期二”中的“二”:lei24pa42ŋ̍11/seŋ33dzɿ31ŋ̍11

3. 称年、月、日时用到的“二”:1982[liɛ24]年2[ŋ̍11]月

4. “十”或“廿”后的“2”读[liɛ24/ŋ̍11]:

十二[zai212ŋ̍11/zai212 liɛ24]

廿二[ȵi11ŋ̍11/—— ȵi11liɛ24]

5. 在以“第”开头的序数词中:第二[ŋ̍11]

在下述情况下只能用[liɛ24],不用[ŋ̍11]

1. 称以“2”开头的百位以上的数：

246［liɛ24 pa313 sɿ42 zai212 leu212］

*［ŋ̍11 pa313 sɿ42 zai212 leu212］

2. 在“二、三”后接量词的数量结构中：

两三个人：［liɛ24 sa44 kai42 naŋ31］

*［ŋ̍11 sa44 kai42 naŋ31］

3. “二”后接量词，只用“两”［liɛ24］：

两个／两条／两尺两寸／两个两角

4. “2”接度衡量词时，只能用“两”［liɛ24］：

两斤菜／两尺布／两两饭

5. 在以“头”字开头的序数词中，只能用“两”：

头两名／*头二名

在下述情况下，只能用［ŋ̍11］。

1. 称排行时：二姐｜二哥｜二舅舅

2. 在“二三十”后接量词的数量结构中：

二［ŋ̍11］三十｜二［ŋ̍11］三十个房间

（二）位数

1. 称“2”开头的“十位数”时，常用“念”［ȵi11］：

24［ȵi11 sɿ42］　27［ȵi11 tshai313］

2. “一百、一千、一万”后边有余数，而余数又是整数时，前边的“一”和后边的余数的位数词常可省略。

百八＝180｜千六＝1600｜万五＝15000

3. “20”有“念［ȵi11］”和“二十［ŋ̍11 zai212－0］”两种表达法。

从“20”数到“29”时，多用“念”：

念一 = 21｜念二 = 22｜念三 = 23

从"10"开始成十地数数时，多用"二十"：

一十、二十、三十、四十 = 10、20、30、40。

在序数和概数中多用"念"：

明朝是念一号｜念五排六号｜念几本书

(三)序数

头名 = 第一名｜头个 = 第一个｜头趟 = 第一次或第一行

"头"前置于"二"以上的基数词时，相当于普通话的"前"：

头两名 = 前两名｜头五个 = 前五个｜头三遍 = 前三次

(四)概数

1."几十、几百、几千、几万"后接"下 + 量词"，表示概数：

(一)百下斤重｜念米下长｜十下平方大｜(一)千下个人

2.表示不到某一数量，多用"勿赛(个)"前置或后置于基数词：

勿赛五斤｜勿赛三十平方｜勿赛十米｜勿赛一百个人｜三十斤勿赛个｜念个人勿赛个

3.用"两"前置于量词，可以表示实数，也可以表示概数。表示实数的"两"不变调，即[liɛ24]，表示概数的"两"变读轻声，即[liɛ24 - 0]：

买两斤[ma24 - 0liɛ24 - 0ʨiaŋ33 - 0]实数

[ma24 - 0liɛ24 - 0ʨiaŋ33]概数

或者用"下"后接于数量词，表示概数：

修该张凳着一日下工夫｜三十个桔有两斤下

或者用不带数词的量词后接"下"或"把"，表示概数：

个把人｜头把猪｜个下钟头｜米下长｜铺把路(十里左

有路程）

用“过止”后置于数词或数量词组表示到这个数量为止：

五十过止｜一百过止｜三十分钟过止｜三盘过止｜二遍过止

二 量词

（一）温州话和普通话量词异同比较

1. 普通话不用的温州话量词举例

物量词有：

荚[ka7]，用于荚果等：一荚落花生

爿[ba2]，用于扁平物：一爿门

厨[dzɿ2]，用于饭食：一厨饭

株[tsɿ1]，用于树木：一株树

柄[peŋ]，用于汤匙：一柄调羹

退[thai5]，用于大房子前后的区间：该间房子有三退

主[tsɿ3]，用于家庭：一主人家

散[sa5]，用于柑桔类的囊瓣等：一散桔

子[tsɿ3]，线状物束在一起为“一子”：一子头发

花[ho1]，用于切开的瓜果等：一花西瓜

垛[duɔ2]，用于堆积物：一垛蚕豆

樧[tsau1]，用于簇生的草或毛发

樥[boŋ11]，用于丛生的草木：一樥水竹。

掷[dzei6]，用于撒尿：赖一掷尿

动量词有：

埭[da6]，用于走或与走意义相关的动作、行为

䆛[ɕy7]，入睡至醒来为“一䆛”。

2.温州话不用的普通话量词举例：尾、棵、所、辆、堵、管、口、根。

3.适用范围与普通话不同的量词举例：一枚镜、一头马、一粒石头、一顶山。

（二）温州话量词的语法特点

1.单音节量词重叠中间嵌入"加"表示逐指或遍指：
个加个（每一个）｜张加张（每一张）｜条加条（每一条）｜埭加埭（每一行）｜遍加遍（每一次）

2.在词组"一＋量＋数＋量"中，如果其中的量词是单音节的度量衡量词，则第一项"一"和第二个量词可以省略：
丈五＝一丈五尺　斤六＝一斤六两　角三＝一角三分
亩九＝一亩九分

3.单音节量词变读入声前置于名词，可以起近指代词的作用。这样的"量＋名"词组可以作主语，也可以作宾语：

张凳匄你坐，我坐许张凳。（这张凳子给你坐，我坐那一张。）

许碗饭匄你吃，我吃碗饭。（那碗饭给你吃，我吃这一碗。）

这类量词的声调变化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1）非阴入的阴声调变读阴入调：
个[kai42]——个[kai313]人（这个人）
本[paŋ35]——本[paŋ313]书（这本书）

（2）非阳入的阳声调变读阳入调：
头[deu31]——头[deu212]鱼（这条鱼）
枚[mai31]——枚[mai212]镜（这面镜子）

（3）原读入声的不变调
粒[lø212]——粒[lø212]糖儿（这颗糖）

荚[ka313]——荚[ka313]香蕉(这只香蕉)

4. 在一定的语境下量词可以单独用作主语或定语:

条好,许否好(这条好,那条不好)

张忒重,许张轻厘(这张太重,那张轻一点)

吃个,勿要吃许个别(吃这个,不要吃那个)

5. 量词可以连接中心词和修饰语,构成修饰或规定关系,用法大致相当于普通话结构助词"的"。其中的中心词是名词,修饰语是名词或代词,量词不变调。

我本书比你本书厚(我的书比你的书厚)。

阿光部脚踏车是新个(阿光的自行车是新的)。

你支表比渠支表准(你的手表比他的准)。

用具格里支蓝水笔写字眼(用抽屉里的钢笔写字)。

三 名词

(一) 构词法

1. 有的名词是用叠音构成的:

嘴嘴(嘴巴)|脚脚(脚)|奶奶(乳房或乳汁)

娘娘(祖母)|老老(老头子)|娒娒(小孩)

兜兜(口袋)|麦麦(豆子)|对对(婴儿周岁)

(蟋蟀)

"嘴嘴"、"脚脚"叠音不叠音两可。

2. 主谓结构式构词法较发达此类词可分两小类

(1)普通话中有些偏正结构的词,在温州话中前后两个词素次序颠倒,而成为主谓结构的词:

鱼咸(咸鱼)|菜咸|菜干|虾干|虾扁|鞋拖

(2)不见与普通话的主谓式合成词，这一类词的数量更多：

天光(早晨)｜潮涨(涨潮)｜潮落(退潮)｜风痴(台风)｜天色冷(冷天)｜天色热(热天)｜稻熟(水稻的成熟期)｜门吸｜身体暖(发烧)｜心高(志向高远)｜神昏(神志、举止失常)｜甘蔗淡(甘蔗的顶梢)｜豆腐生(生豆腐)｜江蟹生(经腌制的生蟹)｜盘菜生(腌制的生盘菜)｜白旦生(一种腌制的小鱼)

3.附加法

可以用附加前缀或后缀的方法构成名词

(1)前缀

阿[a313]：前置于单音节的亲属称谓或人名前：

阿伯(爸爸)｜阿妈｜阿哥｜阿弟｜阿姹｜阿妹｜阿爷｜阿侄｜阿娘｜阿叔｜阿光(人名)｜阿良(人名)｜阿华(人名)

或前置于第三人称单数“渠”：阿渠，用于称呼陌生人，表亲昵。

老[lə4]：前置于若干人物名词前：

老司(师傅)｜老司伯｜老大(船夫 船员)｜老媪(老婆)｜老公(丈夫)｜老人客(女人)

(2)后缀

儿[ŋ31]

读自成音节的后鼻音。作为后缀可分为“儿1”和“儿2”两个，“儿1”是不增加词汇意义的构词成分；“儿2”是表示小称的后缀。

“儿1”：后置于名词或名词性语素，是不增加词汇意义的构词成分。变调符合一般规律，不过儿尾变读轻声，儿尾前的音节相对较长。用例如下：

盒儿｜丐儿｜绷儿(镜框)｜刀儿｜羊儿｜桃儿｜篮儿｜瓶儿｜头儿｜枣儿｜簿儿｜辫儿｜棒儿｜袋儿｜糖人儿｜小个儿

(小孩儿)|跳舞衣儿|番薯颓儿(小番薯)|菜头条儿(萝卜丝)|守寡老娘儿(寡妇)

后缀“儿1”一般不起改变词性的作用。“儿1”的前置成分只有个别是动词或动词性词组：摊1——摊7儿|糊2——糊8儿(面糊)|飞1——飞7儿(票签)。

后缀“儿1”一般也不起改变词义的作用，只有个别例外：糖2(白糖、红糖等)——糖8儿(糖果)|刀1(指菜刀等较大的刀)——刀7儿(小刀)|摊1(动词)——摊7儿(摊贩)。

“儿2”：表示小称，读入声。就读音而言，可分两类。

第一，原词带有后缀“儿1”的，把“儿”变读入声，儿前的音节变回本调，即同单字调：

瓶2儿8|羊2儿8|篮2儿8|兔3儿8|棒4儿8|盒8儿8|辫4儿8

第二，原词不带后缀“儿”的，后头加“儿”，读入声：

猴大——猴大儿8|轮船——轮船儿8|老鼠——老鼠儿8|脚盂——脚盂儿8(小脚盆)|格橱——格橱儿8(小碗橱)|狗——狗儿8

相比之下，连读时“儿1”和它前面的音节之间停顿较短，儿2和它前面的音节之间停顿较长。

客[kha313]

后置于名词、形容词、动宾词组，构成名词，表示职业、人员等，词义较实，用例如下。

后置于名词：老娘客(妇人)|男子客(男人)|畚扫客(打扫垃圾的人)|下路客(从东部滨海地区来的人)

后置于形容词：滑头客(滑头的人)|戇[guɔ 4]客(蛮不讲理的人)|滥竽客(办事马虎、不负责任的人)|撑客(讲究时髦、体面的人。“撑”可用作形容词，意思是“漂亮、时髦”)|大客(天花)|

小客(麻疹)|打生客(陌生人)|长远客(长久不见的客人)

后置于动宾词组:卖柴客(旧时卖柴的人)|打赌客(嗜好赌博的人)|眙山客(看护山林、墓地的人)|担水客(旧时以给人挑水为业的人)|割稻客(割稻人临时工)|掏私客(清理人粪尿的工人)|过路客(过路人)|卖小客(挑担小商贩)

头[dɤu31]

后置于名词,能产性不甚强。不见于普通话的常见用例如下:鼻头(鼻子)|角头(角)|角落头(角落)|布衫头(贴身的衬衣)|樽头(钵)|盘头(酒席上的一盘菜)|脚髁头(膝盖)

有的后置音节"头"有实义,不宜看做词缀:天光头(清晨)|黄昏头(傍晚)|菜头(萝卜)|正月正头(正月的头几天)|瓦檐头(屋檐)|眠床头(床头)

佬[lə 4]

后置于名词、形容词、动词或动宾词组,构成名词,表示职业、人员等,多带贬义,能产性不强,用例如下。

后置于名词:鼓板佬(民乐中担任指挥的鼓手)|门房佬(传达室工作人员)|皮鞋佬(鞋匠)|北佬(北方人)|丈人佬(丈人)

后置于形容词:哑佬(哑巴)|佝背佬(驼背的人)

后置于动词:退休佬(退休人员)

后置于动宾词组:敲梆佬(夜间打更者)|剃头佬(理发师傅)

子[tsɿ3]

后置于名词,能产性不强。用例也见于普通话:样子|面子|狮子|日子|格子|条子|牌子。

另有些词中的"子"是有实义的,不宜看做后缀:菜子(油菜的子实)|鱼子(鱼卵)|山果子(山楂的果实)|算盘子(算盘上的算珠)。

用作构词的后缀以"儿"最为能产,儿尾词总数在一千个以上。

类后缀：

娒[mai33]：娒的本义是“小孩”。用“娒”后置于单音节的人名，用于称呼小孩，也有长大后仍沿用的，如金娒｜昌娒。这个后缀今已少用。

相[ɕi42]：“相”的本义为“状貌”，虚化为名词的类后缀，后置于形容词或名词。后置于形容词的例如：

清水相（素净的样子）｜鏖糟相（不洁貌）｜客气相（客气的样子）｜罪过相（可怜的样子）｜凶相（凶恶的样子）｜欧抖相（萎靡不振的样子）

后置于名词的例如：

脏头相（不整洁的样子）｜娒娒相（孩子气）｜滥竽相（马虎、不负责任）

爿[ba31]，原指扁平状的（东西），是不单用的语素：瓦爿（碎瓦片）｜破碗爿（破碗片）｜柴爿（劈柴）｜破缸爿（陶缸的碎片）｜两臀爿（人体臀部左右两半）

不[gØ212]，原指断头的或半截的（东西），是不单用的语素：砖不（断砖块）｜石头不（小石头）｜粉笔不（半截的粉笔）

（二）处所语素“兰”[la2]

处所语素“兰”后置于人称代词或物主名词后，使前边的人称代词或物主名词带有表示处所的意思，即表示“……家里／那儿”的意思。“兰”在词或句子中读轻声。用例分三组来讨论：

第一组

簿儿还在先生兰。（练习本还在老师那儿/家里。）

电影票走阿光兰。（电影票到阿光那儿/家里取。）

脚踏车生渠兰。（自行车在他那儿/家里。）

书是我兰。（书在我那儿/家里。）

第二组

大家人沃走我兰吃饭。(大家都到我家里吃饭。)

该日黄昏阿德宿舅舅兰困。(今晚阿德在舅舅家睡。)

我徕走先生兰拜年。(我们到老师家拜年。)

秤自拉有个,勿用走别人拉借。(自己家里有秤,不必向人家借。)

第三组

渠兰阿伯做生意个。(他家的父亲是做生意的。)

你兰屋宕比我兰大厘。(你家的房子比我家大些。)

阿光在我兰屋里着棋。(阿光在我兰屋里着棋。)

渠兰屋里养金鱼个。(他家养金鱼的。)

上述三组例句分别代表"兰"的三种用法。第一组中的"兰",只能用于句末,可以解释为某人那儿,也可以解释为某人家里。这里的"兰"有歧义。第二组中的"兰"从整个句子的含意来说,应理解为某人家里。第三组中的"兰"是羡余的。在语法和语义上加不加"兰"是两可的,不过口语中以加"兰"为常。

这里的"兰"不是处所代词。处所代词另有"该里"或"该抵"(这儿)和旁搭(那儿)等。"兰"在句中读轻声,处所代词在句中不可读轻声。虽然在第一组例句中"兰"似乎可以用处所代词替换,但是意念上仍有区别。例如"书是我兰"只是说书由我保存着,说话时不一定带在身边。第二组例句中的"兰"一般不能用处所词替换。第三组例句只能用"兰",不可以用处所词替换。

(三)方位词

方位词分单语素的和合成的两种,见方位词总表。

1. 单语素的方位词有:上、下、左、右、东、南、西、北、外、中、边、对、前、后、底。

2. 合成的方位词是由单语素方位词后接别的成分构成的。

这些后接成分是面[mi6/mai6]转[tɕy3]厢[ɕi1]。"面"除在"对面"中读mi6以外,在其他合成的方位词中皆读mai6。"转"相当于普通话的"头、边、面"。"上转、下转、外转、底转"即是"上头、下头、里头"。"厢"是"边"的意思,"边厢"即"旁边"。"借手"即"左手""顺手"即"右手",用作方位词,指"左面"和"右面"。"半中拦腰"是"正当中"的意思。"对门"是"对面"的意思。"底角"是指"底转(里面)的纵深处"。"门前"本来是"门的前面"的意思,词义引用作方位词,指"前面",与之相对的是"后畔"(后面)。此词常用:

1. 你门前个物事你訾难睑勿着?(放在你前面的东西你怎么会看不到?)

2. 门前有条河,后畔有座山。(前面有条河,后畔有座山。)

表2 方位词总表

	面	转	厢	其他
上	上面(头)	上转		
下	下面	下转		
左	左面			借手
右	右面			顺手
东	东面			朝东
南	南面			朝南
北	北面			朝北
外	外面	外转		
中				当中 半中拦腰
边			边厢	

续表

	面	转	厢	其他
对	(两)对面			对门
底	底面	底转		底角
后	后面			后畔

(四)时间词

一天中的几段时间的表达法见表3。普通话或书面语说法用括号括出。"天"不用来指一昼夜二十四小时的时间或白天。下述几个时间词中的第二个语素不用"天"：该日(今天)，前日(前日)，大前日(大前天)，后日(后天)。称"昨天"为"昨夜"；称"昨天晚上"为"昨夜黄昏"；称"明天"为"明朝"；称"每天"为"日日"、"日加日"或"每日"。

表3　一天中各时段的表达法

日底(白天)					夜底(夜晚)	
天光(上午)			后半日(下午)			
(清晨)	(早上)	(中午)	(午后)	(傍晚)	(晚上)	(午夜)
天光冷头 天光早	天光	日昼 日昼阵 日昼边儿	后半日	黄昏界 黄昏边儿 黄昏头	黄昏	半夜三更 三更半夜

四　代词

(一)人称代词

第一、二、三人称代词的单复数形式见表4。

表 4 第一、二、三人称的单复数形式

第一人称			第二人称		第三人称	
单数	复数		单数	复数	单数	复数
我	我俫 (排除式)	卬你 (包括式)	你	你俫	渠	渠俫
ŋ^{4}	ŋ^{4}le^{0}	guɔ4ȵi0	ȵi4	ȵi4le0	gei^{2}	gei2le0

第一人称复数有包括式，即“卬你”。“我倨”不包括听话者，“卬你”包括听话者：

1)我俫走去泅河儿，你走也否？（我们去游泳，你去不去？）

2)卬你大家人沃走去泅河儿(我们大家都去游泳。)

以上各种人称代词除“卬你”以外，作主语或施事时，在实际语流中普遍带词头 ha0 或 kha0，这两个语音形式是同一个语素的不同变体，在语流中往往读轻声。

代词复数用词尾“俫”[le0]表示，又可以分两种用法。

第一，后置于人称代词，表复数：我俫、你俫、渠俫(我们、你们、他们)

第二，后置于指示代词，表复数：该俫、许俫(这些、那些)

“俫”限于用来表示人称代词或指示代词复数，不能用于表示名词的复数。名词的复数形式和单数相同，不带任何词尾，这是跟普通话“们”的不同之处。又普通话的“们”绝不能用于指示代词之后表复数。

代词的普通所有格用“个”[kə0]表示：

我个书(我的书)|渠俫个书(他们的书)

用词尾“个”[gai6]表示绝对所有格。绝对所有格词尾“个”[gai6]和普通所有格词尾“个”[kə0]来源相同，但语音形式不同，是同一个语素的不变体，用元音和声调的屈折变化构成。绝对所

有格强调某物属某人：

该俫是我个[gai6]（这些是我的）|许俫是渠个[gai6]（那些是他的）

普通所有格后头通常有被它修饰的中心词，绝对所有格后头不能跟别的成分。普通话所有格没有普通和绝对之分。温州话普通所有格和绝对所有格在普通话里都使用“的”表示。

表5是人称代词的主格、普通所有格和绝对所有格的比较表。

表5　人称代词的主格、普通所有格和绝对所有格的比较表

人称＼格＼数	主格		普通所有格		绝对所有格	
	单数	复数	单数	复数	单数	复数
一	我	我俫	我个	我来个 卬你个	我[gaiə]	我俫[gai6] 卬[gai6]
二	你	你俫	你个	你来个	你[gai6]	你俫[gai6]
三	渠	渠俫	渠个	渠来个	渠[gai6]	渠俫[gai6]

另有一个较特别的人称代词“阿渠[a0gei2]”用于面称陌生人，表亲昵。

“自”是指自己的代词，与“别人”相对，有三种用法，一是用作“管自（只顾自己不理他人）、自兰（自己家里）、单独自（自身孤独一人）”的一个语素；二是用于“自＋动＋自”这种格式中：自管自|自骗自|自顾自|自害自；三是在句中常与第一人称单数的“我、你、渠”结合。“我自、你自、渠自”：我自走|你自做|渠自否肯。

（二）指示代词

指示代词有近指和远指之分

该[ki313]是近指代词。

"该"一般要跟量词结合后,才能用来修饰名词:

该张凳|该顶帽|该个人|该条河

有一个例外是"该"可以直接修饰"日""年":该日|该日天光|该年|该年年底,不过"日、年"是准量词,还是有量词的性质。

用"该"构成的近指代词有"该里"[ki313-0lei33](这里)、"该面"[ki313mai11-0](这边)、该俫[ki313-0liɛ313](这些)、该能[ki313-0naŋ313](这样)、"该俫"在句中常省去"该":许俫是你个,俫是我个。"该能"是"这样"的意思。在句子中"该"可以省去:你能妆直头用否着(你这样做肯定不行)。

"该"不能单独用作主语或宾语:该好,许个否好。

所有的量词变读入声(原是入声的不变)后都可以用作指示代词。每一个此类指示代词都只能与一定的名词搭配,其规律与量词和名词的搭配规律一样。这一类指示代词不能与别的后接成分结合,构成合成的指示代词。这一类指示代词可以单独用作句子和主语或宾语:

1.许条忒短,条长厘。(那一条太短,这一条长些。)

2.张好,许张。否好。(这一张好,那一张不好。)

3.许粒忒红,我嫑,我要该粒。(那一粒太红,我不要,我要这一粒。)

4.许支笔颜色否好,我买支。(那支笔颜色不好,我买这一支)。

"许"[ɕi35/hi35]是表示远指的语素。

"许"一般要与量词结合后,才能用来修饰名词语:

许个人|许把枪|许顶帽|许张桌

"许"不能单独用作主语或宾语:"许"与"能"结合构成"许能",意即"那样"。许好,该个否好。

"旁"[buɔ31]也是表示远指的语素。"旁"不能与一般的量词

结合，只能与后接成分“搭、面、头”结合，构成合成指示词“旁搭(那儿)、旁面(那边)、旁头(那一头、那一边)。

上述这些近指代词和远指代词是配对使用的，见表6。

表6　近指代词和远指代词比较表

普通话	这里／那里	这边／那边	这些/那些	这样／那样	这时候／那时候
温州话	该里／旁搭	该面／旁面	该来／许来	该能／许能	能界/许能介
	该底／许底	该头／旁头	来／许来	能／许能	

还可以用“彀宕”表示“这里”，“冂[hau35]宕”表示“那里”。“彀宕”是“个屋宕”的合音；“冂[hau35]宕”是“许个屋宕”的合音。“彀宕”和“[hau35]宕”还可以进一步简略，说成“彀”[kau313]和“冂[hau35]”。

表6中的双音节近指代词在实际使用时皆可以省去第一个音节，第二个音节除“该里”的“里”[li33]仍保持阴平，皆变读入声或保持原来的入声读法，其音变规律与量词变读入声用作近指代词一样。例如：

底＝该底＝这里　　　倈＝该倈＝这些

界＝能界＝这时候　　能＝该能＝这样

(三)疑问代词

各类疑问代词见表7。

表7　各类疑问代词比较表

	问事物	问地点	问数量	问原因	问方式
普通话	什么	哪儿	多少	为什么	怎么
温州话	阿乜	若堂	几倈	桌乜	訾难

表中问事物的“阿乜”[a0ɳ̍i31](什么)另有一个读音是[ga0ɳ̍i31],多见用于中老年人。问事物的“桌乜”是“妆阿乜”(做什么)的合音,即 tɕyɔ33a0ɳ̍i31→tɕiɔ42ɳ̍i31。“訾难”常与后接成分“能”结合构成疑问代词“訾难能”。

各种疑问代词举例如下:

1. 该日你想买倈阿乜配?(今天你想买些什么菜?)

2. 你走若堂去?(你到哪儿去?)

3. 一斤瓯柑卖几倈番钿?(一斤瓯柑卖多少钱?)

4. 前两日你桌乜否走来?(前两天你为什么不来?)

5. 你眙起事干訾难(能)妆好?(你看这件事怎么办好?)

问数量的“几来”也可以用作程度副词,相当于普通话的“多么”:

个人力几来大|能重个担也会担动。(这个人力气多么大|这么重的担子也能挑得动。)

(四)逐指的一种特殊表达法:

用中嵌插人重叠的量词中间。例见上文量词部分。

(五)代副词

代副词“能”相当于“这样”,可以后置修饰形容词或动词。

1. 许株树冇能粗个。(那株树没有这样粗的。)

2. 个人能毛你还伉渠共朋友。(这个人这么坏,你还跟他交朋友。)

3. 我伉你讲,个物事着能做。(我告诉你,这个东西要这样做。)

4. 该件衣裳着能裁新用着。(这件衣服要这样裁才行。)

“能”还可以接指示代词“该、许”构成合成的指示代词或副词

"该能、许能"。"能"后接"界"可以构成名词"能界"(现在)

"能"前接形容词在句子中可作状语:轻轻能打|好好能讲

（六）代形容词

代副词"能、该能、许能"后接"款式"在句子中可以充任形容词性的成分。

1. 能款式个花瓶再买两个。(这样子的花瓶再买两个。)

2. 能款式个人真未见过。(这样的人真是没有见到过。)

3. 我兰张床是许能款式个。(我家的床是那样子的。)

4. 许能款式个覅渠,我要能款式个。(那样的不要,我要这样的。)

"能"可以后置于形容词,用以指代该形容词所表示的状态:

1. 该部汽车外面眙去破俫显能,其实底面还好显。(这辆汽车从外面看好像很破旧,其实里面还挺好。)

2. 渠阿伯柴痉痉能个,渠阿妈壮 nai1 nai1 能个。(他父亲瘦瘦的,他母亲胖胖的。)

3. 许粒布眙去白雪雪能,做裤不落事。(那块布看上去白不呲咧的,拿来做裤子不妥。)

4. 饭吃底饱登登能,走阿走否动。(饭吃得饱饱的,走也走不动。)

5. 字眼写起蟹爬能。(字写得乱七八糟。)

"能"后置于名词,即"名+能"是"像……一样"的意思,在句子中充任形容词性的成分:

1. 面煮爻糊儿羹儿能,不好吃。(面条煮得太糊了,不好吃。)

2. 有一种样子貌着桔能个水果叫柑。(有一种样子好像桔子的水果叫柑。)

3. 冰箱里个肉有铁能硬。(电冰箱里的肉跟铁一样硬。)

4. 头发养起树毛山能还否肯剃。(头发长得像松树山一样,还不肯剃。)

5. 好好能|好端端能|慢慢尔儿能|轻轻能|细细个儿能|长长个儿能|

"叠音动词1+动2":

抖抖动|跳跳动|闪闪动|趵趵动|nəlnəl 动(摇晃震荡貌)|亦亦动(虫飞貌)

五 形容词

本节只讨论形容词的程度表达方式

(一)前加法

(1)单音节形容词前加一个描写性的单音节语素,构成双音节形容词:

末碎|眯甜|煳燔|铁硬|nai1 壮|稀柴|屁轻|碧清|vie33 清(清澈)|唾淡|墨黑|绯红|冰冷|濛小|末细

(2)形容词前加一个詈词或不吉利的词,极言程度之深。一般用于消极意义。最常用的此类词有"莫唐(眼睛)、死人、棺材、短命":

莫唐重|死人咸|棺材重|短命苦|死人远|短命重|棺材咸

用副词"忒、蛮"前置表示程度加强:

忒大|忒小|蛮长|蛮好|蛮落事

(二)后加法

(1)单音后缀

常用单音语素"最、险、倒、爻、尽、死"表示程度加深:

好险｜毛险｜爽最｜甜最｜臭倒｜辣倒｜香尽｜咸死

(2)叠音后缀

兰莹莹｜黄霜霜｜白雪雪｜绿杏杏｜壮 nai1 nai1｜矮墩墩｜柴瘪瘪｜圆卵卵｜长 vie24 vie24｜胡冻冻｜烂糟糟｜破衰衰｜

(三)叠音法

(1)ABAB 式。其中 A 是形容词基式,B 是单音节后缀:

好险好险｜响险响险｜苦死苦死｜吵爻吵爻｜辣爻辣爻｜爽最爽最

(2)A 险 A 式。其中 A 是形容词基式或心理动词,单音节或双音节两可。"险"是嵌音。

黑险黑｜快险快｜高险高｜热险热｜凉险凉｜灵险灵｜会险会｜便当险便当｜客气险客气｜鏖糟险鏖糟｜眙爽险眙爽｜清水险清水｜想险想｜吓险吓｜愁险愁

"A 险 A 式"是由"A 险式"扩展而来的,其中的"险"语音形式是 ɕi35,可以延长元音 i,表示程度加深。

(四)词嵌法

A 里 AB 式。其中 AB 是形容词基式,"里"是虚义的中嵌,用这种方式构成的词表示程度加深:

过里过格｜特里特别｜各里各经｜鏖里鏖糟｜杂里杂合

(五)扩展法

以一个单音或双音形容词为基式扩展成四音节的形容量词,表示程度的加强,被扩充的音节起衬垫作用,词义不可强解,下加短横者为基式:

弯藤八翘｜糊糖迫浆｜乌焦烂炭｜拗撑八撑｜半死辣活｜白

眼白笃｜赤面赤笃｜歪斯牢缠｜唾水八淡｜糊里夹综｜蟹汁八酱｜剡斯八缝

(六)补充式

温州方言里有一种较特殊的补充式形容词,是由一个动词性语素后接一个补充说明动词的语素构成的。常见的动词性语素有"生"和"吃"两个:

生好｜生毛｜生长｜生短｜生轻｜生重｜生柴｜生壮｜吃热｜吃凉

"生好"是"长得漂亮、好看"的意思;"吃热"是"吃了容易上火"的意思。

这一类词可以后接程度副词"险",所以是形容词性的:

1)渠阿妹生好险个。(他妹妹很漂亮。)

2)个袋生重险,背否动。(这个袋子很重,背不动。)

3)桔吃热险,少吃厘。(吃桔子容易上火,少吃一点。)

4)大竹叶吃凉险个。(吃大竹叶能降火。)

六 动词

(一)造词法

有三种重叠的型式较特殊:

1.AAB式

AAB是动补结构。AA是重叠的动词,B是形容词。B所表示的意义往往是AA所表示的动作目的。如:

晒晒暖(晒太阳)｜麋麋燔(烧烂)｜鼓鼓匀(搅匀)｜吹吹冷(吹凉)｜缚缚紧(绑紧)｜压压紧(压紧)｜顽顽要(玩耍)｜讲讲要(说着玩

儿）

普通话动词重叠虽然也有 AAB 式，但 AAB 是动宾结构。如打打球、看看戏、听听音乐、唱唱歌等。动补结构中的动词一般不能重叠。

AA 盼(看)式。表示对某一动作试一试的意思，后头不可带宾语：

做做盼｜吃吃盼｜用用盼｜讲讲盼｜开开盼｜张张(看望)盼｜妆妆(搞)盼

2. A 过 A 式。表示动作反复进行，后头不再跟宾语。

洗过洗｜走过走｜想过想｜拣过拣｜写过写｜用过用

"A 过 A"后头往往再跟一个动词 A 和体助词"爻"，构成"A 过 AA 爻"。其中"A 过 A"是副词性修饰语，修饰第三个 A：

洗过洗洗爻｜走过走走爻｜想过想想爻｜拣过拣爻｜写过写爻｜用过用用爻

3. A 两 A 爻式

其中 A 是动词的基式，一般限于单音节。两个重叠的单音节动词中间插入"两"，通常不用"一"表示动量较小，而时间短暂：

我逮件衣洗两洗爻先。（我先把这件衣服洗一洗。）

你逮该粒木头锯两锯爻。（你把这块木头锯一锯开。）

你有空逮地下扫两扫爻。（你有空的时候扫一扫地。）

逮这两个字眼涂两涂爻。（把这两个字眼涂掉。）

（二）动词"体"范畴

表示"体"的语法手段主要是在动词语后面加词尾。

常见的表示体的词尾有以下几个：

1. 起始体

用"罢 2"[ba0]后置于动词表示动作的起始状态或情况发生

变化、相当于普通话的“了”：

1)轮船开罢。(轮船开了。)

2)你坐下儿添,我走罢。(你再坐会儿,我走了。)

3)我吃西瓜罢。(我要把西瓜吃了。)

4)就会落雨罢,走出着带雨伞。(就会下雨了,出去要带雨伞。)

5)我喝酒罢 (我喝了酒了罢。)

“罢2”常后置于“动+趋向动词”:

1)雨落起罢。(雨开始下了。)

2)渠笑起罢 (他开始笑了。)

3)我逮饭煮起罢。(我开始煮饭了。)

4)天气热起罢。(天气开始热了。)

5)我逮大衣着起罢。(我把大衣穿起来了。)

6)渠坐落罢。(他坐下来了。)

7)阿哥走来罢。(哥哥来了。)

8)轮船驶转罢。(轮船开回来了。)

9)渠爬上罢。(他爬上来了。)

在句子中“罢2”如果用“嘭[biɛ0]”来替换,那么不仅表示动作的起始状态或情况发生变化,而且带有提醒听话者的语气。

1)我走嘭。(我去了。)

2)我走去读书嘭。(我去读书了。)

3)外面雨落起嘭。(外头下雨了。)

4)渠赶上嘭。(他赶上去了。)

2.完成体

“罢”1[ba24]

后置于动词、用于句末的“罢”有“罢1”[ba24]和“罢2”[ba0]之分,“罢1”读本调,后边可以再跟语气词,大致相当于普通话的

"了 1",是完成体标志;"罢 2"读轻声,后边不能再跟别的语气词,大致相当于普通话的"了 2",是起始体的标志,例如:雨落起罢。|渠走来罢。"罢 1"和"罢 2"在语音形式上是可以分辨的;而"了 1"和"了 2"在语音形式上是不能分辨的。

用"罢"1[ba24]后置于动词,表示动作完成。在一般陈述句里,"罢 1"只能用于句末,后边不能再跟任何除语气词以外的成分。"罢 1"相当于普通话的"了 1",不过前者不能用于句中,后者可以用于句中。

除了属性、关系类动词外,"罢 1"可以跟任何一类动词结合。它用于下列这些结构中(本文例句第一行是温州话,第二行是逐字国际音标注音,第三行是普通话字译,第四行是普通话意译):

动词 + 罢:

1) 渠 讲 罢, 渠 不 走 来。
gei31 ku35 ba24 gei31 fu35 tsau35 le0
他 讲 了, 他 不 走 来
他说过了,他不来。

2) 酒 我 喝 罢。
tɕiɤu35 ŋ24 ha313 ba24
酒 我 喝 了
酒我喝过了。

3) 渠 走 罢 也 未?
gei31 tsau35 ba24 a313 mei11
他 去 了 还 没
他去了没有?

动词 + 宾语 + 罢:

4） 汽 车 驶 来 罢。
tsɿ42 tsho33 sa35 lei31 ba24
汽 车 开 过来 了
汽车开过来了。

5） 我 吃 西 瓜 罢。
n24 tshɿ313 sei33 ko33 ba24
我 吃 西 瓜 了
我已经吃西瓜了。

6） 渠 乘 船 罢。
gei31 tshaŋ35 jy31 ba24
他 乘 船 了
他已经乘船了。

动词＋补语＋罢：

7） 雨 落 起 罢， 着 带 雨 伞。
vu24 lo212 tshɿ35 ba24 dza212 ta42 vu24 sa35
雨 落 起 了， 要 带 雨 伞
下雨了，要带雨伞。

8） 渠 赶 上 罢。
gei31 ky35 ji24 ba24
渠 赶 上 了
他赶上去了。

9） 衣 裳 洗 好 罢。
i33 ji31 sei35 h35 ba24
衣 裳 洗 好 了
衣服洗好了。

动词+过+罢：

10）北 京 我 走 过 罢。
pai313 tɕan33 ŋ24 tsau35 ku42 ba24
北 京 我 去 过 了
北京我去过了

11）番 薯 我 吃 过 罢。
fa22 zei311 ŋ̍24 tshɿ313 ku42 ba24
红 薯 我 吃 过 了
红薯我吃过的

12）西 装 你 着 过 罢 个。
sei33 tsuɔ33 ȵi24 tøa212 ku42 ba24 gɛ0
西 装 你 着 过 了 的。
西装你穿过的

动词+是搭+罢：

13）帽 挂 是 搭 罢。
mə11 ko42 zɿ 24 ta313 ba24
帽子 挂 在 那儿 了。
帽子挂在那儿了。

14）衣 裳 晒 是 搭 罢。
i11 ji31 sa42 zɿ24 ta313 ba24
衣 裳 晒 在 那儿 了
衣裳已经晒在那儿了。

15）门 开 是 搭 罢。
man31 khe33 zɿ24 ta313 ba24
门 开 在 那儿 了。

门已经开在那儿了。

是搭＋动词＋罢：

16）饭　是　搭　煮　罢。
　va11　zɿ24　ta313　tsei35　ba24
　饭　在　那儿　煮　了
　饭已经在那儿煮了。

17）地　下　是　搭　扫　罢。
　dei11　ho24　zɿ24　ta313　s42　ba24
　地　下　在　那儿　扫　了。
　已经在那儿扫地了。

18）英　文　是　搭　读　罢。
　iaŋ33　van31　zɿ24　ta313　dɤu212　ba24
　英　文　在　那儿　读　了。
　已经在读英文了。

“罢2”表示起始体，“罢1”表示完成体。结构相同的句子，用这两个不同的动词词尾，句意会变得不同。如“渠赶上罢2”是指他本来落后于别人，但是现在开始赶上别人，即情况发生变化，所以是起始体；“渠赶上罢1”，是强调他已赶上别人的事实，所以是完成体。

带“罢”字的完成体动词的否定形式是“未＋动词”，“罢”不再出现：

1）酒　我　未　喝。
　tɕiɤu35　ŋ24　mei11　ha313
　酒　我　未　喝。
　酒我还没有喝。

2） 我 未 吃 西 瓜。

ŋ24 mei11 tshʅ313 sei33 ko33

我 未 吃 西 瓜

我还没有吃西瓜。

3） 渠 未 赶 上。

gei31 mei11 ky35 ji24

渠 未 赶 上

他还没有赶上去。

带"罢"字的完成体动词的疑问形式是"动词＋罢＋也未"：

1） 酒 你 喝 罢 也 未？

tɕixu35 ȵi24 ha313 ba0 a313 mei11

酒 你 喝 罢 也 未

酒你喝过没有？

2） 你 吃 西 瓜 罢 也 未？

ȵi24 tshʅ313 sei33 ko33 ba24 a313 mei11

你 吃 西 瓜 罢 也 未

我已经吃西瓜了？

3） 帽 挂 是 搭 罢 也 未？

mə11 ko42 zʅ24 ta313 ba24 a313 mei11

帽子 挂 在 那儿 罢 也 未

帽子挂在那儿没有？

"爻"[ɦuɔ24]

另一个完成体标志是后置于动词的"爻"。它可以用于句末或句中：

1) 饭 吃 爻 先 再 着 棋
va11 tshɿ313 ɦuɔ24 ɕi33 tse42 tɕia dzɿ31
饭 吃 了 先 再 着 棋
先吃饭再下棋。

2) 门 开 爻 先 再 扫 地 下。
maŋ31 ke33 ɦuɔ24 ɕi33 tse42 sə42 dei11 ɦo24
门 开 了 先 再 扫 地 下
先开门再扫地。

3) 你 走 能 界 着 逮 灯 关 爻。
ȵi24 tsau35 naŋ31 ka42 dʑa212 dei taŋ33 ka33 ɦuɔ24
你 走 时候 要 把 灯 关 了
你走的时候要把灯关了。

"爻"还可以后接完成体词尾"罢",构成双重"完成":

1) 花 瓶 倒 破 爻 罢。
ɦo33 beŋ31 tə35 pha42 ɦuɔ24 ba24
花 瓶 倒 破 了 了
花瓶打破了。

2) 饭 吃 爻 罢。
va11 tshɿ313 ɦuɔ2424 ba24
饭 吃 了 了
饭吃过了。

3) 阿 弟 走 归 爻 罢。
a313 dei24 tsau35 kai33 ɦuɔ24 ba24
阿 弟 走 归 了 了
弟弟回家了。

3."起"和"来"

"交"一般只用于消极意念或中性意念,表示积极意念要用"起"或"来":

1) 我 有 张 凳 做 起。
ŋ24 jiau24 tɕi33 taŋ42 tsɤu42 tshɿ35
我 有 张 凳 做 起
我做了一张凳子。

2) 屋 里 有 三 桌 酒 摆 起。
u212 lei24 jiau24 sa33 tɕyo313 tɕieu35 pa35 tshɿ35
屋 里 有 三 桌 酒 摆 起
家里摆了三桌酒席

3) 买 来 三 个 苹 果。
ma24 lei31 sa33 kai42 beŋ31 ku24
买 来 三 个 苹 果
买了三个苹果。

4) 吃 交 三 个 苹 果。
tshɿ313 ɦuɔ24 sa33 kai42 beŋ31 ku35
吃 了 三 个 苹 果
吃了三个苹果。

5) 近 来 一 百 番 钿。
dziaŋ24 lei31 i313 pa313 fa33 di31
赚 来 一 百 番 钱
赚了一百块钱。

6) 去 爻 一 百 番 钿。
khe42 ɦuɔ24 i313 pa313 fa33 di31
去 了 一 百 番 钱
损失了一百块钱。

下面有更多的用"起"和"爻"构成的表示积极和消极意义的例句:

做张桌起(做了一张桌子)|捣张桌爻(打破了一张桌子)
拍张照相起(拍了一张照片)|铎张照相爻(撕了一张照片)
搭张床起(搭了一张床)|拆张床爻(拆了一张床)
越洗越了滞起(越洗越干净了)|越洗越鏖糟爻(越洗越脏了)
天色变好起(天气变好了)|天色变毛爻(天气变坏了)
买来三个苹果(买了三个苹果)|吃爻一个苹果(吃了一个苹果)
进来一百番钿(赚了一百块钱)|去爻三百番钿(损失了三百块钱)

温州方言的三个体助词"爻、起、来",后两个显然是从趋向动词虚化而来的,由此看来第一个"爻"[ɦuɔ24]也可能是从趋向动词"下"[ɦo24]虚化而来的。

4.拉[la31]

后置于动词的完成体标志"拉",表示动作曾经完成,往往后接趋向动词并且与副词"就"连用或后接完成体词尾"爻":

1) 我 新 坐 拉 落, 渠 就 走 来 罢。
ŋ̍24 saŋ33 zo24 la33 lo313 gei31 jieu11 tsau35 lei31 bao
我 刚 坐 拉 下, 他 就 走 来 了
我刚坐下,他就来了。

2) 门 开 拉 开, 渠 就 走 底 道 罢。
maŋ31 khe33 la33 khe33 gei31 jieu11 tsau35 ti53 do24 ba0
门 开 拉 开, 他 就 走 进 马上 了。
门一打开,他就进来了。

下面有更多的例句。

3) 该几粒药丸沃逮渠吃拉底爻。(把这几颗药丸都吃进去。)

4) 电话打拉去,渠就会走来。(只要电话打过去,他就会来。)

5) 我扣门儿逮只新个手表遁拉爻。(我恰好把这只新的手表掉了。)

3.经历体

用"着"[dzia8]后置于动词,表示已有过某种经历,相当于普通话的"到、过":

1)该个办法我阿想着罢个,就是冇走去做。(这个办法我也想到过,就是没有去做。)

2)渠昨夜宿汽车里捉着一个皮夹。(他昨天在汽车上拾到一个皮夹。)

3)该日天光听着楼下有人唱歌。(今天上午光听见楼下有人唱歌。)

4)脚踏车伉汽车撞着,捣破爻。(自行车跟汽车相撞,破了。)

另一个表示经历体的动词词尾是"过","过"常后接体助词"罢",或再接语气助词"个",不过如果前头的动词是否定式,则"过"不再后接别的成分:

1)龙井茶我喝过罢,铁观音未喝过。(龙井茶我喝过了,铁观音没喝过。)

2)我北京走过罢个,广州未走过。(我北京去过的,广州没去过。)

3)该几种配我沃吃过罢个。(这几种菜我都吃过的。)

4)电子表我戴过罢个。勿牢个,称称能捣交。(电子表我戴过的。不牢固的,常常要坏。)

5)该起事干我听别人讲过罢个。(这件事我听别人说过的。)

4. 进行体

用副词"是搭"前置于动词,表示动作正在进行:

1)我伉渠是搭着棋。(我跟他下棋呢。)

2)阿妈是搭洗衣裳。(妈妈在洗衣服。)

3)细儿还是搭泅河儿。(小孩还在游泳。)

4)汽车是搭驶。(汽车在行驶。)

5. 持续体

用"是搭"或"搭"后置于动词表示动作或状态的持续:

1)渠困是搭。(他睡在那儿。)

2)门开是搭,灯点是搭。(门开着,灯点着。)

3)老老坐是搭,鸟儿歇是搭。(老头坐着,鸟停着。)

4)渠坐是搭,盘碗摊是搭。(他坐着,盘碗狼藉。)

上述四个例句中的"是搭"都可以换用"搭"。用"是搭"带强调语气。

"搭"常用在两个动词之间,表示前后两个动作同时持续进行:

徛搭吃 | 坐搭唱 | 翻搭困 | 跪搭哭 | 靠搭讲

用于进行体和持续体的语素"搭"的读音[ta0]和[la0]可以互读。

"搭"隐含"那儿"的意思。"渠徛是搭"意即"他站在那儿"。

6. 重复体

单音动词后接"下",再叠用,表示动作不断地重复:

1)渠个嘴嘴动下动下是搭吃物事。(他的嘴一动一动的在吃东西。)

2)该只手园兜兜里摸下摸下,休得是搭摸阿乜物事?(他的手

在口袋里摸来摸去,不知道在摸什么东西。)

3)扇下扇下|擦下擦下|笑下笑下

7.回复体

用"转"后置于动词或动词性词组,表示重新进行已经中断或曾经完成的动作:

1)渠又走去逮件衣裳买来转。(他又去把那件衣服买回来。)

2)该间店重新开转。(这家商店又重新开业。)

3)渠头先爬起罢个,角儿又翻底困转。(他早些时候已经起床的,刚才又躺下去睡了。)

4)渠写两个字眼,又走去吃饭转。(他写了两个字,又去吃饭了。)

5)逮许爿门开爻转。(把那扇门重新打开。)

(三)趋向动词

趋向动词均为单音节。如:

爬上|走落|射底(跑进去)|跟出|哭起|担来|讲去|打去|逃来|走转(走回来)|收拢

"落"用作趋向动词是"下去、下来"的意思,常用于"动+落"和"动+否+落"这两种表示可能与否的动趋式中:

囥落/囥勿落/坐落/坐否落/住落/住否落/吃落/吃否落

"转"用作趋向动词是"回去"的意思:

头 lai212 转|球踢转|矮椅端转|船驶转|车踏去,人走转

"拢"用作趋向动词表示动作趋向中心有方向:

雨伞收拢|两只脚并拢|皮箱冚(盖)拢|嘴嘴合拢

"底"用作趋向动词是"进去"的意思:

吃底|用底|走底|塞底|掼(摔)底|倒底

动词后头的趋向动词用作表示动作趋向的补语时,读轻声

用作可能补语时，读本调，前面的动词则读轻声。如吃底[tshɿ313 tei35－0]是“吃进去”的意思。吃底[tshɿ313－0 tei35]是“吃得进去”的意思。

趋向动词常用于可能与否的动趋结构中，当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互相对举时，肯定形式中的动词紧接趋向动词，中间一般省去结构助词，即“动＋趋向动词”，其否定形式是“动＋否定词＋趋向动词”：

1)该碗饭你吃落吃否落？（这碗饭你吃得下吃不下？）

2)该个房间十个人住落住否落？（这个房间十个人住得下住不下？）

3)你走转否走转？（你回来不回来？）

4)把雨伞收拢收否拢？（这把雨伞合得拢合不拢？）

肯定式的动趋词组用于反诘句时，中间的结构助词“来”常不省：

1)该碗饭能硬，吃来落嘎？（这碗饭这么硬，吃得下啊？）

2)个房间能小，十个人住来落嘎？（这个房间这么小，十个人住得下啊？）

（四）能愿动词

1.借用形容词“好”作能愿动词，相当于普通话的“可以”。其否定形式“孬”，往往读成合音 fɔ313，写作“孬”：

1)该条路好走，许条路孬走。（这条路可走，那条路不可以走。）

2)该杯茶好喝，许杯茶孬喝。（这杯茶好喝，那杯茶不好喝。）

3)该爿门好开，许爿门孬开。（这扇门可以开，那扇门不可以开。）

4)个字眼好写，许个字眼孬写。（这个字容易写，那个字不容

易写。)

因为“好”有“形容词”和“能愿动词”两用,在语音上又不能分别,所以在句子中的歧义,只能靠语境来辨别。

2.“要”[iɛ42]的否定形式“不要”[fu35iɛ42],常读成合音形式[fai33],写成合音字“覅”:

1)医生讲着多吃菜,覅吃肉。(医生说要多吃菜,不要吃肉。)

2)该双鞋忒大,你覅买。(这双鞋太大,你不要买。)

3)外面是搭落大雨,你覅走出。(外头在下大雨,你不要走出去。)

4)大家人沃坐落,覅徛搭。(大家人都坐下,不要站着。)

(五)“有+动词”

“有”在句中可以前置于动词,造成“有+动词”这样的结构。前置的“有”可以分为三类:“有1”、“有2”和“有3”。

有1

用“有1”字前置于动词或形容词,肯定动作或状态已经发生

“有1”字前置于动词或动词短语只用于过去“时相”。

1)我前日有上课。(我前天上课。)

2)我昨夜有走出嬉。(我昨天晚上出去玩了。)

3)手表有破爻。(手表破了。)

4)酒有喝底。(酒喝进去了。)

5)我有走去。

6)轮船有驶来。

7)回信有收到。

8)字眼有写起。

9)鸡有吃虫。

10)我有养金鱼。

11)渠有打电话。

12)阿哥有着大衣。

13)阿弟有买苹果。

“有1”和动词之间可以有介词短语：

14)该起事干我有伉渠讲。(这件事我跟他讲过的。)

15)渠昨夜黄昏有宿屋里喝酒。(他昨天晚上在家喝酒。)

上述例句中虽然只有例1、例2和例15有表示过去的时间状语，但是所有句子中的“有+动词”所述都是过去发生的动作，即都是已经发生的动作。

上述句子中的动词都是动态动词。例16、17是后接趋向动词的体态动词和状态动词，这类句子往往以完成体标志“罢”结尾：

16)渠有坐落罢。(他坐下来了。)

17)帽有戴起罢。(帽子戴起来了。)

有2

“有2”肯定动作正在发生，用于现在时相。常见于以下句式。

“有2”前置于心理动词，如“想”、“下算(打算)”，肯定某一心理动作正在发生，而这个心理动词后边的事件并未发生：

18)渠有想考大学。(他想考大学。)

19)阿伯有下算走北京旅游。(爸爸打算到北京旅游。)

例18中的“想”已发生，但“考大学”未发生；例19中的“下算”已发生，但“走北京旅游”未发生。

“有2+是搭+动词”可以用于肯定动作正在进行，其中的动词一般是动作动词，见例20至25：

20)阿妈有是搭煮饭。(妈妈在煮饭。)

21)渠有是搭读书。(他在读书。)

22)火有是搭烧。(火在烧。)

23)水有是搭流。(水在流。)

24)鸟儿有是搭飞。(鸟儿在飞。)

25)渠有是搭做生意。(他在做生意。)

这类句子中的动作可能是在说话时正在进行,也可能只是指发生于目前这一个时期,说话时不一定正在进行。如例25可以指他目前这一时期从事商业活动,而说话时并不一定正在做生意。

"有2+是搭(或"搭")+动词"也可以用于肯定动作正在持续,其中的动词一般是体态动词或状态动词,见例28至31:

26)渠有坐是搭。(他坐着。)

27)鸟儿有歇是搭。(鸟儿停着。)

28)灯有点是搭。(灯点着。)

29)门有开是搭。(门开着。)

"有2"前置于带结果补语的持续动词,强调某种状态正在发生变化:

30)渠个脾气有变好起。(他脾气变好了。)

31)轮船有驶快起。(轮船开快了。)

32)时辰钟有走慢爻。(时钟走慢了。)

33)大衣有着旧爻。(大衣穿旧了。)

"有1"还可以前置于表示状态变化的形容词或形容词短语,强调某种状态在说话时仍在继续:

34)该两年书店里个书有多起。(这两年书店里的书多起来了。)

35)风有大起。(风大起来了。)

36)饭有冷爻。(饭冷了。)

37)胡须有长起。(胡子长了。)

38)你头发有白爻。(你的头发白了。)

"有2"和"有1"的区别是:"有2"在句中可以省略,是表示强调的副词;"有1"在句中大多不能省略,或省略后句子的核心意义

发生变化。

有 2:水有是搭流。(水是在流。)/水是搭流。(水在流。)

有 1:字眼有写起。(字眼已经写了，动作在过去时相发生。)

字眼写起。(把字眼写起来，动作在将来时相发生。)

有 1:鸡有吃虫。(鸡吃虫的动作在过去时相发生。)

鸡吃虫。(只是说明鸡的一般食性，没有说明鸡吃虫的动作发生的时相。)

如果句中已经有表示过去的时间副词，“有 1”也可省略。因为“有 1”是过去时的标志，表示过去的时间副词也可以表示过去时，所以在这样的句子里“有 1”是羡余的。

“有 1”(在带表示过去的时间副词的句子里)：我昨夜有上课。/我昨夜上课。

因为“有 1”是过去时的标志，所以在不带表示过去的时间副词的句子里，如果省略“有 1”，句子中的动词的时相就会改变，或变得模糊不清。

“有 1”(在不带表示过去的时间副词的句子里)：

轮船有驶来。(轮船在过去的时间里已经开过来。)

轮船驶来。(命令句。轮船在现在的时间里还没有开过来。)

“有 3 + 动词”可以用于表示拟想中的动作在将来的某一个时间肯定会发生。

39)该只轮船宁波有停。(这只轮船宁波会停。)

40)该间店明朝黄昏有开。(这家商店明天晚上会开。)

41)后日是元旦，学堂里有放假。(后天是元旦，学校会放假。)

42)等水有是搭滚能界，你再走来泡茶。(等到水开的时候，你再来泡茶。)

43)明朝后半日三点钟能界，我会有是搭画图画。(明天下午三点钟，我会在画图画。)

44)你走来能界,我一定会是搭等你。(你走的时候,我一定会在等你。)

句中的“有 3”可以用“会”代替,如例 44);或用“会”前置于“有 2”,如例 43),而句子的意义不变。所以“有 2”是相当于“会”的助动词。

“有 1”与“有 3”的区别在于在句中前者不能用“会”自由替换,是“时”标志;后者可以用“会”自由替换,是助动词。

有 1:我有走去。(意谓“我去了”,动作在过去时相已发生。)

我会走去。(意谓“我会去的”,动作尚未发生。)

有 3:后日是元旦,学堂里有放假。/后日是元旦,学堂里会放假。

“有+动词”的否定式是“冇[nau]+动词”其中的“nau”是否定词 n̩ 和“有”[jiau]的合音,可以写作“冇”。竖杠后是否定形式:

45)我有走去。|我冇走去。

46)渠有养金鱼|渠冇养金鱼。

47)阿妈有是搭洗衣裳。|阿妈冇是搭洗衣裳。

48)车有停是搭。|车冇停是搭。

“有+动词”的疑问式是“有+动词+也+冇+动词?”,肯定回答是“有+动词”,否定回答是“冇+动词”;其中第二个动词一般可以省略。可以用“有”或“冇”作简略的肯定或否定回答:

49)你昨夜有喝茶也冇喝茶?有喝茶。|冇喝茶。

你昨夜有喝茶也冇?有。|冇。

50)渠有走来也冇走来?有走来。|冇走来。

渠有走来也冇?有。|冇。

51)阿哥有是搭扫地下也冇?有是搭扫地下。|冇是搭扫地下。

阿哥有是搭扫地下也冇?有。|冇。

52)鸟儿有歇是搭也冇？有歇是搭。｜冇歇是搭。
鸟儿有歇是搭也冇？有。｜冇。
53)帽有挂是搭也冇？有挂是搭。｜冇挂是搭。
帽有挂是搭也冇？有。｜冇。

(六)带"起"字的动补结构

补语用在动词或形容词谓语后边，补充说明动词或形容词。普通话的补语标志"得"和"个"温州话不用。温州话里的有一类补语后置于"动趋"(即"动词＋趋向动词")。温州话只有单音节趋向动词，没有复合的趋向动词，即上(上来、上去)、起(起来)、落(下去)、底(进去)、出(出来、出去)、来(过来)、去(过去)。有的趋向动词可以引出补语：

茶倒起满厘。(茶倒得满些。)

吊灯放落矮厘。(吊灯挂得低些。)

饭吃底忒饱，走也走否动。(饭吃得太饱，路也走不动。)

本节讨论由"起"引出的补语句。为了讨论的方便，本节把后置于"起"字的补语称为"起字补语"。冒号后面是例句。例句后面的普通话翻译用括号括出。用斜线表示"或"。方括号[ ]表示合音字。

"起"本来是趋向动词，大致相当于普通话的"起来"：坐起(坐起来)、升起(升起来)。只有本来可以后接趋向动词的形容词或动词才能带起字补语：

面红起猴大个臀能。(脸红得像猴子的屁股。)

水着烧起达达滚新能烫花蚶。(水烧开了才能烫蚶子。)

充任起字补语的通常是下列这些成分。

1.副词性短语

(1) 名词＋能

房间里摊起脓汁能：

头剃起和尚能。

大衣着起大憎能，做事干否灵便。

头发养起树毛山能，还否肯剃。

(2) 名词 + 相(/一色)

衣裳着起丐儿相(/一色)。

说话讲起娒娒相(/一色)。

扮起新事人一色。

画起真个一色。

讲起缀一色。

除介词结构和数量结构外，体词一般是不能充任补语的。上述的“名词 + 能”、“名词 + 相、一色”是副词性的。“和尚能”是“像和尚那样”的意思；“丐儿相”是“像乞丐一样”的意思。

2. 动词

(1) 简单动词

柔逮大家人妆起笑。

嫑逮娒娒妆起哭。

“起”字也可以用于连动式，例如：伫起讲|蒸起吃。这种连动式跟“起”字补语形式相同，都是“动词 1 + 起 + 动词 2”，但起字补语中的“起”字可以移到“动词 2”之后，即“动词 1 + 动词 2 + 起”，如“讲笑起”；而“起”字在连动式中不能后移：伫起讲|挂起眙。

(2) 动词短语

说话讲起唱歌能(/一色)。

逮鸡赶起票票飞。

字眼写起蟹爬能。

面火篷起酒吃醉爻一色 (脸红得像喝醉酒一样。)

3. 形容词

(1) 简单(/性质)形容词

帽戴起正。
字眼写起好。
队伍排起齐。
绳缚起牢。
虾米着晒起燥。
树着种起多。

性质形容词作补语时,“起”也可以不用:帽戴正|虾米晒燥

(2) 复杂(/状态)形容词

1) 重叠式形容词

许粒布染起绿杏杏(/能),孬睇。
汤团搓起囫卵卵。
倒起满淋淋。
个起事干句渠讲起灵灵清清。

2) 偏正式形容词

饭煮起喷香。
酒做起眯甜。
西瓜园井水里浸起冰冷。
碗里的水冻起铁硬。

3) 扩展式形容词

辫儿打起弯藤八翘。
屏墙漆起糊糊迫浆(/能),真难睇。
字眼写起脓汁八浆(/能)直头认否着。

4) 形+程度副词

电风扇扇起凉险凉。
个嬷嬷个经来长起长险长。
房间理起了滞险。
渠个日扮起割切险。(割切:漂亮)

个间店门面装潢起好险，可惜货色否多。

5）形容词短语

渠画起孬，你画起好厘。

你唱起好听厘，渠唱起否听。

灯挂起高厘。

鼓打起响厘。

鞋带系起紧厘。

裤做起忒长。

纸裁起忒小

灯点起忒光

冬瓜切起忒大。

饭煮起能薄，跟粥一色。

灯点起能光，眼灵珠也达否开。（达：睁）

铅笔批起越尖越好。

西瓜种起越大越好。

补语可以分为结果补语、状态补语、程度补语、趋向补语、可能补语、数量补语、地点或时间补语等。“起”后边的补语限于状态补语一类。起字补语跟述语的关系是组合关系，而不是聚合关系，即要用“起”字引进。

起字补语是状态补语，但是状态补语不一定都是起字补语。换句话说，状态补语不一定非要“起”字引出：

许只轮船驶快险。

我眙灵清险罢。

衣裳洗爻了滞甚。

讲爻个板否值。（说得一钱不值。）

起字补语不是结果补语。

结果补语跟动词的关系是粘合关系，而不是组合关系，即直接

后置于动词，不用“起”字引进：喝完｜做停当｜握牢｜打死｜捣破｜用爽

起字补语不是程度补语。

程度补语跟形容词的关系是粘合关系，而不是组合关系，即直接后置于动词，不用“起”字引进。常用的充任程度补语的副词，相当于普通话“很”的有“险、倒、死、醉、爻”：香险｜破倒｜臭死｜爽醉｜咸爻；相当于“十分”的有“甚、大险”：好甚｜薄甚｜快大险｜多大险｜重大险。

起字补语不是可能补语。

可能补语跟动词的关系是粘合关系，而不是组合关系，即直接后置于动词，不用“起”引进：帽戴正｜戴否正/字眼写好｜写孬。

“渠写好写孬？”是可能补语句；“渠写起好孬？”是状态补语。

“起”不能用于可能宾语。例如“吃得下、吃不下”不能说成“*吃起落、吃否落”，只能说成“吃落、吃否落”或“吃来落、吃否落”。又如“摆得平、摆不平”作为可能补语只能说成“摆平、摆否平”；如果说成“摆起平”，则是状态补语。状态补语在形式上的一个特点是可以扩展，如可以后接不定量词“厘”（些），例如“摆起平厘”。可能补语不能后接“厘”（些）。但趋向动词本身可以用作可能补语，作可能补语时读重音，画起｜画否起/吃底｜吃否底。“画起”的“起”和“吃底”中的“底”都读重音，前面的动词则读轻声。在“动趋”结构里的趋向动调一般是读轻声的。还有，可能补语的否定形式是“动＋否起”：飞否起｜做否起；趋向补语的否定形式是“未＋动＋起”：未飞起｜未做起。

“起”字可以后接数量宾语或一般宾语。

个人讲起一大套，实际做否到。

捣破爻一张凳，做起十张桌。

渠昨夜黄昏讲起个起事干罢。（他昨天晚上曾提到这件事。）

我想起个人就头痛。

一般将动词后边的数量词组看做补语，笔者认为是宾语。

"起"本来是趋向动词，用作补语标志词义有些虚化，不再表示动词的起始状态，而表示动词实现之后的状态，其作用类似于普通话的补语标志"得"。兹举两例说明。

例一："头剃起和尚能。"此句中的"剃起"不是指开始"剃"这个动作，而意谓理发这个动作完成以后，因头上不留发，看起来像和尚，相当于普通话"把头剃得像和尚一样"。

例二："渠逮大家人讲起笑。"此句中的"讲起"不是指开始讲话，而是指他讲话的结果，使大家笑起来，相当于普通话"他讲得大家都笑了"。这个句子如果改为"渠逮大家人讲笑起"，那么其中的"起"则是纯粹的趋向动调。全句相当于普通话"他把大家讲得笑起来"。有人认为表示时间和地点的介词结构也可以充任补语：生于1950年/走到河边。"起"字不能用于此类补语。

"起"字还可以用作副词，相当于普通话"开始"，直接后置于动词，构成述补结构：

(下跳棋)你走起。(由你开始走。)

我洗起，你俫接落洗。(由我开始洗，你们接着洗。)

句我讲起，每个人讲一个故事。

句渠画起，你俫接落画。

可以用在这一类述补结构里的副词很少，常见的只有"添、先"两个：

我想吃碗添。(我想再吃一碗。)

大家人坐下儿添。(大家再坐一会儿。)

你走去先。

我吃交先，你再吃。

对上述句子中的"起、先、添"的句子成分有两种分析法，一种

是补语，因为它们后置于动词；另一种是状语，认为方言里的这一类状语词序跟官话相反。如果认可第一种分析法，那么这一类补语的类别尚待确定。

温州方言里带“起”字的补语只能是状态补语。补语标志“起”是从趋向动词演变而来的。另一个常用的状态补语标志是“乂”，“乂”是从动词的体标志演变而来的：气爻讲否得（气得讲不出话来）| 射爻透气呼力（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普通话的补语标志“得”是从动词演变而来的；“个”则是从量词演变而来的。两者都是后起的，但是来源完全不同。

七　副词

（一）造词法

1. 重叠

AA 式：

慢慢吃 | 慢慢走 | 专专走来嬉 | 清清走来讲闲谈 | 偏偏不伉你讲 | 执执坐着

AA 式 + 后缀“能”：

轻轻能打 | 好好能讲 | 特特能走来张你 | 慢慢自儿能吃 | 渠两个清清能妆乱起 | 假伴能讲 | 勿响儿能走

副词后缀只有一个“能”。“个”在句子中也常常后置于副词性修饰语，但是这种“个”不宜看是副词后缀，而是结构助词，详下。

（二）范围副词

“沃”[o313]表示总括全部。“沃”后置于被总括的对象：

1）吃个物事，用个物事沃比温州贵

2）桌上摆搭个几盘配沃逮渠吃爻。

3）随便你訾难做沃用着。

4）地下勾渠摊起沃是纸头儿。

温州话的“沃”与普通话的“都”不完全相对应。普通话“都”作为副词，另含有“甚至、已经”两义，温州话“沃”没有这两项词义。因此下列两个普通话例句中的“都”不能用“沃”对译，必须换用别的表达法：

1）（普）今天一点儿都不冷。

（温）该日一厘儿也不冷。

2）（普）都十二点了，还不睡

（温）十二点钟罢，还不困。

3）（普）这件事连你都不知道，我怎样会知道？

（温）起事干连你也休得，我訾难会晓得？

（三）否定副词

1 否[fu35]，用于否定动词或形容词

否走｜否讲｜否写｜否红｜否长｜否大

用“否”否定“好”时，常读成合音，即 fu35hə35 — fə35 写为孬。“孬”不单用，要与后接的动词连用：

孬讲｜孬用｜孬走｜孬听｜孬吃

另一个常用的意义为“不孬”的合音词是毛[mə31]，毛应该是“ṃ + hə35”的合音，在句中常单用，指人品差或物品次：

个人好，许个人毛｜该种西瓜毛，否甜。

“唔”[ṇ]也是否定副词，但不单用，而作为粘着语素，用于“唔胚”（不成样子）、“唔胆”（没胆量）、“唔起讲”（无从谈起）、“唔起妆”（难以进行）等词语。

“冇”[nau35]是[njau](没有)的合音。此词总以合音的形式出现,可以单独回答问题(例1、2)。否定动词(例3、4)或否定名词(例5)。

1)你有香烟也冇?

2)你明年初有走北京也冇?

3)我昨夜黄昏冇困

4)渠倈后边来冇走去游泅河儿。

5)冇屋宕|冇衣裳|冇纸|冇吃个物事|冇坐个地方

否定副词“未”常用来否定动词,前接动词表示动作或状态尚未发生:

未走去|未做|未晒|未熟|未听|未到

“未”还可以不前置于动词,而用于句末,表示动作或状态尚未发生:

1)还只十一点钟,落班还未 (还只有十一点钟,下班还不到时候。)

2)走来忒早爻,吃饭还未。(来得太早,吃饭还不到时候。)

用于句末的“未”还可以受后置的“险”修饰,构成词组“未险”用在句末,表示动作或状态还须较长的时间才可能发生。

1)该座屋宕起停当还未险。(这座房子落成还早着呢。)

2)只轮船能驶慢,驶到上海还未险 (这只轮船开得这么慢,开到上海还早着呢。)

(四)时间副词

常用的不见于普通话的时间副词有:能界(……的时候)能界(现在)个下儿(这一会儿)。头先/头前(前些时候)、早日(从前)、出来(一向):三个特殊的时间词“起、添、先”在句中后置于动词:你走起|我洗起|买本书添|吃厘儿饭添|打电话先|我洗爻先|

"添"表示动作重复,相当于普通话副词"再",或动量的增加。

(五)程度副词

"险"是"很、非常"的意思,后置于形容词,即"形+险"。"形+险"可以叠用,构成"形险形险"。"险"也可以嵌在叠用的形容词中间,构成"形+险+形"。后两种格式表示程度加深:

好险|红险|软险|滑险

好险好险|红险红险|滑险滑险|软险软险

好险好|红险红|滑险滑|软险软

"最、爻、倒、煞、死"是"很、非常"的意思,后置于形容词:甜最|苦爻|臭倒|热煞|咸死。

其中"最"也可以前置于形容词,前置的"最"读[tse42],含比较意味,用法与普通话的"最"相同,如"个西瓜最甜",意即:在若干个西瓜中这个西瓜最甜,后置的"最"读[tsai42],只是强调程度加深,没有比较意味。如"个西瓜甜最"。只是强调这个西瓜非常甜。

"甚"是十分的意思,后置于形容词。甜甚|烫甚|冰甚|好甚|咸甚|淡甚 "甚"所表达的程度比上述"最、倒"等要弱些。

八 介词

(一)伉[khuɔ42]

"伉"相当于普通话介词"跟",作为介词,用于引进动词作为对象:

1)该起事于我伉你讲罢个。(这件事我跟你说过的。)

2)伉个一色个花瓶买个添。(跟这个一样的花瓶再买一个。)

3)柑个颜色伉桔差否险。(柑的颜色跟桔子差不多。)

4)你伉渠比比睇阿尼人力大厘。(你跟他比比看,谁的力气大。)

"伉"还可以用作连词,相当于普通话"和":

1)香蕉伉苹果沃是水果。(香蕉和苹果都是水果。)

2)你伉渠两个人做下走。(你和他两个人一起走。)

3)我伉你舅舅是老邻居。(我和你舅舅是老邻居。)

4)饭伉配沃吃交完。(饭和菜都吃完了。)

(二)望[muɔ31]

后接表示地点的名词、方位词或代词,构成介宾结构,前置于动词,大致相当于普通话的"朝"或"向":

望朋友拉走|望北京走|望若堂走|望东南飞|望底面塞|望后面睇

"望归走"是"回家去"的意思,"归"不单用,"走归"是"回家"的意思。"朝"常用于"东、南、西、北"前:朝东|朝南|朝西|朝北

上述这些例句除了"望……走"这种格式外,其中的"望"也可以换用"朝"。

"fai44 朝渠"是"不要理他"的意思,"朝"字不可搭用"望"。

(三)除交[dzɿ31ɦuɔ0]

"除交"作为介词,相当于普通话"除了":

1)除交阿德,大家人沃是温州人。(除了阿德,大家都是温州人。)

2)该日除交洗衣裳,冇别尼事干。(今天除了洗衣服,没别的事。)

(四)逮[dei31]

“逮”作为介词有两种用法

1.逮1

在句中用于将宾语提前到动词之前。

1)你走能界着逮门关爻。(你走的时候要把门关上。)

2)你逮地下扫两扫爻 (你把地扫一扫。)

3)该条铁丝逮我条裤勾破爻。(这条铁丝把我的裤子勾破了。)

4)逮每一个好嬉个地方沃嬉遍。(把每一个好玩的地方都玩了。)

2.逮2

在句中后带宾语,构成介宾语结构,大致相当于普通话的“替”:

1)我逮你做生意,你走去睡下儿先。(我替你做生意,你先去睡一会儿。)

2)你逮我泡杯茶用着否喔?(你替我泡一杯茶好吗?)

3)能款式个矮椅你逮渠做一把。(这样的椅子你替我做一把。)

4)你冇戴眼镜,我逮你张张眙。(你没有戴眼镜,我替你看一看。)

(五)宿[ɕio313]

作为介词前置于表示处所的名词或代词,构成介宾结构,在句中充任状语:

1)我昨夜黄昏宿舅舅拉吃饭。(我昨夜晚上在舅舅家吃饭。)

2)渠有两个细儿宿美国读书。(他有两个孩子在美国读书。)

3)你宿该里嬉,覅走旁搭嬉。(你在这儿玩,不要到那儿玩。)

4)你该两日宿旁搭妝阿乜?(你这两天在那儿干什么?)

"宿"跟"在"的用法不全相同。"宿"本来是动词,是"住、躲"的意思,并非完全虚化。上述四个例子,只有前两个例句中的"宿"可以用"在"[z24]替换。

(六)匄[ha42]

"匄"的本义是"给"作为介词,在被动句中用在施事的前头,表示动词的被动状态:

1)昨夜夜底有几株树匄台风吹断爻。(昨天夜里有几棵树被台风吹断了。)

2)渠部踏脚车匄别人偷去爻。(他的自行车被人偷去了。)

3)个细儿能会哭还有,我匄渠吵死。(这个小孩这么会哭,我被他吵死。)

4)地下匄渠摊起酱能。(地上被他摆得乱七八糟。)

温州话介词"匄"跟普通话介词"被"或"给"不同,后者可以不带施事。例如:(普)这个茶杯被(给)打破了。

(温)＊该个茶杯匄捣破爻。

上述这个温州话例句一定要在"匄"后头补上施事,才能成立:

该个茶杯匄渠捣破爻。(这个茶杯被他打破了。)

九　连词和复句

(一)伉[khuɔ42]

"伉"可以用作连词也可以用作介词,例见上文。

（二）好虽[hə35sɿ35]

"好虽"用于引出因果复句中的正句，相当于普通话的"所以"：

1）你昨夜黄昏吃烂香蕉，好虽该日肚痛。（他昨天晚上吃烂香蕉，所以今天肚子疼。）

2）风忒大，好虽船孬开。（风太大，所以船不能开。）

3）渠该两日林喉头痛，好虽沃勿响。（他这两天喉咙疼，所以不声不响。

4）物事又好又便宜，好虽走来买个人多险。（东西又好又便宜，所以来买的人很多。）

（三）……个说话

"……个说话"后置假设复句的偏句，用于引出偏句，相当于普通话的"……的话"：

1）渠走来个说话，我就走去。（他来的话，我就走。）

2）风大起添个说话，船就倒开转。（风再大起来的话，船就开回去。）

偏句中的动词前头还可以加"着"，即"着……个说话"，相当于普通话的"要是……的话"：

1）着翻地下睡个说话，我一定睡否着。（如果躺在地上睡的话，我一定睡不着。）

2）明朝着落雨个说话，我就否走来。（明天如果下雨的话，我就不来。）

含有"……个说话"或"着……个说话"的偏句，还可以以"假使"开头：

假使明朝落雨个说话，我就否走来。或者只用"假使"引出偏句：假使明朝落雨，我就否走来。

(四)许灭[ɕi35mi212]

"许灭"用于语意的转折,是"既然如此,那么……"的意思,表示顺着上文的语意,申说应有的结果,上文一般是对方说的话:

1)A:趁船忒慢险。(乘船太慢了。)B:许灭你趁车。(那么你乘车。)

2)A:该双皮鞋还否毛险。(这双皮鞋还不错。)B:许灭就逮渠买来爻。(那么就把它买来。)

3)A:该条路是搭修。(这条路在修。)B:许灭走旁面条路里过。(那么就从那条路走。)

4)A:我否想走北京嬉。(我不想到北京玩。)B:许灭走广州嬉。(那么到广州玩。)

(五)任教

"任教"用于引出选择复句的正句,相当于普通话的"宁可":

1)我任教翻地下困,也否翻该破床上困。(我宁可睡在地上,也不愿意睡在破床上。)

2)乘汽车会头晕,我任教打路走。(乘汽车会头昏,我宁可步行。)

3)袜着起热险,我任教赤脚。(穿袜子太热,我宁可赤脚。)

4)叫我走去眙电影,我任教宿屋里眙电视。(叫我去看电影,我宁可在家看电视。)

十 助词及有关句类

(一)个

用作助词的“个”在句子中读作[gi0],其用法大致相当于普通话的“的”:

1.个1

用于构成“个”字短语修饰名词,在句中担任定语。“个”的前头可以是名词(或代词)、动词、形容词、介词短语、小句:木头个脚盂|我个衣裳|听个人|红个茶杯|朝西个窗门|轮船否开个消息

2.个2

用于构成“个”字短语代替名词,在句中可以担任主语、宾语或谓语,作谓语时多用于“是……个”这一格式,“个”的前头可以是名词(或代词)、动词、形容词、介词短语、小句:

锁是铜个比铁个牢|你个手表新,我个旧|定做个比店里买来个牢厘|大个否好,我要小个|朝南个是大房间|渠讲个是上海话

3.个3

用在陈述句末尾表示肯定语气:

1)渠是北京走来个。(他是北京来的。)

2)物事好就用着,价钱贵否贵冇关系个。(东西好就可以,价钱贵不贵没关系的。)

3)渠是乘飞机走个。(他是乘飞机走的。)

4)该起事下我晓得个 (这件事我知道的。)

(二)用作补语标志的助词

用作补语标志的助词有四个"拉、来、爻、起"。

1."拉"

"拉"作为补语的标志,前置于表趋向、表结果、表处所或时间的补语之前。

用例如下:

作为结果补语的标志:

吃拉完|烧拉爻|拗拉断爻|着拉破爻|煮拉熟|想拉着

结果补语也可以直接用在动词后头。

作为趋向补语的标志:

倚拉起|坐拉落|走拉去|吃拉底|爬拉上

趋向补语也可以直接用在动词后头。

作为处所补语标志。"拉"相当于普通话的"到":

园(藏)拉具格(抽屉)里|顿(摆、放)拉地下|摆拉桌上|坐拉旁搭

走拉北京|掼拉畚斗里|店开拉五马街

处所补语也可以直接用在动词后头。

作为时间补语标志,"拉"相当于普通话的"到":

1)困拉日昼新爬起(睡到中午才起床)

2)电视开拉半夜三界还未关爻(电视开到半夜三更还没关)

3)做拉第二日天光还未做好(做到第二天上午还没做好)

4)吵拉后半日还未吵停当(争吵到下午还没完)

时间补语不能直接用在动词后头,必须要有介词"拉"前置,或者换用介词"到"前置。"到"应该是新兴的介词。

2.来[le31]

"来"作为补语标志,前置于可能补语:

走来动｜走否动｜吃来落｜吃否落｜待来起｜待否起｜做来完｜做否完｜倒来破｜倒否破｜贴来牢｜贴否牢

可能补语也可以不用"来"前置而直接用在动词后：

走动｜走否动｜吃落｜吃否落｜倒破｜倒否破

3. 爻[ɦuɔ31]

"爻"后置于动词，用作补语标志。

痛爻讲不得｜咸爻勿要讲起｜冻爻衔衔抖｜扭爻歪藤八翘｜涂爻墨黑｜用爻完｜吃爻完｜输爻完｜用爻先｜吃爻添

4. 起[tshɿ35]

涂起墨黑｜摊起蟹汁浆能（摊得一塌糊涂）｜着起割切险（穿得很漂亮）｜写起弯藤八翘能（写得弯七弯八）｜屏墙刷起雪白（墙壁刷得雪白）｜头发养起树毛山能（头发长得像松树山）

（三）助词"罢"

助词"罢"用在句子末尾，读轻声，表示动作或状态发生变化，出现新的情况：

我走罢｜天暗拢罢｜她困着罢｜船驶来罢｜水涌（滚）罢

"罢"还可以后置于动词完成体后缀"爻"：

饭焦爻罢｜我逮个瓶儿掼爻罢｜灯乌爻罢｜花谢爻罢｜配蔫爻罢｜苹果烂爻罢｜雨伞破爻罢

（四）疑问语气助词

1. 宛[uɔ0]

这个疑问语气助词，紧接在陈述句末尾，使之变为疑问句。带"宛"的疑问句是问是非的，句中一般不含疑问语气助词，带猜测、建议、征询的语气。应是由"否喔"fu3500 的合音凝固而成的。

1)你想搬去住宛？（你想搬去住吗？）

2)你该日黄昏走去嬉宛?(你今天晚上去玩吗?)

3)你大学考牢罢宛?(你大学考上了吗?)

4)逮该杯茶倒爻宛?(把这杯茶倒了吗?)

常常在普通的陈述句后头用"是宛"、"对宛"、"用着宛"来追问:

1)你想望北京走,是宛?(你想到北京去,是吗?)

2)渠拉住是上海,对宛?(他家住在上海,对吗?)

3)问你借一万番钱,用着宛?(向你借一万块钱,好吗?)

2. 阿[a42]

"阿"是问是非的,用于句末,后置于有完成体动词,即"动+罢+阿":

浴洗爻罢阿? | 衣裳晒起罢阿? | 饭吃罢阿? | 落班罢阿?

"阿"的后头又往往可以加一个"末"字而构成是非问句:

1)衣裳洗爻罢阿末?(衣服洗了吗?)

2)手表修好罢阿末?(手表修好了吗?)

3)细儿走归罢阿末?(小孩回家了吗?)

4)门关爻罢阿末?(门关好了吗?)

此类疑问句句尾用"阿"或"阿末"是两可的,句意不变,"阿"应是"阿末"(即"也末")的省略说法。

句尾的疑问语气词"阿"[ɦa0]如果变读为[ɦ00]则表示疑问语气的减弱,或兼带猜测语气:

1)渠走去爻罢?(他去了吧?)

2)细儿翻底困爻罢?(小孩躺下去睡了吧?)

3)许件衣裳做起罢?(那件衣服做好了吧?)

4)电话装好罢?(电话装好了吧?)

（五）表示肯定的语气助词"哪"[na0]和"嗳"[ɦɛ0]。

句末的"哪"或"嗳"后置于动词完成体后缀"罢"，构成"罢哪"或"罢嗳"表示肯定语气，"罢哪"的语气较坚决，"罢嗳"是"罢哪"的弱化形式，语气较舒缓：

门关爻罢哪｜饭吃好罢哪｜雨伞修起罢哪｜钉钉底罢哪

门开开罢嗳｜渠落班罢嗳｜件衣着罢嗳｜灯关爻罢嗳

（六）表示祈使语气的助词：

咩[miɛ0]相当于普通话的"吧"：

你坐咩｜大家人走咩｜唱咩｜讲咩｜吃咩

如果语气有所减弱就用哪[na0]，这种"哪"直接用紧跟在动词后头，不像表示肯定语气的"哪"要后置于完成体动词后缀"罢"：

你走哪｜大家人坐落哪｜吃哪，吃哪

"啊"[ɦa31]用在句末表示命令语气：

该两日勿要走出啊｜雨伞勿要忘记爻啊｜勿要哭啊｜慢慢走啊｜你坐搭先啊！我就会走转个｜黄昏早厘讪啊！

表达命令语气的"啊"，语音上总是附着于前头的谓语的，如果"啊"和谓语之间在语音上有停顿，这个"啊"就不是表达命令语气的，而只是劝告对方同意前头陈述的内容，试比较：

勿要哭啊！　　　　【命令语气】

勿要哭！啊。　　　【劝告语气】

（七）感叹语气助词和感叹句

"啊"[ɦa0]用在句末或句子中间有停顿的地方，也可以表达感叹的语气：

1)冰淇淋吃底真好过啊！（冰淇淋吃进去真舒服啊！）

2)该条河死人肮脏，真臭啊！（该条河很脏，真臭啊！）

3)个人啊，毛爻直头冇讲起！（这个人啊，坏得没法说。）

4)该起事干啊，讲起着一大套。（这件事情啊，说起来很长。）

用"能+形+也有"这样的结构造成的感叹句也是常见的：

1)个人能毛也有！（这个人这么坏！）

2)雨落起能大也有！（雨下得这么大！）

3)该盏灯能光也有！（这盏灯这么亮！）

4)该本书能厚也有！（这本书这么厚！）

十一　疑问句

疑问句有特指问句，是非问句和选择问句三类。

特指问句是用疑问代词构成的问句：

1)渠角儿讲阿尼事干？（他刚才讲什么事？）

2)你几能界走北京？（你什么时候去北京？）

3)渠昨夜走若堂爻？（他昨天到哪儿去了！）

4)该张桌着訾难能做好厘？（这张桌子要怎么做才好？）

是非问句是用疑问语气助词置于句末构成的，详见第十节。

一般的选择问句在供选择的两个事项中间加上[ɦa0]：

1)你要吃饭啊吃面？（你要吃饭还是吃面？）

2)你该日走去啊明朝走去？（你今天去还是明天去？）

3)你喜欢住城底啊乡下？（你喜欢住在城里还是乡下？）

4)你想眙电影啊眙电视？（你想看电影还是看电视？）

选择问句里有一种特殊的类型，即反复问句。反复问句把谓语的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并列在一起作为选择的项目，又可分未然体和已然体两类：

1.未然体反复问句可分两小类

(1)"动/形+否+动/形"型:

你走否走? | 你吃否吃牛肉?

屋里热否热? | 西瓜甜否甜?

这种格式中的动词如果带宾语,宾语前置或后置两可,不过以前置为常见。虽然动宾词组也可以叠用,但是在口语中较少见。另一种可能的形式是省略前一个动宾词组中的宾语,省略后一个动宾词组中的宾语的格式则是不合格的。如温州方言用例:

你饭吃否吃? / 茶喝否喝? / 雨衣着否着?【宾语前置】

你吃否吃饭? / 喝茶否喝茶? / 着否着雨衣?【宾语后置】

你吃饭否吃饭? / 喝茶否喝茶? / 着雨衣否着雨衣?【动宾词组重叠】

你写否写字眼? / 读否读书?【前一动宾词组重叠例】

* 你写字眼否写? /* 读书否读?【后一动宾词组中的宾语不可省略例】

(2)"动/形+也+否":其中"也"字读音作[a35]

你走也否? | 你饭吃也否? | 你茶喝也否?

西瓜甜也否? | 天气热也否?

其中的动词如果是带宾语的,宾语提前与否两可。

还有一种形式是:"动/形+也+否+动/形":

你走也否走? | 你吃也否吃牛肉?

屋里热也否热? | 西瓜甜也否甜?

这种格式是由前两种格式混合而成的。

2.已然体反复问句有两种

(1)"有+V+也"此型的用"有"前置于动词,再后接"有"的否定形式,两者之间插入副词"也"[a],对这种问句的回答,如果是肯定的,即用"有+V";否定的即用"冇+V"。

你旧年有读英文也冇? 有读/冇读。(你去年有没有读英文?

读的/没读。)

你有伉渠讲说话也有?有讲/冇讲。(你有没有跟他说话?说的/没说。)

(2)"V+也+未"

此型用否定词"未"后置于动词,动词则带完成体后缀"罢",再后接语气助词"也"[a35]。肯定回答的形式是"V+罢";否定形式的回答是"未+V"。

渠走罢也未?走罢/未走。(他去了没有?去了/没去。)

渠讲罢也未?讲罢/未讲。(他讲了没有?讲了/没讲。)

十二 词序

某些状语、补语和宾语的词序特点。

1.状语的词序特点

(1)程度副词修饰形容词以后置占优势:

好险(很好)|苦死(很苦)|臭倒(很臭)|香甚(十分香)|爽醉(很惬意)|甜爻(很甜)

上述例子里的副词(下加短横者)一律不能前置,并且形容词和副词之间一律不能插入任何其他类似于普通话"得"的成分。只能前置不能后置的程度副词常用的只有"顶、蛮、忒"三个:顶好(最好)|蛮长(十分长)|忒糊(太模糊)。还有"濛、末"两个不很常用:濛小(很小)|末细(很细)

(2)表示频率的副词"添"修饰动词或动词词组,必须后置:

吃碗添(再吃一碗)|买斤添(再买一斤)|走盘添(再下一盘棋)|走埭添(再走一次)|讲遍添(再讲一遍)|兜厘儿添(再盛一点儿)

"添"所修饰的动补词组中的补语一般是物量词、动量词或不

定量词。

(3)副词"爽、快、好、先、起、道"修饰动词时必须后置：

眙爽(好看)|吃爽(好吃)|射快(快跑)|写快(快写)|走好(好好地走)|我走先(我先走)|渠洗先(让他先洗)|渠讲起(让他开始讲|从该个字眼写起(从这个字开始写)|你走去道

2. 补语词序的特点是：表示可能与否的补语以后置为常：

我打渠不着(我打他不到)|你撞渠不着(你碰不上他)|我掇渠不动(我端不动)|上海队比北京队不过(上海队比不过北京队)|用把刀割渠不落(用这把刀割不下它)

3. 宾语词序的特点是：直接宾语可以前置于间接宾语：

你匄本小说渠(你给他一本小说)|渠匄个茶杯我(他给我一个茶杯)|先生匄个书包学生(老师给学生一个书包)|阿哥匄十个番钱阿弟(哥哥给弟弟十块钱)

参考文献

1. 朱德熙. 语法讲义. 商务印书馆,1982
2. 朱德熙. 从方言和历史看状态形容词的名词化. 方言,1993(2)
3. 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现代汉语补语研究资料.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
4. 吕叔湘. 现代汉语八百词. 商务印书馆,1981
5. 岳俊发. "得"字句的产生和演变. 语言研究,1984(2)
6. 游汝杰. 补语的标志"得"和"个". 汉语学习,1983(3)
7. 游汝杰. 温州方言的有字句与过去时标志. 伍云姬. 汉语方言共时和历时语法研讨论文集.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9(3)168—192
8. 游汝杰. 温州方言里带"起"字的补语句. 动词谓语句.(中国东南部方言比较研究丛书第(三)辑. 暨南大学出版社,1997,10. 76—83

9. 游汝杰. 温州方言的语法特点及其历史渊源. 复旦学报增刊(语言文字专辑,1980,107—123
10. 游汝杰. 温州方言的一些特殊语法现象及其在台语里的对应表现. 吴语论丛. 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9

附记:此文未刊,部分内容见于文末"参考文献"6－10。原稿写于1986年暑假。

黑龙江省的站人和站话

1988年暑假笔者和周振鹤用一个月时间，到黑龙江省肇东县、肇源县和泰来县实地调查站人和站话，调查的重点是站人密集的肇源县赵家窝棚和泰来县时雨村。在这三个县及哈尔滨市和北京市还收集了有关书面材料，本文根据上述所得的材料讨论黑龙江省的站人和站话。这项工作结束之后，我们还调查了黑龙江省的瑷珲方言岛，调查结果在本文末略作介绍。

壹　站人

站人指东北地区清代驿站的站丁和眷属，以及他们的后裔。

站人自称为“站上人”，泰来县的站人也自称为“此地人”。站人的他称还有“站棒子（贬称）、坐地炮”等。与这些名称相对的则是“民户、民人”，也有称“民户”为“下荒人”的。站人是原住的居民；民户或民人则是后来的移民。

站人作为当地的一个“民系”是有自我意识的，即站人相互间有认同感。民户也视站人为独立的民系。站人在该地区作为独立的民系有三大标志：即祖籍不同、风俗不同、方言不同。

站人的祖先大多是清代“三藩”之一吴三桂的部卒、附庸及其家属。据张伯英《黑龙江志稿》载：“站丁皆云南产，以吴三桂叛故充谪山海关外。”（卷十一经政·民族，第七页。民国二十二年）又据

《黑龙江述略》载："站丁始于康熙，系逆藩吴三桂属下免死发遣，例不准应试服官。惟所授官田虽有定则，而荒漠散漫，无人勾稽。"（佚名氏撰，卷二建置，第十九页。光绪辛卯仲春石埭徐氏观自得斋校刻本）发配部卒是在康熙二十年（1681）。两年以后，即康熙二十二年（1683）在黑龙江省正式设立驿站。至今已有三百年的历史。

吴三桂清初被册封为平西王，镇守云南，兼辖贵州，所以部卒多云南人。这些云南人亦即最早移居黑龙江省蒙古族游牧地的汉族人民。站人家谱也明确记载他们的祖籍是在云南。他们的家谱一般是写在布质的帘子上，过年过节时悬挂于室内，以供缅怀。例如泰来县时雨村李孝家有一条谱帘，据谱帘上的文字，此帘曾于清道光六年、清光绪十八年、民国四年重修重换新帘，帘上有一段文字记载先世的来历："维我世祖古籍辽东，寄籍云南贵州府崇明县，于前清康熙年间，国家迁民实边，始将我世祖成得公由云南迁拨极东之黑龙江省卜魁城南温托河站，迄今已二百余年。"据口碑材料，时雨村还有些站人祖先是从云南省曲靖县移居而来的。

站丁的另一个来源是由清政府发配黑龙江省的关内罪犯，即所谓"流人"。据雨清《黑龙江外记》载："旗下八部落外，来自内地编入军籍者，营站屯三项也。营，水师营也，总管治之；站，上下二十站也，站官治之；屯，官地也，屯官治之。三者流人戍卒子孙，而吴尚耿三藩旧户站上居多，故皆无仕进之例。不应役则自食其力，而屯丁请还籍听之，营站两项不能也。"（卷三，第三页。嘉庆十五年序刊，同治九年浙西村舍刻本。）

站人作为一个民系，自有世代相承的姓氏。就肇源县而言，茂新的大姓是张，以文字辈最大，希字辈次之；头站的大姓是杨，以臻字辈最大，依次为崇字辈、树字辈、维字辈；新站的大姓是刘，以成字辈最大，依次为寿字辈、延字辈。泰来县则多半姓李，"李"字读

作[lei35]。

站人的风俗与"民户"不同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尚白,住房内墙涂白土,喜穿白色衣裤。尤其是女子服饰崇尚白色,冬夏皆系白巾,喜穿白色的内衣和袜子。二是喜欢穿紧身紧袖的上衣。三是夏天在田间劳动,挑水做饭,碾米割柴,一般都不穿鞋袜,称为"打赤脚"。以上三种风俗与今云南相同。这为他们的祖先原籍在云南提供了证据。四是喜将煮熟的面片加入猪油和白糖,供食用,称为"飞虎旗";或将和好的白面或荞面切成方块,用手捻成指甲大小的猫耳状面片,煮熟后加入猪油和白糖,供食用,称为"猪油小饽饽"或"猫耳朵"。五是住房的屋盖四角和屋脊两端用泥土制成翘首状。六是以东为大,长者住东间,且必有东窗,晚辈居西间。

站人所使用的方言当地民间称为"站话"。"民户"普遍认为站人说话"侉"。站话和非站话的使用者都有自我意识,即相互之间很容易辨别对方说的是不是站话。

站人的分布与驿站紧密相关。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议定设置从吉林乌拉通到瑷珲的驿站。至雍正五年(1727)全驿站路共建成二十个驿站,从拉哈站至瑷珲站的十站为上十站,即拉哈、付尔多、喀木尼喀、伊勒哈、墨尔根、科络尔、喀塔尔希、库穆、额至尔、黑龙江;从茂兴至宁年为下十站,即茂兴、新站、古鲁、塔拉哈、多乃、温托欢、特木德赫、卜奎、塔哈尔、宁年。由此二十站可知驿路的大致走向。此后驿站又陆续有所增设。

每站最初设有站丁二三十人。站丁除应役即递送公文、接待官员外,大部分时间从事垦荒种地。站丁只准在指定的驿站周围八里内务农,并不准离开驿站百里,违者视为"叛逃",而以死罪论处。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各驿站丁改归民籍为止。所以站人在历史上的居住地是非常稳定的。又由于站人习俗不与民户或外族联姻,驿站的人口成分也比较稳定。

现代站人的分布并不限于清代驿站，不过大致上还是散居在古驿路的两侧。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光绪三十四年站丁改归民籍，因此得以就近移居；二是本世纪20年代后站人和民户通婚渐多，也造成人口扩散。例如泰来县内的古驿站只有时雨一地，但今站人也分布于阿拉兴、新风、东风、前官地、后官地、前托力河、后托力河。又如肇源县内有一个古驿站本来在茂兴，但今天距茂兴东十二里的张家窝棚站人更集中，约占当地人口百分之九十

贰　站话

站话是站人使用的方言，它与周围的黑龙江官话十分相近，两者在通话上不成问题，不过在语音上有些特点是当地的东北官话所没有的。肇源县和泰来县站话的声韵调系统如下：

2.1 声母(二十三个)

p 布包盘别	ph 怕破排扑	m 买妹门麦	f 飞房夫发	v 午围温挖
t 到带钉夺	th 太天通踢	n 怒内年纳		l 来路连辣
ts 祖糟做作	tsh 粗曹虫促	s 丝书烧缩		
tʂ 知丈蒸直	tʂh 炒长仓吃	ʂ 师声赏式		ʐ 绕软认日
tɕ 举间经急	tɕh 旗桥穷漆	ɕ 西修凶雪		
k 高贵干骨	kh 靠葵看哭	x 好话会活		
ø 安延远云				

声母的特点有以下几项：

(1) 卷舌声母字少。卷舌声母字和平舌声母字的对立不成系统。如：丝[sɿ423]≠师[ʂʅ423]，但是：仓＝昌[tshaŋ423] 糟＝招[tsau423] 苏＝书[ʂu423]。

(2) 日母今读[ʐ]，不读零声母。如：日[ʐʅ51]　认[sən51]　软[ʐyan35]　绕[ʐau35]。

(3) 有[v]声母。如：闻[vən]　冯[voŋ214]　围[vei“]　午[vu214]。

2.2 韵母(三十九个)。

ɿ 资思	i 比以齐击	u 胡陆猪出	y 雨女虚局
ʅ 知支			
ə 耳儿二而			øy 绿吕
a 爬沙打法	ia 加下挂夹	ua 瓜夸花刮	
v 歌河蛇各	iɛ 野爹接铁	uɤ 波婆磨剥	yə 靴确缺月
			uo 多左果活
ai 该太白色		uai 怪帅坏怀	
ei 杯眉黑北		uei 对会吹贵	
au 桃包猫勺	iau 条焦桥药		
ou 斗狗收肉	iou 酒旧牛六		
an 三暖半安	iɛn 减线连烟	uan 短酸团还	yɛn 选远捐劝
ən 根真门温	in 林心进银	un 坤昏村孙	yn 军熏群运
aŋ 汤党钢港	iaŋ 讲江良娘	uaŋ 床窗光狂	
əŋ 灯藤正生	iŋ 星零清冰	uəŋ 翁	
oŋ 东虫松共	ioŋ 穷兄用勇		

韵母的特点有以下几项：

① 有[øy]韵。如：吕[løy]绿[løy]。

② 有[v]韵和[uv]韵。如：歌[kv214]　各[kv51]　波[puv214]　婆[puv214]。

③ 古桓韵合口今读[an]韵，没有[u]介音。如：暖[nan35]　乱[lan51]　卵[lan35]。

④ 有儿尾。儿尾的实际读音为[ɚ]，本文记作[r]。如：眼圈儿[iɛn35　tɕyẽr423]　脑门儿[nau35 mər214]。

2·3 声调(四个)

调类	调值	例字
阴平	423	高猪千粗三飞
阳平	214	穷平寒扶人难
上声	35	纸走口好手老
去声	51	醉菜送大树帽

站话的阴平调值为 423,与东北官话不同。阳平的实际调值为 224,本文记作 214 调。上声为 35 调,东北官话一般读曲折调。去声和东北官话相同。东北官话的阴平一般是 44,所以站话阴平读 423 是非常特别的。不过保留这种字调的只限于六七十岁的站人;中青年站人的字调已与一般的东北官话一致。

站话有下列一些特字:李[lei35] 犁[lei214] 驴[lui214] 农[nan214] 去[khv51] 客[tɕhiɛ35] 耕[tɕiŋ423] 绿[iei51](或[løy51]) 街[ka423] 浓[nəŋ213] 寒(寒毛)[hø213]。

站话有些共同的特殊词汇,如:

□ fei423 毛笔

哈什屋 ha423 ʂʅ35 u423 仓房。满语借词

趴下 pha51 xia51 躺下

□□骨 huai51 lə0 ku35 脚肘

下屋 xia51 o0 仓房

脚手 tɕiau35 ʂou35 冬装

叔 su35 岳父,比父亲小

葛□ kɤ3 naŋ51 垃圾

大爷 ta51 iɛ0 岳父,比父亲大

□□ tɕhioŋ35 tsau51 浪费钱财

婶 səŋ35 岳母,比母亲小

喜外 ɕi35 vai51 客气

大娘　ta51　niaŋ35　岳母，比母亲大

喇嘛墙　la213　ma0　tchiaŋ214　分隔坑和锅台的墙

下列词汇见于肇源县和泰来县的站话。

网户搭：旧时渔民把头	毛了嗑：葵花子
叫臼子：捣蒜缸	游迁：秋千
闭瓢：圆形仓库	砸伐子：迁怒于人或迁怒于物
荒子：半成品	秃鲁：没有把握住
拿船：划船	故动：设法坑害人
派赖：不整洁、不卫生	勺楞：办事粗心
跳猫：兔子	汗褡：衬衣

当地民户口语中常有应对词"恩那"[ən44 na0]，表示倾听对方讲话，站话没有这个应对词。

叁　站话的形成与衰颓

站话究竟形成于何时？这并没有文献资料可以查考。站话是站人所使用的方言。清廷设置驿站，安置的站丁虽然最初多是云南人，但是原籍也有贵州、山东、河北、辽宁等地人，并且杂有云贵少数民族。而云南省内又有各县的不同，如时雨村有的原籍曲靖，有的原籍嵩明。所以最初的站人不可能使用一种内部统一的方言。

作为内部一致而对外有明显特征的方言，站话的形成大致有两个原因。一是站人长期生活在封闭的社团里。站丁的职务有半军事性质，驿站及其周围的站丁地（或驿站地）是站人的"领土"，站人不得离站百里之外；站人不与外人通婚，世代在自己的"领土"内生息繁衍，形成封闭的社团，方言容易趋向一致。二是驿站之间交通便利，站丁之间接触频繁，有利于形成统一的方言。从茂兴至瑷

珲南北长达一千二百多里，驿站之间多荒无人烟，站丁因职务的关系，千里之间常需逐站传递军情急报，这是形成本方言的重要条件。

站话只用于站丁及其眷属之间，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行业语。这种行业语一旦形成以后，后来的站丁也必须熟习这种方言，才能适应工作。这种行业语在当地取得权威地位以后，外来的移民，即使不担任站丁，也要学这种方言。如泰来县时雨村的老会计，是来自山东的移民，也会说站话。甚至当地的蒙古人也有会说站话的。

清代中期是站话的勃兴时期，它的隆盛时期应该是晚清时期。隆盛时期的站话是分布在驿路两侧的线状方言岛，它被四周的民户所包围。清末民初站话渐入衰颓期。光绪三十四年(1908)站丁改归民籍，站丁和民籍的界限开始泯灭，站丁作为一种职业也就不复存在。站人和民户在20年代开始通婚。改归民籍和对外通婚，一方面造成站人离别故园，另一方面也促使站人和民户杂居。这样，站人作为独立的民系，站话作为独立的方言岛，其特征渐渐变得模糊。

站话的衰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时代层次上的萎缩。许多老驿站在现代已变成小城镇。这些城镇在二三十年代还是流行说站话的，但是目前只有个别老年人才会说站话。例如据肇源茂兴人赵衷口述，他在1934年至1936年在茂兴镇读小学，镇上全是讲站话。目前镇上通行的却是黑龙江官话。

第二，年龄层次上的萎缩。年龄越轻，保留的站话特征越少。当地人认为只有六七十岁的人才说站话。据笔者的调查，如果以字调为标准来判断，五十岁以下的人已经不会说站话，如赵家窝棚农民李明哲，五十二岁，其四声调值与民户所说的官话是一样的，即阴平44，阳平35，上声214，去声51。有的说得不纯粹，如时雨村农民

李富，五十多岁，阴平调有 423 和 44 两读，调值正在演变中。

第三，特殊字音和词汇的残留。三十岁至五十岁的站人仅保留个别站话的字音和词汇。例如阴平普遍是 44 调，但是地名"阿拉兴"三字皆为阴平，仍普遍读成 423 调。在如"哈什屋(仓房)"中年人称小时候也这样说，但现在叫"仓房"。"趴下(躺下)"中青年人认为是老人用语。

第四，地理分布上的萎缩。老驿站的所在地大多是现代的镇的所在地。但是站话在镇上并不流行，反而退缩到乡下。例如肇源县的站话本来集中在茂兴、头台、新站、四站和五站，但是今天的站话已退缩到乡下，即茂兴的张家窝棚、一心、三合、和丘家窝棚；头台的东大和仁和堡；新站的旭日。四站和五站的站话已消亡。就整条驿路来看，站话在北十站较淡薄，在南十站较明显。在南线又以茂兴一带保留较多，原因是这一带交通不方便，站话和民户话的交流较少。

第五，移民的冲击。近四十年来，大量移民移居站人的聚居地，泰来县时雨村今有两千七百多人，其中二分之一是站人，二分之一是解放后从外地来的移民。移民和站人杂居，移民大多说普通话。

历史上的站话在它的隆盛时期，曾经是典型的线状方言岛，但是到了现代由于上述各方面的衰颓，站话不再是完整的方言岛，充其量只能说它是斑点状的行将消亡的方言岛。

东北站人的祖先大多原籍云南，在风俗上今天的站人和云南人还有相似之处。但是比较今天的站话和云南话，几乎找不出站话渊源于云南官话的证据。站话最重要的特征是阴平读降升调，但是今天云南的几十个市县中，只有永胜一地的阴平读降升调 313。没有任何有力的证据可以说明今站话的底子是云南官话。站话应该是多种方言混合而成的，不过目前还很难指明它是由哪

几种方言混合而成的。

肆　时雨站话有关人体的词汇

以下是笔者在泰来县时雨村调查记录所得有关人体各部分的词汇。发音合作人是李成，七十岁，农民，文盲。调查的时候尽可能避免用普通话词汇提问，尽可能用手指出身体各部分，请发音人一边看，一边说出相应的名称。无字可写的用方框表示。与普通话相同的词汇不再解释。每一个词都根据发音人当时的实际读音记录。

体格　thi35kɤ214 身体

脑袋　nau35 tai51

脑瓜　nau35 kua214

后脑　hou51 nau35　后脑勺儿

脖子　po35 tsɿo 颈

窝儿　uor423 颈后的窝

脑门儿　nau35 mər214 额

□皮　fu51 phi214　头屑

下颏　xia51 khɤ　下巴嘴

下牙巴　xia51 ia214 pa0

眉毛　mei214 mau0

眼睛　in35 tieŋ423

眼圈儿　in35 tyər214　眼眶

眼皮　iɛn35 phi214

黑眼仁儿　hei423 iɛn35 ʐər214 眼珠

白眼仁儿　pai214 in35 ʐər214 眼白

眵毛糊　tshɿ214 mau214 hu214　眼眵

眼眉　iɛn35 mei214 睫毛
鼻子　pi214 tsɿ0
鼻孔　pi412 khoŋ35
鼻孔毛　pi412 khoŋ35 mau214
鼻□　pi214 thiŋ51　鼻涕
嘴　tsui35
嘴皮子　tsui35 phi214 tsɿ0 唇
舌头　sɤ214 thou0
哈喇子　ha214 la51 tsɿ0　口水
水□　tshɿ53 sui35
门牙　mən214 ia214
大牙　ta51 ia214　臼牙
酒坑　tiu35 khəŋ423　酒窝
耳朵　ɚ35 tuo0
耳朵眼儿　ɚ35 tuo0 iar35
耳坠子　ɚ35 tsui51 tsɿ0
耳屎　35 sɿ35　耳垢
喉骨　hou214 ku35　喉结
胡子　hu214 tsɿ0 / 胡须 hu214 ɕy423
胸脯　ioŋ423 phu214
胳膊拐儿　kɤ214 po214 kuar35
手脖儿　ʂou35 por214　手腕
胳窝儿　kɤ214 ti51 uor423　腋窝
左手　tsuo35 ʂou35
右手　iou51 ʂou35
手指　ʂou35 tsɿ35
大拇指　ta51 mu35 tsɿ35

二指 ɚ51 mu35 tsʅ35
中指 tɕioŋ tsʅ35
四指 sʅ51 tsʅ35
小手指头 ɕiau35 ʂou35 tsʅ35 thou0
手指丫儿 ʂou35 tsʅ35 iar423 指间
手指肚 ʂou35 tsʅ35 tu51
手指盖儿 ʂou35 tsʅ35 kar51 指甲
奶□子 nai35 phaŋ35 tsʅ0 乳房
小肚子 ɕiau35 tu51 tsʅ0
肚脐眼儿 tu51 tɕhi214 iɛr35
大腿 ta51 thui35
小腿 ɕiau35 thui35
脚 tɕiau35
脚心 tɕiau35 ɕin423
脚面子 tɕiau35 miɛn51 tsʅ0
脚趾头 tɕiau35 tsʅ35 tou0
脚趾丫儿 tɕiau35 tsʅ35 iar423 脚趾间
脊梁骨 tɕi51 liaŋ214 ku35
□□骨 huai51 l51 ku35 脚肘
□□□儿 po35 lə0 ku22 ar512 膝盖
屁□ phi51 u0 屁股
屁眼子 phi51 iɛn35 tsʅ0,
尿 niau51
屄 pi423
臊子 sau51 ts0
背心 pei51 ɕin423 脊背
胳膊 kɤ214 po214

胯下　kha35 taŋ3
鸡巴　ti423 pa0
□子　niu35 tsɿ0
卵子　lan35 tsɿ0　阴囊
小鸡鸡　iau35 ti423 ti0 小儿阴茎
小门儿　iau35 tər0
屄　ɕiou423　精液
操屄　tshau51 pi423　交合
痦子　u51 tsɿ0　痣

伍　瑷珲方言岛

瑷珲方言岛的范围包括瑷珲、逊克、孙吴三县和黑河市。笔者于1988年夏，用了三四天的时间，简略调查了黑河市和瑷珲县的老派方言，记录了《方言调查字表》中的声韵调例字，并且录制了一些语料。黑河市的主要发音合作人是姚树兰，1920年生，离休干部。瑷珲县的合作人是周化民，八十三岁，农民，上过小学，青年时代当过三四年文书，他是"坐地户"。当地人称本地人为"坐地户"。

这两地方言与相邻的北安方言比较，有三个明显的特征。

第一，有[ʐ]声母。如肉[ʐou51]；北安音是[iou51]。

第二，[ts]组和[tʂ]组声母有区别。如丝[sɿ55]≠师[ʂʅ55]，北安音[sɿ44]＝师[ʂʅ44]。

第三，阴平调的调值是55，北安阴平是44。这两地方言比北京音多了一个[v]声母。如：外[vai51]，为[vei51]。

此外，动词后缀"了"字，口语中读成[liau214]，如"完了"[van214 liau214]。跟普通话"和"字对应的连词读音是[han51]。

附记：本文原刊《方言》1993年2期。

宋姜白石词旁谱所见四声调形

宋姜夔(约 1155 — 1221)著《白石道人歌曲》六卷,其中有 17 首词自注旁谱,这是现存惟一的宋词乐谱。它所注的是当时的俗字谱,字形怪异,元明时代没有人解读。自清代方成培以后,一百多年来中外学者相继考辨,成绩斐然。近人夏承焘权衡诸家之得失,考证更加严谨详核并将其译为今工尺谱。音乐史学家杨荫浏在乐律方面的考证尤称细密,更将其译为五线谱。① 至此这 17 首词的乐谱已经完全破译。

白石词旁谱不仅对词史和宋乐的研究有着很高的价值,而且对宋代汉语声调调形的研究也能提供重要的线索。本文拿白石词的字声和乐曲作比较,来探讨宋代汉语声调的调形。

西方的语言是以轻重音为超音段的主要特征的,轻重音能够辨义,所以西方的诗歌和声乐作品的节奏和旋律是以强拍和弱拍相间作为基础的。汉语(如北京话)的轻声虽然有时也能辨义,但是那只限于少数词汇,并没有形成普遍的规律。汉语的主要超音段特征是声调。汉语有声调的特点对于旧体诗词和声乐作品的节奏和旋律有着明显的影响。声调和乐调的主要特征是音高变化,所以字调和乐曲本来就有内在联系。不过汉语的声调除了有高低的不同之外,还有升、降、曲的变化。中国的声乐作品的旋律是以

① 杨荫浏、阴法鲁:《宋姜白石创作歌曲研究》,北京,音乐出版社,1957。

字音的声调为基础的。

古人早就注意到乐曲和字调的关系，清代的徐大椿（1693—1771）在《乐府传声》中指出，使这两者相配合是作曲家的责任。他说：“故曲之工不工，唱者居其半，而作曲者居其半也。曲尽合调，而唱者违之，其咎在唱者；曲不合调，则使唱者依调则非其字，依字则非其调，势必改读字音，迁就其声以合调，则调虽是而字面不真。曲之不工，作曲者不能辞其责也。”作曲家们为了准确地表达声调，往往在旋律音中间加入一些装饰音，用滑行的方式把它们连接起来，使之切合汉语声调和语调的固有关系。当然乐曲和字调的配合并不是机械的，而只是使两者的高低升降的趋势大致相同而已。

在现代各地民间流传的民歌、地方戏曲和旧体诗词的吟诵调里，都很容易发现乐曲和字调的密切关系。这里所说的字调包括连读变调。下面举两个例子。

沪剧是用上海方言演唱的。沪剧乐曲的高低升降跟上海方言的声调是大体一致的。下面是沪剧《雪夜春风》中的一段乐曲。我们在歌词的下面用括号注出这一段话在自然口语中声调的高低。如果是连调组，即在同组的每一个字的调值之间用短横线连接，调值用五度制调号表示：

3 | 1 | 3 | 5 | 0 3 | 3 1 | 6 | 5 | 3 1
顶 风 冒 雪 忍 饥 挨 饿 桥南
（33—44） （22—44—） （22—55—33—21） （22—44）

6 · 5 | 3 5 | 3 | 0 3 | 3 1 | 6 · 5 | 3 2 | 5 3 |
奔 桥北 走 大 街 小 巷 到
（53） （22—44）（24） （22—55—33—21） （33—

2 6 | 1 |
处 兜。
44) (53)

在这一段中声调和乐曲高低升降的趋势不符合的只有“走”和“到处兜”两处。

有“一代词宗”之誉的夏承焘先生是浙江温州人。他平时常用温州方言吟诵诗词。把他吟诵的调子用乐谱记录下来,可以看出吟诵调子的高低升降跟温州方言的声调是大致符合的。下面是他吟诵的秦观《鹊桥仙》中的一句。括号里的数字是字音在自然口语中的调值:

3 3 3 2 3 3 1 1 — 3 3 2 3 2 3 · 1 1 6 0
金 风 玉 露 一 相 逢 便 胜 却 人间 无数
(22-33) (22—21) (323) (213-43) (42-21) (323) (21-33) (213-43)

其实唱歌、唱戏、吟诗的音调和字调相符合本来就是极自然的,因为汉语的声调有辨义的作用。如果声调与乐曲的高低升降相悖,那么唱者会觉得难以上口,听者也会觉得不顺耳,甚至不知所云。这两者的密切关系启示,我们可以利用古代的乐谱拟测古代声调的调形。

唐诗只分平仄,不问四声。唐宋词人从温庭筠到晏殊、柳永逐渐注意字声,到周邦彦则四声的用法渐趋严密。姜白石的生卒年代晚于周邦彦约一百年。他精于乐律,会作曲,他自注旁谱的17首词中,有14首是“自度曲”,即以自己创作的乐曲。他对填词用四声应该是很重视的。据《宋史·乐志》说:姜白石曾进“《大乐仪》于朝”。他在《大乐仪》中提出了整理宫廷音乐的意见,其中有一段话说:“知以七律为一调,而未知度曲之义;知以一律配一字,而未知用(咏)言之旨……七音之协四声,各有自然之理。”他批评宫廷雅乐曲词只知道以一律配一字,而不顾及声韵规律(咏言之旨),主

张七音和四声相谐。他自己填词也很注意运用四声的。他在填一首《满江红》词时，曾为了一个字的声调不协音律，而不惜改动全首的韵脚。①

四声在填词时的重要性并不是同等的，其中去声字最为重要。该用去声的地方，不可随便用他声替换，而上声和入声则可以与平声换用。宋沈义父《乐府指迷》说："腔律岂必人人皆能按箫填谱？但看句中用去声字最为紧要。然后更将古知音人曲，一腔三两只参订，如都用去声，亦必用去声。其次如平声，却用得入声字替。不可以上去入尽道是侧声使用得，更须调停参订用之。"清万树《词律》也说："上、入二者可以代平，去则独异。故余尝谓论声虽以一平对三仄，论歌当以去对平、上、入也。当用去者，非去则激不起，用入可，断断勿用平、上也。"

那么在一首词中什么地方该用去声字呢？《词律》说："名词转折跌宕处，多用去声。"所谓"转折跌宕处"大都是指词中换韵处和承上启下的领句。白石的 17 首词中的所谓"转折跌宕处"集中在领句上。

用于这些领句的字共有，即看、正、怕、问、为、见、但、叹、又、自、过、漫、更、算、便、况、怎、纵、念、望、奈、渐、是、想。其中有 20 个是去声字。"渐、是"是阳上声字。见表一。在汉语史上，"阳上作去"在宋词中已经开始。② 所以这两个字也可以跟去声字并成一类。只有"想"和"怎"是上声字。去声字用作领句的总次数是 45 次，上声字只有 4 次。

① 夏承焘《姜夔的词风》，刊《月轮山词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 年。

② 夏承焘：《"阳上作去""入派三声"说》，见《唐宋词论丛》，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

表一

序	曲名	领字	领字拍数	领字调类	后字	后字调类	后字上行度数	乐调式
一	南溪梅令	又	1	去	恐	上	1	F 夷则羽
		漫	1	去	向	去	1	
二	杏花天影	想	2	阴上	桃	平	4	C 夹钟羽
		又	2	去	将	平	1	
		更	1	去	少	上	1	
		算	2	去	潮	平	4	
		更	1	去	移	平	1	
三	醉吟香小品	又	2	去	正	去	-1	C 夹钟商
四	玉梅令	便	1	去	揉	平	2	E 林钟羽
五	霓裳中序第一	况	1	去	纨	平	1	F 夷则商
		叹	1	去	杏	平	2	
		漫	1	去	暗	去	2	
六	扬州慢	过	1	去	春	平	1	C 夹钟宫
		自	1	去	胡	平	3	
		渐	1	阳上	黄	平	3	
		算	1	去	而	平	3	
		纵	1	去	豆	去	1	
		念	1	去	桥	平	3	
七	长亭怨慢	渐	1	阳上	吹	平	3	C 夹钟宫
		望	1	去	高	平	3	
		怎	1	阴上今	忘	去	2	

续上表

序	曲名	领字	领字拍数	领字调类	后字	后字调类	后字上行度数	乐调式
八	淡黄柳	看 正 怕 问	1 2 1 2	去 去 去 去	尽 岑 梨 春	上 平 平 平	1 2 1 3	D 仲吕羽
九	石湖仙	是 看 为 见	0.5 1 1 1	阳上 去 去 去	千 世 黄 说	平 去 平 入	1 1 3 1	G 无射商
十	暗香	算 但 正 叹 又	2 1 1 1 1	去 去 去 去 去	几 怪 寂 寄 片	上 去 入 去 去	1 2 1 1 2	F 夷则宫
十一	疏影	但 想 又	1 1 1	去 阴上 去	暗 佩 却	去 平 入	2 2 2	F 夷则宫
十二	惜红衣	问	1	去	甚	上	1	G 无射宫
十三	角招	自 过 问	1 2 2	去 去 去	看 三 谁	去 平 平	2 2 1	A 黄钟角

续上表

序	曲名	领字	领字拍数	领字调类	后字	后字调类	后字上行度数	乐调式
十四	徵招	漫 余	1 1	去 去	赢 未	平 去	1 1	A 黄钟下徵调
十五	秋宵吟	渐 但	1 0.5	阳上 去	漏 盈	去 平	2 3	G 无射商
十六	凄凉犯	想 怕	1 1	阴上 去	如 匆	平 平	5 5	F转C 夷则羽犯夹钟商
十七	翠楼吟	看 叹	1 1	去 去	槛 芳	去 平	1 2	C 夹钟商

现在来看这些去声字和乐曲旋律进行的关系。乐曲以杨荫浏先生翻译的五线谱为准。

17 支曲子的音乐调名是不相同的，表一已列出。音乐调名与绝对音高有关，声调只是相对音高的问题。所以在研究调形与乐曲的关系时，乐曲的调名可以不必顾及，只要看音阶上下行的相对度数就可以了。

如果将这些领字的音阶与它们后头的字（表一中称为“后字”的音阶比较一番，就会发现一条很整齐的规律，即后字的音阶比前字高，也就是说音调的进行是向高处上行的。后字至少高出一度，最多高出五5度，惟一的例外是《醉吟香小品》中的后字“正”比领字低一度。这些领字毫无例外地都是一字一音，并且大都是一音一拍，只有少数是一音两拍。从音阶较低的领字上跳到音阶较高的后字，中间没有任何装饰音。在这里音阶从低向高上行跟声调

的音高从低到高上升应该是一致的。换句话说，去声领字的调层应该较低，才能与音阶上行的趋势相一致。后字的调类平上去入都有，这说明去声的调层比其余三声都要低。

在17首白石词中有17个由两字组成的词，其前字是去声。这些词在歌唱时是前字音较低，后字音较高，也就是说是上行的，见表二。

括号中的数字表示上行度数。

表二

去+平：（↗上行）

翠禽(2)翠禽(1)世间(1)筋壶(2)暗香(2)

卫娘(1)故人(2)暮帆(2)

去+上：（↗上行）

细柳(5)

去+去：（↗上行）

豆蔻(3)片片(1)旧事(2)记忆(1)

去+入：（↗上行）

气力(4)荞麦(1)故国(1)宋玉(1)

后字在唱歌时上行的趋势正是以前字（去声）调层较低为基础。

以上所说是去声字处在前字位置上的情况。如果它处在后字的位置上，那么不管前字是属于哪一个调类，作为后字的去声音高都较低。

见表三。括号中的数字表示下行的度数。

表三

平＋去：（↘下行）

纨扇(1)游戏(1)零乱(1)

上＋去：（↘下行）

质信(3)此地(1)少驻(4)

入＋去：（↘下行）

月夜(1)雪片(1)

这些词在歌唱时的音调是向低处下行的。这同样说明去声后字的调层最低。

综合上述几方面的材料，可以看出去声在平上去入四声中调层最低。我们暂且把去声拟测为低平调。

宋词中用作领句的字不外二三十个：正、奈、又、料、怕、但、乍、尚、念、尽、任、况、更、且、纵、劝、望、看、叹、算、恨、怅、向、问、怕、便、是、想、甚、怎等，这些字几乎全是去声字。领句在词中是用于所谓"音律吃紧处"，有承上启下、振起有力的作用。只有调层最低的去声才能适应这个要求，先抑而后扬才能"振起"而"启下"。所以领句几乎全是去声字，不可换用它声字，正如万树所指出的，"当用去者，非去则激不起"。

17 首白石词中的平声字，不管是处在前字或后字的位置上，它的音阶都是较高的，只有极少数例外。笔者曾逐一检查这些词中含平声的两字组，发现了这一规律。现在把所有含平声的两字组列举如下。

表四是前字平声，后字上去入声，括号中的数字表示下行的度数。表五是前字上去入声，后字平声，括号中的数字表示上行的度数。

表四

平+上：（↘下行）

潮水(1) 芳草(4) 居士(1) 门户(1) 如此(1)

今古(1) 槐府(1) 烟草(1) 芳草(2) 胡马(1)

携手(2) 垂柳(1)

平+去：（↘下行）

何处(1) 纨扇(1) 零乱(1) 高树(1)

新雁(4) 游戏(1) 相见(1)

平+入：（↘下行）

消息(-2) 消息(1) 乔木(2) 红药(3) 寒食(1)

秋色(1) 金屋(1) 哀曲(1) 横幅(1) 诗客(2)

狼籍(1) 秋色(1) 黄鹤(2) 桃叶(1) 颜色(1)

修竹(1) 江北(1) 沙漠(2)

表五

上+平：（↗上行）
好花(2) 罗衣(-1) 流光(1) 酒垆(1) 杜郎
(4) 小窗(3) 美人(1)

去+平：（↗上行）

翠禽(2) 暗香(2) 世间(-1) 翠禽(1) 箭壶(1)

卫娘(1) 故人(2)

入＋平：（↗上行）

玉钿(2) 木兰(2) 玉人(1) 玉龙(－2) 戍楼(0)

玉人(－1) 玉梯(－1) 玉环(2)

表四、表五的用例说明平声不管处在什么位置上，它的音高比其余三声都要高。表中共有59例，例外的只有7例。

表六是前后字都是平声的用例。表六（上）前后两字都是清平，表六（下）前后两字至少有一字是浊平或两字都是浊平。括号中的数字表示下行的度数。两个平声字连用，后字的音高降低，这可能是当时连续变调的一条规律。表六共有80例，例外的只有3例。

表六（上）

平＋平：（↘下行）

高花(1) 东风(1)新诗(1)芳心(1)鸳鸯(2)

春风(1)春风(2)春风(1)春风(1)春风(1)

孤山(2)关山(1)涓涓(1)青青(1)波心(－1)

单衣(1)深宫(4)西风(1)春心(1)青青(1)

伤春(1)扁舟(2)诗思(1)依依(2)西窗(1)

丁丁(1)单衣(1)匆匆(3)秋风(－1)新翻(1)

凄凄(1)西山(1)松江(1)将军(1)金鞍(1)

盆鞍0

表六(下)

平+平：(↘下行)

清愁(1)清愁(1)沉思(1)名都(1)黄昏(1)

江城(1)青楼(2)青楼(1)深情(2)桥边(1)

年年(3)空城(1)池塘(2)江南(1)江南(1)

明朝(2)梨花(1)枝头(1)人家(1)高城(1)

韦郎(1)西湖(1)西湖(2)江南(2)江南(1)

盈盈(2)安排(-1)城南(1)红衣(1)宫黄(1)

情怀(2)情怀(2)寒烟(1)如今(1)羊裙(2)

今年(2)浮云(2)黄花(1)明年(2)梅花(4)

离愁(1)红莲(2)当时(3)

这17支曲子的旋律的特点之一是频繁地运用大跳。现在将五度至八度向上的大跳列举如下。大跳处用括号注明上跳的度数。序号同表一。

一、鬲溪梅令

1. 又恐(5)春风归去

2. 漫向(5)孤山山下觅盈盈

二、杏花天影

1. 绿(6)丝低拂鸳鸯浦

2. 想(5)桃叶当时唤渡

3. 待(6)去*

4. 算(5)潮水知人最苦

5. 日(6)暮*

三、醉吟香小品

细(5)柳 * 暗渡黄千缕

五、霓裳中序第一

纨扇渐(6)疏

六、长亭怨慢

(6)枝头香絮

九、石湖仙

须信石(7)湖仙

十、暗香

1. 旧(5)时月色

2. 何逊(8)而今渐老

3. 但怪竹外(5)疏花

4. 长记(8)曾携处

5. 千树(5)压 * 西湖寒碧

十一、疏影

恁时重觅(7)幽香

十二、惜红衣

三十六(6)陂色

十六、凄凉犯

1. 似(6)当时将军部曲

2. 想如今翠(5)凋红落

3. 怕(6)匆匆不肯容与

十七、翠楼吟

1. 尘清虎(5)落 *

2. 叹(5)芳草凄凄千里

以上共23例,紧接大跳出现的属平声的字有18个,占78%,非平声字用 * 表示

如果大跳出现在句子之间，那么第二个句子的第一个字属于平声的也占绝大多数。例如：

潮回却过西陵浦(6)，扁舟仅容居士。(徵招)

但盈盈泪水洒单衣(5)，今夕何夕！(秋宵吟)

从以上几方面的材料来看，平声的音高在四声中应该是最高的，它的终点则至少比去声要高，它的调形不可能是下降的。因为如果是个降调，至少在入声在后平声在前的情况下，入声可能较高，但是事实恰好相反。

入声作为平声的后字时，音高较低，上文已述。入声作为平声的前字时，音高也较低，见表五，上文也已述。所以入声的音高比平声要低，但是它比上声或去声的音高起点要高些，因为作为上声或去声的前字或后字时，它的音高均较高。见表七(括号中的数字表示入声高出的度数)。所以可以把入声拟测为比平声起点略低的高平促调。

表七

入＋去：(↘下行)	上＋入：(↗上行)
雪片(4)月夜(1)	可惜(1)淡薄(1)
入＋上：(↘下行)	去＋入：(↗上行)
十里(2)	气力(4)宋玉(1)

四声在填词中运用的通则是去对平、上、入(这跟诗律的一平对三仄不同)。该用去声的地方，如果硬用别的声调来代替，那么歌唱就会发生困难。《乐府指迷》说："古典亦有拗者，盖被句法中字面所拘牵，今歌者亦以为碍。如《尾犯》之用'金玉珍珠博'(柳永)，'金'字当用去声字；如《绛园春》用'游人月下归来'(吴文英)，'游'字合用去声字之类是也。"这说明当时的去声在听感上与其余三声差异最大。《乐府指迷》又指出："平声得用入声字替，上声最不可用去声字替。"入声字作平声字的用例在宋词中很多，上声字

虽然也有用作平声的，但是没有入声字来得普遍。看来入声和平声的调形是相似的，所以我们把入声拟作高平促调，以与平声的高平调相类似。

上声音高的起点低于平声或入声，但高于去声的起点，所以它只能是个中调层的声调。去声字已拟作低平调，“上声最不可用去声字替”，它跟去声差异最大，那么可以拟作中降调，还有，现代汉语各地方言，不管南方或北方，其声调系统中至少包括一个降调形的调类，没有降调形的方言是极少数，这也是我们把上声拟作中降调的理由之一。

以上分别拟测了白石词四声的调形，为了便于阅读和讨论，也可以把它们大致折合成五度制调号来说明，即：

平声 55　　上声 31　　去声 11　　入声 4

从现代汉语方言来看，各地的调类分合和声调调值差别不小。在古代恐怕也是这样的。从姜白石词的字调和音调上下行关系的规律来看，作者所用的方言声调似乎未分阴阳。例如表六(上)中的两字组都是清平字，表六(下)中的两字组含有浊平字，但是它们跟音调上下行的关系几乎一样。姜白石的籍贯是江西鄱阳，但 9 岁即随父到汉阳居住，14 岁父卒后寄居汉川姐姐家，一直到 32 岁才离开沔鄂一带。他所用的方言应该是当时湖北一带的方言。

音乐史学家杨荫浏先生认为：“现阶段所公认的，由比较带有全国性的北方话语言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音乐的四声阴阳字调规律，就姜白石这样大体上以一字配一音的歌曲而言，如果可以用得上的话，则最应该特别显出的是以下两点，就是：在去声字上用比前面较高的音；在上声字上用比前面较低的音。”他指出姜白石词的配调并不是如此，因此他认为姜白石“还没有注意到四声的规

律，他所注意的还只是平仄的规律"。[1] 这实在是一种误解。从现代北方话各类声调的调值来看，当然去声后字应比前字的音高些，而上声后字应比前字的音低些，因为去声的音高起点最高，而上声的起点最低。杨先生是从现代北方话的声调调值出发来看姜白石词的配调，但是声调调值古今是有变化的，以今律古自然不能得出可靠的结论。我们的意见跟杨先生相反，姜白石不但注意到四声的规律，并且四声的升降和旋律高低的配合，具有十分整齐的规律，特点是在去声字和平声字的运用上，更显得有条不紊。

本文指出姜白石词不同的字调和乐调相配时，规律各不相同，这是对客观事实的发现，并在此基础上对姜白石词的四声调形进行拟测。拟测古代声调调值向来被认为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本文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中国的古曲很多，进一步的研究也许会有更多的发现。本文另有一个饶有趣味的发现是：白石词中两个平声字连用时，后字总是较低，这可能是一条连读变调的规律。看起来对古曲的研究还有助于发现古代的连调规律。

1986 年 6 月初稿，1987 年 10 月改定

附记：此文原刊《中国语言学报》(美国)，1988(2)；JCL. Vol. No.2，pp246－262；又见《探索与争鸣》(上海青年语言学论文集)，1987。

① 杨荫浏、阴法鲁：《宋姜白石创作歌曲研究》，72 页，北京，音乐出版社，1957 年。

《圣经》方言译本考述

一 序说

基督教传入中国,《圣经》译成中文,始于唐代的景教,景教即基督教的聂斯脱略派(Nestorians)。基督教史将此派看做是异端派别之一,其创始人即是聂斯脱略(又译作聂斯托利)。此派于公元635年(唐太宗贞观9年)传入中国。可惜此派的《圣经》中文译本已亡轶,其事迹见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此碑建于公元781年(唐德宗建中二年),碑文述及景教经典《尊经》曾被译成中文。

元代则有属天主教的也里可温教派来华传教,若望孟高维诺神父将《诗篇》和《新约全书》译为蒙古文。在唐代和元代西来的传教士人数很少,他们多在君王和贵族之间活动,与平民百姓的关系不大。他们与汉语方言的接触,也无文献记录可考。

明代的天主教传教士罗明坚、利玛窦辈为了传教的方便,都曾学会中国语言文字,但是他们所学究竟是何种方言,不得而知。从他们常跟中国官员交涉来看,他们可能会说官话;从他们始居于澳门、广州一带来看,也可能学说粤语。除了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和利玛窦的《西字奇迹》可以算是研究官话的著作外,明代的传教士并没有留下记录和研究汉语方言的著作.

基督教传教士在18世纪初年再次来中国和东南亚在华人中间传教。最早来华的是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牧师,他于1807年到达广州,时任东印度公司翻译。当时清政府禁止外国人在中国境内传教,他以翻译的身份得以在广州和澳门居住。他们努力学习中文,热衷于翻译《圣经》。马礼逊所译《新遗诏书》(第一至第五本)于1823年出版。此前曾有马殊曼(Marshman)译本出版。他们所译《圣经》皆用文言,后来称这些译本为深文理译本。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重新允许西洋传教士来华传教。大批传教士就此蜂拥而至,开头仅在沿海城市立足,很快就深入内地。为传教的方便,他们往往事先或就地学习当地方言,并且编写出版大量记录和研究汉语方言的著作。西来的传教士可以分为天主教和基督教(或称耶稣教),后者更热衷于用方言翻译《圣经》,直接用方言布道传教,因此对汉语方言的调查、描写和记录也更多。基督教对汉语方言学的贡献集中在19世纪40年代至20纪40年代这100年间。

基督教内部有复杂的宗派分歧,来华的传教士也因宗派的不同分属不同的传教修会。最著名的有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长老会或抗议教派(Protestantism)、浸礼会(Baptism)、公理会(Congregationalism)、伦敦传道会(Foreign Mission)。天主教传教士早在17世纪就开始在中国传教,较早来华天主教传教教会有公教会(Catholic Mission)、比利时传教会(Procure des Missions Belges)、异域传教会(Procure des Missions Etrangeres)、味增爵会(Procure des Lazaristes)、罗马公教会(Roman Catholic Mission)、西班牙奥斯汀传教会(Spanish Augustinian Procuration)。本书所谓西洋传教士不限教派。

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上半期来华的西洋传教士,编写、出

版了种类繁多的汉语方言《圣经》译本(其中有一部分为罗马字本)和方言学著作(有罗马字对音),这些文献记录、描写并研究了当时各地汉语方言口语,在广度、深度和科学性方面远远超过清儒的方言学著作,也是同时代的其他文献,如地方志和方言文学作品所望尘莫及的。它们对于研究近代中西学术交流、中国基督教史、汉语方言学和方言学史都有相当高的价值。利用这些文献,至少可以十分完整地归纳 19 世纪至少下述地点方言的语音系统:上海、苏州、宁波、台州、温州、福州、厦门、莆田、汕头、海口、广州、嘉应(客话)等;整理和研究这些地点方言的词汇和语法;研究这些地点方言一百多年来语音、词汇和语法系统的历史演变。但是国内语言学界长期以来对这些宝贵的材料重视不够,了解很少,研究更少。在汉语语言学史和方言历史研究上这基本上还是一个空白。

传教士的方言学著作大多由各教会所办的印刷所印刷出版。在 1899 年之前各教会自办的印刷所已有十二处。其中最重要的有三所。一是美国长老会所办的"美华书馆",1844 年创办于澳门,1845 年迁至宁波,1860 年又迁至上海。二是美国浸信会所办的"美华浸信会书局",1899 年创办于广州,1922 年在上海设一编辑所,1926 年整个书局迁至上海,书局的名称改为"中华浸会书局"(China Baptist Publication Society)。三是上海徐家汇的"土山湾印书馆"。其地除有印书馆外,另有大学、天文台、图书馆、画馆、杂志社等一系列西方宗教文化设施。

这些文献大都是在上海出版的,上海本来有一个基督教著作"样书间",每一种图书都收藏五本,但毁于"文革"浩劫。在国内这两类著作仅有一小部分散见于上海、北京及东南沿海各省城的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和基督教图书室,况且保管不善,日渐损坏。这些文献在国内已残留无多,反而在国外的某些图书馆里收藏较多。因此调查、整理和研究这些文献,不仅是语言学家的重要课

题,也可以说是文化遗产的抢救工作。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更应该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笔者自80年代初即注意搜集此类文献,但限于条件只能零敲碎打。从1995年开始得到下列四种基金的资助,才可能相对地集中时间、精力和经费,从事调查研究。先后曾在中国大陆、日本、美国、加拿大、英国、瑞士、香港搜寻,摘录世界各地图书馆的有关书目,又以吴方言为主目验、摘录并复印部分原书及相关资料。

(1)日本学术振兴会(1995年)

(2)上海市社会科学研究基金(1996年)

(3)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东亚研究所赵元任国际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1997年)

(4)日本丰田基金会(1999年)

二 《圣经》方言译本概述

近代和现代西洋传教士记录和研究汉语方言的著作可以分为四大类:《圣经》译本、方言词典、方言课本、方言论著。《圣经》的方言译本可分为文言译本、浅文言译本、国语译本和土白(方言)译本四种。土白译本又可分汉字和罗马字两类。近代第一本《圣经》译本于1822年出版,译者是英国传教士马士文(J. Marshman)和拉撒(J. Lassas)。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 Morrison)的译本于次年出版。这两种译本皆用文言。美国传教士高德(J. Goddard)将马士文译本加以订正,改用浅显文言,于1853年出版。第一本白话文(官话土白)译本是1857年在上海出版的。此后于1872年至1916年相继有多种官话《圣经》出版发行。长老会士并于1907年的全国大会上议决停止使用文言翻译《圣经》。

《圣经》的汉语译本从语种的角度可以分为五大类:一是文言

译本，或称为“深文理译本”；二是浅文言译本，或称为“浅文理译本”；三是官话译本，或称为“白话译本”，又因地点方言不同而有南京话译本、汉口官话译本等之分；四是土白译本，或称为“方言译本”；五是国语译本，国语新旧约重译本于1939年出版。

近代第一本《圣经》汉语译本于1822年出版，译者是英国传教士马士文（J. Marshman）和拉撒（J. Lassas）。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 Morrison）的译本于次年出版。这两种译本皆用文言。美国传教士高德（J. Goddard）将马士文译本加以订正，改用浅显文言，于1853年出版。第一本白话（官话土白）译本是1857年在上海出版的。此后于1872年至1916年相继有多种官话《圣经》出版发行。长老会传士并于1907年的全国大会上议决停止使用文言翻译《圣经》。一般认为白话文运动是“五四”之后才开始的，其实官话土白《圣经》早已使用道地的白话，不过对后来的白话文运动似乎没有直接的推动作用。当时的宗教界（基督教）和知识界还是相当隔阂。但是白话文运动及后来的国语推广工作反过来却对《圣经》翻译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由于白话文运动和国语推广工作的不断开展和成功，20世纪30年代以后官话和合本（1907年初版，一说1919年初版）和国语译本就逐渐取代了方言译本。

方言土白的《圣经》全译本有十种：上海、苏州、宁波、台州、福州、厦门、兴化、广东、汕头、客话，下述两种方言只译出《新约》：建宁、温州。

土白译本从文字种类的角度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方块汉字本；二是罗马字本；三是其他拼音符号本。最早出版的土白方块汉字本是1847年在上海出版的上海土白《约翰福音书》；最早出版的土白罗马字本是1852年在宁波出版的宁波土白《路加福音书》和同年在广州出版的广州土白《约翰福音》；用其他拼音符号翻译出版的土白译本寥寥无几，有五种福州土白译本是用国语注音符号

(1913年读书统一会制定时称为"注音字母")拼写的,另有一种早

表一 方言《圣经》分类地统计

	方言名称	汉字本数	罗马字本数	其他译本数	合计
甲	吴语				
	上海	41	18	1	60
	苏州	13	1	1	15
	宁波	20	33	0	53
	杭州	2	2	0	4
	金华	0	1	0	1
	台州	2	22	0	24
	温州	0	5	0	5
乙	闽语				
	厦门	6	37	0	43
	福州	75	17	5	97
	汕头	21	37	0	58
	潮州	0	2	0	2
	兴化	12	8	0	19
	建阳	0	2	0	2
	邵武	0	1	0	1
	海南	0	14	0	14
丙	赣语(建宁)	1	9	0	10
丁	客话	33	19	0	52
戊	粤语				
	广州	129	17	0	136
	连州	4	0	0	4

期的上海土白译本是用传教士设计的拼音符号。也曾用这种符号撰写非方言学著作,如《造洋饭法》。

土白译本从方言种类的角度可以分为吴语、闽语、粤语、客话和赣语五大类。前两大类又包括若干小类。各小类的名目和数量见表一。

由表一可知,有土白《圣经》译本的地点方言,属吴语的有七种,属闽语的有八种,属粤语的有两种,属赣语和客话的各一种,共十九种。客话内部有香港客话、五经富客话、嘉应客话等差异,不过差异不算大,这里合为一种处理。就译本的数量而言,广州最多,有136种,其次为福州、上海、汕头、宁波、客家话、厦门、台州、兴化、海南、苏州、建宁、温州、连州、杭州、潮州、建阳,以金华和邵武为最少,都只有一种。以上共计609种。

各大类方言译本的数量及所占百分比见表二。

表二　各大类方言译本的数量

方言名称	汉字本	罗马字本	其他译本	合计	百分比
甲　吴语	78	82	2	162	26.6
乙　闽语	114	116	5	235	38.6
丙　赣语(建宁)	1	9	0	10	1.6
丁　客话	33	19	0	52	8.5
戊　粤语	133	17	0	150	24.6
合计	359	243	7	609	
百分比	59	40	1		100

由表二可知,汉字本略多于罗马字本。各大方言译本的数量,则以闽语为最多,占38.6%,其次为吴语、粤语、客话,最少的是赣语。湘语和徽语的译本则还没有发现。其中罗马字本也以闽语最多,吴语其次。

各地方言《圣经》最早的出版年代见表三。

表三 各地方言《圣经》最早的出版年代比较

	方言名称	圣经单篇	新约	旧约	圣经全译本
甲	吴语	1847/1853	1872/1868	1901/1901	1913/1914
乙	闽语	1852/1852	1856/1873	1868/1884	1911/1908
丙	赣语(建宁)	1896/1897	——/1896	——/——	———/———
丁	客话	1881/1860	1883/1883	1916/——	———/———
戊	粤语	1862/1892	1895/1906	——/——	1907/1907

表中年代斜线前为汉字本,斜线后为罗马字本。

教会罗马字在各地不识汉字的教徒中间是颇受欢迎的。教会罗马字实际上不仅用于基督教的传教活动,民间也曾将它用作通信的工具,特别是在闽南话地区,极盛时每三封信就有一封是用这种“白话字”写的,信封用白话字写,邮差也能送到。内地会传教士W.D. Rudland在1904年写道:“台州是个多文盲的地方。当地基督徒很欢迎罗马字本,其中许多人,甚至老太太,都已经学会用罗马字拼写,并且可以自由通信或跟我们通信。”罗马字本圣经的读者究竟有多少,并没有统计资料,但是可以从销售量作些推测。从1890年至1920年三十年间各地共销售《圣经》和《旧约全书》一万八千多本,《新约全书》一万五千多本。以上销售量不包括《圣经》单篇,而单篇的数量要大得多。

以下从官话土白和广东话的《圣经》译本中录出一段(见于《新约·路加·第二十二章》),以见方言《圣经》的面目。标点符号为笔者所加,原文只有顿号和句号。

众拏住耶苏,带到大祭司家里去,彼得远远的跟着。众人在院子里生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和他们坐在那里。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那里烤火,注目看他说:“这个人也是跟随耶

稣的。"彼得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

——录自《新约全书》(官话)(大英圣书公会，1905年)

佢哋捉住耶苏，拉佢到大祭司嘅住家，彼得远远跟住。渠哋在院中透着火，同埋坐处，彼得亦坐渠哋之中。有个女工人睇见坐火光处，就定眼望住佢话："呢个都系同埋个个人嘅。"但彼得唔认，话："女人呀，我唔认得佢。"

——录自《新约全书》(广东话新译本、美国新译英文，美国圣书公会，1927年)

《圣经》的方言译本不仅对于研究方言历史是极宝贵的文献资料，而且也便于各地方言的比较研究。因为各种方言译本的内容完全相同，翻译事工非常谨慎严肃，因此可以逐词比较词汇，逐句比较句法。就此而言，没有别的文献材料的价值会超过《圣经》的方言译本。例如逐句对照上引官话译文和粤语译文，不必参考别的资料，也很容易看出粤语和官话在词汇和句法方面的差别。见表四。前三项是词汇差异，后四项并与语法差异有关。

表四

官话	他	看	认	不	的	他们	跟着
粤语	佢	睇	识	唔	嘅	佢哋	跟住

三　关于拼音系统及其价值

全盛时期同时在中国传教的西洋传教士多达两千人。他们的传教工作多在平民百姓中进行。在民族共同语尚未普及的时代，方言是传教必要的工具，自不待言，教堂和教会也常以方言划分。例如礼贤会在粤语区，巴色会多在客话区。又如江苏的浸礼教会

原来有联合议会的组织，后来因为镇江和扬州一带的官话与吴语不便沟通，遂依方言分为两个独立的议会。鸦片战争以后来华的传教士，为了便于在平民百姓中传教，都必须先学说当地的方言。

早期来华的传教士一般是在当地居民中间学习方言口语。例如伦敦传教会的麦都思（W. H. Medhurst）牧师于1816年到达马六甲，即着力于学习闽南话。当时的南洋华人以闽南人为多。他于1832年出版《福建方言词典》。又如1847年来上海的美国传教士晏马太（Matthew Tyson Yates）博士先在市肆学说上海话，一年之后，认为已能应对听众，继而开始讲道。他曾编写第一本上海话课本和第一本上海方言词典。

各地先来的传教士往往编写当地方言的词典和课本，以供后来者学习，并且往往相互讲授或学习各地方言。例如原属荷兰传教会的郭士立（K. F. A. Gutzaff）于1831年从爪哇到达福建传教，此后不仅学会闽南话，而且也通晓客家话、潮州话和粤语等。1847年他曾在香港向礼贤会的叶纳清（F. Genahr）牧师和柯士德（H. Kuster）牧师学习广州话，教韩山明牧师学习客家话，教黎力基牧师学习潮州话。又如1855年4月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Hudson Taylor）曾与约翰·卜尔顿从上海到崇明岛旅行布道，在一寺庙向佛教徒讲论基督教的要义和崇拜偶像的愚昧，先由戴德生用不太流利的官话讲，再由卜尔德用上海话讲一遍。戴德生曾在宁波传教，学过宁波话，但他的宁波话说得不流利，他的妻子玛丽亚（Maria）在宁波办教会小学，宁波话比他说得好，常教他说更流利的宁波话。帮助戴德生翻译罗马字本宁波土白《圣经》的高德牧师是希腊文专家，也精通宁波话。

后来的传教士也有在方言学校学习的。这种学校是传教修会专为初到中国的传教士们开办的。在19世纪后半期即有此类学校存在。1910年伦敦传道会在北平创办一所华言学校，后在南京

金陵大学附设了一所华言学校，广州、成都和安庆也有此类学校。抗日战争时期北平的华言学校部分迁移到菲律宾的碧瑶。传教士就读一年后再派往各地传教。值得指出的是这些方言学校是中国最早的学习方言口语的学校。在方言区传教的传教士大多只懂方言口语，不懂官话。抗战之后计划来华的美国传教士有一部分人则是先在旧金山或耶鲁大学学习国语。

来华的传教士皆属知识界，并非一般的等闲之辈，以耶稣会士最为典型。中学或大学毕业之后，要经过十五年的专门训练才能成为合格的耶稣会士，包括两年神修（也称为初学），三年科学和哲学研究；两年或三年神学研究；最后一年神修（也称为最后考验或卒试）。传教士在来华之前有没有受过语言学的专门训练，未见有事迹可考。但是从他们的方言学著作来考察，其中有些人有很好的语言学修养，如：J. Edkins，E. H. Parker 等。他们用西方语言学，尤其是语音学知识，记录、分析和研究汉语方言，所撰方言学著作，是研究 19 世纪后半期至 20 世纪初期的汉语方言的宝贵材料，也是研究方言历史演变的宝贵材料，切不可等闲视之。语言科学在欧洲早在 19 世纪初年就已经建立，拉斯克（R. Rask）的古代北方话或冰岛语起源研究出版于 1818 年，葆朴（F. Bopp）的《论梵语动词变位系统》出版于 1816 年，同时代的中国语言学还处于传统语文学的统治之下，清儒的方言学著作远不逮西洋传教士著作的深入和科学。

这些著作有一部分是用罗马字拼音的。某一个字母代表什么语音，是参酌欧洲文字和语言的关系制定的。总部在瑞士巴塞尔的巴色会（后改称崇真会）传教士翻译圣经所依据的是 Lepsius 系统。R. Lepsius 是 19 世纪后半叶的著名语音学家，在柏林任教授。在语音学界创制国际音标之前，Lepsius 系统是权威的拼音系统，他曾出版专著 *Standard Alphabet for Reducing Languages and*

Foreign Graphic Systems to a Uniform Orthorgraphy in European Letters, London, 1855),用他设计的系统标记许多尚无文字的非印欧语。这一套标准字母以26个拉丁字母为基础,加上附加符号构成。符号和语音的关系,主要参酌比较几种主要的欧洲语言,而最后确定。

当年是应海外传教的需要而创制"标准字母"的,此书出版时教堂传教会已采用Lepsius系统。此书第二版(1863年)有中国的官话、潮州闽语和客家话的标音样品。书中客家话的韵母、声母和声调如下:

韵母	声母					声调
a	k	kh	ń	h	–	高平
e o	tš	tšh		š	y	低平
i i u	ts	tsh	–	–	–	上声
m	t	th	n	s	l	去声
ou ai oi ui eu	p	ph	m	f	w	高入
						低入

潮州闽语鹤佬话(Hok-Lo)的韵母、声母和声调如下:

韵母	声母						声调
a	k	g	kh	ń	h	–	高平
o̲	tš	dž	tšh	–	–	y	低平
c	ts	dz	tsh	–	–	–	高上
o	t	d	th	n	s	l	低上
i i u	p	b	ph	m	–	w	高去
a~ e~ i~ o~ u~ i̲~̲							低去
ai au oi eu							高入
							低入

后来陆续出版的客家话罗马字《圣经》都是使用这个系统的。别种

方言罗马字《圣经》的拼音方案直接声明采用 Lepsius 系统的不多见，如 1867 年以前出版的广州土白《马太》、《路加》、《约翰》福音书。这三种福音书原是汉字本，由 E. Faber 转写成 Lepsius 系统。不过可能在实际上是采用这个系统的，或者是以这个系统为基础加以修订。他们在制订拼音方案时，也是郑重其事的。例如上海的传教士曾组织"沪语社"(Shanghai Vernacular Society)，专门研究上海话，包括讨论、制订上海话拼音方案。

有的地方传教士是约请当地的学者一起制订方言罗马字，从事《圣经》的翻译工作，并参酌别种方言已经出版的译本，再三讨论，最后才定稿。例如台州土白《新约》第二版(1897 年)就是在四位本地教师协助下修订完成的，态度是十分认真的。又如客家话译本的翻译者韩山文(T. Hamberg)就曾得到当地学者戴文光(1823—1889)的帮助。戴文光是新安人，受过良好的古文教育，又懂客家话。从汉字本的用字和罗马字本的拼音来看，译文也是可靠的。

在上述学术背景下，他们为各地方言制订的罗马字拼音方案以及所拼的音节、词汇、句子和长篇语料，虽然不能说非常完善，但是就当时的语言科学水平而言，应该说已经十分准确。例如罗马字本上海土白《马太福音》"第十五章"记作"DI SO NG TSANG"(声调符号略去)，就很准确。在上海话口语里，"十"字与别的数字连用或单用，都是读"zeh"，只是在"十五"中读"so"。又如上文所引英国长老会传教士 Carstairs Douglas 所撰《厦英字典》(*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f Vernacular of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1873)的《序言》实际上是对厦门方言语音的全面分析，包括"拼写法和发音"、"声调"、"重音"三小节，分别对单元音、双元音、辅音、单字调、多字组变调等进行描写和分析，皆用英语或厦门话举例，对语音规律有较深入的了解和较仔细的说明。

例如作者指出两字组和多字组的重音通常落在最后一个音节上，例如 hong-chhe(风车)，如果重音在后字，前字轻声，意谓“纸鸢”；如果重音在后，前字读次重音，声调不变，则意谓“风吹”，写作 hong chhe。

从各地方言罗马字本可以考见当时当地方言的音系。由于汉字不是拼音的，所以从任何用汉字记录的方言文献，很难获知方言语音的真实面貌。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的方言尚有传教士所作别的方言学著作可供参考，也有的方言没有任何别的著作可供参考，要了解这些方言一百多年前的语音面貌，惟一可靠的资料就是方言《圣经》译本了。这样的方言有闽语的兴化(莆田)土白、建阳土白和邵武土白；粤语的三江土白。

《圣经》的方言罗马字译本一般对拼音系统或每一个罗马字所代表的实际音值没有直接说明，研究者可以参考传教士有关该方言的论文、词典、课本、语法书等著作。

另有一种非罗马字的拼音系统是 Crawford 创制的，用于上海的浸礼教传教士。它的好处是一个符号只代表一个语音，不会混淆。符号的形状取自汉字笔划，以便用毛笔书写。

四 方言《圣经》分地解说

1. 吴语

1.1 上海土白译本

有罗马字和汉字两类译本。

最早的汉字译本是《约翰书》，译者是伦敦传教会的麦都斯(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 — 1857)，于 1847 年在上海出版，共 90 页。伦敦的 Bible House Library 所藏抄本缺第 71—74 页。这是最早的《圣经》方言(汉字)译本。译者曾于 1835 年与 K. F.

G. Gutzlaff, B. C. Bridgman 和 J. R. Morrison 组成一个委员会,合作用"深文理"翻译《新约》。此书的主要译者即是麦都斯,全书译文也是他最后改定的。麦都斯曾在巴达维亚(Botavia)和广州传教,于 1843 年 11 月以前到上海传教。他曾担任英国第一任驻上海领事巴尔福(C. Balfour)与中国政府官员谈判的译员。

米邻(W. C. Milanc)翻译的《马太福音》和 T. McClatchie 翻译的《路加福音》于 1848 年出版。文(G. Owen)屯教与两位同工者也曾翻译《马太福音》,于 1850 年在宁波出版,1856 年重印。此后各种《新约》单篇陆续出版。

J. Summers 用罗马字翻译的《约翰书》于 1853 年在伦敦出版。在《圣经》的方言罗马字译本的历史上,仅次于 1852 年在宁波出版的《路加福音》和同年出版的广州土白《约翰福音》。C. Keith 于 1859 年翻译的《路加福音》曾由 A. B. Cebaniss 用 T. P. Crawford 设计的语音符号转写,于 1872 年出版。完整的《新约全书》是在 1870 年由许多译者合作译成、出版的。主要译者有:W. J. Boone(布恩), E. W. Syles, F. Spaulding, T. McClatchie, C. Keith, R. Nelson 和 H. Blodget. 其中 William Jones Boone(中文名:文惠廉,1811—1864)是美国圣公会在沪首任代表,1837 年在巴达维亚(Batavia)传教,1840 年到厦门传教,1845 年到上海传教。他和裨治文(Dr. E. C. Bridgman)是最早到中国传教的美国传教士。裨治文是公理教会(Congregational Church)的代表,于 1847 年由广州抵达上海。

吉(Cleveland Keith)牧师又曾用罗马字将《新约全书》译出,于 1872 年出版。他曾于 1855 年出版《上海土白入门》。

1876 年为出版《新约》的新版本,美国圣经会成立一个由传教士组成的委员会修订旧译本,委员有 Dr. Farnham 和 Roberts 等人,新版于 1881 年印行。次年又有改订版印行。同时慕维廉(Dr.

Muirhead)译成出版包括文理本注释的《新约》。

第一本和合本《新约》的上海土白译本是1897年出版的。译者是美国和英国的传教士。

第一本单篇《旧约》是1854年出版的《创世纪》,译者是W.J.Boone和C.Keith。第一本完整的《旧约》于1908年出版。

第一本新旧约合订本于1913年出版。

上海土白拼音系统可参考下述文献:

J. Edkins, A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exhibited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Shanghai: London Mission Press, 248p, 1853. 2nd edition, 225p,1868.艾约瑟著《上海口语语法》,伦敦布道团1853年初版,上海长老会1868年再版。

1.2 苏州土白译本

几乎都是汉字本。笔者所见只有一种罗马字本,即1891年出版的《马可福音》。

《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于1879年由J.W.Davis译成。美国长老会传教团的G.F.Fitch和南方卫理圣公会(the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的A. P. Parker(潘慎文)合作翻译的《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于1880年由美国圣经会出版。次年上述两位传教士译成《新约》,修订本于1892年由美国长老会的一个出版委员会出版。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有J.W.Davis,J.H.Hayes,D.N.Lyon和A.P.Parker。

《新约》第一版是1908年出版的,译者除上述三位外,还有Fitch,J.H.Hayes和T.C.Britton.《新约》的新版本是1913年由A.B.C.在上海出版的。

《旧约》的翻译工作由下述三个传教团派代表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担任,即美国长老会、南方浸礼会和卫理圣公会。这个委员会与上海的委员会合作共事,不过实际上卫理公会未参与其事。执笔

的译者是美国长老会的 J. W. Davis, J. H. Hayes 和 D. N. Lyon 及美国南方浸礼团的 J. C. Briton。1901 年在上海出版《旧约》中的《创世纪》到《路得记》各篇.

苏州土白拼音系统可参考下述文献:

A syllabary of the Soochow dialect, Soochow literary Society, 1892 ,Shanghai.

1.3 宁波土白译本

除少数几种外,大都是罗马字译本。

《新约》的翻译工作是从 1851 年开始的。次年 William Armstrong Russel(禄赐悦理)和 Divie Bethune MacCatee(麦嘉缔)翻译的《路加》出版. 此译本所用罗马字拼音系统是 W. A. P. Martin, R. E. Cobbold 和 F. F. Gough 设计的,这也是第一本用罗马字拼写的方言圣经译本。从 1853 年至 1861 年《新约》其他各篇由在宁波的传教士相继译成。除《启示录》外,《新约》各篇于 1861 年印行,译者主要是上述两位,此外,还有 Rev. (Dr.) W. A. P. Martin(丁韪良)和 Rev. H. V. Rankin(蓝牧师)。禄赐悦理是教堂传教会所属传教士,1848 年来华。麦嘉缔是美国长老会所属的医疗传教士,1844 年来华。蓝牧师 1825 年生于美国新泽西,曾就读普林斯顿大学,受抗议派教堂外国传教会(the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 of the Presbyterian) 派遣,于 1849 年 2 月抵达香港,同年 8 月到宁波。此后一直在宁波传教,1856 年至 1858 年曾回美国。1863 年离开宁波到山东登州。他曾于 1857 年出版《宁波土话初学》。

1861 年 J. Hudson Taylor(中文名戴雅各,又名戴德生)和 Dr. Gough(高牧师)开始把《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翻译成罗马字本,并加注释,于 1865 年在伦敦出版。当年两位译者都在英国。戴德生每天为翻译工作花费六至八九个小时,他的妻子 Maria(玛丽亚)和王来君也来帮忙。次年戴雅各回中国。Dr. Gough 和

Moule 主教继续翻译工作。1868 年《新约全书》罗马字本出版。在这个版本中 Moule 主教订正了《希伯来书》至《启示录》各章。这是一本有注释的《新约全书》。戴德生是内地会的创始人。高牧师是希腊文专家，也颇精通宁波话。

1870 年戴雅各在浙江印行《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他又将上述 1868 年出版的《新约全书》稍加修订，并由 Dr. Lord 将其中一些词汇改为浸礼教派惯用的词汇，于 1874 年由美国圣经会出版，以应浸礼教派之需

1884 年美英传教士派代表组成一委员会，计划修订《新约》，后因对译文语体有分歧，只留下英国传教士 J. C. Hoare（霍里），F. Calpin 和 J. Bates 参加修订。修订版由英国及外国圣经会于 1889 年印发。

1896 年在宁波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议决由 Dr. Goddard（高德）和 J. C. Hoare 修订新约。修订本为大家所接受，作为宁波土白的和合译本，于 1898 年出版。浸礼教派也用这个版本，只是改用一些浸礼教派惯用的词语。

旧约各篇于 1857 年以后陆续译成。最早的旧约单篇是 W. A. P. Martin 翻译的《诗篇选》，其他单篇的译者是 E. C. Lord，H. V. Rankin，H. Jenkins（秦贞）和 Miss M. Laurnce。1897 年宁波的传教团体责成高德推动旧约的翻译工作，并指定 W. S. Moule 和 Dr. Smith 组成注解委员会。1898 年底《圣经》全书译成，同时开始修订已出版的旧约各篇。1901 年附有注解的《旧约》出版。这本《旧约》和上述《新约》在当时是中国出版的注解最为完备的《圣经》。1923 年又出版修订本。

上述所有版本都是罗马字本。此外只有《约翰福音》、《以弗所书》、《提摩太前后书》等少数几种是汉字本。

宁波土白拼音系统可参考下述文献：

Nying-po T'u-wo Ts'u'oh(《宁波土话初学》),1868,上海。

1.4 杭州土白译本

教堂传教会所属的传教士慕阿德(A. E. Moule,又译作慕尔)和夫人(E. A. Moule)1861年在杭州开教。慕阿德受过高深教育,中文造诣很深,说写均流利自如。1877年慕阿德夫人将《新约》的一些单篇译出,自费出版。此前她曾翻译祷告书(Player Book)和圣歌(hymn-book)。慕阿德夫妇于1867年4月返国休假,在休假期间他们又将《约翰福音》和《马太福音》用罗马字译出。这两种福音书的汉字杭州土白底本是一位在北京做官的中国学者翻译的。上述译本由基督教知识协进会分别于1879年和1880年出版。慕阿德的女儿还曾将《路加福音》译出,但未出版。当地的基督徒一般只用汉字官话译本。G. Morgenroth 和 Li 所译《诗篇》于1890年出版。G. Morgenroth 所译《以赛亚书》则于1897年出版。

杭州土白拼音系统可参考下述文献:

G. E. Moule, Hangchow premier. Translation and notes,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sold at the Depositories, 34p., 1876, London.

1.5 金华土白译本

只有《约翰福音》用罗马字译成金华土白。翻译者是美国浸礼传教联合会的秦贞(H. Jenkins),于1866年在上海出版,费用是美国圣经会资助的。当时的传教士认为继续翻译别的单篇是没有必要的。笔者按:可能传教士所知的金华土白是文读音系统,而不知当地人平时相互交际所用是白读音系统。所以当时的传教士如P.G. von Mollendorf(1847—1901)认为金华话属中原官话(the Central Mandarin)。Mollendorf 曾撰文讨论汉语方言的分类,见所著 Classification des dialects chinois. 34p. Ningbo,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1899.

金话土白拼音系统没有相应的文献可供参考。

1.6　台州土白译本

皆罗马字本，无汉字本。

译者是内地会的资深传教士路惠理(W.D.Rudland，中文名又作"卢兰")。1980年《马太传》用大罗马字体印刷出版。1881年底整本新约由台州内地会印刷出版。

1894年路惠理在他的同事内地会的T.Urry和C.Thomson的帮助下，开始修订《新约》。修订本经土白译本委员会的赞同，用大英和外国圣经公会的经费，由台州的内地会印刷出版。

同时路惠理开始翻译《旧约》。《约拿书》和《但以理书》分别于1891年和1893年由内地会出版。1905年底《创世纪》至《民数记》译毕。同年《创世纪》和《诗篇》由大英和外国圣经公会出版。《旧约》的翻译工作以路惠理为主，他得到教堂传教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的W.J.Wallace和内地会的Kanderer及路惠理太太的协助。路惠理于1912年去世前译成《旧约》大部分，只剩下《箴言》、《传道书》、《雅歌》和《约伯记》未译出。未译部分由合作者补译。1914年《旧约》全书告成出版。

台州土白拼音系统可参考下述文献：

W.D.Rudlang，T'ai-chow romanization，Chinese Recorder，1904,35,89-91.

1.7　温州土白译本

只有罗马字译本。

卫理联合传教会(United Methodists Free Church Mission)的W.H.Soothill(苏惠廉，1861—1935)1878年在温州开教，1882年至1935年留居温州。他在1888年到大英和外国圣经会要求协助出版他正在翻译的《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这个译本是作者用罗马字从希腊原文译出的，版式与宁波土白译本相似，苏牧师的草

稿，经同事修改后，圣经会同意出版。出版工作于1892年开始，但因苏牧师回国休假等原因而耽搁。这个译本一直到1894年经最后修改，才在伦敦出版。

苏牧师于1899年开始翻译《新约》的其余部分。这一翻译工作及《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的修订工作于1901年完成。1903年罗马字本《新约》在温州内地会印刷出版，由大英圣书公会发行。

据郑张尚芳调查，苏慧廉在翻译圣经前曾请当地学者(多为牧师)一起制订方言罗马字拼写方案。参与其事的当地学者之一汤联奎(1862—1940)是县廪生，曾任高等小学校长，教会中学教师，县劝学所劝学员。他的温州话罗马字字表手写本(《瓯音字汇》)今藏温州市图书馆。

温州土白拼音系统可参考下述文献：

Edward Harper Parker, The Wenchow dialect, China Review 1884,12,162—175:377—389. Hong Kong.

2. **闽语**

2.1 福州土白译本

有汉字译本、罗马字译本和注音符号译本三类。

最早的译本是温敦(William Welton)翻译的《马可》和怀德(M.C White)翻译的《马太》，出版于1852年。温敦是教堂传教会所属的医疗传教士，1850年至1856年在福州传教。1852年以后他以代表文理译本为底本翻译《新约》，所译《新约》于1856年由大英和外国圣经会出版。同年另有一本《新约》出版，译者是American Board的L. B. Peet(弼兹)等人。

1864年美国公理会(American Board)和卫理圣公会(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s)联合修订《新约》。修订本于1866年分四册出版，1869年合订成一册。后又经重新修订，于1878年出版。修订者主要是麦加利(Robert Samuel Maclay, 1624—

1903),他是美国卫理圣公会所属的传教士,1848 年来华赴任,主要在福州传教,1883 年曾译《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

1874 年教堂传教会、美国公理会和卫理圣公会合作由美国圣经会资助,开始翻译《旧约》,于 1884 年译成。

1887 年大美国圣经会和大英国圣经会决定共同修订《圣经》全书。修订本于 1891 年由卫理圣公会出版社在福州出版。1895 年稍作改订,重新出版。1909 年又出版修订本。

第一本罗马字译本是 LI. LIoyd 翻译的《约翰福音》,出版于 1881 年,所用拼音系统是旧式的。R. W. Stewart 用厦门土白《圣经》的拼音系统改写这本《约翰福音》。1890 年 R. W. Stewart 译成整本《圣经》,并在伦敦出版。后于 1895 年和 1900 年先后出版《新约》的修订本,后者增加注释。1904 年又有铅印新版本问世。

1921 年至 1907 年曾出版用注音符号拼写的《马可》、《路加》和《使徒行传》。

福州土白拼音系统可参考下述文献:

Moses Clark White, The Chinese language spoken at Fuh Chau, Concord, N. H.,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Methodist General Biblical Institute, 44p, 1856.

2.2 厦门土白译本

大多为罗马字译本。

最早译成的单篇是《约翰福音》,1852 年在 Wells William 出版社印行。译者是罗帝(Elihu Doty),系大美国归正教(Dutch Reformed Church)牧师,他从 1836 年至 1864 年一直是在中国的美国公理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的活跃人物。1836 年开始在巴达维亚及东南亚各地传教。1884 年转到厦门。他的翻译工作得到 Dr. Young 的协助。Young 是苏格兰人,1850 年至 1854 年是大英长老会的医疗传教士。较早译成

的单篇有胡理敏(Alvin Ostrom)翻译的《马可福音》,共七十页,出版于1860年之前。上述两种都是罗马字本,其中《约翰福音》是中国最早的方言罗马字译本。

《新约》全书于1873年译成印行,也是罗马字译本。另一版本由W. Macgreger, W. S. Swanson和H. Cowie及J. L. Maxwell译成,于1873年在格拉斯哥(Glasgow)印行。1873年在厦门传教的三个差会: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大英长老会(British Presbyterian)和益德会(American Reformed DutchChurch)决定根据深文理代表本(High Wenli Delegate's Version)翻译《旧约》。《旧约》的各种单篇于1880年至1884年间陆续出版。1897年《新约》在上海出版。已出版的《旧约》单篇有各种印刷错误和方言翻译错误。1885年由二十位传教士和十六位中国助手组成一个修订委员会,专门订正错误。1902年《旧约》订正本出版。《新约》中的类似错误也经订正重新印行。在当时这是中国仅有的完整的罗马字方言《圣经》译本。

新旧约合订本曾于1921年和1927年重新出版。后来又由巴多马(T. Parclay)将译文与希腊文及希伯来文逐节校对一遍。《旧约》的改订本由上海大英圣经公会印行。

厦门土白拼音系统可参考下述文献:

E. Doty, Anglo-Chinese manual with romanized colloquial in the Amoy dialect(《翻译英华厦腔语汇》), 214p, 1853, Canton.

2.3 兴化土白译本

兴化今名莆田,在福建省东部。

担任翻译工作的是美国圣公会的蒲鲁士(Brewster)。他所依据的底本是福州土白罗马字译本。最早的译本是1892年在福州出版的《约翰福音》。《新约》各篇是在1892年至1900年出版的。《旧约》各篇是在1896年至1904年出版的。《新约》全书出版于

1901年。新旧约全书出版于1912年。担任出版工作的是美国圣经会。以上全罗马字本。

兴化土白拼音系统没有相应文献可供参考。

2.4 建阳土白译本

教堂传教会于1891年在建阳开教，腓力(H.T.Phillips)依据官话译本和建宁译本，翻译《马可福音》，于1898年在福州自费出版。

在Conference Committee的赞同下，于1900年由大英和外国圣经会出版《马太福音》，印二百本。

以上两种都是罗马字本。

建阳土白拼音系统没有相应文献可供参考。

2.5 邵武土白

美国公理会1874年在邵武开教，该教会的J.E.Walker将《使徒行传》(James)译为罗马字邵武土白。1891年由该教会在福州出版。

邵武土白拼音系统没有相应文献可供参考。

2.6 汕头土白译本

有汉字译本和罗马字译本两种。

巴牧师(S.B.Partridge)翻译的《路德福音》于1875年出版，这是最早的汕头土白译本。同一译者所译的《使徒行传》于1877年出版。同年大英长老会的W.Duffus所译的罗马字本《路加福音》在格拉斯哥印行。《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于1883年告成。

1887年大英圣书公会和汕头大英长老会的W.Duffus,George Smith,J.G.Gibson,H.L.Mackenzie组成一委员会翻译《新约》。

1898年汉字本《新约》出版。1905年在汕头出版《新约》罗马字本。

这一版本是经Maclangan和Gibson据希腊文本校订的。美

国浸礼教会专事汉字本的翻译，于 1902 年出版汉字本《圣经》，其主要译者是 W. Ashmore。

至于《旧约》单篇，《路德》出版于 1875 年，《创世纪》出版于 1879 年，后者经 W. Ashmore 订正，于 1902 年重版。

大美国浸信会于 1928 年印发汉字新旧约合订本。

汕头土白拼音系统可参考下述文献：

Josiah Goddard(高德), A Chi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 in the Tie Chiw dialect, Bangkok, mission Press, 248p., 1848.

2.7 海南土白译本

1891 年抗议派传教士在海南岛传教。曾任海关关员的 Jeremiassen 用罗马字译成《马太》。此书于 1991 年在上海出版。在 1893 年至 1995 年之间译者在 F. P. Gilman 协助下译成《约翰》、《路加》和《马可》三种福音书。

1889 年大英和外国圣经公会出版了《使徒行传》和从《加拉太》至《犹大书》的《新约》单篇(除《提多书》至《希伯来书》之外)。同年《四福音书合串》由私人出版。《旧约》中的《创世纪》和从《哈该书》至《玛拉基》于 1901 年出版。同年 Jeremiassen 在海南岛南部去世。《马可福音》由 F. P. Gilman 修订，于 1902 年由大英和外国圣经会出版。

《马可福音》经 Miss K. L Schaeffer 修订，于 1914 年出版，新版本是根据官话和合本修订的。《路加》和《使徒行传》于 1916 年出版。

以上所有译本都是罗马字本。

海南土白拼音系统可参考下述文献：

S. Dyer, *Remarks on the Hainanese dialect*, *China Repository*, 1835, 4, 172 – 176

3. 粤语

3.1 广州土白译本

有罗马字和汉字两种译本。

1868 年以前译成出版的有《马太》、《路加》、《约翰》等福音书。其中《马太》和《约翰》由 C. F. Preston 译出，于 1862 年出版。W. Lews 译成《路加》。又由 E. Faber 转写成 Lepsius 系统，于 1867 年出版。

从 1869 年开始许多教士合作翻译《圣经》。当时成立了三个地方性的委员会，大家分工合作，统一以公认经文(Texus Receptus)为底本，以广州城内土话为标准音进行翻译。1871 年由大英和外国圣经公会出版《路加》和《哥罗西书》，次年又出版《马可福音》和《使徒行传》，1873 年出版《马太》和《约翰》福音书。至此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均已告成。因为大英和外国圣经公会采用"上帝"，而美国圣经公会采用"神"，因此上述译本只为美国和欧陆传教士所采用。大英和外国圣经公会决定不再继续参与翻译和出版。但翻译和出版工作并不因此而停止。俾士(George Piercy)译成《新约》其余各篇，并于 1877 年将《罗马人书》至《启示录》私人印行出来。至此《新约》已全部译成出版。俾士早年独立从事传教活动，因与美国遁道会(别名，即惠施理会[Wesleyan 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的关系，于 1882 年到广州。

大家对已译出的《新约》并不满意，遂于 1879 年至 1881 年之间成立一个委员会从事修订工作。修订版《新约》一部分于 1882 年至 1884 年出版，其余部分于 1886 年由美国圣经公会出版。至此《新约》修订本告成。

同年双语(英语和广东话)《路加福音》问世。

同时集体和私人也从事翻译《旧约》，1888 年译成摩西《五经》。美国长老会有几位教士从 1890 年开始翻译其余部分，全书

于1894年由美国圣经会出版。《旧约》后来又经修改。同时还出版《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的双语本(广东话和英语)。

除1867年出版的《路加福音》外,所有译本都是汉字本。一个由英美传教士组成的委员会在1889年着手处理罗马字译本用什么罗马字系统问题。广东传教士会议用于翻译部分《新约》的罗马字系统是一种较早设计的系统,曾为《马可》和《路加》译本所采用。这一系统当时已废弃不用;而教堂传教士协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对麻风病人传教时所用的《四福音书》、《使徒行传》、《旧约》和《诗篇》是用另一种系统在1904年译成的。

日本东北大学共收藏《圣经》三十种左右,绝大多数是19世纪出版的。这些《圣经》原是 J. Dyer Ball 的私人藏书。他的生卒年代未详,1886年至1904年在世,曾出版多种粤语方言学著作,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广东话课本,如 Cantonese made easy, 2nd ed. rev. enl. 122+6+5p, Hongkong, 1888.

广州土白拼音系统可参考下述文献:

Robert Morriso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the letter in the Canton dialect, 2nd ed. 138p, 1840。

3.2　三江土白译本

只有罗马字译本。

三江在广东西北部连州境内。当时当地的土话的系属待定。本书目暂列入粤语。

美国圣经公会于1904年出版《马太福音》,1905年又出版《马可》、《路加》、《约翰》。译者都是 Miss Eleanor Chestant。

三江土白拼音系统没有相应的文献可供参考。

4. 客家话译本

大多为罗马字译本。大多不标明方言使用地点。表明地点的只有五经富、五华和汀州。早期的译本应是香港客话。其余可能

是嘉应州客话。

1845年以前欧洲人对客家话还一无所知，那一年巴色教会（Evangelische Missionsgesellschaft zu Basel）的牧师韩山文（Theodore Hamberg）和黎力基（Rudolph Lechler）首先调查研究客家话。韩山文，中文名又作"韩山明"，瑞典人，1847年与黎力基一起来到香港。此后一直在粤东客话区布吉、Fungfo和李朗传教，他是第一位学习当地方言的传教士。1854年因病到香港治疗，同年5月在香港去世。黎力基（1824—1908）于1847年与韩山文一起来华，时年23。开头在汕头传教，但不成功，遂于1852年返香港，决定在客家人中间传教。此后主要在香港和李朗传教，最后几年在兴宁。在客话区传教几十年后，于1899年返国。所译《马太》于1860年由柏林的巴色教会出版，这是最早的客家话《圣经》译本，也是最早采用Lepsius标音系统的译本。他曾编过一本客家话词典，未出版，稿本今藏瑞士巴色会。黎力基和韩山文是德国巴色教会最早派遣来华的传教士。

1866年大开本的《马太》和《路加》合订本由大英和外国圣经会出版。这是罗马字译本，采用Lepsius系统、斜体，1866年出版改订本。1883年全部《新约》告成。

《新约》罗马字本后来又经修订和重版。主要译者是黎力基，Ph. Winnes，C. Piton（毕安），G. A. Gussman和两位中国助手：Kong Fat-lin（江??，1845－1928）和Li Chin-en（李承恩）。毕安（1835—1905）1864年来华，开头在源坑办男童学校，1874年到李朗从事翻译《圣经》工作。毕安曾出版多种有关客家话的著作，如 *Remarks on the syllabary of the Hakka dialect by Mr. E. H. Parker*（载《中国评论》第8卷［1879—1980］）。江某原名Ayun，Fat-lin是教名。13岁受洗，入读巴色会学校。1865年被派往瑞士巴色教会学校。他在巴色先后6年，曾学习英语、德语、拉丁语、希伯来语。1871

年回国在客话区传教。1901 年到青岛，1903 年转济南，担任德语翻译，1911 年退休。李承恩(1845 — 1908)1859 年在香港受洗，后在朗巴色会学校就读。1872 年至 1878 年被李黎基推荐到瑞士巴色会学习，后返客话区传教。曾被分派将《诗篇》译成客家话。其父李正高，清远人，与洪秀全相识。

1881 年决定出版汉字本《圣经》。1883 年汉字本《新约》译成，由大英和外国圣经会资助出版。1904 年修订本告成，译者都是巴色教会的牧师。

1886 年《旧约》中的《创世纪》和《出埃及记》由毕安牧师(Charles Piton)译成，并得到大英和外国圣经会的资助出版。《旧约》全书则由史鄂图(Otto Schultze)译成。

客家土白拼音系统可参考下述文献：

Edward Harper Parker, *Syllabary of the Hakka language or dialect*, China Review 1880, 8, 205 — 217, Hong Kong.

5. 赣语建宁土白译本

建宁在闽西，按现代方言分类，属赣语。

1895 年 the Church of England Zenana Missionary Society 的 L. J. Bryer 完成《新约》译本手稿。1896 年《新约》在伦敦出版。1900 年《创世纪》和《出埃及记》由大英和外国圣经公会在伦敦出版，译者是 L. J. Bryer 和 Rodd，所依据的底本是英文修订本。1905 年《诗篇》和《但以理书》由伦敦 Bible House 出版，译者是 L. J. Bryer，校订者是 H. T. Phillips。以上都是罗马字本。

建宁土白拼音系统可参考下述文献：

Hugh Stowell Phillips, The Kien-Ning romanised dialects, Chinese Recorder, 1904, 35, 517 — 519.

参考文献

(已随文注出者不列)

Hubert W. Spillett, *A Catalogue of Scriptures in the Languages of China*, British and Foreign Society, London, 1975

Marshall Broomhall, *The Chinese Empire, A General & Missionary Survey*, Morgan & Scott, London, 1907

密立根. 新约圣经流传史.(附《汉文〈圣经〉译本小史》). 广学会. 上海:民国二十二年

John Pollock, *Hudson Talor and Maria*, Hodder and stoughton Ltd., England. 1962(中译本,严彩绣译,台湾校园书房出版社,1977年)

附注: 此文原题《方言〈圣经〉书目考录》,载《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刊》第三辑(80-131页,2000,武汉),删去书目部分,其他内容有所增补。

中国语言系属研究述评

关于中国境内语言的系属问题,尤其是壮侗语族和苗瑶语族的归属,近几十年来国内外学者意见分歧 本文略述各家的基本观点,然后加以评论,最后申明己见。

壹

本世纪初年挪威学者科诺(Sten Kenow)在所著《印度语言调查》一书中述及中国语言的系属,他最早提出壮侗语言属于汉藏语系 差不多同时,法国学者马伯乐(Henry Maspero)在所著有关汉语和台语的论文里,也有相同的主张,他们把汉藏语系分为汉台和藏缅两个语族。不过他们都只是根据泛泛的观察,并没有深入的调查研究和语音对应规律作为基础。

1934年出版的《中国分省新图》(申报60周年纪念)中有一张《语言区域图》,作者是赵元任。此图将中国的语言分为两大类,一是汉藏语类,包括汉语系、太语系、苗瑶语系和藏缅语系;二是乌拉阿尔泰语类、包括通古斯语系、蒙古语系和突厥语系,没有文字说明。这张图虽然漏列了国内的南亚语、南岛语和印欧语,但是对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的下位分类已经非常明确,并且为后来的许多学者所认可。

国内的语言学著作,如《中国语言地图集》(朗文出版社,1987

年),通常把中国境内的各种语言分派入下述五大语系之中: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南岛语系、印欧语系。其中汉藏语系,包括汉语族、壮侗语族、藏缅语族、苗瑶语族。这种传统分类法最初是李芳桂奠定的。另有朝鲜语、京语等的系属未明。

李方桂(1902－1987)为1937年第二版的英文《中国年鉴》(121页－128页)撰有"Languages(and dialects)"一文。中译文载《民族译丛》1980年1期。他将壮侗语族(他称为"侗台语族")归入汉藏语系,主要的理由是这个语族具有汉藏语系的共同特征:

1.单音节趋势,一个单独的音节是一个重要的语音单位,并且往往是一个词素的单位,用来作为构成词、词组和句子的基础。

2.形成声调系统的趋势。声调受声母性质的影响。这被认为是共同起源的最有力的证据。

3.除了汉语里的吴语和湘语外,浊声母消失。

4.有一些共同的词汇,但是严格的语音对应规律还没有归纳出来。

美国语言学家 Paul K. Benedict(中文名:白保罗,或译为"本尼迪克特")于1942年发表论文《台语、加岱语和印度尼西亚语——东南亚的一个新联盟》(原文载《美国人类学家》第44卷第4期,576页－601页),提出台语(相当于国内的壮侗语族壮傣语支和国外的泰语等)和印度尼西亚有亲属关系,随后又进而提出建立澳泰语系。他的这一观点很快为国外学术界所接受、采用,主张仍然维持旧说的语言学家较重要的只有李方桂和张琨两家。

白保罗是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和哈佛燕京学会会员,20年代开始研究汉藏语言,主要著作除了有上述开创性的论文外,还有:

《汉藏语概论》(Sino-Tibetan:A Conspectus),剑桥大学出版社1972年出版。此书底稿写于40年代,70年代初经修改,由马提索夫编辑、加注而成。

《澳·泰,语言和文化》(Austro-Thai, Language and Culture), HRAF 出版社 1975 年出版。此书由作者有关澳泰语的论文汇集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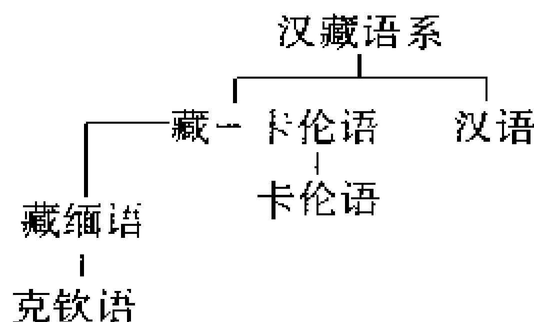
白保罗对语言系属问题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关于汉藏语系的分类

他将汉藏语系分为三个语族:汉语族、卡伦语族和藏缅语族。其中卡伦语和藏缅语的关系比较近,和汉语的关系较远,从而形成藏—卡伦上位语族。卡伦语分布于缅甸的沿海地区。这三个语族的建立是以同源词为基础的。

汉藏语系的重心是藏缅语族,已知的藏缅语有一百多种,可分为七个分支。其中卡伦语分布于缅甸的最北部,它在藏缅语中的地位,恰如在地理上的位置一样,处于十字路口。无论是词汇或者形态,跟南部和北部的藏缅语都有密切关系。表一是白保罗的汉藏语言分类简表。

表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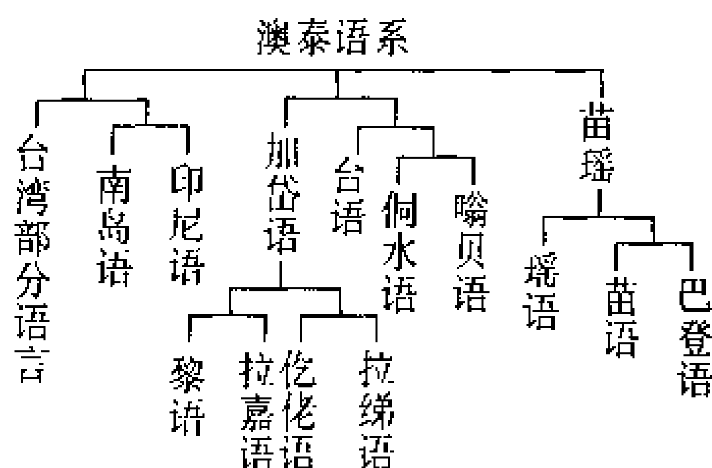
第二,关于台语的系属

白保罗将壮侗语族和苗瑶语族从汉藏语系排除出去。他认为声调和单音节词不能作为系属分类的依据,否则西非和墨西哥一些类似的语言也可以归入汉藏语系。汉语和台语都有"主语—谓语—宾语"的词序,但是限制成分汉语在前,而台语、印尼语和加岱语都在后。藏缅语宾语前置于动词是一种原始形式,而卡伦语和

汉语的宾语后置于动词则是受澳泰、苗瑶和孟高棉等语言影响的结果。

白保罗将壮侗语族、苗瑶语族、加岱语和南岛语系合并成"澳泰语系"。台语在"澳泰语系"中的地位见表二。

表二



第二,台语归属于澳泰语系的主要依据

白保罗将台语从汉藏语系排除出去,归属于澳泰语系的主要依据是同源词,他在《澳泰》一书中列举400个词来说明台语、苗瑶语和印尼语的同源关系。

他首先发现黎语与其他壮侗语词汇系统差别较大,然后找出与黎语较接近的拉绨语、拉嘉语和仡佬语,组成加岱(kadai: ka是表示人的词头,dai是黎人自称)语。仡佬语分布在广西靠越南的边境地区,黎语在海南岛,拉绨语和拉嘉语在越南,这几种语言的词汇,尤其是数词,跟印尼语更接近,例如:

	印尼语	拉嘉语	南黎语	北仡佬语	拉绨语
四	(m)pat	pe	sau	bu	pu
五	limah	mo	ma	mbu	ng

七	pituh	motau	thu	si	ti
我	* aku	kau	hau		

他通过加岱语作为中介，把印尼语、台语和加岱语联系起来，这些语言的同源词举例如下：

	印尼语	台语	黎语
水	anuum	nam	no:m/na:m
雨	(m)bum	fon	pa/pun
吃	ka/kan	kin	khan
这	* ini	n:i	nei
鱼	* pla(i)wak	pla:	da:/tla:
肺	* putuh(心)	po:t	

印尼语的词是多音节的，台语的词是单音节的，两者大不相同。他认为这是音节脱落的结果，即台语的词汇本来也是多音节的，后来因为从汉语借来声调，增加了辨义的手段，所以多音节词简化为单音节词。因此，他认为这两种语言的词汇的同源关系仍然是可以追溯的，例如：

	眼睛	暗	鸟
印尼语	mata	hitam	manuk
台语	ta ↗	tam	nok

第四，文化人类学上的设想

很多台语词跟汉语词近似，而与印尼语相差甚远，如何解释？白保罗设想东南亚曾有过高于中国的文化流(cultural flow)，

设想古代南方的澳泰人的文化技术比汉人发达。汉人曾从澳泰语借入词汇，这些外来词大多是在公元前1200年前的上古汉语时代借入的，例如“象、鸡、马、铜、铁……”凡汉语的词和澳泰语音近，而在藏缅语中找不到同源词的，就认为是汉语向澳泰语借来，例如铁、姜、麦等。天干地支也借自澳泰语。汉人的文化取得统治地位后，将文化词和学术词倒借给澳泰语，例如“金、盐、靛青”。

他又认为亚洲扬子江以南古代为玻里尼西亚人所居，后来分几支南下，东支到台湾、南支入海。印尼语在大陆的底层可以从加傍语中看出来。

自白保罗提出澳泰语系后，中国以及亚洲南部语言的系属问题成了热门问题，异见蜂出，令人有莫衷一是之感。以下择要介绍国内外学者的不同意见。

李方桂对白保罗的汉藏语言系属观的评论是：“泛论，而不大看详细的事实，很有可讨论的余地。”

美国学者谢飞(Robert Shafer)仍将台语归入汉藏语系，不过认为汉语跟藏语，比汉语跟台语更接近。台语和汉语即使有亲属关系，这种关系也是很远的。在汉藏语系内部，跟汉语最接近的是藏语，而不是台语。他放弃汉台语族和藏缅语族并立的概念，将汉藏语系分为六个主要的语族：汉、台、藏、缅、巴尔、克伦。他把黎语和苗瑶语排除在汉藏语系之外。

闻宥将台语排除在汉藏语系之外，所著《台语和汉语》(1957)通过基本词汇的比较，说明汉台语不会同源。但是他没有肯定台语应该属于什么语系。俞敏在《汉藏两族人和话同源探索》(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1期)一文中提出汉语与藏语更接近。

罗美珍《试论台语的系属问题》一文(载《民族语文》1983年2期)认为台语是在汉藏母语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而来的。她认为古百越语是多音节的。《世本·居篇》注：“吴蛮夷，言多发声，数语共

成一言”。汉扬雄《方言》所记录的有的吴越语词汇是双音节的，例如卷七：怜职（爱）、煦暇（热）；卷十：短䙨（短）、卷二：荆扬之间称“广大”为“恒慨”，东瓯之间称“广大”为“参绥”或“羞绎、纷毋”。印尼人是百越人的一支，南迁入海以后，其语言保持黏着语的特点，词汇仍是多音节的。留在大陆的今台语先民则放弃原始马来语，改说原始汉藏语。原始汉藏语分化以后，台语发展成为独立的语言。只不过台语中仍残留着某些原始马来语的底层。在语言系属上，台语还是应该属于汉藏语系。倪大白的主张跟罗美珍相近，不过他认为比较科学的提法应该是：将壮侗语言称为“马来—支那语（Malay-sino）”，“马来”是指“语系”（family），是就语言发生学而言的；“支那”是指“体系”（system），是就语言类型学而言的。

近年来法国学者沙加尔认为汉语和南岛语在发生学上有亲缘关系，他提出的主要证据有以下几项（见 Laurent Sagart, Chinese and Austronesian: Evidence for a Generic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Vol. 21, No. 1,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Jan. 1993.）

第一，汉语的单音节词和南岛语的多音节词的最后一个音节相应。这本来是白保罗比较台语和南岛语时提出来的观点，沙加尔推而广之，将其用于汉语和南岛语的比较。

第二，汉语声调调类和某些南岛语的辅音韵尾相对应，例如原始南岛语的 - s 韵尾和汉语去声的-agh, -idh, adh 相对应；原始南岛语的-p, -t, -k 和汉语入声的-p, -t, -k 相对应；汉语中不送气清塞音、送气清塞音、浊塞音的对立，相当于南岛语中清塞音、鼻冠清塞音、浊塞音的对立。

第三，他认为上古汉语的介音-j-和-r-是有构词作用的中缀，其作用与南岛语中缀-in- 和-ar-相近。

第四，他找出上古汉语和原始南岛语的关系词 222 个，其中有

17个属于M. Swadesh所拟定的基本词(共有200个)。例如：

	舌	析	哭	坦	摸
原始南岛语	dilat	pisik	kuk	pa(n)tar	zemak
上古汉语	d-j-at	sik	khuk	thanx	mak

邢公畹赞同沙加尔的意见。

郑张尚芳也支持沙加尔的假说，并且进一步提出建立华澳语系。所谓华澳语系包括汉语、藏缅语、侗台语、苗瑶语、南岛语和南亚语，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语系，即把传统的汉藏、南岛和南亚三个语系合而为一。他建立这个语系的基础是同源词，包括根词及附缀成分的比较研究。例如"颊"在各语言的语音如下：

佤语	缅文	泰文	古汉语	古占语	回辉话
s-ba?	paah	paak	baq(辅)	pa bah(口)	pha(口)

他用于比较的所谓核心词共300个。潘悟云支持华澳语系说，并找出一些补充材料。

俄罗斯学者Sergai Starostin根据他自己构拟的汉语上古音系统，用35个基本词汇比较上古汉语、藏缅语、北高加索语、南岛语和台语，结果是汉语和藏缅语有24个同源；汉语和北高加索语有13个同源词；汉语和南岛语只有4个同源词。因此，他认为汉语和藏缅语的亲属关系最为密切，其次是北高加索和叶尼塞诸语言，南岛语和台语的关系相当于汉藏语和北高加索语的关系，而沙加尔提出的汉语和南岛语的亲属关系假说必须放弃。他用于比较的35个基本词汇原来是他的老师雅洪托夫(S. Y. Yakhontov)提出来的，雅洪托夫认为这些词汇的基本意义是最稳定的。这35个词如下：血、骨、死、犬、耳、卵、目、火、鱼、盈、予、手、角、我、知、虱、月、名、新、鼻、一、盐、石、日、尾、此、汝、舌、齿、二、水、何、谁、风、年。

李壬癸反对沙加尔的汉语和印尼语同源说。主要理由是没有严格的语音对应规律;语义的对应也不很严格,例如用原始南亚语的 kaka(哥哥或姐姐)对上古汉语的 kag(姑);有的用于同源词比较的南岛语词,并不是原始南岛语,而只是出于较低层次的语言,如马来—玻里尼西亚语或西马来—玻里尼西亚语。有的用于比较的汉语词时代太晚,如见于《广韵》、《集韵》等韵书的词;有的印尼语词汇的词根在词中处于第一个音节,对这一类词如何跟单音节的汉语词比较,沙加尔未作说明;汉语音韵结构的两个重要特点:塞音和塞擦音有送气和不送气的对立,ts tsh dz 在各个历史阶段都是三分的　在南岛语里没有与之对应的音韵结构。李壬癸认为邢公畹和郑张尚芳提供的证据也有同样的方法论上的问题。

对于苗瑶语的系属问题,有三种不同的意见。

英国学者戴维斯(H. R. Davies)举出三十五个同源词,认为苗瑶语应属孟高棉语族(见所著"Yun-nan, the link between India and Yangtze", pp. 337, London, 1909)。

白保罗(P. K. Benedict)举出一百九十多个同源词,认为苗瑶语应属于所谓"澳泰语系"(见所著"Austro-Tai, Languages and Culture", 1975)。

王辅世在《苗瑶语的系属问题初探》一文(载《民族语文》1986年1期)中,指出戴维斯和白保罗所举同源词在材料的准确度和词义的对应方面问题很多,其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同时他从同源词和类型学上的相同或相似立论,认为苗瑶语应属于汉藏语系。类型上的相同或相似是指单音节语素、类别词、四字格词组、词序和虚词等项目。但是对苗瑶语应属哪一个语族,或是否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语族,则未加肯定。

关于白语的系属问题历来意见分歧,主要有以下几种主张,出处见括号:

1. 汉语方言(赵弢父《白文考》、张海秋《剑属语音在吾国语音学上之地位》,均载《南强》第一卷四、五期合刊,南京)

2. 藏缅语族的独立语言(周耀文《略论白语的系属问题》,载《思想战线》1978 年第 3 期)。

3. 彝语和白语的混合语或藏缅语和汉语的混合语(李藻《大理县志稿 卷六方言》,民国五年版)。

4. 属于孟高棉语族(R. 戴维斯《云南——印度和扬子江的链锁》,剑桥大学,1909 年)。

5. 白语中最古老的成分是藏缅语(闻宥《民家语中同义词之研究》,载《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1940 年)。

6. 白语是汉语最亲近的亲属语,可与汉语合成"汉白语族"(郑张尚芳《汉语与亲属语同源词根词及附缀成分比较上的择对问题》,载《中国语言学报》单刊第 8 号,1995 年)。主张汉藏语和印欧语有亲属关系的学者,早期有艾约瑟(Edkins,1871)和施莱赫尔(Schiegel,1872),近期则有谢飞(Shafer,1963、1965)。最近蒲立本(Pulleyblank,1995)力主此说,所论也最为详尽。

蒲立本从音韵结构和同源词两方面论证汉藏语和印欧语的关系。他所构拟的上古汉语元音只有两个:* 和 * a,并且它们有"元音交替"的关系。上古汉语的两元音系统与原始印欧语是相对应的。在声母方面,他也找出若干对应规律,例如上古汉语的 * ng-对应于原始印欧语的 g-,例见下文所引"牛"词。

蒲立本提出汉藏和印欧同源词二十四个,即于(介词)、何、合、目、犬、牛、往、岁、国、输、叶、一、幺、约、父、母、考(祖父)、不、海、西、作、名、夜、雁。例如:

上古汉语	缅文	原始印欧语	希腊文	拉丁文	英文
牛 * ngw	nwa	* gwow	bous	bos	cow
犬 * khwen	khwe	* kjon	kuon		hound
叶 * aljp		* leup		liber	leaf
幺 * ? jəw		* jeu－n		juvenis	young

他认为汉藏语和印欧语确实有亲属关系，两者分化的年代在六千年之前，即在用历史比较法构拟出来的原始印欧语存在之前。因为年代太久远，同源词比较少，并且难以识别。不过音韵结构和形态对应的痕迹只能用同源来解释。

贰

我们认为，台语跟南岛语在发生学上有联系，这是白保罗的一大发现。不能否认他跟后来的学者所找出的部分同源词是有说服力的。例如：

	我	你	这	吃	水	田
印尼	aku	kamu	ini	makan	anum	tanah
阿眉斯	kaku	kiʃu	uni	kumaæn	namum	umah
壮(龙州)	kau	maɯ	nai	kin	nam	na
傣(西双)	ku	maɯ	ne	kin	nam	na
侗	ja:u	ȵa	na:i	ta:n	nam	ja
水	ju	ȵa	na:i	tsjen	nam	ʔya
黎	hou	ɯm	nei	la	nom	ta

阿眉斯语是台湾高山族使用的一种南岛语。就目前所发现的

事实来看，台语与南岛语的密切联系是难以否定的。

台语词汇是单音节的，印尼语是多音节的。在解释两者的同源关系时，白保罗认为原始台语词汇也应该是多音节的，后来由于音节脱落变成单音节。他所举的例证不够多。从晚近调查记录的三亚回辉话来看，大陆上的南岛语因受汉藏语系的影响，词汇音节脱落，而用声调补偿是普遍现象。例如（例词引自倪大白《侗台语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

词	猪	胸脯	皮肤	疼	儿女	遗失	嚼
印尼语	babi	dada	kulit	sakit	anak	pilih	maamk
回辉话	phui11	tha11	li24	ki24	na24	pi55	ma55

词	破裂	饿	薄	棉花	少	痰	醉
印尼语	petsah	lapar	tipis	kapas	dikit	dahak	mabuk
回辉话	tsa55	pa33	pi55	pa33	ki 42	hat42	phu42

回辉话从南岛语的大本营分离出来，迁移到海南岛只有一千年的历史，而所受汉藏语的影响就如此深刻，可见在更长的时间里，台语因受汉藏语的影响，在类型上发生深刻的变化是完全可能的。

不过白保罗所提出的同源词，有的对应不严整，例如拿印尼语的“心”对台语的“肺”；有的与藏缅语或汉语同源更合理。例如：

	船	鱼
印尼语	tʒalang	laʔuk
马来语	parahu	
壮语	rua	pla
藏语	g·ru	* hrua
掸语	ho	
古汉语	* lu	* ŋa

白保罗是一位独具慧眼的语言学家，但是他似乎缺少中国历史和文化知识，例如他认为古代南方的澳泰人的文化技术高于中国人，在甲骨文时代中国人曾向澳泰语借入诸如“鸡、马、铜、铁”和天干地支之类基本词汇，并没有充足的证据。

沙加尔参照白保罗的方法，将汉语的单音节词和南岛语的多音节词的最后一个音节相对应。这必须设想原始汉语的词汇曾有过多音节的阶段。但是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大量原始汉语的词汇是双音节或多音节的，其情况跟原始台语(古越语)大不相同。

华澳语系在更大的范围内将各种语言联系在一起，似乎可以调和各家的矛盾，但是当深入到下位分类问题时，矛盾仍然是不可避免的，即仍然要解决各种语言的亲疏关系和低一层次的系属关系问题。例如，如果华澳语系包括汉藏语族、南岛语族和南亚语族，那么人们仍然要问传统的壮侗语族和南岛语族的系属关系如何？

从人种学来看，有人认为台湾的高山族是古代东移入岛的百越之一支。高山族属南岛语系，那么古越族所说的话也应属南岛语。而台语居民的族源一般认为是古越族。文化人类学方面的证据说明古代中国南部广大地区，以及东南亚和太平洋上的岛屿，曾

有过共同的文明类型。而共同的古代文明类型应该是古代共同语言的基础。语言如果是同一的，那么最大的可能是南岛语。因为今天的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仍然流行南岛语。其特征至少有以下几项。

(1)文身断发

大戴《礼记》和《史记·吴太伯世家》都提到南蛮文身断发的风俗。小戴《礼记》载："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正义》解释说："雕题"是"以丹青刻其额"。又说："非谓雕题，亦文身也。"从柳宗元的诗句可以看到唐代的柳州仍是文身之地："共来百越文身地。"(《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四州刺史》)"愿投章甫作文身。"(《柳州峒氓》)现代海南岛的黎族还有文身的习俗。

(2)干栏式建筑

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说，古越族"民编竹苫茅为两重，上以自处，下居鸡豚，谓之麻栏"。明代广露《赤雅》说，僮人"伐木驾楹，人妻其上，牛羊犬豚畜其下，谓之麻栏"。距今六千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的建筑也是干栏式的，跟仰韶文化的建筑风格迥然不同。现代浙西南畲客仍住干栏式屋宇。

宋《岭外代答》所记岭外土著的"麻栏"("栏"中古音作 *lan)，即壮语 ma1 ɣa:n2 之对音，壮语 ma1 是"来"的意思，ɣa:n2 是"房子、家"的意思，合而言之是"回家"。"房子、家"在各种今台语中语音如下：

壮语(武鸣)	壮语(剥隘)	水语	傣语	仫佬语	泰语
ɣa:n2	la:n3	ɣa:n2	haen2	ɣa:n2	ɣman2

台语中的 lan 即是干栏式建筑。值得注意的是它跟汉语"栏"的关系。圈养猪的处所在南方方言里称为"猪栏"，在北方方言里称为"猪圈"。

(3)拔牙

我国古代文献中有许多关于拔牙风俗的记载。最早的记载见于《山海经》:"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羿射杀之。"羿和凿齿是两个传说中的氏族,后者显然奉行拔牙风俗。《淮南子》和《博物志》等书也有记载。见于文献的拔牙风俗都在华南地区,特别盛行于西南地区的僚族和仡佬族。根据考古材料、文献记载和实地调查,凿齿风俗的时代可以上溯到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一直延续到本世纪,例如仡佬族和台湾的高山族本世纪上半期还流行拔牙风俗。范围遍及整个中国东南部,特别是新石器时代的黄河下游、长江下游和珠江下游,包括大汶口(青莲岗)、屈家岭、马家浜、良渚和华南的印陶纹文化所在地,以及台湾。大汶口文化地当黄河下游和长江下游之间,应是古代东夷所居地。(参见韩康信、潘其风《我国拔牙风俗的源流及其意义》,载《考古》1981年1期)

(4)从考古发掘的材料来看悬棺葬的历史至少已有两三千年,盛行于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包括福建武夷山、浙江、赣东、湘西、广西、川鄂峡江和川东。东南亚也有发现,甚至远播一些太平洋上的岛屿。悬棺葬的起源地,据历史文献记载,是在长江中游流域,据考古的编年材料有可能在东南沿海。(参见林向《中国悬棺葬学术讨论会纪要》,载《文物》1981年8期)

各家虽然分歧很大,但是讨论至今有三点认识应该说已经基本取得一致,即

第一,中国语言的传统分类法面临严重的挑战,必须重新验证。

第二,汉语和藏缅语的关系比汉语和台语的关系更密切。

第三,台语和南岛语在历史上曾有过密切的关系。

汉藏语系的历史比较研究目前还是不成熟的。

语言的发生学分类是建立在历史比较法的基础上的。

按历史比较法的一般原则,用于比较的项目主要是同源词和形态变化。目前各家拿出来比较的几乎都是同源词,很少有形态项目,甚至声明因汉语是没有形态变化的语言,所以应排斥形态项目。虽然在用汉字记录下来的古今文献里很难发现形态成分,但是不能排斥上古汉语或原始汉藏语有形态变化。从古典藏文来看,古藏语就是有丰富的形态变化的。

基本词汇的认定应该是同源词比较的基础。但目前各家基本词汇的认定,差别很大,Starostin 只认定 35 个词,郑张尚芳认定三百个,而沙加尔用于比较的是 222 个词。所得结果自然不同。又由于汉语是单音节语素,音节结构较简单,数量有限,同义词又很多,同源词"择对"时难免主观任意性。例如"眼"的同义词至少有"目"和"[胪]"两个。白保罗未择后两个,只是认定印尼的 matah 和台语的 ta 对应;郑张尚芳选择了"[胪]",故认为上古汉语的 * raa 和藏语的 ahbras(瞳)也可以与之对应;而蒲立本选择"目",故认为汉语的 * mjə k、藏语的 mig、缅语的 myak 和印欧语的 * ok 对应。

各家在构拟上古汉语时所采用的语音系统不同,也造成同源词"择对"时意见相左。白保罗用高本汉系统,李壬癸用李方桂系统,沙加尔和郑张尚芳用自己所拟系统。

蒲立本力主汉藏语和印欧语同源说,也找出一些语音对应关系和同源词。但是他的上古汉语二元音说远未被大家接受,而提出的同源词只有 24 个,数量太少。此外,他未解释汉藏语的单音节语素和印欧语的多音节语素的矛盾,原始汉藏人和印欧人在文化人类学上的联系的证据也是非常脆弱的。所以汉藏语和印欧语同源说至少在目前还是很不成熟的。

叁

建立在印欧语系基础上的历史比较法对汉藏语系的适应性是较差的。其中的原因有以下四方面。

第一,历史比较法是建立在语言的谱系树分化的假说的基础上的,而语言的谱系树分化假说是以原始印欧人大规模集体迁徙为文化背景的。中国古代社会是农耕型的,其人口迁徙的方式是蔓延式的,即从一个较发达的中心向四周较落后的地区延伸,不像上古时代欧洲的畜牧型社会常常需要大规模的集体移民。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民族或民系的杂居、交融、接触是非常频繁的,其语言的宏观演变,不一定像印欧语系那样是脉络清晰的谱系树式的。此说请参见桥本万太郎《语言类型地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

第二,汉藏语的历史文献就语种、数量和年代的古老而言都远远不及印欧语言。表三列出两大语系文字的种类及现存文献的最早年代,以供比较。13 世纪以后创制的文字未列入,印欧语系的文字因种类太多,此表所列是举例性质的。

表三

汉藏语系		印欧语系		印欧语系	
甲骨文	前 14 世纪	赫梯语	前 17 世纪	梵文	前 4 世纪
藏文	9 世纪	希腊文	前 8、9 世纪	阿美尼亚文	5 世纪
西夏文	11 世纪	巴利文	前 5、6 世纪	吐火罗文	7 世纪
缅文	13 世纪	伊朗文	前 5、6 世纪	英文	4 世纪
泰文	13 世纪	哥德文	4 世纪	凯尔特文	8 世纪
				斯拉夫文	9 世纪

表中属印欧语系的文字有十一种,其中最晚近的文字是 9 世纪的

斯拉夫语；就汉藏语系来说，9世纪以前的文字只有甲骨文和藏文两种，而甲骨文还不是表音的。其余三种文字中西夏文也不是表音的。汉藏语系古文字的短缺给历史比较工作带来困难。相比之下，印欧语系的古文字不仅种类多、年代久，而且同时代的不同文字种类的文献也多，这是印欧语系历史比较研究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

第三，欧洲诞生的历史比较法通常是比较形态和基本词汇，以求出语音对应规律。现代的汉藏语缺少形态，因此只能从基本词汇入手。印欧语言的历史比较最重视的基本词汇是数词和人称代词。古代印欧人的经济核心是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商业往来，数词的稳定性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比较数词容易获得成功，汉藏语的数词并不稳定，有些语言的数词是借自汉语的，例如在泰语和壮语中，只有"一"是本民族固有词，"二"以上即借自汉语。别的所谓基本词汇也并不那么稳定，同源和借用关系往往很难辨别。

第四，印欧语的词大多是多音节的，又有形态变化，因此较易确定同源关系和语音对应关系。汉藏语的词大多是单音节的，又缺少形态变化，音韵结构又普遍较简单，音韵面貌的相似或"对应"难免带有偶然性或主观任意性。因此往往很难作出严格的同源关系证明。所以法国的历史语言学家梅耶(A. Meillet，1866—1936)说："对于这些语言，如果要想得到一些真正的证明，就非另找一个新方法不可。"(《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1925年。科学出版社中译本，1957年。第34页。)梅耶的这一段话对于我们仍然是至理名言。七十年过去了，我们还是没有找到新方法。

第五，中国古代的华夏民族是在各民族的大融合中发育成长起来的，原始汉语也经历了与邻近民族语言大交融的过程。华夏民族的融合、文化的融合和语言的融合是相辅相成的。华夏民族、华夏文化和华夏语言(原始汉语)都带有综合性质。因为上古时代

的汉语是中原地区较发达的文化的载体，所以邻近语言与汉语频繁接触的结果，都是邻近语言发生质变，最后融入汉语，例如楚语、齐语、部分越语和部分戎人的语言都是如此。所以上古汉语实际上就包含了原始藏缅语和壮侗语的成分。这种综合性质的语言显然是不适合历史比较研究的。

鉴于上述原因，在没有找到新方法之前，汉藏语系的比较研究至少在现阶段也许只能在较低的层次上进行，例如构拟一种方言、语言或语族的原始语。汉藏语系的历史语言学应充分注意语言的借用、交融、底层、类型演变等问题，而不是语言的谱系树分类。底层语言理论和桥本万太郎的语言类型地理学，对于研究中国语言的历史演变及其相互关系是有益的，应充分重视。

底层语言理论(Substratum theory)认为在一种上层语言里有可能残留底层语言的成分；底层语如果一个地区的语言被另一种语言所替代，那么前者就有可能成为后者的底层。所谓底层语言(Substratum)是指两种不同的语言互相接触、竞争的结果，战胜的语言所吸收的战败的语言成分。战胜的语言即是上层语言，战败的语言即是底层语言。

底层语言必须以底层民族作为前提。外来民族在征服土著民族或移居到土著民族的住地的时候，同时带来一种新的语言。新的语言如果在文化、经济或使用人口上占优势，那么就可能成为上层语言。土著民族不得不放弃土著语言，改而使用新的语言。他们在使用新的语言的时候，一方面受到原有的语言习惯的制约和影响，造成有规律的错误；另一方面有时候在新的语言里找不到相应的表达方式(多是词汇)就保留原来语言中那些有用的成分。这些有规律的错误和保留下来的有用的成分，即是底层语言成分的两大源流。底层语言成分可以包括语音、词汇和语法三方面，但是以词汇为最常见。

底层语言的产生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借用现象。底层成分和一般的所谓借词(loan word)都是指从一种语言渗透到另一种语言的成分。但是借词的产生不必以底层民族作为前提;底层成分的渗透更深入、更隐秘、更不易觉察;底层成分可以包括语音、词汇和语法结构。

底层语言理论最初是由意大利语言学家雅科夫·布列兹托尔夫(J. H. Bresdoff1790—1841)奠定的,其代表作是"Om aarsagerne til spiogenes forandringer"(1821),法译本名"Des causes des changements Linguistiques"(1933,哥本哈根)。而后意大利语言学家阿思科里在1881年的著作里,具体运用底层影响的概念来说明语音演变。

20世纪以来,语言学家不仅把底层语言的影响看作是上层语言脱离母语类型的原因,而且认为底层是影响上层语言进一步发展的因素。

研究底层语言的著作开头限于罗曼语言,后来许多语言学家用非印欧语的底层影响来解释日耳曼诸语言的辅音变化。

梅耶(Antoine Meillet,1866—1936)和叶斯泊森(Otto Jespersen,1860—1943)认为语言底层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不足以说明他的拥护者希望能解释的一切问题。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1887—1949)以所谓凯尔特语底层对日尔曼语变化的影响为例,认为底层语言理论故弄玄虚,基本上对其持反对态度。仅仅承认底层语言理论只能用于解释学习和使用第二外语时出现的一些问题。(见《语言论》中译本第478页)。

在西方的著作中提到的底层语言证据举例如下。

西班牙语的音位系统接近巴斯克语(Basque),也就是说西班牙语有巴斯克语的音位系统底层。巴斯克语是黏着语,印欧语是分析语或综合语。一般认为巴斯克语是印欧人到来之前,欧洲大

陆的土著语言。现代使用于法国和西班牙交界处,使用人口二百五十万左右。

Russia(俄罗斯)其地为使用斯拉夫语的民族所居,但是地名Russia却是斯堪的纳维亚语 Rus是斯堪的纳维亚语的一个部落名。Leipzig(莱比锡)其地在使用日尔曼语的德国,但是其名却是斯拉夫语。英国、爱尔兰有些古冰岛语的地名。

在爱尔兰使用的英语中有许多结构不见于不列颠英语,这些结构很明显是在爱尔兰语的语法影响下产生的。爱尔兰语属于哥德语支(Goidelic branch)凯尔特语群(Celt group)。例如凯尔特语有一种特殊的结构,即将现在时单数第三人称置于居首,后接其他相应的结构。在爱尔兰使用的英语也是如此。底层语言研究有较特殊的对象和方法。

底层语言研究属于历史语言学的范围。历史语言学的比较方法,限于比较亲属语言之间的共同成分。底层语言理论旨在解释不同的成分。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不过底层语言理论把亲属语言和非亲属语言都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下列两种语言现象是底层语言理论特别感兴趣的。一是不见于别的亲属语言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却可以在地理上邻近的语言中找到;二是见于两种或多种语言使用地区的完全相同或类型相同的地名。地名的同一性是不同语言互相发生过接触的重要标志。

对于底层语言的研究方法,有以下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1. 对底层现象的分析应该运用通常的历史比较法。不过底层成分往往是些零星的现象。对于语音的对应关系,不可能像历史比较法那样强调整齐的对应关系。

2. 语言的底层必须以民族的底层为前提。所以研究语言底层必须与研究民族底层结合起来。

3.应优先研究晚近形成的语言交界地带的底层影响。因为在这样的地方，民族底层和语言底层往往是比较清楚的。

4.寻求底层成分时，不能满足于共时平面的比较。共时平面的比较不容易深入，往往难以分辨底层关系、借用关系或同源关系。最好要有文献的证据和原始形态的构拟。

5.不同地区不同语言之间的相似的成分，究竟是同源关系、借用关系或是底层关系有时不易分辨。一般应在排除同源或借用关系后才试用底层成分分析法。

底层语言理论对于研究中国境内的语言接触和语言历史有特殊的用处。底层语言理论是在印欧语言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西方学者对于印欧语、芬兰乌戈尔语和阿尔泰语中的底层现象研究较多。对汉藏语言中的底层问题的研究则还很少。中国古代民族多，迁徙多，杂居和融合现象也很普遍，底层语言成分应该是大量存在的，所以底层语言理论特别适用于研究中国的语言接触和语言历史。

语言底层须有民族底层作为前提。汉语南方方言区的民族底层应该是百越和苗瑶。

《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可见秦汉之前江浙闽粤一带应为百越所居地。

由于同源关系和底层关系不易分辨，确定底层词必须谨慎。确定南方方言中的底层词汇必须遵循下列基本原则：

1.这些词史籍记载仅使用于南方，现代也不使用于北方，而为南方汉语和台语所共有。

2.这些词未见于史籍和北方话，本字无考，而为南方方言和台语所共有。这些词所指往往是南方事物。

3.字书和韵书虽然载录这些词汇，但是没有指明它们的使用地区，在现代只在南方使用，北方不用。

4. 南方特有的非汉语历史地名。

下面按上述原则,考证一个典型的底层词。

《方言》载:"江东谓浮萍为薸。"此字《广韵》收在宵韵符宵切。中古音可拟为 * biæu,上古音可拟为 * pjiaw。现代的一些吴语和闽语仍称浮萍为"薸":

温州	建瓯	建阳	政和	潮州
biɛ31	phiau33	phyo334	phio33	phio55

现代一些壮侗语言中称"浮萍"的词的语音可以与上述汉语古音和方言相证合

壮语	水语	毛难语	临高话
piu2	pi:ng6pieu2	puk8pjieu2	fiu2

上述水语和毛难语的第一个音节是词头,第二个音节才是可以用来比较的词根。浮萍在江南自古以来用作猪和家禽的饲料,元代王祯《农书·畜养篇·第十四》载:"尝谓江南水地多湖泊,取萍藻及近水诸物,可以饲之。"江南在六七千年以前就开始养猪,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即有猪骨骼出土。浮萍是猪的主要饲料,在古代江南居民的农业生活中应占有重要地位,"薸"这个词的产生应在北方汉人移居江南之前,也就是说"薸"这个词是南方土著居民原有的词汇,今天仍作为底层词保留在吴语和闽语里。

历史比较法的学术背景是达尔文的生物演化规律。但是语言的演化跟生物不同。不同种类的生物不可能互相渗透,不同语言却是可能互相影响的。例如狗和马同属灵长目,但不能互相渗透;英语和法语同属印欧语系拉丁语族,他们互相间的影响很明显,例如英语中有大量法语来源的外来词。历史比较法本身是有缺陷的。

语言系属问题的研究,较重要的是研究各种语言在历史上的

关系,及其现代形式相互之间的亲疏关系,分类的结果倒是次要的。由于大家所采用的分类或归纳系属的标准不同,所得的结果自然不同。分类的结果只有好坏之分,没有正误之辨。这跟方言分区或音位归纳相类似。

参考文献

(已随文注出者不列)

郑张尚芳.汉语与亲属语同源根词及附缀成分比较上的择对问题 Monograph series No.8,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1995

潘悟云.对华澳语系假说的若干支持材料.Monograph series No. 8,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1995

游汝杰.中国南方方言里的鸟虫类名词词头及相关问题,Monograph series No.8,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1995

游汝杰.汉语的文化透视.沈阳出版社,1997

邢公畹.关于汉语南岛语的发生学关系问题.民族语文,1991,1-3

闻宥.台语和汉语.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六辑.中央民族学院,1957年

桥本万太郎.言语类型地理学.日本弘文堂,1978(中文版于1985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陈伟.底层语言理论译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82

Jeseph Edkins, China's place in philology. An attempt to show that the languages of Europe and Asia have a common origin. London Trubner,1871

Guštaaf Schegel, Sinico-Aryaca, Batavia. 1872

Paul Jenkuei Li, Is Chinese genetically related to Austronesian? Monograph series No. 8,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95

Robert Shafer, Euasial, Orbis, 12, 1963

Robert Shafer, The Euasial Linguistic Supper family , Anthropos 60, 1965

E. G. Pulleyblank, The historical and pre-historical relationships of Chinese, Monograph series No. 8,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95

E. G. Pulleyblank, *The Chinese and its neighbors in pre-history and early history times*, *pp*411 - 466 *of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ed. by N. Keight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中译本《上古时代的华夏人和邻族》. 刊《扬州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 第一辑.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 年. 343 - 376 页游汝杰译.

Sergai Starostin , Old Chinese vocabulary: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Monograph series No. 8,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95

附记:本文原刊《云梦学刊》1996 年 3 期。今略有增补。

从语言学角度试论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和传布

关于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和传布问题历来争议纷纷。近几十年来国际文献以印度起源说最盛，中国起源说较少。前者认为稻从印度经由缅甸、老挝、柬埔寨、越南传入华南，再北上而至华北。日本学者加藤于1930年将籼稻定名为"印度亚种"、粳稻定名为"日本亚种"，更造成中国稻传自印度的印象。我国学者丁颖曾于1957年将籼稻重新定名。[1] 但至今国内外仍有学者沿用加藤的命名。1974年台湾学者根据我国史籍记载，并认为印欧语言中"稻"词之语音与汉语"米"有关，从而主张中国起源说[2]。其说穿凿附会而不足信。

1978年我国又有学者主要从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稻谷（炭化）论证我国栽培稻起源为世界最早[3]。近年来国外学者则倾向于把印度东北部、尼泊尔、缅甸和泰国北部以至我国云南这一大段长形地带视为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地。又认为栽培稻可能是从

---

① 丁颖：《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和演变》，载《农业学报》1957年8月。

② 汪呈因：《稻作学与米》，台北市徐氏基金会出版，1974年，5页至7页

③ 游修龄：《从河姆渡遗址出土稻谷试论我国栽培稻的起源、分化与传布》，1978年全国农业学术讨论会论文

越南经由我国东南沿海而传入长江下游流域①。

甲骨文中无"稻"字②。先秦古籍如《尚书》、《礼记》、《诗经》、《论语》、《战国策》等中关于稻的记述屡见不鲜。但是因为栽培稻的起源离甲骨文的时代还很远，所以考证这个问题，文字的记载不能作为主要的依据，只可作为参考。

本文试用语言地理学的方法和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及有关语言、历史地名、汉语方言等几个方面，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

一　壮侗语族及有关语言"稻"词语音比较

词义为"稻"的词在下列壮侗语族、苗瑶语族、藏缅语族的语言及其方言中，有着明显的同源关系（括号说明使用地点）：壮语（广西中部、西部）、布依语（贵州南部）、傣语（云南西双版纳、德宏）、侗语（贵州东南部）、依语（云南东南部）、沙语（云南广南县）、泰语（古读。泰国）、Ahom 语（古读。缅甸掸邦）、瑶语拉咖话（广西大瑶山）、白语（云南大理）、越南语（越南）。以上语言或方言中"稻"词的音值（舍去声调）共得十四种，即 1. khau（壮、Ahom）。2. khau（壮、依）。3. khao（泰）。4. kou（瑶）。5. gao（越南、白）。6. ʔo（依）。7. hau（壮、布依）。8. xau（沙、傣、壮）。9. ɣau（布依、依）。10. vo（布依）。11. ɦau（布依、壮）。12. ɦui.（布依）。13. hou（壮）。14. əu（侗）。上述语音的具体使用地点，详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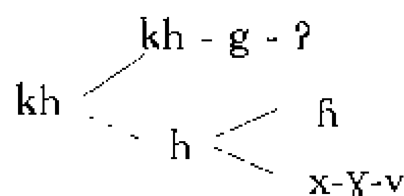
① 《亚洲和非洲水稻的起源、进化、栽培、传布与多样化》，载《农业科技译丛》1978 年第 1 期。

② 游修龄：《从河姆渡遗址出土稻谷试论我国栽培稻的起源、分化与传播》，载《作物学报》1979 年 8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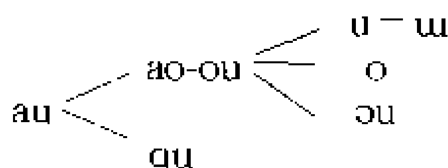
在壮语及其方言中，稻、米、谷三个概念用同一个词表达，在布依语及其方言中稻、米、饭三个概念用同一个词，在瑶语拉咖话中kou只能指稻这一个概念，越南语gao只能指米这一个概念，在其他语言及方言中都是稻、米同词。

把上述语言的地理分布画成语言地图1。从图中可以看出“稻”的这十四种语言分布在广西的中部和南部、云南的西部和南部、越南北部、老挝北部、泰国北部和缅甸东北部。

这十四种语音之间的相似和对应关系是十分明显的。辅音的对应关系是：



元音的对应关系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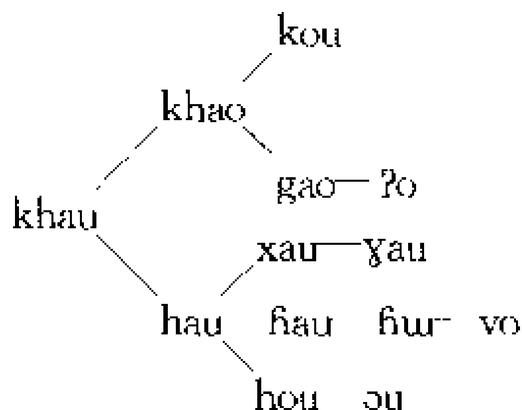
这些语音的相似和对应关系决非偶然。笔者曾把十种壮侗语言及方言的基本词汇拿来比较研究，得出壮侗语族两条语音对应规律。（用以比较的语音材料见表一）

第一，舌根送气清塞音kh或舌根不送气清塞音k、不送气喉塞音ʔ、喉清擦音h、喉浊擦音ɦ、舌根清擦音调等相对应。这种对应规律还可以从ph和ph、x的对应得到旁证。

第二，后元音ɑ、e、ɔ、o、u和央元音ə的转换。根据汉藏语系复辅音（送气音的性质和复辅音的性质相近）分化和元音后高化的普遍趋向，可以从这两条语音对应规律中看

出这些语音历史演变的倾向，即辅音方面由 kh 分化为 k 和 h(包括 ɦ、x 等)两个系统，元音方面则是后高化。

又从上述语音对应和演变的规律，可以十分满意地解释“稻”在各种语言中的语音对应关系，并拟测出它们历史演变的过程，即



上表中每个语音后面的数字和语言地图 1 图例一致。这些语音的最古形式是 khau。李方桂所拟原始泰语中有[au]这个元音[①]，巫凌云所拟古傣文清塞音中有 kh[②]。从这个最古形式分化出两大系统语音，即 K 系和 h 系。从 K 系再分化出两大类，从 h 系再分化出三大类。

最古形式 Khau 和次古形式 khao 的使用地点是广西西南角的龙州、镇都、云南东南角的广南、泰国北部和缅甸东北部的掸邦。这些地方连成一片，都处在深山密林中，与外界来往不便，具有保留古音的客观条件。

表一

Ahom	壮	壮	泰	壮	傣	壮	傣	布依	侗
古读	龙州	古读	广南	武鸣	广南	西双	德宏	罗甸	天柱

①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二十六，张琨、Betty Shelfts Chang《古汉语韵母系统和切韵》，1972 年(英文版)，25 页。

② 巫凌云：《西双版纳古傣文塞音声母考》，《民族语文》1979 年 4 期。

稻	khau	khao	khau	kau	hau	xau	xau	xau	hau	əu
白	khao	khau	khao	kə:u	ha:u	xau	xau	xau	hau	
腿	kha	kha	kha	kha	ha	ka	xa	kha	ka	kwa
毛	khun	khun	khon	khon	pun		xun	xon	pun	
水牛	khai				wa:i	xoi	xuai	xa:i		to
婿	khui	khə:i	khɔi	khɥi	kɯɯ	kɯi	xyi	hoi		
苦	khum	khum	khom	khom	ham	ha:m	xum	xom	yam	ʔom
卖		kha:i	kha:i	kha:i	ha:i	kha:i	xa:i	kha:i	ha:i	ʈai
颈	kho	ko	kho	ho	ho	ho	xe	xo	ʔeu	o
发	phum	phum	phom	khon	plom	pum	phum	xon	pjom	pjam



图1 壮侗语族及有关语言"稻"词语音地理分布图

根据 khau 的分布，在语言地图Ⅰ上画出一条轮廓线，姑且称为壮侗语族“稻”词古音同语线。乍看起来，Ahom 语的 khau 和壮（龙州）的 khau 使用地区相距甚远。其实 Ahom 语是古代掸族语言，而古代掸族分布在红河以西至伊洛瓦底江上游，并延伸到印度曼尼坡广阔的弧形地带①。可见古代掸族和现代壮族自治区是相毗邻的。因此，我们把这一广阔地带都划进同语线之内，khao 是泰语古读，但是我们只是把泰国北部划进同语线，这是因为考虑到古代泰族是从北向南发展的。

越南语 gao 是来源于壮侗语族 k 系音的外来词。一个民族对于本族自古就有的最常见的事物一般都用本族语固有词来称说。外来词一般是伴随外来事物或概念而产生的。越南语中有关稻作的一系列词都来源于外语。如稻[lua]来自孟高棉语、田[doŋ]来自泰语、秧[ma]来自泰语、谷[kuk]来自汉语。稻作不可能始于古代越南族，显而易见。古代壮侗语中有浊塞音 b、d、g。越南语中塞音有清浊两套，古今皆然。所以 gao 进入越南语的时代，当在壮侗语言 kh 一分化为 k 和 h 两系之后和浊塞音消失之前。

在与壮侗语毗邻的藏缅、苗瑶语族中“稻”的语音和壮侗语毫不相干。在与古代掸族西部地区毗邻的古印度，有一种用梵文写的吠陀经《阿闼吠陀》(A.C 1000)，其中有 Vrihi 和 aruya 两词，意思都是“稻”。一般认为现代印欧语中“稻”的语音均来自这两个梵语词。如英语 rice、法语 riz、德语 reis、意大利语 riso、西班牙语 arros 或 arroz、荷兰语 rust、希腊语 oruza 或 oruzon、俄语 rus。阿拉伯语言中的“稻”词亦与梵语有关，如阿拉伯语 rouz 或 vruz，波斯语 brizi。还有一些语言“稻”词和马来语有关，如印尼语 padi，英语 paddy。而壮侗语族“稻”词的语音跟梵语或马来语也毫不相干，所

① 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研究所：《傣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1963 年，4 页。

以它是自成系统的。

khau这个语音形式产生的绝对年代是无法考定的。不过可以间接推定其下限。《山海经·海内经》:"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黑水指粤江,都广之野指粤江流域。膏,历来注家释为脂膏之膏,其实只是壮侗语族称稻词k系音的对音。膏在切韵音系是豪韵见母字,上古音可拟为*kau,这跟壮侗语族k系音极相近。壮侗语族构词法的一个特点是:大名冠小名,所谓大名即一类事物的总称,如壮语khau foŋ(菽)、khau phot(玉米),其中khau是谷类的总称。又,《说文》:"秏,稻属。从禾,毛声。伊尹曰饭之美者,玄山之禾,南海之秏"。伊尹为商汤时人,距今三千七百年,南海当指岭南。据史籍记载,在尧舜时代已南抚交趾,至商汤时代南北交通更已明确,而西南诸族也已向商朝有所进贡。西南的稻谷可能于此时传到商,而"稻"的语音"秏"也因此进入上古汉语。秏在切韵音系是号韵晓母字,上古音可拟为*xau,与壮侗语h系音极相似,沙语、傣语、壮语(南丹)均作xau。现代傣族仍保留古稻种"毫安公、毫薄壳"[①]。其中"毫"字即稻或谷的意思,其语音正与"秏"同。"秏"和"毫"这两个语音当在壮侗语古音khau分化为k和h两系后才产生,所以h系音至少有三千七百年的历史,更何况khau!

二 壮侗语族"田"词的语音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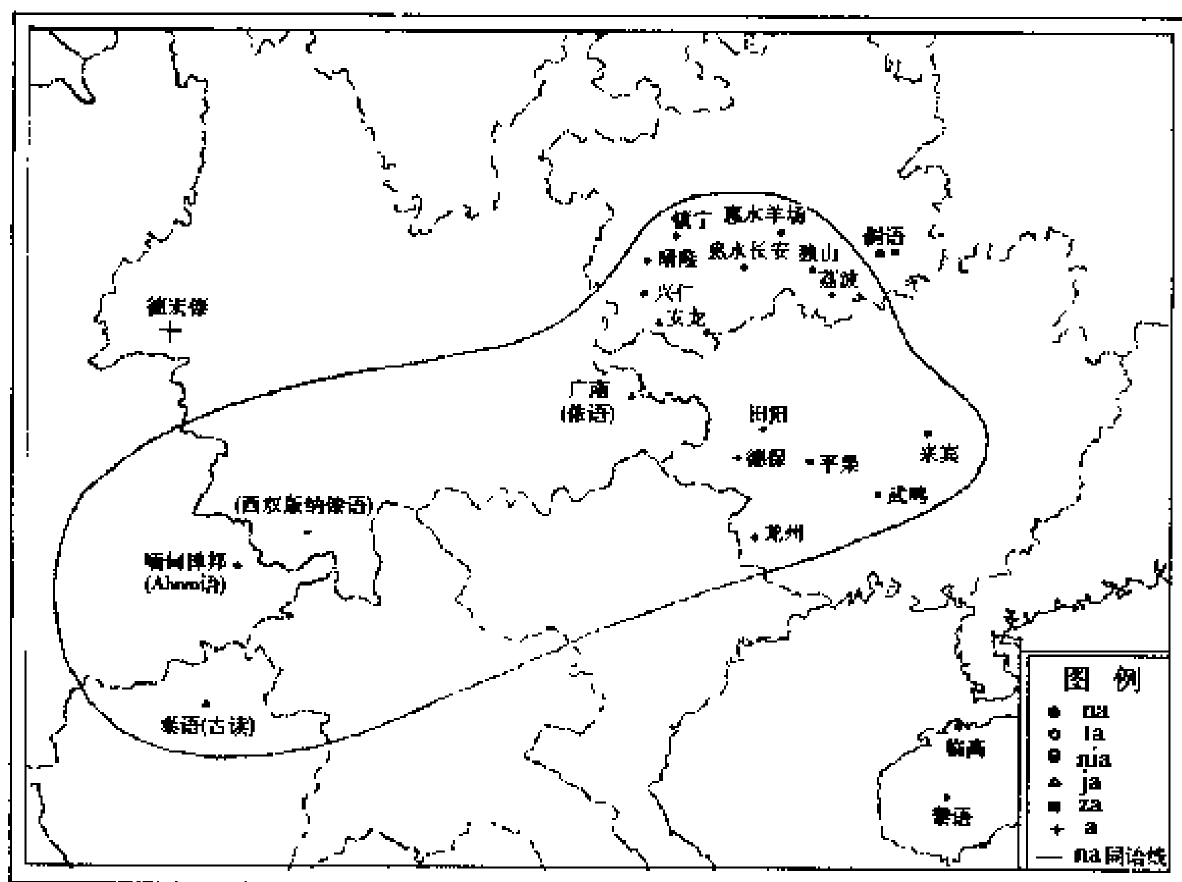
壮侗语族中词义为"水田"的词也有明显的同源关系。试比较:Ahom语、黎语、壮语、布依语、依语、泰语(古读)、傣语(西双版纳)都读作na,黎语(临高村话)作nia,傣语(德宏)作la,侗语作ja

① 诸宝楚:《云南水稻的栽培起源》,1961年5月5日《云南日报》。

或 za。将以上六种语音在各种语言中的分布画成语言地图Ⅱ。其中以用 na 的语言最多，并且它的地理分布广阔而集中，其他五种语言则离散地处于边缘地带。海南岛中、南部的黎语"田"为 ta，而北部临高村方言为 nia，跟壮语的 na 很接近，这可能是因为北部沿海的黎族人民和壮族的联系更多。侗族居于高山，处于北纬 26 度以北，其地不宜稻作，"田"的语音 ja、za 显然是从南方的 na 演变而来。所以，我们拟 na 为最古音.

在语言地图Ⅱ上画出壮侗语族 na 的同语线。ja、za 在侗语内部的分布情况没有现成的材料，暂将它们画在一块。

壮、傣等族自古就称"田"为 na，这可以从两方面得到证明。



图Ⅱ 壮侗语族“田”词各种语音示意图

第一，在流传至今的傣族的某些历史语汇中还保留着 na（田）

的语音。如纳哈滚(家族田)、纳曼(寨公田)、进纳巴尾(吃田出负担)。又,地名"西双版纳"直译成汉语是"十二千稻田",是傣族历史上分配各种负担的十二大单位 这些词中的"纳"即是 na(田)的对音。

第二,"谷"在布依语四十个方言调查点的发音共有 kak、ka、ka?、kha、kaá? 五种,大同小异,均借自中古汉语"谷"(切韵拟音 kuk)。从构词法看,这个词在各方言中的语音变体可分两大类。它们大体都是双音节的,其中第一个音节两大类都用本族语词"稻",但是第二个音节第一类用来源于汉语"谷"的借词,第二类用本族语词"田"(na)。其构词法第一类是借自汉语的(即修饰语在前)、第二类是本族语的(即修饰语在后)。所以第二类词更古老。例不烦引。又,在布依语各方言中小米、高粱、玉米、蜡烛稗、养子等词中都不再出现 na 这个词素。这是因为稻必须种在田里,而小米等可以不种在田里。这说明 na 自古就是"田"的意思,并且跟稻关系密切。

邻近别的语族中的"田"词的语音都跟 na 毫不相干。壮侗语族的"田"(na)是自成系统的。

三 壮族含"那"字地名考略

根据地名学的一般原理,地名在最初被命名时往往跟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有关。

我国两广、云南等地有许多含"那"字地名。最早注意到这些地名的是清初屈大均。他在《广东新语》中指出:"自阳春至高雷、廉琼地名多曰那某、罗某、多某……"语焉未详。廉指廉州,今属广西,余皆属广东。后来有人提到这些地名中的"那"字是壮语 na

(田)的对音①。笔者以此为线索,进一步查考了这种地名,得到下述发现和认识:

现代含"那"字地名分布地区和数量(参见示意图Ⅲ)大致如下:

1. 广西:一千二百多处,分布在全区大部分地区,特别是西部,共五十一县一市,如隆林县、西林县、田林县等(为省篇幅,地名不详列,下同)。

2. 云南:一百七十多处,主要分布在南部,包括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等六个自治州和罗平等六县。

3. 广东:二十多处,主要分布在西南部(包括海南岛)的二十一个县,如清远县、阳春县、临高县。

4. 越南:六十多处,集中在北部,即广宁、河北等八省。

5. 老挝:三十多处,集中在北部,即桑怒、琅勃拉邦等六省。

6. 泰国:两处,分布在难府和那空柏依府。

7. 缅甸:三处,分布在掸邦。

把含"那"字地名分布情况画成语言地图Ⅲ。分布点是以县(国外是省、府、邦)为单位安排的。一个小黑点表示十个地名,四舍五入。有的县不到十个地名也用一个小黑点表示,以示分布。此图只表示这些地名的分布和概数,至于每个地名的名称及其地理位置,因为数量大(特别是广西),无法也没有必要在图中一一标出。图中还画了现代壮族聚居区界线,以资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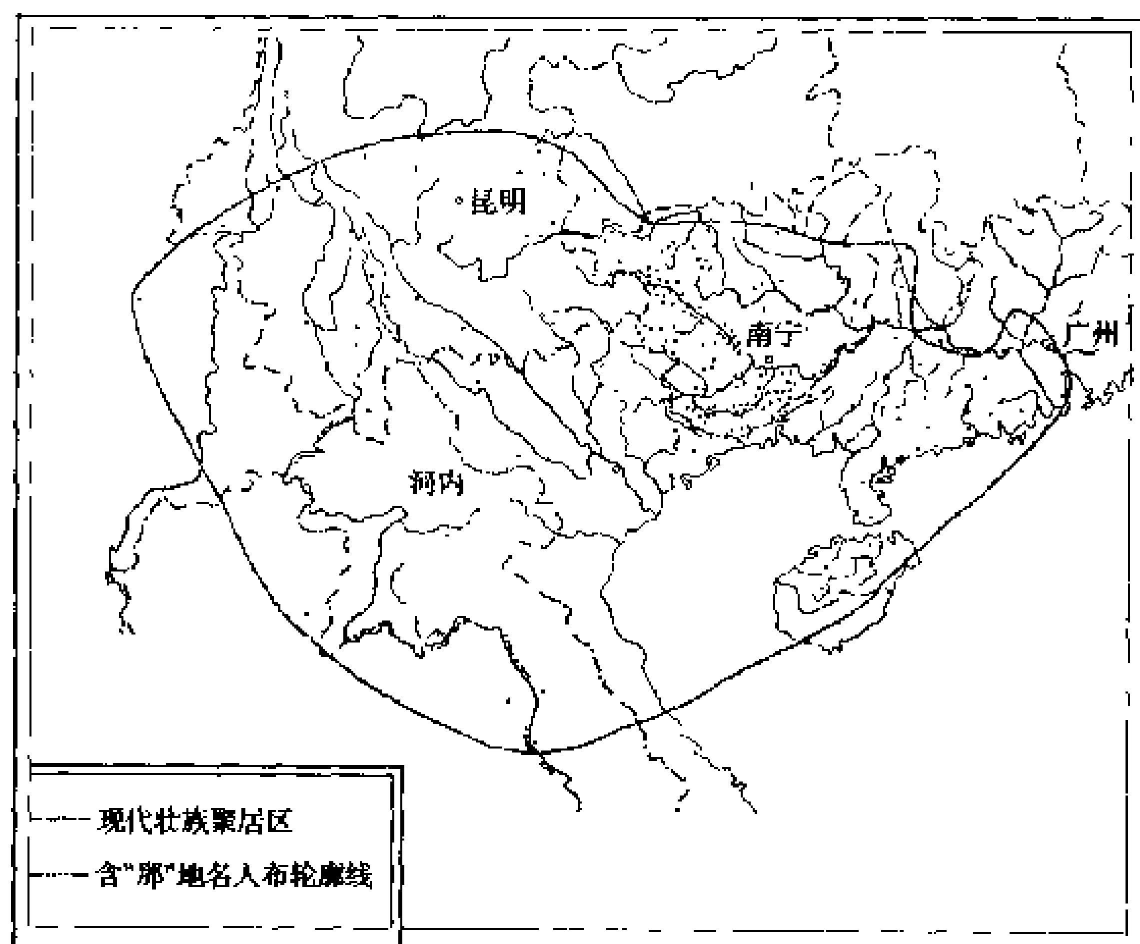
含"那"字地名的特点是:

1. 分布地域的集中性。分布地域连成一片,其北界是云南省宣威县的那乐冲,北纬26度;南界是老挝沙拉湾省的那鲁,北纬

① 罗香林:《古代越族方言考》,见于《百越源流与文化》一书,中华丛书委员会,1955年印行。案:该文作于1930年。

16度；东界是广东珠海县的那洲，东经113.5度；西界是缅甸掸邦的那龙，东经97.5度。这些地名90%以上集中在北纬21度至24度。并且大多处于河谷平地，就广西而言，70%以上地名集中在左、右江流域。这些地方的土壤、雨量、气温、日照等都宜于稻作。总之这些地名的集中地域具备稻的生态环境。

2.部分地名分布在现代壮语聚居区外（见图Ⅲ），即广西极东部、广东西南部（包括海南岛）、云南南部、缅甸掸邦以及越南、老挝、泰国的北部。这透露了古代壮族人分布和迁徙的情况，也表明在退缩到广西中、西部之前，壮人已开始稻作。



图Ⅲ　壮侗族含"那"地名分布示意图

3.这些地名所指都是小村镇。最大的是广西的那坡（解放后

置县)和海南岛的那大(解放后置儋县),人口也只是在三千至五千之间。

4.这些地名都由两个音节合成(极少例外),其先后次序符合壮语特点,即修饰成分在后,中心词在前。

5.地名重复相当普遍。如广西的巴马、那坡、平果、田东、田林、上思、武鸣,云南的曲靖和越南都有那坡这个地名。再如那良、那龙、那扶、那排、那垌(洞、峒)、那马、那杭、那孟(猛、、蒙、芒)等,重复之例,不一而足。这说明古代壮人迁徙的频繁。古代农耕居民还不懂施肥,在某地耕作数年之后,为地力下降、产量急减所迫,常有集体迁徙之举,并往往将旧地名用于新地方。

6.有的地名加上别族的语言成分。略为举例分述:汉语的成分"田"、云南有那马田,汉语"田"和壮语"那"意思重复。可见汉人记录这个地名时其地原已有"田",而那马的"那"也当是"田"的意思。苗语的语言成分"箐"(意为大竹林),如云南镇源的那卡箐,别地也有那卡,但不加"箐"。壮族地名通例只用两个音节拼合。傣语成分"孟"(或写作猛、芒、蒙)。"孟"是"地方"的意思,在现代傣族地名中多写作勐、蛮、茫、曼、芒。

这些地名用字早见于唐以来的史籍。"那"是壮族地名的通名,"孟"是傣族地名的通名,两者并合成"那孟"。这种地名相对集中,连成一片,即广西的西南部及与之毗邻的越南北部,云南则集中于中部南北走向的狭长地带。黎语的成分"峒"(也写作洞、桐、垌):峒是黎语 kom 的汉字写法,原指一种氏族部落组织,亦是黎族地名的通名。"峒"和"那"并合成为那峒。这种地名也相对集中而连成一片,即广西的西南部和与之比邻的云南广南。

从有的含"那"地名中,还可以看到各种语言成分的层次积压关系,颇类于考古学上的文化层的积压。如云南思茅的那卡箐河。那卡原是壮族地名,苗族入滇后,加"箐"于"那卡"之后,成为"那卡

箐”，稍后汉人入滇，加“河”于“那卡箐”之后，成为“那卡箐河”。

含“那”地名究竟始于什么年代，历史文献不可能有所记载。壮族自古生活在岭南，其地名的历史比文字的历史更长远得多。不过，对它的历史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些推断。

第一，唐时广西有瑶蛮溪洞，名曰那州，宋时纳土置地那两州①。

第二，壮族聚居区以外的含“那”地名的存在，当早于壮族的迁离和别族的迁入。别族迁入的有关情形如下。

在广东（大陆部分）。据《尚书·尧典》、《大戴礼·少闲篇》、《史记·越王勾践列传》、《史记·南越尉陀列传》，早在三代中原和岭外就已有交通往来，而三代以降中原人民更不断移居岭外。秦始皇在岭外置南海、桂林、象郡三郡。

在海南岛。据考古学和民族学研究，黎族是在中原殷周之际从两广迁入。岛上至今仍残留着壮族地名。这说明在黎族迁入之前，岛上曾生活着壮族。有些壮族地名被冠以黎语成分而保留下来，如曹奴那纽、曹奴那劝、曹奴那累、从加重伯男那针、从加重伯那六、从加重伯那等。每个地名中最后两个音节仍是壮语地名的对音。这些地名见于屈大均《广东新语》。广西柳江和横县也有那六，来宾和邕宁也有那垒（累、垒同音）。故海南岛含“那”地名的存在当在距今三千年黎族迁入之前。

在越南北部。越南北部和广东西南部历史上曾被称为交趾。构成越南民族一部分的京人，古代可能自称为“交”，故后来有交趾之称②。汉武帝元鼎六年（B. C. 111），平南越，置九郡，统称交州。故越南北部含那字地名在两千多年前就可能存在。

① 谢寿昌等：《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年，420页。

② 明峥：《越南简史》，三联书店，1958年，5页。

在云南南部和老挝、泰国、缅甸的北部。据《后汉书·和帝本纪》等记载，掸人（即后代的傣人、掸人等）当时就居住在这一带，所以壮人迁离这一带而留下地名，当早于公元一世纪。

第三，那卡之类地名后边加苗语成分"箐"，这说明这类地名在苗人南迁入滇的秦汉之前[①]就存在。

第四，那峒、那孟这两类地名当在侗、黎、傣杂居的时代就产生的。而黎人迁离大陆已有三千年历史，故那峒这一类地名的历史亦当有三千年以上。

第五，离元谋猿人产地四、五公里处有两个含"那"地名：上那蚌村和大那乌。元谋地处滇中高原最低盆地，气候炎热，终年无霜，土质肥沃，宜于耕作。而近年又在元谋大石墩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 3210 + 90 年）出土稻谷粉末，这是耐人寻味的。

含"那"字地名的分布不仅说明了古代壮族的分布，也显示了古代亚洲栽培稻的分布；而这些地名的历史也为栽培稻的历史提供了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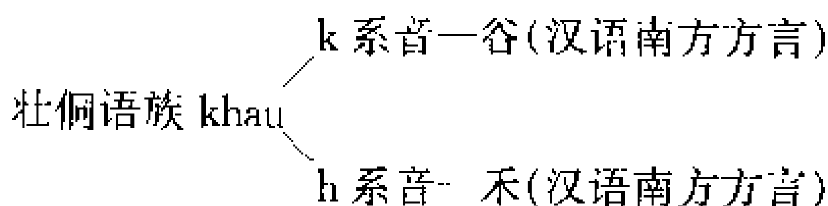
四 汉语南方方言称"稻"词和稻之传布

现代南方方言有的用"禾"称稻，有的用"谷"（或谷子）称稻。用"禾"称稻的如长沙 o、双峰 əu、南昌 uɔ、广州 wɔ、梅县 vɔ、阳江 wɔ、上杭 vou、清流 vo、将乐 vuae 等。用"谷"（或谷子）称稻的有成都 ku tsɿ、昆明 ku tsɿ、浦城 kuʔ 、南平 Kuʔ、31 温州 ku、宁波 koʔ上海 koʔ 等（详见示意图 4）。为什么同指稻而称呼不同呢？

稻发源于南方，南方汉语方言中的禾、谷会不会借自壮侗语族称稻词呢？古代中原人民从北方南迁的时候，他们的语言必然和

① 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研究所：《苗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1963 年，9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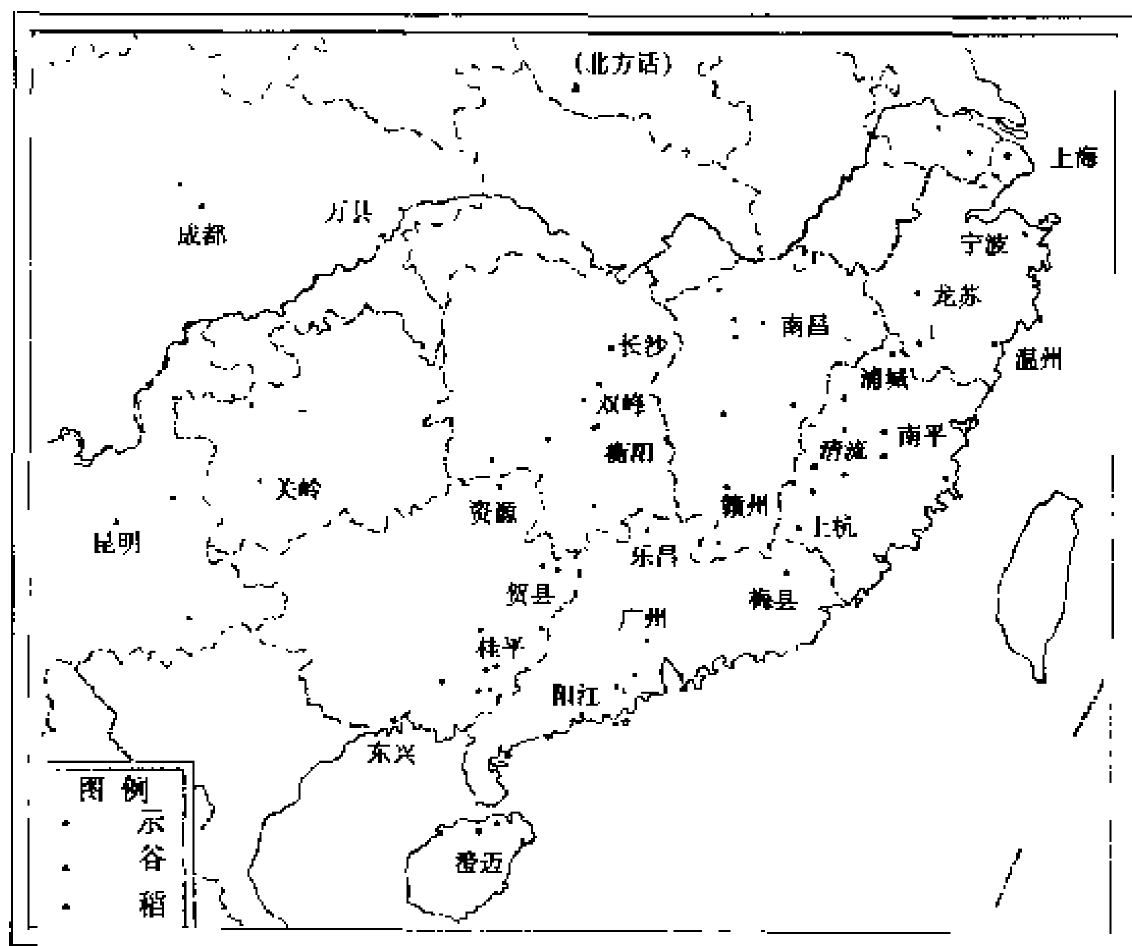
当地土著的语言发生融合关系[1]。古代的百越分布于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一带，而百越和壮侗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壮侗语族称稻词的最初语音形式是 khau，后来分化为 k 系和 h 系，各自仍指稻，已如上述。可以设想，南方方言的"谷"借自 k 系音，而"禾"借自 h 系音。"谷"在各地的语音多作 ku 或 Ko，而现代瑶语拉咖话作 Kou；"禾"在各地的语音作 vo、vou、wɔ、vɔ、uɔ，与现代布依语镇宁募役话的 vo 相同或相近，又长沙作 o，与布依语镇宁下洞的 ʔo 极相近，而双峰的 əu 则与侗语完全相同。各种语言同源之迹显而易见。所以，我们认为汉语南方方言中的"谷"和"禾"来源于壮侗语的 k 系音和 h 系音，语音和词义都是同源的。谷、禾是同源词。它们之间的关系简单图示如下：



从禾、谷两词的分布(见示意图Ⅳ)及 k 系音和 h 系音的关系，就可以大致看出栽培稻在中国传布的情况。一路从西南经华中和华东北上进入长江流域(与越南无关)；一路从云南、四川北上进入黄河流域。这两条传布的路线还可以从考古发掘和古代交通得到印证。华东华中一线陆续有新石器时代稻谷出土，如余姚河姆渡、吴兴钱山漾、无锡锡山公园、肥东大陈墩、曲江石峡、京山屈家岭、武昌放鹰台等。解放以来在浙江、江苏、江西、湖北、云南、广西等处发掘了多处距今六七千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如青莲岗、马家浜、河姆渡、屈家岭、万年、柳江、元谋。有人认为南方各省的原始文化和长江流域的文化关系密切，而长江流域的文化又与黄河流

① 日本语言学家桥本万太郎力主此说，详见所著《言语类型地理学》，弘文堂，昭和 53 年，日文版。

域的文化相交融，汇合而成中华文化。那么稻作技术也就是作为南方文化而终究汇集到中华文化的巨流之中。至于西线，远在商代就有巴、蜀的存在，甲骨卜辞有蜀人和商人交往的记载。又，远古时代西部广大地区就分布着许多氐羌部落，秦汉时他们陆续南下，沿岷江流域和岷山西麓到达滇东和滇西地区[①]。通过这个孔道的南北文化和语言交流应该是很自然的。



图Ⅳ　汉语方言"稻"词异称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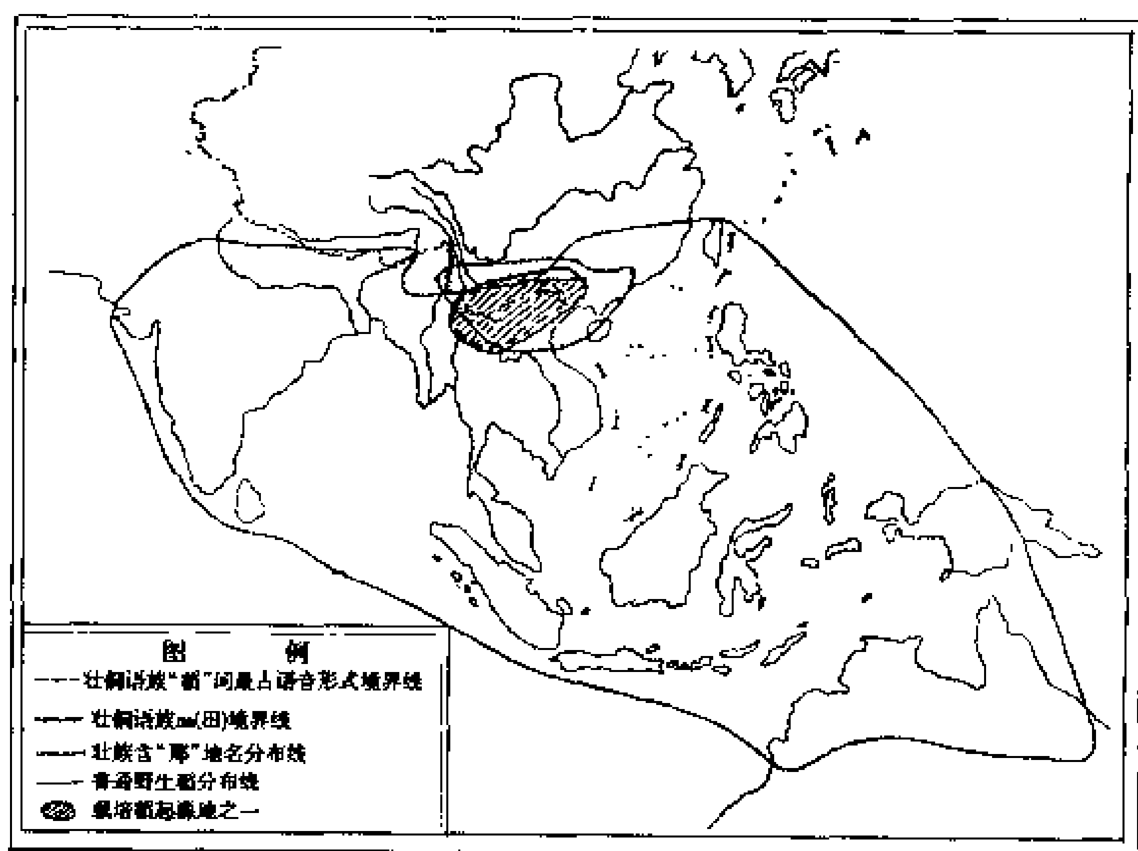
汉语北方方言中的禾、谷(指小米)和南方方言中的禾、谷(指

① 向达:《南诏史略论》,《历史研究》1954年4月

稻)同字,但是词义和词源是不同的。两者的关系值得研究。

五 结语

1. 中国广西西南部、云南南部;越南北部、老挝北部、泰国北部、缅甸掸邦是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地之一。参看语言示意图Ⅴ。



图Ⅴ 亚洲栽培稻起源示意图

图中画了壮侗语“稻”词古音同语线,壮侗语“田”词同语线,壮族含“那”地名轮廓线和栽培稻的祖先种普通野生稻(Oryza rufipongon)分布线。其中普通野生稻分布线系据《亚洲和非洲水稻的起源、进化、栽培、传布和多样化》一文(载《农业科技译丛》1978年第1期)附图画出。图中的四条封闭线,最外层的是普通野生稻分布

线，其次是含“那”地名线，再次是 na（田）同语线，最里层是壮侗语族“稻”词古音同语线。栽培稻由普通野稻驯化而来，所以，栽培稻的起源地不可能超过野生稻的分布线。图中的地名线、“稻”词古音同语线和 na(田)同语线都未超出野生稻分布线。这样，我们就把这三条封闭线所圈定的相重合的地区，拟测为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地。

2. 关于这一地区栽培稻起源的历史。从壮侗语“稻”词古音 khau 分化为 k 系、h 系伊尹所谓“秏”来源于 h 系来看，至少有三千七百年以上。考虑到基本词汇变化的缓慢，khau 分化为 k、h 两系，必然经过漫长的岁月，所以其起源的历史当可从中原商汤时代再上溯到更为久远得多的年代。又，从壮族大量含“那”地名来分析，其起源的历史至少有三千年。考虑到上古文明史的演进是十分缓慢的，从普通野生稻的驯化到开田种稻，到用“田”作地名，到这种命名的传布和流行，其间必定经过漫长的岁月，所以其历史当可从中原的殷商时代再上溯到更为久远得多的年代。

3. 关于栽培稻最初从这个起源中心向四周传布的范围和方向。从壮族的历史地名来考察，向南到达约北纬十六度；向西到达现代缅甸的掸邦。从汉语南方方言考察，这一地区的栽培稻通过云南、四川进入黄河流域，并向东通过广东福建、浙江或华中进入长江流域。

4. 这个栽培稻的起源地也应该就是壮侗人的家园（homeland），即壮侗语族分化为各种独立的语言之前，壮侗人的聚居地。在语言学史上，印欧人的家园就是采用语言地理学和历史比较法及人类语言学的方法，分析比较印欧语言的几个关键词，而最后确定为东南欧的。现代壮侗语言中“稻”和“田”也各有着明显的同源关系。而栽培稻的起源又与古代壮侗人的地名和语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著名的法国语言学家梅耶曾说过：“每一种古代的大‘共

同语'应该表现为一种文明类型"[①] 壮侗语族共同语(母语)即表现于稻作文明。

附记一:拙稿曾得到浙江农业大学农史学家游修龄教授(笔者叔父)的指正,谨致谢意。

附记二:本文由以下两文合成:1.《从语言地理学和历史语言学试论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和传播》,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3期。2.《从语言学角度试论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和传播》,载《农史研究》,第三辑。农业出版社,1983年。

参考文献

1. 袁家骅、韦庆稳、张鋆如.一九五二年壮族语文工作报告.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53
2. 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布依语调查报告.科学出版社,1959
3. 闻宥.台语和汉语.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中央民族学院,1957
4. 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少数民族语言简志(苗瑶语族).科学出版社,1959
5. 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一工作队海南分队.黎语调查报告初稿.(油印本),1957
6. 何成等.越汉词典.商务印书馆,1966
7. 王力.汉语史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8
8. 袁家骅.汉语方言概要.文字改革出版社,1960
9. 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组.汉语方言词汇.文字改革出版

① 梅耶著、岑以祥译:《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科学出版社,1957年,18页。

社,1964
10. 福建省汉语方言调查指导组. 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初稿). (铅印,内部流通),1962
11. 高宗敕. 授时通考. 光绪壬寅年富文局
12. 屈大均. 广东新语. 康熙木天阁刊本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 地图出版社,1958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 地图出版社,1972
15. 世界地图集. 地图出版社,1972
16. 国家测绘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测划管理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图集. 广西人民出版社,1966
17. 广东通志. 商务印书馆影. 民国 23 年。
18. 云南全图. 云南省财政厅编. 民国 22 年。
19. 世界大百科事典(世界地图). 日本平凡社,1972
20. *Britannica Atlas*,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c., 1977

作者论著目录

一、论文目录

1.《温州方言的语法特点及其历史渊源》，载《复旦学报增刊·语言文字专辑》，1980 年。107—123 页。

2.《从语言地理学和历史语言学试论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和传播》，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0 年 3 期。合作人：周振鹤。

3.《地名的学问》，载《百科知识》，1980 年 4 期。

4.《古粤语地名初探》，载《复旦学报》，1980 年 4 期。合作人：周振鹤。

5.《论普通话的音位系统》，载《中国语文》，1980 年 5 期，328—334。合作人：钱乃荣、高钲夏。

6.《论台语量词在汉语南方方言中的底层遗存》，载《民族语文》，1982 年 2 期，33 页—45 页转 48 页。

7.《补语的标志"个"和"得"》，载《汉语学习》，1983 年 3 期。转载于《现代汉语补语研究资料》，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 年。

8.《从语言学角度试论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和传播》，载《农史研究》，第三辑。农业出版社，1983 年。131 — 144 页。

9.《方言与文化史研究》，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 年。合作人：周振鹤。

10.《苏南和上海吴语的内部差异》,载《方言》,1984 年 1 期,3—12 页。合作人:许宝华、汤珍珠。

11.《方言地理和历史地理的密切关系》,载《复旦学报》,1984 年 2 期。合作人:周振鹤。

12.《北片吴语内部的异同》,载《方言》,1984 年 4 期,247 — 254 页。合作人:许宝华、汤珍珠。

13.《老派金山方言中的缩气塞音》,载《中国语文》,1984 年 4 期,357 — 358 页。

14.《吴语在溧水县内的分布》,载《方言》,1985 年 1 期,65 — 66 页。合作人:许宝华、汤珍珠。

15.《汉语量词"个"语源辩释》,载《语言研究》,1985 年 4 期,23 — 24 页。

16.《吴歌采集和研究中的语言问题》,载《民间文艺集刊(六)》,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 年。

17.《湖南省方言区及其历史背景》,载《方言》,1985 年 4 期,257 — 272 页。合作人:周振鹤。

18.《方言与中国文化》,载《复旦学报》,1985 年 3 期。232 — 237 页。合作人:周振鹤。

19.《人口变迁与语言演化的关系》,载《学术月刊(上海社科院)》,1986 年 4 期。合作人:周振鹤。

20.《上海地区 16 至 19 世纪方言地理》,载《历史地理研究(复旦大学)》,创刊号。1986 年 5 月。279 — 292 页。合作人:周振鹤

21.《上海与江苏、浙江交界地区方言的内部差别》,载《语言研究集刊(复旦大学)》,1987 年 7 月。257 — 270 页。合作人:许宝华

22.《汉语方言学的萎缩与发展》,载《语文导报》,1987 年 4

期。

23.《语言学与文化学》,载《语文导报》,1987年5－6期。

24.《〈语言与人类交际〉后记》,广西教育出版社,1987年。101—103页。

25.《客话本字》条目,载《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

26.《温州方言的一些特殊语法现象及其在台语里的对应表现》,载《吴语论丛》,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年9月。273—281页。

27.《方志所见上海方言初探》,载《吴语论丛》,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年9月,184—192页。合作人:许宝华。

28.《宋姜白石词旁谱所见四声调形》,载《中国语言学报(美国)》,1988年2期。JCL. Vol.16 No.2. p246－－262。

29.《汉语方言分区的多种可能性》,载《语文论集(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8年2月。127—132页。

30.《第一次吴语研究学术会议纪要》,载《吴语论丛》,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年9月。336－339页。

31.《建设新的现代汉语教材》,载《语文建设》,1988年6期。合作人:钱乃荣。

32.《文化语言学答疑》,载《汉语学习》,1989年3期。

33.《汉语方言岛及其文化背景》,载《中国文化》,第二期,1990年6月。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61—167页。

34.《宁波方言(老派)的单字调和两字组变调》,载《语言研究》,1990年1期。106—111页。合作人:汤珍珠、陈忠敏。

35.《南方地名分布的区域特征与古代语言的关系》,载《纪念顾颉刚先生学术论文集》,1990年,巴蜀书社。709－724

页。合作人:周振鹤。

36.《中国文化语言学刍议》,载《语言·社会·文化》(首届社会语言学学术讨论文集),语文出版社,1991 年 1 月。412 — 423 页。转载于王福祥主编《文化与语言》论文集,北京外国语学院,1993 年。

37.《台湾华语文与大陆华语文的差异》,载《华文世界》,第 64 期,1992 年 6 月。

38.《文化语言学的历史和涵义》(英文),刊《宏观语言学》(Macro-linguistics)。1992 年 2 期,Household World Publisher(英国)。

39.《上海方言与民俗》,中国国际广播电台,1992 年 9 月。

40.《中国学术名著提要·语言文字卷·前言》,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 年。1 — 3 页。

41.《吴语里的反复问句》(中、英文),经删节刊于《中国语文》1993 年 2 期。93 — 102 页。

42.《黑龙江省的站人和站话述略》,刊《方言》1993 年 2 期。142 — 147 页。

43.《汉语方言微观演变的文化背景》,刊《第三届社会语言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 年 7 月,223 — 224 页。

44.《汉语方言学在上海》本文及长编,为《上海市社会科学志》作。

45.《吴语里的人称代词》,刊《中国东南方言比较研究丛刊》,第一辑,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 年。32 — 49 页。

46.《汉语方言研究综述》,刊《语言学年鉴(1992 年)》。语文出版社。1993 年 7 月,21 — 25 页。

47.《普通话音位问题》,载《社会科学争鸣大系》。上海人民出

版社,1993 年 5 月。816--820 页。

48.《略论古代汉语方言的构拟》,刊《现代语言学》论文集,语文出版社,1994 年,219 -230 页。

49.《汉语方言里鸟虫类名词的词头》,Current Issues in Sino-Tibetan Linguistics,Osaka Japan,1994 年。428 — 434 页.

50.《中国南方语言里的鸟虫类名词词头及相关问题》,刊《汉语语源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集》(JCL,NO. 8,1995),252 — 268 页,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

51.《中国文化语言学的涵义和界说》,载《复旦学报》,1995 年 3 期

52.《吴语里的合璧词》,载《中西学术》创刊号,1995 年。

53.《杭州方言动词的"体"》,刊《中国东南方言比较研究丛刊》第二辑,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6 年 4 月。331 — 348 页。

54.《温州方言的"有字句"和过去时标志》,第一届汉语方言语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1996 年。

55.《中国语言系属研究述评》,刊《云梦学刊》1996 年 3 期。67 — 75 页。

56.《古文献所见吴语的鼻音韵尾和塞音韵尾》,刊《桥本万太郎纪念中国语学论集》,日本东京内山书店,1997 年 6 月。247 — 263 页。

57.《吴语的音韵特征》,《中国语学研究开篇》第 15 辑,日本东京好文出版社,1997 年 10 月。

58.《温州方言里带"起"字的补语句》,刊《动词谓语句》(中国东南部方言比较研究丛书第三辑),暨南大学出版社,1997 年 10 月。76 -83 页。

59.《西洋传教士著作所见上海话的塞音韵尾》,刊《中国语

文》,1998年2期。108—112页。

60.《愿文化语言学走向成熟》,刊《语文建设》1998年5期。

61.《浙江慈溪的一个闽语方言岛——燕话》,刊《语言研究》1998年2期(总第35期)。

62.《明成化本南戏〈白兔记〉中的吴语成分》,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3期。

63.《西洋传教士的方言学著作及其研究价值》,刊《语言研究的新思路》(纪念胡裕树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

64.《上海话、广州话、普通话接近率的计量研究》,刊《汉语计量和计算研究》(邹嘉彦等编),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1998年 57—78页。合作人:杨蓓。

65.《温州方言的有字句与过去时标志》,载伍云姬编《汉语方言共时和历时语法研讨论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3月。168—192页。

66.《温州方言两字组的音长变化》,载石锋、潘悟云编《中国语言学的新拓展》(庆祝王士元教授六十五岁华诞论文集),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1999年。

67.《方言〈圣经〉书目考录》,载《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第三辑,80—131页,2000,武汉。

68.《西洋传教士的汉语方言学著作调查报告》,载《东方语言与文化研究》第一辑,2000年

69.《汉语方言的层级性》,载《语文论丛》7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合作人:邹嘉彦。

70.《吴语地理在历史上的演变》,载香港《中国语文研究》2001年第1期。

71.《西洋传教士的汉语方言学著作调查报告》,载《东方语言

与文化研究》第一辑，东方出版中心，2002年3月。264—281页。

72.《1994—1997年文化语言学综述》，载《中国语言学年鉴(1994—1997)》，语文出版社，2002年。合作人：黄玮。316—147页。

73.《现代汉语的兼语式和兼语句》，载《汉语学习》2002年6期。1－6页。

二、专著(书)目录

1.《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共260页，附图24幅。合作人：周振鹤。198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二次印刷，1992年第三次印刷。1988年10月台湾南天书局出版繁体字本，199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修订本。共295页。

2.《中国语会话读本(上海话注音本)》，见《中国文学语学资料集成》第三篇第四卷，日本不二出版社，1989年。

3.《上海市区方言志》语法部分(393－483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年11月。1997年上海教育出版社修订本。

4.《现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4月。常务编委及十一位撰稿人之一。

5.《金山县志》(第三十九编方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1103－1138页。

6.《中国语言学大词典》(方言学主编及部分条目撰写)，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

7.《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4月。共184页。

8.《汉语方言学导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共220页。

修订本,2000 年,共 281 页。

9.《中国学术名著提要·语言文字卷》(副主编;前言;方言学部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 年 7 月。共 642 页。1995 年修订版。

10.《上海话音档》,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 年 3 月。共 108 页。1998 年修订版

11.《汉语的文化透视》,沈阳出版社,1997 年。共 111 页。

12.《温州方言词典》,与杨乾明合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年。

13.《游汝杰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年。共 316 页。

14.《汉语与华人社会》,与邹嘉彦合作,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

15.《吴语声调的实验研究》主编之一,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年。

三、译著目录

1.《"音位"的历史和涵义》,刊于《国外语言学》,1980 年 2 期。23 — 31 转 38 页。琼斯(Daniel Jones)原著。

2.《汉语》,载于《语言与人类交际》一书,广西教育出版社,1987 年 10 月。56 — 71 页。王士元原著。

3.《文字的始祖》,载于《语言与人类交际》一书,广西教育出版社,1987 年 10 月。100 — 112 页。

4.《上古时代的华夏人和邻族》,刊《扬州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第一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年。343 — 376 页。蒲立本(E. G. Pulleyblank)原著。

跋

这本《自选集》更确切的书名应该叫做《自选二集》。因为几年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计划出版《跨世纪学人文存》(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约请数十位不同学科的学者编《自选集》,我有幸忝列其中,并于去年出版了《自选集》。先出的《自选集》可以称为《自选一集》了。自编《自选一集》时方言地理学方面的论文因故未入选,这本《自选二集》即以这方面的论文为主,加上近两年的新作和几篇旧作,编集而成。

虽然从小向心为学,孜孜以求,于今将进六秩之年,但回首旧作、新著,仍颇觉乏善可陈。究其原因,一是文革动乱之故,吾辈学业荒疏,功力普遍不逮前贤;再者敝人愚钝,又在同侪之上。

入选旧作部分撰于十几年前,其中最早的一篇发表至今已有20年,今日重温,很不满意,但要修改,又怕非驴非马,故决定一仍旧贯,只好盼读者诸君鉴谅了。全书其他问题也请不吝指教。

作者

2000年秋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　游汝杰卷
作者＝
页数＝３４８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目录
方言分区的多种可能性和吴语的分区问题
先秦、两汉和明清时代语言地理拟测
略论汉语的方言岛
古文献所见吴语的鼻音韵尾和塞音韵尾
上海方言动词的语法特点
吴语里的反复问句
温州方言语法纲要
黑龙江省的站人和站话
宋姜白石词旁谱所见四声调形
《圣经》方言译本考述
中国语言系属研究述评
从语言学角度试论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和
传布
作者论著目录
跋